山海经探原

徐显之 著

武汉出版社

山海经探原

徐显之 著

武汉出版社

山海经探原
徐显之著
*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黄浦路248号　邮政编码430010)
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mm　1/32　11.625 印张　2插页　字数258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定价：4.50元
*
ISBN 7－5430－0318－X/K·39

序

《山海经》是一部难读之书。顾自晋代郭璞以来，几经名家注释，渐识其真。各类辞书，争相征引。然信者自信；疑者仍疑。或称为神话；或认为巫书。早年同学徐显之君，不然其说，有志于《山海经》本原的研究。以其涉及民族学及方志学，征求我的意见，心甚许之。今春，《山海经探原》书成，以稿示我。睹其对地域之所在，物像之所拟，词字之所陈，一一加以论证，力求示人以《山海经》系统而真实的原貌及其民族社会志的本质，与前人之所见不尽相同，或为前人所未曾论及，故不乏一家之言。相信此书一出，对夏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其与周围各族先民关系的研究，将不无裨益。深佩徐君用力之勤，用心之厚。且其年事已高，如此笔耕不辍，心有所感，因为之序。

密加凡

1989年5月于武昌东湖

HC72/04

目　　录

一、《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1）
（一）地区性的氏族图腾……………………（3）
（二）原始性的氏族图腾……………………（26）
（三）龙图腾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91）
二、谈《山海经》怪物……………………（93）
（一）其物非怪……………………（94）
（二）其人非怪……………………（110）
（三）其地非怪……………………（128）
（四）其事非怪……………………（138）
（五）其文非怪……………………（144）
三、《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147）
（一）伊洛入河之会被认为天下的中心……………………（150）
（二）中山区是夏直接控制的地区……………………（157）
（三）海内是夏势力所及的地区……………………（166）
（四）海外是人迹所至之区……………………（189）
四、《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202）
（一）今仍其名……………………（203）

121199

（二）昔存其名…………………………………（223）
（三）地可推知…………………………………（251）
五、《山海经》的成书时代…………………………（274）
（一）宫廷传世之书………………………………（275）
（二）夏代成书说…………………………………（279）
（三）夏代成书说的证据…………………………（282）
（四）夏代成书说释疑……………………………（307）
六、《山海经》文字之增损错乱……………………（313）
（一）文字之增损…………………………………（313）
（二）文字之错乱…………………………………（325）
后　记………………………………………………（364）

一、《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山海经》是一部最古的方志。大体说来，其中《山经》部分是以山为经的方物志,《海经》部分是以氏族为经的社会志，其《海内经》部分具有制作发明的科技志的性质。它是产生于氏族社会末期的我国一部古代氏族社会志。

《山经》也称《五臧山经》，它列举了三百四十座山，四百五十多条水，二百多种金属矿和非金属矿，还有无数的草木花果、鸟兽虫鱼及少量的生活器具。对所有这些山水的名称，地理位置，山与山之间的距离，水的发源及其流向，草木鸟兽的形状和功用，金属和非金属矿的产地和多寡，日月之所出入，风雨之所自，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发明创造，都有比较简明扼要的叙述。兹试举其第一篇《南山经之首》的第一段为例，即可概见。

> 南山经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

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丽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

这里讲了招摇山的位置、出产、祝余草、迷穀木、狌狌兽和育沛的形状及功用等，还谈到金玉的出产。《山经》每个单元之后，还谈到了一些氏族的图腾崇拜。

《山海经》中的最后一部分《海内经》，除列举了许多氏族名称、位置、情况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列举了当时科技方面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我国一部最古的载有关于发明制造的科技志。它概括了我国古代氏族社会最重要的科技成果，当然也包括了上层建筑的产生。比如说："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等。上述发明，当然不是某一人的成就，但所说种种，足以显示氏族社会逐步向文明时代演进的情况。

《海经》的主要部分是讲氏族社会情况的，这是本文主要讨论之所在。当时各氏族之间，有斗争，有融合，融合交流是主要的。由于各氏族长期间的互相融合交流，共同劳动，共同开发，共同创造，远在三四千年前，我国境内就产生了相当高的夏文化。已开始农耕，栽培的作物，有稻、菽、黍、稷、桑、麻等；开始使用金属器具，已知道的金属，包括金、银、铜、

铁、锡；开始用药物治病，《山海经》中所载药物，已达数十百种之多。在居住上，也懂得了髹漆和颜色涂料，这都是很不容易的。

《山海经》时代，先民们已处于原始社会向文明时代过渡并接近完成的时期。大抵《山经》所述的地区，完成了氏族社会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但还大量地保存着氏族的标志——图腾。而且这些地区的图腾，逐渐失去了各氏族的个性，而形成按地域区分的共性。《海经》所述，或处于偏僻地区，或处于遥远的海外，仍保存着各氏族图腾的个性。具有共性的图腾比较抽象，它不是一个氏族而是一个地区的象征；具有个性的图腾，比较原始具体，它往往就是氏族名称。

（一） 地区性的氏族图腾

《山经》部分所反映的地域，基本上包含着今天国土的范围。在这大片土地上，主要地区的氏族图腾，已失去原来各自的个性，而形成按地域区分的具有共性的氏族图腾。由于土地对人的作用越来越大，先民们的图腾崇拜与对山神的崇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些图腾，也并不是在所有地区都保存了下来。大抵在社会进步较快，生产水平较高，处氏族社会较远的中心地区，就已不复存在。这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比如，《山经》分为二十六经，也就是说分为二十六个地理区划。在这二十六经中，《中山经之首》、《中次五经》、《中次六经》和《西山经之首》这片以华山为中心的地区，就没有图腾神像的存在，而是直接以山作为氏族的图腾。因为这片地区，是夏族也就是华族最早集中居住的地方。华、夏古字音同，华山和华族（夏族）

之名的相同，不是偶然的。夏人（华人）聚居的华山地区，在《山海经》时代，他们的生产最进步，社会发展最快。下面就《山经》所述各地区的图腾崇拜加以探讨。

【南山经之首】

凡䧿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

这段文字的后半段，首先得理顺一下。因为各家对这段文字的理解不同，标点也不一样，解释就大异其趣了。对于"毛"的理解是一致的，认为是禽畜或者是禽畜肉。对于"璋"、"玉"、"璧"，过去的人都认为是祭神的礼品，对于人来说，是装饰品。其实，这解释不通。《百子全书》将这段文字断句为："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就讲不过去。"璋"、"玉"、"璧"，后来的确是装饰品，是饰物。但是最早的时候，是石制器具，是作为装盛食物用的。后来磨制得精致些再精致些，逐渐失真而成饰物。如果还它本来面目，认为是石制食具，内容也就完全可以理解，自然也就会准确地标点了："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应是"稻禾"二字之误，连下来读应为"稻禾白菅为席"。意思是说，用稻草编织白菅（茅草）为席，陈设贡品或作垫跪之用，祭祀神祇。

现在回头来再让我们看这里所祠祀的神是什么。我认为《南山经之首》诸山，当指南岭以北湖南、江西境内的情况。见本书《〈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第三部分的论述，这一带，"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所供奉的神像，都是鸟

身龙首。就是说，这一带人所崇奉的图腾是鸟和龙的混合物，也就是鸟图腾和龙图腾长期融合的产物，与鄱阳湖、洞庭湖以北，长江以南地区先民的图腾一致。(见《中次十二经》。)我国南方沿海的先民，经过长期的融合，形成以龙为其共同的图腾。《南次三经》云："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北方大别山南部地区的先民，经过长期的融合，逐渐形成以鸟为其共同的图腾。《中次八经》云："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人面。"《南山经之首》和其北的《中次十二经》地区，正处于《南次三经》地区之北，《中次八经》地区之南，其图腾是南北两个地区先民们融合的象征。

【南次二经】

凡南次二经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祠：毛用一璧，瘗。糈用稌。

根据《南山经之首》段所释，璧是石制食具，这里就顺理成章，好解释了。"毛用一璧"，意思是说，用畜肉供神，只需一璧之多给埋在土里就行了。《南次二经》诸山，指的是今江西省东北安徽省南部和浙江省的情况（详见本书《认识》的论述)。这里"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图腾形像是龙身鸟首。沿海先民为避蛟龙和鸷禽之害，不得已而用鸟龙为饰。晋刘渊林注《吴都赋》云："鳄鱼，长二丈余，有四足，似鼍，喙长三尺，甚利齿，虎及大鹿渡水，鳄击之，皆中断。"我国古代，早就有鸟民的传说。《海内经》鸟氏即鸟民之误。《吴越春秋》特别谈到鸟民："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今太平洋伊斯特岛的确尚存人身鸟首古代鸟民的图象。古代有以鸟名

官的传说。《左传·昭公十七年》有云："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吾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

【南次三经】

凡南次三经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稌。

这一段说的都是南岭以南的古代情况。这一带"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包括了整个珠江流域，当地先民们纯粹以龙为图腾。龙是蛇、蛟、鳄等的共称，古人常为其所害，不得已而有文身之习。《礼·王制》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疏》："越俗断发文身，以辟蛟龙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明朝时还有称为龙户的。胡震亨《唐音癸签》十八："龙户，在儋耳、珠崖，其人目睛皆青碧。"《左传·昭公十七年》："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服虔云："太皞以龙名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自古以来，龙的传说，越传越神。《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说的是个普通动物。《尔雅注疏》：螣蛇，"龙类也，能兴云致雨"，将龙说成了神物。《易·乾》疏："飞龙在天，犹圣人之在位，"把龙视作至高至贵的象征。龙后来成为中国人共同崇拜的形象，与我国古代南方包括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先民们曾有过相当高的物质文明和社会影响有关；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全国有着自然的共同特点。在后来农耕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与洪水和干旱进行斗争，因而扩大和强化了龙的形象。龙在古代，一方面被神化，一方面却被赋予人的形象，龙身而人面。这显然是在与自然作斗争中，人们已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南次三经》地区祀神，以白狗为祈。以狗肉为敬的习俗，我国南方至今犹然。

《西山经》地区，是今天华山以西我国西北的广大地区（详见《认识》）。这一带人所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像《南山经》地区那样多雨多水。所从事的农业，不是水生谷物而是旱生谷物。有的地方，还大量地从事畜牧业。所以《南山经》都说："糈用稌"，而《西山经》只有一处"糈以稻米"。其他或者说"钤而不糈"，或者"糈用稷米"。祭祀时所用的牧畜，有的地方竟"斋百日以百牺"。

【西山经之首】

凡西经之首，自钱来之山，至于䲹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或作炀），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珪百璧。其余十七山之属，皆毛牷牷用一羊祠之。烛者百草之未灰，白蒂采等纯之。

《西山经之首》："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这里的先民，包括着渭水以南秦岭地区一直到青海之滨的人。由于他们去氏族社会时期已远，不再礼拜原始的图腾形象了。由于生产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直接以山作

为神来崇拜:“华山，冢也”;“羭山，神也”。他们的礼品是够丰盛的。祀华山，用牛羊豕三牲;祀羭山，斋戒百日，而后祀以百种牺牲莱肴。其他十七山，也都用上全羊。当然，先民们并不都将这些物品完全浪费掉，浪费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具有象征性。祀羭山，用百种牺牲莱肴，瘗埋在地下的，不过百瑜。瑜在这里的也是石器食具。祀华山所用的太牢，怎样打发，也不过是婴以百珪百璧。“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珪百璧。”“汤其酒百樽”，放在这里，未尝不可;“婴以百珪百璧”，放在这里，就毫无意义。疑都是在“其祠之礼:太牢”之后。这样，祭祀时，虽用上三牲，但浪费掉的，只是“婴以百珪百璧”的一部分。珪、璧、樽和瑜一样，全都是石制食具。婴即古罂字，谓盂也，在这里是以罂装盛之意。“烛者，百草之未灰，”是后人解释“祠之用烛”之语而误入正文的。

【西次二经】

凡西次二经之首，自钤山至于莱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为飞兽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白菅为席。其十辈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鸡，钤而不糈，毛采。

《西次二经》地区，主要包括陕西渭水以北地区一直向西延伸到宁夏南部甘肃东部 。这一带“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地先民所膜拜的图腾，十个山的地区是马，七个山的地区是牛;这是与自己或者祖先所从事的生产事业密切相联之故。这里的先民，开始认识到人对自然的控制、利用和征服的作用，从而想象出人面马身及人面牛身、四足一臂、操杖以

行的飞兽形象来。

《西次三经》的范围，应包括青海西北直至今日新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详见本书《认识》），这一地区地域辽阔，氏族情况复杂，既有共性的图腾，也还保存着众多的具有个性的图腾。先请看其具有共性的图腾。

【西次三经】

凡西次三经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糈用稷米。

这一带“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这里自古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盛产牧畜的地方。近年在新疆地区，发现以羊为内容的古岩画，数量很多。其地的先民，主要以羊为衣食之资，以之为氏族的图腾，自是理所当然之事。稷是旱地作物，这也是与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实际相符合的。这一带地区，在《山海经》时代还保存着各个氏族或部落独特形态的图腾，至少有下列十处：

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䲹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𡶴崖，钦䲹化为大鹗。其状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鹄，见则有大兵。鼓亦化为鵕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鹄，见则其邑大旱。

钟山是今新疆天山偏西的部分（详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西北的伊犁河，河水由冰雪和雨水补给，汛期长且早，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必须经常与洪水作斗争，因此他们也以龙为图腾，要求龙神来保护。这个以龙为图腾的氏族，曾被别的氏族或者是羊为图腾的氏族所征服，他们的首领并被

处死。同族的人为此深切怀念，认为他们并没有死，就说大鹗和鵕鸟这些以羊为食的猛禽，是他们祖先的化身，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北望诸毗，槐鬼离仑居之，鹰鹯之所宅也。东望恒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有天神焉，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

槐江之山的氏族，是以马为其图腾的。这种马身人面、虎文鸟翼，是说有人的智慧，虎的力量、鸟样飞翔的能力，真是如虎添翼，飞而食肉。显示了这里的先民们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形成的劲强性格。鬼是古代氏族之一，后来成为西北一些地方氏族的通称。恒山那里所居住的有穷之鬼，是聚族而居的。各在一搏，搏当作摶，意思是聚居在一起，各个群落各据一方。他们以牛作为自己氏族的图腾。认为牛是他们的祖先，因而所供奉的作为图腾的牛一雌一雄，相并而立。这些图腾被刻画在岩石上，别人看来，就像是一牛而两头八脚。槐江之山的氏族以马为图腾，其东恒山有穷之族以牛作为图腾，这和《西次二经》地区的氏族是相同的。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泑水，西望大泽，南望昆仑，地当在天山昆仑之间。

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

昆仑之丘，指的是帕米尔高原。这里的先民们，深居高山，以猎为生，经常与猛兽作斗争。所以以虎作为其氏族的标志，

并认为是神而加以膜拜。这个人面虎身的神有九尾，是统治者有九个部落或氏族的反映。九个氏族或部落，即此所说的九部。这个九部与《海内西经》说的昆仑之虚，有九井九门和昆仑南渊九首皆人面的说法，是相符合的。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别见于《大荒西经》。

赢母之山，神长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状如人而犳尾。

玉山，是西王母之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

犳音灼，《玉篇》云："兽，豹文。"西王母是我国古代很有名气的西部地区的部落联盟长。西王母之族与赢母山之族为近邻，所谓犳尾豹尾，是因其人的服饰，后垂犳、豹之尾，所以其所奉之图腾，或画或刻，都有一条长长的尾巴。此习在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少数民族中，相沿甚久。《后汉书·舆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常侍加黄金铛，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晋崔豹《古今注·舆服》谓出于胡服。

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实惟员神磈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

符惕之山，……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风云之所出也。

騩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钟磬。

泑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员，神红光之所司也。

长留之山、符惕之山、騩山、泑山的先民，其氏族图腾是外加的。邻近地区之族，因其地区景物之异而想象出有一种独

特的神居住在那里。后来居住在那里的人，也就以此神作为自己氏族的图腾。正因为如此，那里的神都没有怪异的形象，如果说那里的神还原而人化了，这是必须要有很高的生产水平，很高的社会思想意识才能达到的。

天山，……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

汤谷为今天的吐鲁番盆地（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黄囊疑即干尸。吐鲁番盆地气候炎热，水分蒸发快，尸体得以长期保存，故先民们奉为图腾并加以神化。清人毕沅谓江读如鸿，帝江即帝鸿氏。

【西次四经】

凡西次四经，自阴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神祠礼，皆用一白鸡；祈，糈以稻米，白菅为席。

这一带在今陕西北洛河流域，北到白于山，然后折向西南，一直到甘肃的泾河和渭河上游（参见本书《〈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这一带“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地没有图腾形象，但说有神。可能由于记载阙失，更可能是南方的人迁移到那里去，有意去掉那些形象，以便随风入俗。但他们祭神还保存南方的习惯“糈用稻米”，用煮熟了的稻米饭。我国古代有很多关于南人北迁的记载。《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国语·周》：“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史记·五帝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正义》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三苗在北徙以前，当在长江中游南部地区。

《北山经》地区最为辽阔，西起新疆、河西走廊、东至内蒙自治区、山西北部和太行山一线迤北广大地区（详见本书《认识》），除少数地方外，都以干旱著称。这一带生产最丰的是牧畜，或许因为居住条件的关系，对人为害的是蛇。古人相见必曰"无它乎?"它，即蛇。问"无它"，即是对人莫大的祝福和关怀，意思是说没有碰见蛇吧！没有碰见蛇，就是最大的幸运。所以这一带的人所奉的图腾，不是赖以为生的马就是为人所惊惧的蛇。

【北山经之首】

凡北山经之首，自单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鸡彘瘗。吉玉用一珪，瘗而不糈。

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

这一带所说的是天山北一直向东延伸沿着阴山直抵今内蒙自治区。这里"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这里的先民们以人面蛇身的形象为其图腾。他们祭神用雄鸡，和《西次二经》渭北地区的情况相同。但这里文字显有阙失。"毛用一雄鸡彘瘗"下，疑脱"用一"二字；"用一珪，瘗而不糈"上，疑脱一"稌"字或"稷"字之类之字。或者如《北次二经》文例，当作"毛用一雄鸡、彘，瘗用一吉玉一珪。瘗而不糈。"意思是说，用一鸡彘祠，瘗者只一玉一珪。玉珪都是石制食器。瘗而不糈，因为那里的人，本来就生食不火之物。不久前，我国不少地区还有迷信思想的农妇，在有所祈讨的时候，还有瘗而不糈的。

【北次二经】

凡北次二经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

毛用一雄鸡、彘，瘗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

这一带所指的是今山西北部管涔山以北一直到今贝加尔湖的地方。这里“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地的先民也都以蛇为其图腾。他们祀神用一只雄鸡和一头猪，但是祭后埋在地下的，只是一珪一璧所盛之物而已。至于所用的食品，生撒在地上，叫“投而不糈”。这里后半段文字，前人的句读是“毛用一雄鸡彘瘗，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这样很难理解，把它断句为“毛，用一雄鸡、彘，瘗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就文顺理通了，这里的人，自古都是以畜牧为生，为何不以某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牲畜作为图腾呢？可能这里的人，古代本来稀少，牲畜多的是，无所祈求，所祈求的是避免难以防备的蛇害。

【北次三经】

凡北次三经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凡四十六山，万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瘗之；其十四神，状皆彘身而载玉。其祠之，皆玉不瘗。其十神，状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瘗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这一片地区，比较复杂，“凡四十六山，万二千三百五十里。”它包括了今天山西、河北及东北广大山区。这里有二十个山的先民所崇拜的图腾是马，这和今陕西渭北的部分先民是一样的。其余诸山居住的先民所崇拜的图腾，大都是彘，也就是豕、猪。猪在我国，养畜得较早。但以猪为图腾，除《中山经》伏牛山、桐柏山地区的先民外，只有这《北次三经》所述的一些地区了。估计这些地方，包括今河北和辽东等地。近年来，辽宁考古工

作者，在后洼遗址中，发现了许多人兽结合的龙虎猪狗等图腾的石雕。这里说“皆用一藻茝瘗之”的藻茝，晋人郭璞说藻是聚藻，茝是香草、兰花之类；今人袁珂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妥的。近代人江绍原疑为藻珪之误（见江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第一章注⑩）。但这藻珪是石器，不是供玩赏的玉石。所谓“皆玉不瘗”，玉与王古字形似极，玉当为王之误。王是《虞书》说的“四夷来王”的王字，其意为礼品不过是象征性的贡物，摆设出来，谨供诸神“是食是飨”（《西次三经》语）。这段文字最后说到“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稌糈米当是瘗精米之误，这里的人不火食，所以敬神也用生米，无需通过糈的手续来煮熟。

《东山经》地区，是长江口以北的沿海广大地区。这里的先民，也都居住在靠山的地方。由于地理条件、地区的被分割和生产的不同，各地所崇奉的图腾也不一样。

【东山经之首】

凡东山经之首，自樕螽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状皆人身龙首。祠，毛用一犬，祈聃用鱼。

《东山经之首》地区“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这里的先民居住在泰山以北沿海一直到东北的山地。他们和珠江流域的先民一样，都是以龙为图腾，并用犬来祭祀。但珠江流域是人面龙身，这里是人身龙首。龙身是文身的反映，龙首则是以龙为兴云致雨的灵异之物思想意识的反映，北方雨量较少，易干旱。在已经有农业的地方，对雨的需求是迫切的。《大荒北经》谈到逐魃，《大荒东经》谈到旱而为应龙之状，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近年在辽宁后洼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石雕，有

许多是具有龙纹的图腾形象。樕𧓈之山即肃慎之山，诸绳之水即女真之水，勃垒之山即勃利之山，皆在今东北。肃慎疑即女真。肃慎、勃利皆古氏族名。

【东次二经】

凡东次二经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䃌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状皆兽身人面载觡。其祠，毛用一鸡；祈，婴用一璧，瘗。

【东次三经】

凡东次三经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无皋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状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见则风雨，水为败。

《东次二经》地区，是泰山以南的地区。"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东次三经》地区，是山东半岛以南长江口以北海中诸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今书九山，六千四百里。《东次二经》与《东次三经》两个地区是南北平行的。《东次二经》诸山，其神状皆兽身人面而载觡。《东次三经》，其神状皆人身而羊角。郭璞注："麋鹿属角为觡"，一个是头载鹿角，一个头载羊角，两者有一定关联。但两者相较，《东次二经》的神较为原始，《东次三经》的较为抽象。《东次二经》、《东次三经》和《西次三经》相比，其图腾都与羊的形象有关。但《西山经》所说的今新疆地区，先民所崇奉的是整只的羊；《东次二经》所崇奉的是人与兽形象相结合的产物；而《东次三经》只是人的头上加上羊角，两者结合，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征。《东次二经》的断句，前人是"其祠，毛用一鸡，祈婴用一璧瘗。"也就很令人费解。如果断句为："其祠，毛用一鸡；祈，婴用一璧，瘗"，就好多了。

【东次四经】

凡东次四经之首，自北号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

太山即泰山，此《东次四经》地区，是今泰山西部以北诸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这里没有图腾形象，也没有祭礼陈设。

《中山经》地区，包括着今晋西南、豫西、豫南、川东北、鄂西北、鄂东、皖西、湘赣之北一带地区（见本书《认识》）。这里分为十二个区域。其中《中山经之首》、《中次五经》、《中次六经》，都直接以山作为图腾。《中次二经》、《中次八经》、《中次十二经》诸地区，均以鸟为图腾。《中次四经》以兽为图腾，《中次七经》、《中次十一经》以豕为图腾。《中次九经》以马身龙首为图腾。《中次十经》以龙为图腾。《中次三经》地区，独无统一的图腾，而以五山的图腾为图腾。

【中山经之首】

凡薄山之首，自甘枣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历儿，冢也。其祠礼：毛，太牢之具，县以吉玉。其余十三山者，毛用一羊，县婴用桑封，瘗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锐其上，而中穿之，加金。

《中山经之首》地区，曾是夏代建过都的中条山地区，“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今书九百三十七里与六千六百七十里，相悬远甚。根据地理情况，小计显然有误。“历儿，冢也。其祠礼，毛，太牢之具，县以吉玉。”之后，必少一山，故应是“其余十四山者”之误。县以吉玉，晋郭璞注云：“县，祭山之名，”非；县具有限或者范围从而引伸为装盛的意思。看

下文“县婴用桑封”，县婴二字连用，就可以知道了。近代人江绍原云：“桑封系藻珪之误。”《中山经之首》的地区，是当时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祭神用上牛羊猪三牲，这是很不容易的。祭神用上三牲的，只有《西山经之首》华山地区，《中次五经》今洛阳一带地区和此《中山经之首》中条山地区。这都是夏人活动的中心，也是当时整个海内的中心。这中条山地区生产的发达，还表现在金属的使用上。《山海经》记载金属矿床之处是很多的。但是使用金属的记载很少，除《中次三经》的神“穿耳以鐻”之外，就只有此《中山经之首》的藻珪“方其下而锐其上，而中穿之，加金。”说明这个地区的生产文化，在当时所知的世界范围内，是遥遥领先的；也说明这块地区的先民去氏族社会已经有段时间了。以至他们不再存在对图腾的崇拜，而只是直接地对衣食所赖的土地的突出代表——山而加以崇礼了。直接对山加以崇礼的还有《中次五经》、《中次六经》。

【中次五经】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阳虚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礼：太牢，婴用吉玉。首山，魋也。其祠用稌、黑牺、太牢之具。蘖酿、干舞、置鼓，婴用一璧。尸水，合天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鸡于下。刉一牝羊献血，婴用吉玉，采之飨之。

【中次六经】

凡缟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于阳华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岳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如诸岳之祠法，则天下安宁。

《中次五经》地区，“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从

山水情况看来，这里有今山西中条山，河南崤山，陕西华山西渭水下游南岸的情况。与《中山经之首》、《中次六经》、《西山经之首》都有部分重复。这种复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不是当时调查者有意的重复，而是因为原来各氏族的人，早就彼此穿插地生活在一起。《山海经》的资料，是按氏族居住的地区搜集的，也就是按氏族来搜集的。《中次五经》地区，对自然的崇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除了山岳以外，还对河神——尸水之神加以崇拜。说明这里的先民以靠山为生进而利用水资源，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了。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就可以酿酒为饮了。祭神用酒，只有《西山经之首》和《中次五经》中的两地有记载。

《中次六经》地区，是今华山以东谷水和洛水之间的地区。“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这里以山为图腾的祭祀时间为六月。这正是夏粮已收，黍稷也种下了，祈报并举的时候，所以说“以六月祭之，如诸岳之祠法，则天下安宁。”

前面所说的《中山经之首》、《中次五经》、《中次六经》和《西山经之首》都是华山周围地区，这里生产先进，社会发展快，去古已远，不存在对特殊图腾形象的崇拜。当然，这是一种倾向，并不是所有地理条件相同的地区都是这样。即使《中次六经》地区，虽其共同崇拜的图腾是山，但具体到一个山来说，还有其特殊的图腾崇拜。《中次六经》一开头就说：“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无草木，无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其祠之，用一雄鸡，禳而勿杀。”这里的神，全然人的形状，但为两个头，且子孙繁衍如蜂。这显然是由古代生殖崇拜所产生的形象。这种以人的生殖崇拜作为图腾的地

区，在《山经》中，这是唯一的，下面再分别看看《中次二经》、《中次四经》、《中次七经》和《中次十经》、《中次三经》的情况。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伊水洛水流域的地区。

【中次二经】

凡济山之首，自辉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鸟身。祠用毛，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济山即今伏牛山，古或称即鱼山、支离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与《中次八经》荆山地区（今湖北西北）相接。荆山地区先民图腾的神状，皆鸟身而人面，此济山地区的神像，亦是鸟身而人面。可以推断，两个地区的先民们同属一个氏族。

【中次四经】

凡厘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状皆人面兽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糈，以采衣之。

这是沿着今河南洛河南岸熊耳山北麓一直延伸到陕南洛河之源的地方，这里与《西次二经》渭北地区隔河相望。《西次二经》地区的神状，有人面马身的，有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的飞兽之神的，亦"皆人面兽身"。可见《西次二经》和《中次四经》两个地区的先民，原本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次七经】

凡苦山之首，自休与之山，至于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婴用一藻玉瘗。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婴以吉玉。其神状皆人面而三首。其余属皆豕身人面也。

《中次七经》地区是伊水以东今嵩山为中心的地区，“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此十九山中，有十六山的图腾形象是豕身人面，这与《中次十一经》地区是相同的。《中次十一经》地区包括着今伏牛山、大别山北等广大地区，与《中次七经》地区密迩为邻。分布在这一带地方的都是以豕为图腾的氏族。《中次十一经》地区四十八山，都是彘身人首，和《中次七经》地区十六神豕身人面是一致的。但《中次七经》有一点是特殊的，那就是苦山、少室、太室三山“其神状皆人面而三首”。这几个山与伊洛入河之会的夏都所在邻近，是夏部落所密切控制的地方。因此其神像也和平逢山一样，直接以人的形象为图腾形象。一人三首，是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度实行三人联合执政的象征。我国尧舜时就是这种情况。因此一人三首，还显示了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谓三头六臂嘛。

【中次十经】

> 凡首阳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状皆龙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鸡瘗，糈用五种之糈。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婴毛一璧，瘗。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舞，婴一璧。

《中次十经》地区，是伊洛入河之会，是夏人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心。宜其祭祀神祇的时候，糈用五种之精，男祝女巫翩翩起舞。奇怪的是，这里生产比较发达，去古已远，应该和华山周围的先民们一样，不再有图腾形象的崇拜。但事实不然，它和《南次三经》地区一样，“其神状皆龙身而人面。”这是什么原因呢？其间虽难以断言有否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但有一个线索值得注意，即从《山海经》中的资料和《华

阳国志》的资料看，禹是跨越江河两流域的人物。当然《中次十经》和《南次三经》地区对龙的认识是不同的。《南次三经》地区，视龙为害；《中次十经》视龙为治水之神。但是《中次十经》地区采用以龙为图腾，影响深钜，以至后来演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山海经》时代的人，祀神糈用五种之精，可见那时已大量从事农业生产并已达到相当发展的程度。他们迫切要求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充分利用水资源。夏人的先世是治理水起家的。禹治水，禹的父亲鲧也是治水的。《中次三经·青要之山》说鲧是死在这一带。《启筮》并说鲧死后变成了治水的黄龙。后来传说在这一带治水的河伯被尊为龙王。《楚辞·九歌·河伯》有云："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

《中次三经》地区是伊洛地区紧靠黄河的一部分。这里的人，聚居在五个山头上。彼此的势力不相上下，所以其尊奉的图腾，均为这一地区先民们的共同图腾。但其中有三个，总算占着比较崇高的位置。请看 《中次三经》：

凡萯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泰逢、熏池、武罗，皆一牡羊副，婴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鸡瘗之，糈用稌。

这里有五座山，泰逢为和山之神，能"动天地气"，兴云致雨。熏池是敖岸山之神，书中没有谈神之所司，但"有兽焉，其状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诸，见则其邑大水。"可见这一带的人以大水为忌，这个神与治水有关。武罗神居于青要之山，其不远处便是鲧死化为黄龙的地方。这里五座山都是萯山的支脉。《吕氏春秋》记载："夏后孔甲，田于萯山之下，天大风晦暝，孔甲迷惑入于民室。"总之，这一带的人对水怀有恐惧感，但又认为必须加以治理，故对风雨比较敏感。《中次三经》与《中

次十经》地区是东西密迩相邻的，其思想信仰不无共同之处，此前已有叙述。《中次二经》与《中次六经》地区是南北密迩相邻的。武罗神细腰，平逢之山的神叫骄虫、螫虫，“实为蜂蜜之庐”，也就是说以蜂为图腾，祈其子孙繁衍，蜂明显是细腰的。其思想信仰也有共同之处。

谈了整个伊洛地区及中条山地区图腾崇拜的情况，再看看《中次八经》、《中次九经》、《中次十一经》、《中次十二经》的情况。

【中次八经】

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鸡；祈，瘗用一藻圭，糈用稌。骄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瘗婴毛一璧。

此《中次八经》地区，是今鄂西北一直到鄂东北山区。这里“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这个地区与鸟身龙首和鸟首龙身的江南地区接近，是纯粹以鸟为其图腾的。这段文字有两个祈字，应该独立成句，每个祈字前面都要加分号，表示祠是正常的礼节性的；祈是有所祈求时。两个瘗字，都应该连下读为：“其祠，用一雄鸡；祈，瘗用一藻圭”；“骄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瘗婴毛一璧。”意思是说所埋瘗于地下的，不过是一藻圭或一璧所装盛的食物而且只是在祈的时候。《中次八经》地区的先民以鸟为其共同的图腾，但少数地区还保存独特的图腾：“骄山，……神鼍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虎爪。恒游于睢漳之渊，出入有光”；“光山，……神计蒙处之。其状人身而龙首。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

【中次九经】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其祠：毛用一雄鸡，瘗。糈用稌。文山、勾祢、风雨、骢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婴毛一吉玉。熊山，席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婴毛一璧，干舞，用兵以禳。祈，璆冕舞。

《中次九经》地区包括今岷山山脉地区和巫山山脉地区。这一带“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这里人的神状“皆马身而龙首”，表明今天四川和湖北西部的先民蜀人、巴人，处于西北和东南交接之会。既崇拜马，又崇拜龙，是西北和东南两个地区氏族融合之征。中国自古就有一个马化龙的传说，这是一个具体的体现。熊山，是巴人集中的地区，这里祭神的舞蹈，有文舞和武舞两种。在一般祈祷时，戴着有美玉的帽子跳的舞，即是璆冕舞，又叫文舞。用兵时的祈祷仪式，挥舞着干戈跳舞，叫干舞，又称武舞。武舞是实战情况的反映。《华阳国志·巴志》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干舞用兵以禳”，疑为“用兵干舞以禳”。《中次九经》的岷山地区和《中次八经》的荆山地区、《中次十一经》的荆山地区、《中次十二经》的洞庭山地区，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对图腾神像的崇礼大大不如对山崇礼的隆重。对图腾神像都只用一雄鸡，而对于山用的却是少牢太牢。说明这些地区都逐渐摆脱了原始形象的图腾，而逐渐进入以山为对象的图腾。这是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次十一经】

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

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状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鸡；祈，瘗用一珪，糈用五种之精。禾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瘗倒毛，用一璧。牛无常。堵山、玉山，冢也。皆倒祠，羞毛少牢，婴毛吉玉。

《中次十一经》地区，主要包括伏牛山、桐柏山地区和大别山部分地区。这里有南阳盆地和江淮之间的山地，水源多，易于控制。自古有水之利多，有水之患少，很适于农耕生产，养猪业也发达。传说炎帝神农氏，就生产和生活在这一地区。班固说："叫民耕农，故号曰神农。"《史记正义》说：神农氏"又曰连山氏，又曰烈山氏。《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曰神农生于厉乡，所谓烈山氏也。"这《中次十一经》里说："丰山，"神耕父处之。常游清冷之渊，出入有光。"神耕父即神农，是真正的人，所以不说他状如什么。把他看作人的真正祖先。这里农业生产发达，养猪业也兴盛，所以以猪为图腾，敬神能得"糈用五种之精"。《中次十经》也"糈用五种之精"，但其农业的发展，显然是受了《中次十一经》地区的影响，因为《中次十一经》地区，才是农业生产的发源地。《中次十一经》"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禾山疑即帝囷之山；堵山、玉山应是《中次七经》、《中次九经》结语之文误而编次于此。

【中次十二经】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荣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毛用一雄鸡，一牝豚刉，糈用稌。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尧山、阳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瘗；祈用酒，毛用少牢，婴毛一吉玉。洞庭、荣余山，神也。

其祠皆肆瘗；祈，酒太牢。祠，婴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

《中次十二经》地区，是今湘北赣北鄂东南地区，“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从图腾情况看，这里东与龙身鸟首的《南次二经》地区相连，南与鸟身龙首的《南山经之首》地区相接，北与鸟身人面的《中次八经》地区隔江相望。这一带盛产大理石，物产也比较丰富，所以祭祀的时候，用十五个圭璧装盛着食物，有条不紊地摆列起来，好不阔绰。这一带自古就是铜的产地，象以齿而焚其身，往往遭到不幸。“窜三苗于三危”，我国境内最大的一次被强迫行动的民族大迁徙，就是从这个地区出发的。《史记正义》：“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这里个别地区，也有“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的图腾形象。这种状如人的图腾在《山经》中是第三例。其他二例，一是《中次三经》和山的图腾，“其状如人而虎尾”；一是《中次六经》缟羝山的图腾，“其状如人而二首”。此《中次十二经》其状如人的图腾，地在洞庭之山，即今湖南岳阳市湖中的君山。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二）原始的氏族图腾

具有个性的氏族图腾，其形态往往较为原始。不少图腾是以人、物和社会的特点，由邻近的氏族命名而后来传开来被应用的。有称为国家的，只不过粗具雏型。这些形态比较原始且具有个性的氏族图腾，大多出现在《海经》（含《荒经》）各篇。《海经》（含《荒经》）里所称的海内外和大荒，都是交通不便，

或者比较遥远的地方。

《海外南经》有结匈国、比翼鸟、羽民国、毕方鸟、讙头国、厌火国、三株树、三苗国、䇭国、贯匈国、交胫国、不死民、歧舌国、昆仑虚、凿齿、三首国、周饶国、长臂国等氏族。这些氏族的命名各有特点。

结匈国、羽民国、讙头国等是以人的服饰特点命名的。什么叫结匈国？“其为人结匈”。晋郭璞说：“臆前朕出，如人结喉也”。今人袁珂说：“结匈，疑即今之所谓鸡胸”。这都是从人的生理状况来解释的。结匈国就是贯匈国，也就是古人传说的穿胸国。匈与胸同《后汉书·东夷传载》：“倭在东南大海中，其男皆横幅结束相连”；《三国志·魏书》云：“倭人男子皆露紒，以木緜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晋书》也说：“结束相连，略无缝缀。”这都是说，以布为衣，不加剪裁，而于胸前穿眼用绳联结起来的作法。后人不察，辗转而误为贯匈国。《海外南经》说，贯匈国“其为人匈有窍”民间传说甚至直呼为穿胸国。《淮南子·地形》就说贯匈国为穿胸民。高诱注释更加玄乎说：“胸前穿孔达背”。真是不可想象！这个结匈国，或者叫贯匈国，古代的确是有的，是海内人对他们的称呼。《竹书纪年》上《黄帝轩辕氏》就有这样的记载：“五十九年，贯匈氏来朝。

“其为人长头，身生羽。”羽民国，是以羽毛为饰的氏族。《汉书·郊祀志》：“五利将军亦衣羽毛，立白茅受印。”足见以羽毛为饰，并非奇事。《隋书·琉球》：“男子用鸟羽为冠，装以珠贝，饰以赤毛；妇人以罗文白布为帽，织藤为笠，饰以毛羽。”《旧唐书·西戎传》：“拂菻国一名大秦，王冠形如鸟举翼。”今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还有头插雉尾的习俗。今巴西亚诸

马米族印第安人，男子亦有用鲜花羽毛和树枝叶装饰自己的习俗，这都是确有羽民国的见证。《启筮》说：“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那完全是图腾形象。

讙头当即鹳头，一种涉禽。“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这完全是一渔人乘船捕鱼的形状。渔人头戴尖顶帽，身穿短簑衣，远远望去，酷似鹳头捕鱼的模样。方，舟也。《国语·齐语》说：“方舟设泭。”讙头国后来发展成为穷凶极恶的国家。讙头国的首领，即传说中的恶人讙兜。唐尧时，讙兜与共工同为非作恶，被舜放逐崇山，见《书·舜典》。《左传·文公十八年》：“天下之民，谓之浑敦。”晋杜预注：“谓讙兜。”《史记·五帝纪》作“讙兜”。但晋郭璞及今人袁珂都认为讙头国即讙朱国。讙头、鹳头、讙兜头、浑敦、讙朱皆音近，其实为一。

《海外南经》有以人的生理特征身体形态和生活习性被定为其氏族名称的，久之，其氏族亦以此塑造图腾形象而加以膜拜。如周饶国、长臂国、交胫国、凿齿国、不死民、歧舌国、𢧵国、毕方鸟、厌火国等即是。

周饶国“其为人短小”，“一曰焦侥国”。《外传》云：“焦侥民，长三尺，短之至也。”按今人的说法，此周饶国（焦侥国）就是矮人国，或叫小人国。今人袁珂说：“周饶、焦侥、并侏儒之声转。侏儒，短小人。”又说：“‘疑菌人’、‘靖人’亦均‘侏儒’之音转。”矮人国并非怪事，古往今来都有。如今之非洲中部俾格米族人，身高不足130厘米；今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交界处的莫迪涅斯山谷密林中发现的尤卡斯人，身高在80～120厘米间，仅为一般成人身高的一半，是名副其实的矮人国。古书也多有关于矮人国的记载。《列子·汤问》：

“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焦侥国，人长一尺五寸。”《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卫助之，即焦侥国，其人穴居也。”《后汉书·南蛮传》：“永初元年，徼外焦侥种夷陆类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三国志·魏书》也谈东方有小人国：“有侏儒国（在倭南），人长三四尺。”《梁书》亦有此说法。历史上有这么多侏儒国或焦侥国，那么《海外南经》的焦侥国当在何处呢？应该指出的是在我国东南海中。

长臂国的人并非真的长臂，是渔民向往的形象。故有个别捕鱼之族，以长臂作为他们的氏族图腾。《海外南经》说：“长臂国，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这说明长臂国是捕鱼之族，长臂捕鱼是他们先民所崇拜的图腾形象。清人毕沅早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云两手各操一鱼，云捕鱼海中，皆其图像也。”

交胫国，“其为人交胫”。晋郭璞注云：“言脚胫曲戾相交，所谓雕题交趾者也。”古籍很早就有关于交趾的记载。《礼·王制》：“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也。”何谓交趾？《尔雅》说：“趾，足也。”交胫实际就是两脚相交，席地而座。这种习俗在今天世界的许多民族中仍常见到。

凿齿，有人认为是一种兽名。《淮南子·本经》说：“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高诱注：“凿齿，兽名，齿长三尺，其状如凿。”《海外南经》说：“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晋郭璞根据文章文意认定是人：“凿齿，亦人也，齿如凿。”是齿如凿而称为凿齿吗？《新唐书·南蛮传》：“乌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又说：“赤口濮裸身而折齿，劖其唇使赤。”《明史》

也说："鸡笼山在澎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男子穿耳，女子十五断唇旁齿以为饰，手足皆刺文。"此鸡笼山，即今台湾境内之山。这都说明古人确有凿齿的习俗。凿齿饮药，这是出于不得已。"裸身折齿，劖其唇使赤"和"断唇旁齿以为饰"，却是为了美观。劖与折同义,旁与搒通,意同断折。先民们生食肉类食物，即使青少年亦难保持牙齿的完整。缺齿成为人之所同，满齿反为不美。鸡笼即今台湾基隆在东；赤口濮在西，习俗相同，证明古代凿齿之风比较普遍。

不死民，意为长寿之人。此是先民希望之所寄，加以夸大，便说是不死民。我国古籍有不少关于长寿人聚居地的记载。《三国志·魏书》："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治之东，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旧五代史·外国传》："党项尚武，其人多寿，至百五六十岁。"《梁书·海南诸国》："在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传其王身长丈二，头长三尺，自古来不死，莫知其年。"《梁书》所说的方位，与《海外南经》相符合。《海外南经》："不死民，……其为人黑色，寿不死。"今南方海中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其为人黑色。其实，寿不死是不可能的，长寿的人较多是可能的。

臷国，是《大荒南经》臷民之国的族类。臷的音义与耋同，是健康长寿的意思。他们的图腾形象是"操弓食蛇"，显然是捕蛇之族。

歧舌国，晋郭璞云："其人舌皆歧，或云支舌也。"这是没有根据的，疑其人以蛇为图腾，蛇歧舌，因而其图腾也是歧舌。

毕方鸟，"其为鸟，人面一脚。"《西次三经》也说："其状如鹤而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海外南经》的毕方鸟，疑为图腾形象。今人袁珂说："'毕方'当是'熚烞'一

词之音转。‘毕方’者，生于竹木之火，犹今之火老鸦也。”我国云南弥勒等地少数民族每年要举行一次火把节，参加念经的经师，今人称之为毕摩。可能古代先民在火把节时，将火把饰以人面鸟的形象，火把只一个独竿子，正是一只脚。疑是毕方鸟之族习俗之遗。

厌火国是以其所具有的特技来命名的氏族，并以之塑造出他们自己的图腾形象：“厌火国，兽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他们平时化装成黑色兽的形状，表演着如同张衡《西京赋》中所说的：“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的绝技。这样的人，自古多有。《汉书·安息国》、《汉书·张骞传》、《后汉书·南蛮》、鱼豢《魏略》均有记载。《后汉书·南蛮》：“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鱼豢《魏略》说：“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海外南经》厌火国，当在南方。

三首国是以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某一特征来命名的氏族。三首国并不真是其为人一身三首，而是该部落实行三人联合执政的军事民主制度的体现。《海内西经》的三首国，就是《海外南经》的“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一直到前不久，头人仍是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对其领袖的称呼。三首国后来辗转相传而逐渐形成一人三首的说法，并成为这个氏族所崇拜的图腾。这时三头人已失去了本来的含义，而成为智慧和力量的象征。

三株树是以自然景物来命名的氏族。三株树疑本作三珠树。三株树亦犹今人称某地为三棵树、五棵松之类。但《海外南经》说：“其为树如柏，叶皆有珠。一曰其为树若彗。”因此，《淮南子·地形》有珠树、玉树、璇树的说法。《初学记》二十七

卷引此文也作珠;《百子全书》本亦作珠。

比翼鸟和二八连臂神,有人说都是体现着生殖崇拜的图腾。“有神人二八连臂”,疑为“有神人二人连臂”,即男女比肩之状。它和比翼鸟的蓄意是相同的。比翼鸟是比翼飞翔的雌雄鸟。《尔雅·释地》:“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二八连臂应是古人集体跳舞的情状。古人跳舞,每行八人。今新疆呼图壁岩画有八人一排的舞蹈图像。

昆仑虚和三苗是转译而来的氏族名称。昆仑是译音。我国西北有昆仑,东南海外也有昆仑。南方昆仑,古称古龙。《新唐书·南蛮传》:“古龙者,昆仑声近耳。”

三苗国是我国古代一个较大的著名氏族。今天的苗族,就是三苗的同族。“其为人相随”。晋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描述的是三苗之民相率以去之状。

祝融是南方的方位神。《海外北经》云:“钟山之神,名曰烛阴。”此烛融疑本为烛阳,烛阳与烛阴相应,都是后来中原人在祭祀天地四方的时候所臆想出来的方位神,(参见本书《谈〈山海经〉怪物·其事非怪》)。

《海外西经》的氏族,有灭蒙鸟、大运山、大乐之野、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形天、女祭女戚、鸾鸟鶬鸟、丈夫国、女丑之尸、巫咸国、并封、女子国、轩辕之国、穷山、龙鱼陵居、白民之国、肃慎之国、长股之国等。

一臂国、奇肱国、形天国、白民国、长股国,是以人的形象特征来命名的。

一臂国,“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黄马虎文,一目而一手”;奇肱,亦即一臂,“其人一臂一目,有阴有阳,乘文马。”这都

是乘马人的侧面图腾形象，而有所神化。作者行文不明，遂认为是其人的身体固有的特征。晋郭璞在注《吕氏春秋·求人篇》的时候，也是认为“此即半体之人。”

形天，书各不同。如《道藏》本《山海经图赞》、《酉阳杂俎·诺皋记》等作形夭；今本《陶靖节集·读山海经》诗则作刑天，谓断首之意。从形体夭残的意义讲，亦通。后人把形天视为反对暴君的英雄形象：“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人们崇拜他，把他作为氏族的灵魂，作为氏族的图腾来崇拜。今人袁珂认为：“刑天之神话，乃黄帝与炎帝斗争神话之一部分，状其斗志靡懈，死犹未已也。”

白民之国，“白身被发”、“晋郭璞解释说：“言其人体洞白。”《淮南子·地形》高诱注：“白民白身，民被发，发亦白。”这种白民、在今天不但远方有，近处也有。被称为小西藏的丹萨尔平原上居住着的米纳罗人；肤色就白得出奇，其整个部落，今约莫还有八百人。

长肱国 “被发，一曰长脚。”郭璞注云：“或曰有乔国，今伎家乔人，盖像此身。”清人吴任臣说：“乔人，双木续足之戏，今曰蹁跻，即今之踩高跻，以踩高跻为特征作为氏族名称，殊觉不洽。古代如果有“长股之国、一曰长脚”的长脚人的存在，是不足为奇的。今马达加斯加岛，尚存一种原狐猴，腿长于两臂两倍，长于上身亦近两倍，全长 1.2 米，与此《海外西经》之长脚人相类似。又晋郭璞注《海外西经》云：“国在赤水东也，黄帝时至”，这是传说。又云：“或曰，长脚人常负长臂人入海中捕鱼也。”由此理解为这是先民们对生产力的提高、生活富裕的美丽幻想亦无不可。

三身国、女祭女戚、女丑之尸、女子国、丈夫国等，是以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特征作为图腾并成其为氏族名称的。

三身国，“一首而三身”，是一人身兼三个部落酋长的部落联盟的反映。

丈夫国，“衣冠带剑”，是与女子国相对而言的，表明这个氏族已由母系氏族进化为父系氏族了。

女子国，“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我国历史有关女子国的记载很多，最著的有《三国志·魏书》：“女王卑弥呼死，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隋书·西域传》：“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复有小女王、共知国事。女王死，求死者族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

女祭女戚，“居两水间，戚操鱼䱇，祭操俎。”这是以渔为业的母系氏族的图腾形象。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今人袁珂解释说：“所谓‘炙杀’，疑乃暴巫之象，女丑疑即女巫也。古天旱求雨，有暴巫焚巫之举，……暴巫焚巫者，非暴巫焚巫也，乃以女巫饰为旱魃而暴之焚之以禳灾也。暴巫即暴魃也。下文‘以右手鄣其面’及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语，均被暴而不胜其楚毒之象。”这里说的女丑之尸是说女丑这个氏族的图腾形象。女丑之尸和《海外东经》雨师妾一样，都是求雨之神。女丑是个氏族名。《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有女

子之国。”女丑连读如妞，即妞字，今北方人对少女犹称为妞。清俞燮《癸巳存稿补·妞》：“孃者，少女之称，亦作娘，转作妞。北人称妞妞，南人称娘娘是也。”

巫咸国以其特有技能作为氏族名称并以之塑造相应的形象作为图腾。巫咸国，“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巫咸国即《大荒西经》十巫中的巫咸，将在谈到《大荒西经》时详为阐释。

轩辕之国是以自己著名的祖先作为氏族图腾的。轩辕之国，轩辕之丘与《大荒西经》的轩辕之台含义基本相同。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这是以蛇亦即龙（蛇龙形似）为图腾的氏族。我国古代传说中有些著名人物，如同伏羲、女娲、共工、相柳、窫窳、贰负等都是人面蛇身。相传黄帝居于轩辕之丘，故称轩辕。轩辕战胜炎帝于阪泉，战胜蚩尤于涿鹿，诸侯尊为天子，后人尊黄帝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穷山在其北”。晋郭璞据此判断：“其国在山南边也，《大荒经》曰：岷山之南。”穷山当今之邛崍山，在岷山之南。岷山、穷山、大运山、大乐之野，都是今四川的地方。

大运山、穷山、大乐之野、诸夭之野等以山原作为氏族图腾。大运山，“高三百仞，在灭蒙鸟北。”地当今川滇之间。其北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此大乐之野，当在今乐山市附近。因夏后启曾于此舞九代，故亦称夏后启。穷山即邛崍山。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这和《大荒西经》的沃之野、《海内经》都广之野的情况基本相同，明人杨慎《山

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今人袁珂说："衡以地望，庶几近之。"

灭蒙鸟、鸾鸟鹩鸟、并封国、龙鱼陵居等是以禽兽作为图腾的氏族。灭蒙鸟、鸾鸟鹩鸟，以其地产特殊的鸟类为图腾，并以为氏族名称。灭蒙鸟"鸟青赤尾"。鸾鸟、鹩鸟"其色青黄"，"鸾鸟人面，居山上，一曰维鸟，青鸟、黄鸟所集。"我国云南境内和缅甸有不少地方是以蒙、孟、勐等来命名的。蒙、孟、勐音同。清人郝懿行说："灭蒙鸟疑即孟鸟、灭蒙鸟之声近孟。"今人袁珂说："狂鸟、𪁺鸟皆风凰之属也。狂即皇，𪁺即凤，音之转也。鸾鸟又即孟鸟，字之异也。"鸾鸟，据《玉篇》即鸺鹠。鹩鸟亦鸟名。

龙鱼陵居是以其地产特殊的鱼类而命名的氏族。今人袁珂说："龙鱼，疑即《海内北经》所记陵鱼"，这是值得商榷的。"陵鱼在海中"，即仔艮，哺乳动物，即世人所称的"人鱼"。此"龙鱼陵居"，即《西山经》洛水的人鱼，《北山经》诸怀之水的鮨鱼，决决之水的人鱼，《中山经》染厌之水和杨水的人鱼，即今娃娃鱼之类。

并封国的图腾形象"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黑。"近代人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谓："并封、屏蓬本字当作'并逢，''并'与'逢'俱有合义，乃兽牝牡相合之象也。"并封的形象，是养猪之族的图腾。其图腾所以如此，是先民寄希望于猪的繁衍和肥硕壮大。今湖北通城县等地有良种猪称两头乌，或即养猪之族的先民们所崇拜的对象。因为两头乌，而后产生两头猪的意境，塑造出"并逢"的形象来。

肃慎是转译而来的氏族名称。它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著名的氏族，后来发展而为国家的。我国古代历史记载肃慎的处所

很多，但大多说在我国东北，这里说在西北。是不是北方的部族迁徙无常，是由西北游牧到东北去的呢，待考。《海外西经》说："肃慎之国在白民北，有树名曰雄常，先入伐帝，于此取之。"郭璞解释说："先入伐帝，于此取之，"应作"圣人代立，于此取衣。"这和《晋书》所说的基本一致。《晋书》说："肃慎氏在不咸山北，有树名雒常。若中国圣帝代立，则其木生皮可衣。"认为肃慎在东北。《东山经之首》"樕螽之山"，当即肃慎之山，樕螽，肃慎音近，地理位置亦相同。肃慎之族，当以此山得名。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这是后人根据"泑山，神蓐收居之"的图腾形象臆想出来的方位神。其具体缘由在本书《谈〈山海经〉怪物·其事非怪》中还要谈到。

《海外北经》的氏族，有无䏿之国、烛阴、一目国、柔利国、相柳国、深目国、无肠之国、聂耳之国、博父、夸父、邓林、禹所积石之山、拘缨之国、寻木、跂踵国、欧丝之野、三桑无枝、范林、务隅之山、平丘等。

《海外北经》，从表面看来，以人的畸形作为图腾并以此命名的氏族，如无䏿之国、一目国、深目国、无肠之国、聂耳之国、拘缨之国、跂踵国等。

无䏿之国，"为人无䏿"。晋郭璞解释说："䏿，肥肠也。其人穴居食土，无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廿岁，乃复更生。"这完全是神话。但他给后人以重要启发。清人毕沅说："《说文》无䏿字，当为綮，或作启、继皆是。《广雅》作无啟，《淮南子》作无继民，高诱注云：'其人盖无嗣也，北方之国也。'"根据毕说，参考郭注，无䏿国应是《大荒北经》的无继民。人处于原始群时代，父母子女间，无确定关系，自他人视之，就成为无继民了。

一目国，“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一目国的一目人，是一目国图腾形象的侧面。所谓“一目中其面而居”，是妄为解释之辞。“一曰有手足”，应为“一曰一手足”。或因涉下文而衍。

深目国，“为人举一手一目，在共工台东。”关于深目人，古籍亦有所记载。《前汉书·大宛国》：“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人皆深目多须髯。”《淮南子·地形》：“有深目民。”

无肠之国，“其为人长而无肠。”从原文的解释看来，“其为人长”是真释，“无肠”是附会之说。无肠之国，当作无长之国。今俗犹有无长鬼之谣，言其人甚长大。可参考《海外东经》大人之国。

聂耳之国，“为人两手聂其耳。”郭璞解释说：“言耳长，行则以手摄持也。”这是妄为之解。实际是古人耳环太重，不免常以手托之。今非洲坦桑尼亚的马赛人，男子十二岁，女子九岁时，一律要穿耳朵，挂上重达半斤以上的耳环，可为一证。我国古代关于男女戴耳环的记载很多，尤其是儋耳国。详见本文《大荒北经》的儋耳条。

拘缨之国，“一手把缨，一曰利缨之国。”郭璞注云：“言其人常以一手持冠缨也。或曰缨宜作瘿。”今人袁珂说：“缨正宜作瘿。瘿，瘤也，多生于颈。其大者如悬瓠，有碍行动，故须以手拘之。此‘拘缨之国’之得名也。”这种解释是对的。

跂踵国，其为人大，两足亦大，一曰大踵。”郭璞注云：“跂音企。其人行，脚跟不着地也。《孝经·钩命决》曰：“焦侥跂踵，重译款塞’也。”实则并非如此。从“两足亦大，一曰大踵”看来，跂踵是大踵之误。大误为支，支再误为跂。

《海外北经》有以其先世的某种特殊成就或技能塑造某种

图腾形象作为氏族崇拜对象的。相柳氏、夸父、禹所积石之山，欧丝之野等即属此类。

相柳氏，“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谿，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共工是部落联盟长，相柳是部落长。九首，是九个氏族的氏族长。食于九山，是九个氏族各居一方的意思。相柳之所抵，厥为泽谿，是说相柳从小局着眼，到处筑塘引水灌溉。禹是从大局着眼，主张疏导泄水。两者之间有矛盾。因此有禹杀相柳的传说。相柳当作相泖。泖音卯，意思是水面平静的湖塘。相泖是相地之所宜筑塘灌溉。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今人袁珂说：“夸父者，炎帝之裔也。以义求之，盖古之大人（夸，大；父，男子美称）也。”夸父逐日，是有关大人的传说，后人幻想善走，尊夸父为其氏族图腾。因为传说夸父与邓林有关系，所以这个氏族又以邓林称之。

博父是大人之族，其图腾“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显然是以捕蛇为生的氏族。“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当在夸父“化为邓林”前。如此，夸父即博父，捕蛇人是要行动敏捷善走的。

“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毕沅云：“当云禹所导积石之山，此脱导字。”非，禹所积石和禹所导积石是不同的，禹所积石在河入海之处，见《大荒北经》。

欧丝之野，“一女子跪据树欧丝这是古代养蚕之族的图腾形象，妇女养蚕，自古已然。传说黄帝之妃嫘祖就是养蚕的能手。

邓林、范林、寻木、三桑无枝等以森林和特殊树木作为氏族图腾。

邓林即《中次六经》的桃林。《中次六经》说:"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圆三百里。"地在今河南灵宝县以西,陕西潼关以东地区。它是以桃林这一特点来作为氏族象征的。邓林与夸父相邻,或为同一氏族之两称。

范林"方三百里",范林即氾林。《海内北经》说:"昆仑虚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原注"范林"说:"言林木氾滥布衍也。"

寻木"长千里",寻是长的意思。《淮南子·齐俗训》:"峻木寻枝"。寻木长千里是极夸其高大。世界上确有寻木的存在,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杉树,有棵定名为格兰特将军的,高达八十一点五米,已活了三千五百多年;我国江西有棵大樟树,树龄亦两千多年,树围长二十多米,其枝干丛生,如树中有树。可为佐证。

三桑无枝,"其木长百仞,无枝。"这是以无枝的桑树作为氏族的图腾。桑树每当采叶后,本来就可以无枝的。可能当时先民们已知道整枝的方法,或者把桑树皮当作编织用的纤维,除春夏以外,总是不让他保持枝叶的。所以叫它无枝。当然那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三桑"和"其木长百仞。"

务隅之山、平丘及钟山是以地表地貌及自然景物作为图腾的氏族。

务隅之山或即附禺之山。《海内东经》有云:"汉水出鲋禺之山";《大荒北经》亦有云:"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间。"袁珂说:"务隅、附禺,皆声近字通也。"

平丘,"爰有遗玉、青鸟,视肉、杨柳,甘柤、甘华,百果

所生。有两山夹上谷，二大丘居中，名曰平丘。”这和紧接着的《海外东经》的䃌丘，情况基本相同。

钟山地区的氏族，崇奉钟山之神，名为烛阴。这个神有特殊的名称和特殊的形状。《海外北经》说：“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这是生活在蒙古、西伯利亚或更北地区的人的想象。半年为昼，半年为夜，漫漫长夜何时旦，对于生活在北极圈的人来说，是个严重的威胁，因而产生了烛阴之神。蒙古和西伯利亚，是风源之所在，“身长千里”，是风的形象。“视为昼、瞑为夜”，表示昼夜更代之难。“吹为冬，呼为夏”，表示风力作用之大。“不饮不食不息”，表示烛阴之神无为而无不为。钟山地区的先民，根据所在的自然状况，而塑造出如此具有绝大威力的图腾形象，是任何其他地区的人无法为之庖代的。《海外北经》的烛阴即《大荒北经》的“烛龙”。屈原在《天问》中问道：“日安不到？烛龙何照？”说的也是钟山所代表的地区的情况。

柔利国是转译而来的氏族名称。“为人一手一足，反膝屈足居上。一云留利之国，人足反折。”一手一足是骑马人的侧面像。反膝曲足居上或人足反折，正是骑马时的姿势。以骑马人作为图腾形象，说明此柔利之国是游牧之族。柔利国一云留利之国”，当为《大荒北经》的牛黎之国。留利，牛黎，音皆相近。柔利人，疑为后来柔然（蠕蠕）人的祖先。

禺疆本是北海之神，见《大荒北经》，后来被人挑选为代表北方的方位神。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南、西、东的方位神都“乘两龙”，而北方的方位神却践两青蛇，其实龙蛇同类。郭璞说：“一本云：‘北方禺疆，黑身手足，乘

两龙。'"

《海外东经》的氏族有：䟽丘、大人之国、奢比之尸、君子国、虹虹、天吴、青丘国、竖亥、黑齿国、汤谷、雨师妾、玄股之国、毛民之国、劳民国等。

大人之国、黑齿国、玄股之国、毛民之国等是以人的身体表征而命名的。

大人国，"为人大，坐而削船。"中国古代就有关于"为人大"的大人的传说。《国语·鲁语》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吾闻之，昔禹会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后汉书·东夷传》："耆老言，尝于海中得一布衣，而两袖长三丈，"这当然不免夸张。但确有比正常人大者。1986年在墨西哥一个巨人遗迹中，曾发现一个头颅骨和用过的石臼残片及简易床。发现者加尔温·塞维利亚博士说，颅骨高五十多厘米、宽二十五厘米，大牙比现代人至少大二点五倍。其身高估计在三点五至五米之间。

黑齿国，"为人"黑（齿），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黑齿国在我国史籍中记载亦很多。《文选·招魂》："雕题黑齿，得人肉而死，以其骨为醢些。"《淮南子·修务》："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后汉书·东夷传》："自侏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三国志·魏书》也说："又南有侏儒国，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梁书》亦有同样的记载："倭南有侏儒国，又南黑齿国、裸国，去倭四千余里。"看来，黑齿国在我国东南海中。为什么黑齿呢？《新唐书·南蛮传》云："群蛮种类多不可记，有黑齿、金齿、银齿三种，见人以

漆及镂金银饰齿，寝食则去之。”以漆饰齿，是后来的情况。最早的原因是，热带海域地区的人，以槟榔作为日常必需食物。据《明正德琼州志》载，槟榔可以消食去湿除虫。但是吃多了槟榔，牙齿就变成黑色。人人牙齿都是如此，所以先民们以黑齿为贵，甚至不惜以漆饰齿。

玄股之国，“其为人衣鱼食鴎，使两鸟夹之。”这与《大荒东经》说的：“有招摇山，融水出焉，有国曰玄股。黍食，使四鸟。”有相同之处。可能衣鱼食鴎的人，整天在泥淖中活动，下身满沾污泥，黑色。故其图腾形象，髀以下都涂上黑色。

毛民国，“为人身生毛”。体尽生毛的人所居住的地方，在我国史籍也有记载。晋郭璞说：“今去临海郡东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岛上。为人短小,而体尽有毛,如猪能熊穴居,无衣服。晋永嘉四年，吴郡司盐都尉戴逢，在海边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状皆如此。言语不通，送诣丞相府，未至，道死，唯有一人在。上赐之妇，生子，出入市井，渐晓人语，自说其所在是毛民也。”《宋书·蛮夷》：“顺帝昇明二年，（倭）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弥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旧唐书》：“日本国，倭国之别种也，西界南界咸至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国。”《宋史·外国传》也说：“日本国东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国。国之东境接海岛，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

《海外东经》以神化的人物形象作为图腾的氏族有：奢比之尸、天吴、竖亥、雨师妾等。

奢比之尸，“兽身、人面、大耳，珥两青蛇。”古代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叫尸，这里引伸为神像。奢比是这个氏族的祖先，

“兽身”是说他们的祖先有兽的本领或力量。“人面、大耳，珥两青蛇，”说明他是真正的人。

天吴是水伯的神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在虹虹北两水间。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一作背）青黑。”这就是《大荒东经》所说的：“有盖余之国。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郭璞注此天吴曰“水伯”。此水伯住两水间，以“八首人面，八足八尾”兽的形象出现。氏族社会末期，治水成为当时人的普遍要求。尧舜之时，有八伯之设。八伯中最为著名的有驩兜、共工、放齐、鲧等人。八首八足八尾，疑是八伯的集体形象。

竖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说明竖亥是走过很多地方的人。很可能是《山海经》最杰出的调查者和编辑者的代表。

雨师妾，“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晋郭璞说：“雨师谓屏翳也。“雨师是求雨之神，妾是妇女的代称。雨师妾与女丑之尸的身分地位及形象基本都是相同的。

君子国和劳民国是以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特征作为图腾的氏族。

君子国，“衣冠带剑”，“其人好让不争”。这和《海外西经》丈夫国是相同的，说明生产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并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生。但如果所有成员都“好让不争”，则说明氏族组织虽已瓦解，接着产生的是农村公社，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之中，不似其他地区阶级矛盾已经激化。

劳民国，“其为人黑，或曰教民”，“为人面目手足尽黑。”古时对劳苦的人，称为劳人。《诗·小雅·巷伯》：“骄人好好，

劳人草草。"教作支，有扑打的意思。古有教刑。《书·舜典》："扑作教刑；《孔传》："扑，榎楚也。"劳民面目手足尽黑，又施以教刑。可见此劳民和教民都是奴隶的代称。这个劳民之国，实乃奴隶之国。《山海经》所能见到的奴隶之国仅此。清人郝懿行说："今鱼皮岛夷之东北有劳国，疑即此（劳民之国）"。

䃌丘、䖟䖟、青丘国、汤谷等是以自然景物作为图腾的氏族。

䃌丘，"爰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柳、甘柤、甘华，甘果所生。在东海，两山夹丘。上有树木，一日嗟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尧葬东。"䃌读如嗟，䃌丘疑即夹丘，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冲积平原。那里土地肥沃，百物丛生。

䖟䖟，"各有两首"。郭璞注云："䖟，音虹；""虹，螮蝀也。"今人袁珂说："䖟即虹字之别写，""云'各有两首'者，大约并蜺包括言之。"这是以虹为图腾的氏族。

青丘国，即《大荒东经》的青丘国。此《海外东经》及《大荒东经》都说青丘国有九尾狐。今山东广饶县北有青丘，《方舆纪要》："相传齐景公尝畋于此，司马相如《子虚赋》：秋田于青丘是也。"《清一统志》："清水泊，即古之青丘，一曰青丘泺。"《续山东考古录》："《子虚赋》自指海外之青丘。服虔曰，青丘国在海东三百里。"一说今江苏吴县东吴淞江滨有青丘。"从方位看，当指此。又从《南山经之首》的青丘山看，亦似在江苏。那里说"青丘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

汤谷，即旸谷。郭璞云："谷中水热也。"汤谷是古代传说的日出之处。《楚辞·天问》："出自旸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注云："言日出东方旸谷之中，暮入西极蒙水之涯也。"《淮南子·天文》："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此处旸

谷“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似是山东海滨所见（参见《谈〈山海经〉怪物·其物非怪·海外东经·十日》）。景象为此，先民即以之作为氏族图腾。又日初出时，海水一片红彤，如水火相映，因而产生海水似热的心理状况，此或为汤谷一名之所自。又太平洋冲绳海域的海沟，确有200℃以上的水喷出，堪称汤谷，可资参证。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是后人所臆加的东方方位神。

《海内南经》的氏族有瓯、闽、三天子鄣山、桂林八树、番禺、伯虑、离耳、雕题、北朐、枭阳、兕、苍梧之山、氾林、狌狌、犀牛、孟涂、窫窳、建木、氐人、巴蛇食象、旄马、开题、列人等。匈奴、开题、列人均不当在《海内南经》，而应在《海内北经》，窫窳、建木、氐人均应在《海内西经》。

离耳、雕题、枭阳、北朐都是以人的某种文饰和习俗来作为图腾的氏族。

离耳国，离有附丽、附著的意思。离耳的意思，是说悬环于耳。《后汉书·南蛮》：“珠崖、儋耳二郡，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二寸。”晋郭璞说：“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离耳”即《海内北经》“聂耳，”《大荒北经》“儋耳”之类。此“离耳”当即今海南岛，汉元鼎六年，于其地置儋耳郡。又《后汉书·西南夷》有云：“哀牢皆穿鼻儋耳。”可知“儋耳”为古代多数民族所同。今日我国部分少数民族仍袭此习。儋通担。《国语·齐》：“负任儋何。”其注云：“背曰负，肩曰担。任，抱也。何，揭也。”

雕题国，晋郭璞说：“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关于雕题，《礼·王制》记载：“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后汉

书·南蛮》注曰："题，额也。雕之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也。"

北朐，郭璞注："朐，音劬；未详。"清郝懿行云："疑即北户也。"《尔雅疏》引此经作北煦。户、煦声之转。《尔雅·释地》云："四荒有北户"，北户即北向户，因当地居民习惯向北开门户。泛指五岭以南地区，一说指汉日南郡。《汉书·地理志·日南郡》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地"南至北向户。"又秦始皇琅邪刻石："皇帝之土，南尽北户。"

孟涂是以祖先为其图腾的氏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司神当为司申，含有申诉和申明法令之意，请生当作谨生，有慎杀之义，居属当作所属，"丹山在丹阳"二句，是后人解释之辞。这一段话是歌颂孟涂凭证问罪，别无神话成分。《竹书纪年》云："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

枭阳、兕、狌狌、犀牛、窫窳、巴蛇食象、旄马等是以其地的特殊生物作为图腾的氏族。

枭阳国，"在北朐之西，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左手操管。"晋郭璞解释说："《周书》曰：'州靡髴髴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则上唇掩其面。'《尔雅》云髴髴，《大传》曰：'周书成王时，州靡国献之。'《海内经》谓之赣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长丈许，脚跟反向，健走，被发，好笑。雌者能作汁，洒中人即病，土俗呼为山都。南康今有赣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此当即《海内经》的赣巨人，地异而名不同。

兕，"其状如牛，苍黑，一角。"兕是古代犀牛一类的兽名，

或云就是雌犀。皮厚，可以制甲。《尔雅·释兽》认为犀似猪，兕似牛。《论语·季氏》："虎兕出于柙。"《左传·宣公二年》："犀兕尚多"。今世界唯独印度尼西亚爪哇，尚存五十头独角犀牛，当即此"其状如牛，苍黑，一角 "的兕。此《海内南经》的兕，在"湘水南"，亦在我国南方。

犀牛，"其状如牛而黑。"今世界尚存印度犀、爪哇犀、非洲犀等。湖北大冶石龙头四十万年前旧石器遗址，发现有中国犀的化石，此《海内南经》的犀牛，在狌狌西北。狌狌在舜葬西，舜葬在苍梧山之阳，以此推断，犀牛之族，当在我国西南境内。

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晋郭璞说："今交州封谿出狌狌。土俗人云，状如豚而腹似狗，声如小儿啼也。"狌狌即猩猩。《礼记·曲礼》说："猩猩能言，不离走兽。"《水经注》："猩猩形若黄狗，又状貆豘。人面，头颜端正，善与人言，音声丽妙，如妇人好女。"《南中志》说："猩猩在山谷中，行无常路，数百为群。土人以酒若糟设于路。又喜屐子，土人织草为屐，数十量相连结。猩猩在山谷见酒及屐，知其设张者。"即知张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骂云："'奴欲张我。'舍之而去，去而又还。相呼试共尝酒，初尝少许，又取屐子著之。若进两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屐子相连，不得去，执还。"

窫窳，兽名。《北山经之首》：少咸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窫窳。"这是它的本来形像。此《海内南经》说："窫窳，龙首。……其状如龙首，食人。"其状如龙首的"如"字，疑衍。《海内经》也说："有窫窳，龙首，是食人。"是氏族以其为图腾而加以神化的形象。

巴蛇食象，这是中国古代的传说。今湖南岳阳县，汉为下

隽县巴丘。传说那里有大蛇，被后羿杀死，蛇骨堆积像丘陵。因为有那么大的蛇，也就产生了巴蛇食象的传说。《楚辞》："有蛇食象，厥大何如?"晋郭璞说："今南方蚺蛇吞鹿，鹿已烂，自绞于树。腹中骨，皆穿鳞甲而出，此其类也。"今日巨蛇杀死较大动物而后渐次咬食是有的。"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是文学上的夸大手法。"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患。"是因为滑石能治心腹之患。一般不识者和好事之徒，以此地所出的化石作为滑石，并说这是被巴蛇所吞的象骨。

旄马，"其状如马，四节有毛。"此即《北山经之首》所说的潘侯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四节生毛"的旄牛。今我国西藏、青海及其邻近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寒地区仍多。在空气稀薄的高山峻岭间驮运，故有"高原之舟"之称，亦目之为马。

建木是以植物为氏族图腾的。建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莶　。"《后汉书·马融传》："珍木嘉树，建木丛生。"注："建木，长木也。"

三天子鄣山、桂林八树、番禺、苍梧之山、氾林是以自然景物为图腾的氏族。

三天子鄣山即《海内东经》的三天子都（详见本书《谈山海经怪物·其地非怪》)。

桂林八树，晋郭璞说："言八树而成林，信其大也。"番禺、《南越志》说："番禺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今桂林在广西，番禺在广州市。

苍梧之山即《海内经》的"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的苍梧（详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氾林，"方三百里"，如同《海外北经》的氾林。然此氾林

在南方。

《海内南经》有不少转译而来的氏族名称，如瓯、闽、伯虑、匈奴、开题、氐、列人等。

瓯“居海中”。晋郭璞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也。”明杨慎说：“郭注歧海，海之歧流也。”海之歧流，当即今之台湾海峡。

闽“在海中”。《汉书·惠帝纪》说：“二年，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颜师古注云：“即今泉州是其地。”今人袁珂说：“此泉州即今福建省福州。”

瓯、闽都是古著名氏族，本来居住在海中诸岛，后来发展到闽浙大陆上。清吴任臣云：“何乔远《闽书》曰：‘按谓之海中者，今闽中地有穿井辟地，多得螺蚌壳、败槎，知洪荒之世，其山尽在海中，后人乃先后填筑之也。”说闽浙沿海许多地方，本来就是海中岛屿（参见本书《〈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夏代成书说的证据》）。

伯虑国，“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虑。”晋郭璞说：“《伊尹四方令》云：‘正东伊虑。’疑即此也。”实则伯虑，即婆利。伯虑、婆利音近。因转译时代不同，文字有别。《旧唐书》：“婆利国在林邑东海洲上。”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也称胡。先后叫猃狁、山戎。散居在漠南北，过游牧生活，善骑射。

开题与契丹音近，疑为契丹族之祖先。清毕沅说：“开题疑即笄头山也。”笄头山亦名崆峒山。此说姑并存之。

氐“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是以鱼为图腾的氏族。《山海经》中以鱼为氏族的图腾仅此。氐人疑本来居住在今川东、鄂西地方。《华阳国志》在谈到当时氏族的首

领李特的先世时说:“李特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后移入汉中。魏武定汉中,曾祖父虎与杜朴胡约等移于略阳,复号曰巴人。”因此,后世称其族曰巴氏,氏族又称西戎。《诗·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

列人,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后来成为地名,是我国战国时赵国的地方。《竹书纪年》下谈到显王六年伐邯郸取列人的事。《山海经》以列命名的地方很多。《海内北经》说:“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姑射国在海中,属列姑射。”

《海内西经》谈到的氏族有: 危、大泽、后稷之葬、流黄酆氏、高柳、雁门山、东胡、夸人、貊国、孟鸟、昆仑之虚、昆仑南渊、开明、凤凰、鸾鸟、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窫窳、树鸟六首等。有些山水和动植物名称,亦似图腾名称,然记载未详。

《海内西经》的危、大泽、雁门山、高柳、东胡、夸人、貊国等内容,均应分别在《海内北经》和《海内东经》,不当在此经。

《海内西经》的氏族图腾,与人有关系的有:危、后稷之葬、夸人、开明、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窫窳等。

危是历史上某两氏族间重大斗争的牺牲者,后人为资纪念,作为图腾来崇拜。《海内西经》说:“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晋郭璞说:“汉宣帝使人上郡,发盘石,石室中得一人。跣裸被发,反缚,械一足。以问群臣,莫能知。刘子政刘向按此言对之,宣帝大惊。于是时人争学山海经矣。论者多

以为是其尸象，非真体也。"是其尸象，是对的。尸象即氏族图腾的形象。疏属山，又名雕山、雕阴山，在今陕西绥德县。清人吴任臣云："刘会孟曰：疏属山在今陕西延安府绥德县。'"

后稷之葬是以后稷所葬之地作为氏族名称。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其所葬之地，《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

夸人，即夷人，持弓的人，是以狩猎为生的氏族。夸人"在东胡东"。

开明，是蜀人先世祖先之名，曾成为蜀人及蜀地的代称，故此《海内西经》有开明东、开明西、开明南的说法。《华阳国志》记载，传说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自以为德不如鳖令，授以国位，号开明帝。开明之族，以开明兽为图腾。"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这是一群与窫窳有密切关系的十巫之族。他们对窫窳的被杀，竭力救护，希望他死而复生。所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神像："挟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此巫彭等十族均在开明东即今长江三峡地区。巫彭等与《大荒西经》的十巫情况同。巫履即巫礼；巫阳即巫咸；巫凡即巫盼；巫相即巫谢。或字同，或音近。

《海内西经》有以动物为图腾的氏族。著名的有孟鸟、凤凰、鸾鸟、树鸟等。蛟、蝮、蛇、蜼、豹、诵鸟、鸭、视肉等亦疑是。

孟鸟疑与《海外西经》的灭蒙鸟国名。郝懿行云："灭蒙之声近孟。"此"孟鸟在貊国东北"，即今朝鲜半岛东北地区。

其图腾形像，“鸟文赤、黄、青，东乡。”乡同向。

凤凰、鸾鸟皆在“开明西”，其图腾形象“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开明北也有以凤凰、鸾鸟为图腾的氏族，但“皆戴瞂。”

树鸟，六首，在开明南。此六首的树鸟。是图腾形象，当即鸀鸟。《大荒西经》云：“有青鸟、身黄，赤足，六首，名曰鸀鸟。”鸀鸟在鱼妇地区，约当开明南。

《海内西经》有众多以植物为图腾的氏族，最著名的是服常树、珠树。此外，还有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离朱、木禾、柏树、圣木、曼兑等。

服常树是以服常树为名的地名。清吴任臣说：“《淮南子·地形》：“沙棠琅玕在昆仑东，服常疑是沙棠。从书中所谈的地理部位看，服常树当在今鄂西自治州。服常树先民的氏族图腾是“其上有三头人,伺琅玕树。”三头人已详本文《海外南经》对“三首国”的释文。

珠树，《淮南子·地形》：“增城九重，珠树在其（昆仑）西。”文玉树，郭璞释为五彩玉树。《楚辞·离骚》王逸注引《河图括地象》云：“昆仑上有琼玉之树。”即此之属。不死树，言其树之长生。《海外南经》郭璞注:“员邱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今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巨杉年龄已达三千五百年，是其同类。离朱、据晋郭璞注云：“木名也，见《庄子》。”木禾、谷类植物，见《穆天子传》。《后汉书·张衡传·思玄赋》：“发昔梦于木禾兮，谷昆仑之高冈。”《海外南经》的离朱则是动物，即骊驹。

《海内西经》有以自然山水及景物作为图腾的氏族，大泽、钟山、昆仑之虚均见于他经；雁门山、高柳、流沙、赤水、黑水、洋水、青水、弱水、昆仑南渊作为氏族，均语焉不详，作

为地名，俱详见《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甘水即甘泉，今四川省北川县南二里，有甘泉，岩石上刻有“甘泉古蹟”四字，衡以地望，《海内西经》的甘水当即此。

《海内西经》有以某个氏族支派名称而得名的，如流黄酆氏，古代少数民族的支系通称氏。如鲜卑有慕容氏、拓跋氏等。《海内经》“有国名流黄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淮南子·地形》：“流黄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俱指此。其地约在今四川东部酆都一带。

《海内西经》有转译而来的氏族名称。如胡、貊等。东胡“在大泽东”，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大泽即今贝加尔湖，汉水即今朝鲜半岛的汉江。胡、貊在春秋战国后均为著名之族。

《海内北经》所谈到的氏族，有蛇巫之山、西王母、三青鸟，大行伯、犬封、贰负之尸、鬼国、蜪犬、穷奇、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大蜂、朱蛾、蟜、阘非、据比之尸、环狗、袜、戎、驺吾、昆仑虚林、冰夷、阳汙之山、凌门之山、王子夜之尸、宵明烛光、盖国、倭、朝鲜、列阳、列姑射、大蟹、陵鱼、大鯾、明组邑、蓬莱山、大人之市等。自盖国之下，均不当属《海内北经》，而当属《海内东经》。

《海内北经》有以神化了的人物形象作为图腾的氏族，如西王母、大行伯、弍负之尸、鬼国、袜、据比之尸、戎、冰夷、王子夜之尸、宵明烛光等。

西王母是古代著名的西北地区的氏族部落，后来发展为部落联盟，经历了由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过程。这里说“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是西王母的图腾形象。梯几是凭几的意思；胜是玉胜，妇女用的首饰。“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

西王母以昆仑山脉的玉山为中心，在它的南方，有三个以青鸟为图腾的氏族，要向西王母之族进贡，为西王母所役使。《西次三经》说："玉山，是西王母之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都说西王母是女性，但后来《穆天子传》及《竹书纪年》，都不曾吐露西王母是女性。《穆天子传》："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执玄圭白璧以见。"《竹书纪年》："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

大行伯的图腾形象是"把戈"。《左传·襄公四年》："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注："行人，通使之官"。《周礼·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专掌朝觐聘问。此大行伯当是处于华夷之间，专司转译并受委托解决华夷之间重大问题的人。今人袁珂说："今本《风俗通义》卷八引《礼传》云：'共工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此把戈而位居西北之大行伯，其共工好远游之子修乎？"好远游适足证明他的大行人的身份。

贰负之尸，是指贰负的神像。此贰负即《海内西经》"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的贰负。贰负是"人面蛇身。"《海内西经》云："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证明危与贰负杀窫窳，是同类相残。"这在《山海经》中，也是仅见的。"贰负之尸"节，本当与"贰负之臣曰危"节相连。

据比之尸，"其为人折颈被发，无一手。"此为部落间战斗，失败者惨遭杀戳的形象。晋郭璞说：据比，"一云掾比。"清郝懿行说："掾比一作掾北。"《淮南子·地形篇》云："诸比，，凉风之所生也。"高诱注："诸比，天神也。"今人袁珂疑即据比、掾比（北）。诸、据、掾，一声之转。"《淮南子》的诸比，疑即诸毗，是地名，非天神。《西次三经》："槐江之山，北望诸毗，

槐鬼离仑居之。”这里说的据比也是地名，据比之尸是说据比地方的图腾形象。

王子夜之尸，是殷人祖先的图腾形象。其神像“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今人袁珂说：“日本小川琢治《穆天子传地名考》谓‘夜’即‘亥’之形讹，疑是。若果如此，则此节亦王亥故事之片断。即《大荒东经》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所写‘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王亥惨遭杀戳以后之景象也。”我国古代部族之间的斗争，北方较多，于《海内北经》中可见。

鬼国，其“为物人面而一目”。所云“为物”，显然是图腾形象。此鬼国即《海内北经》的一目国。鬼国即鬼方。我国古代常将西北方部族，如匈奴等，称为鬼方。因其过着游牧生活，迁徙无常，来去飘忽，所以以鬼称之。《竹书纪年》上武丁：“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来宾。”

袜，“其为物，人身黑首从目”。什么叫袜，晋郭璞说：“袜即魅也。”由是可知，袜也是鬼方的一支。

戎，“其为人人首三角”。人首三角的装扮，在古代是存在的。《梁书·诸夷传》：“滑国，车师之别名。女人被裘，头上刻木为角，长六尺，以金银饰之。”

冰夷是住在北极圈地区的人，“从极之渊，深三万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南北曰从。《诗·齐风·南山》：“衡（横）从其亩。”此“从极之渊”，即北方终极之海——北冰洋。忠、终音近。夷是持弓带箭从事狩猎的人。冰夷即在冰天雪地里从事狩猎的人。冰天雪地，气候奇寒，只有习惯在那里生活的冰夷人，才能在那里居住，所以说：“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戴上避风雪的皮帽，只露出一个

脸来，所以说："冰夷人面"。冰夷人所驾的狗车，其狗往往数只，被分成两行，拖着车子前进，远远望去，宛如两条龙，所以说"乘两龙"。晋郭璞说："冰夷，冯夷也。《淮南子》云：'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传》所谓'河伯无夷者'。《竹书》作冯夷，字或作冰也。"《竹书纪年》所记，是符合历史真实性的。

宵明、烛光是光明之神。"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此是传说，也是生活于北极圈的人常处于半年为夜的漫漫长夜里，生活受到威胁，幻想光明之神送来光明。有时获得极光的照射，就认为是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幸福，所以说："能照此所方百里"。宵明是夜而光明；烛光是赖烛照而得到光明，都是出于人的幻想而产生的神。

《海内北经》中有许多是以动物为图腾的氏族，如三青鸟、犬封、蜪犬、穷奇、大蜂、朱蛾、蟜、阘非、环狗、驺吾、陵鱼、大蟹、大鯾等。

三青鸟即《大荒西经》的三青鸟："一名曰大鵹、一名少鵹，一名曰青鸟。"

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犬封以犬为其生活所必需，所以以犬为其氏族图腾。状如犬，并非其人如犬。《大荒北经》说："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是关于图腾的传说。"犬封国曰犬戎国"，是犬封即犬戎。犬戎亦即畎戎。《前汉书·匈奴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獫允、薰粥，周西伯伐畎夷。师古曰：'畎夷即畎戎也。'"犬戎主要以狩猎为生，离不开狗。狩猎要他，在雪地上拖车也要它，所以叫犬

戎。畎有着带狗打猎的意思，与犬戎同。此犬封似已从狩猎进化而过着畜牧生活的阶段，观其乘文马可知。犬封是犬戎的一个分支，所以还有称犬封为犬戎的。《周书》说："犬戎文马，赤鬣白身，目若黄金，名曰吉黄之乘。"与此《海内北经》所说的犬封情况基本相同。又，封有大、范围、高坛的意思，引而伸之，可作"国家"理解。

蜪犬，"如犬，青，食人从首始。"郭璞注：蜪，"音陶，或作蚼，音钩。"《说文》："北方有蚼犬，食人。"蚼犬或即狗犬，属于同义连用之词。蜪犬之族也应是犬戎的一种。

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西次四经》："邽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蝟毛，名曰穷奇。音如獆狗，是食人。"这是穷奇的真实形状。

大蜂，"其状如螽"；朱蛾，"其状如娥"。大蜂确有其物（见本书《谈〈山海经〉怪物》），并确实不小。因其是图腾形象，造型又比较大。《楚辞》说："大蜂如壶，赤蛾如象。"

蟜，"其为人虎文，胫有䏿。"蟜之族以蟜为图腾，又将蟜加以人化。蟜的本来含义是虫的名字。《文选·七发》："蚑蟜蝼蚁闻之，拄喙而不能前。"蟜，古代有名的氏族。《国语·晋》："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

阘非，"人面而兽身，青色。"清郝懿行说："《伊尹四方令》云：'正西阘耳。'疑即此。非、耳形相近。"

环狗，"其为人兽首人身。一曰蝟，状如狗，黄色。"环狗是族名，是犬戎的一支。疑是薰粥、荤粥的译音。这里说的兽首人身，状如狗，是氏族图腾形象。

驺吾，是林氏国所奉以为图腾的动物。他的形状"大若虎，五彩毕具，尾长于身"，"乘之日行千里"。驺吾亦即驺虞。《诗·

召南·驺虞》："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传》："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白虎黑文，疑为白尾黑文之误。

陵鱼，即人鱼，陵人古音同。陵鱼是以人鱼为图腾的氏族。"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全部写出了人鱼的形象。人鱼即儒艮，哺乳动物，栖息河口或浅海湾内。年产一仔，哺乳时用前肢拥抱幼仔，头部和胸部露出水面。宛如人在水中游泳，所以称为人鱼。

大蟹"在海中"，大鯾"居海中"。此大蟹、大鯾，即是以蟹、鯾为图腾的氏族。古代以捕蟹捕鱼为业的人，称为蟹户、鱼户。宋傅肱《蟹谱》说："（五代）钱氏间，置鱼户蟹户，专掌捕鱼蟹"。可见古代捕蟹捕鯾之族是存在的。

《海内北经》以山林族姓为图腾的氏族，有蛇巫之山、氾林、阳汙之山、凌门之山、列阳、列姑射、姑射、明组邑、蓬莱山、大人之市等。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柸而东向立，一曰龟山。"《山海经》中谈到蛇山的还有两处，一处是《中次九经》："高梁之山，又东四百里，曰蛇山"；《海内经》："北海之内，有蛇山者，蛇水出焉，东入于海。"都没有与龟山发生联系。此处既说"蛇巫之山"，又说"一曰龟山"，疑即今武汉市隔江相峙的龟蛇二山，古时龟筮二字常连用，或疑蛇巫之山，是蛇龟山之误。龟误为筮，筮误为巫。今人袁珂说："此节（蛇巫之山）及下节当移在《海内西经》'开明南有树鸟'节之次。"均可供参考。"上有人操柸而东向立"，是蛇巫之山的图腾形象。古人用两片蚌壳，投空掷地，视其俯仰，以定吉凶，称为卜珓或柸珓。是殆处于蛇山的巫者操柸东向以问吉凶的情况。蛇巫之山，义亦无不当。

氾林即范林。《海外南经》、《海外北经》均有范林。此氾林在昆仑虚南。“方三百里”，各经所同。

阳汙之山，即阳纡之山。《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杨纡”。《淮南子·地形》：“何谓九薮？越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汙。”《穆天子传》说：“天子西征，骛行至于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阳纡殆在黄河所经的晋陕豫相交的河曲地区。

凌门之山，疑为龙门之山。陵、龙亦声相转也。“河出其中”，正是龙门的情况。

列，也是东方氏族之一，住列水一带。晋郭璞说：“列亦水名也，今在带方，带方有列口县。”北魏时，带方治所在辽宁锦县。这里说“朝鲜在列阳东”，那么列阳就在朝鲜西。所谓列阳，是说在列水之阳。列水即今朝鲜大同江。“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就是说列姑射在岛中。战国时赵国地方有叫列人的，见《竹书纪年》。可见列人分布很广，住在渤海中及沿岸。列姑射似是列、姑、射三个氏族杂居的地方。在我国东方，以姑、射命名的地方很多。大沽河古称姑，见《齐乘》。今山东诸城县西汉有姑幕县，今山东半岛仍有称为姑夹河的。以射为名的，于今最著的是苏北入海的射阳河及射阳湖、射阳县等。姑射连称的地方，在《山海经》很有几处，当均在山东、江苏境内（见本书《〈山海经〉时代先民们对世界的认识》）。

明组邑“居海中”。清郝懿行说：“明组邑，盖海中聚落之名。”明杨慎说：“《尔雅》云：纶似纶，组似组。”可能是最早懂得纺织的地方。组是纺织，明组是懂得纺织。

蓬莱山“在海中”。今山东东部有蓬莱县，北临黄海、渤海。汉武帝于此望海中蓬莱海市蜃楼的奇观，因筑城并以蓬莱为名。

从此《海内北经》看来，蓬莱仙境早为先民所知。

大人之市“在海中”。明人杨慎说：“大人之市”即今登州海市”。清郝懿行也说：“今登州海中洲岛上，春夏之交，恒见城郭市廛，人物往来，有飞仙遨游，俄顷变幻，土人谓之海市，疑即此。”前人言之凿凿，此《海内北经》所说的蓬莱山和大人之市，都是以海市蜃楼的景像作为他们的图腾。此处海市蜃楼，今常见。

《海内北经》所说的燕，是居住在燕山地区的氏族。后来周代召公奭之后，封于此，称燕国。倭也是古代氏族，居东方大海中。《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朝鲜疑即《海内东经》的韩雁，周以后才形成国家。这里称朝鲜不称韩雁，是周人习用当代通用的名称而加以改易之故。

《海内北经》有以特殊建筑物作为氏族图腾的。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晋郭璞说：“此盖天子巡狩所经过，夷狄慕圣人恩德，辄共为筑立台观，以标显其遗迹也。”标显其遗迹，不一定真实。战胜者立台志功，这是可能的。《海外北经》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疑即此。

盖国，地在“钜燕南，倭北”。今辽宁有盖县，本汉盖马县，唐贞观十八年，以其地为盖州。其西有盖马湾，盖州河由此入渤海。今山东省沂水县西北，有战国时齐盖邑，汉置盖县，属泰山郡，见《汉书·地理志》。清郝懿行说：“今按盖马（县），疑本盖国也”。古代可能有被称为盖的氏族，居住在渤海周围。其所以被称盖，是因为他们有着巨大的石棚建筑。这种石棚由重达数十吨重的整块巨石作盖石。巨石用壁石撑起，状如石棚。

1988年，考古工作者对辽东半岛盖县九寨镇三道河子村的五座石棚进行了清理发掘，从石棚铺底首次发现火化人骨碎片和大量石器随葬品。这种石棚，亚欧非三洲都有，而辽东半岛是亚洲石棚较多的地区。

《海内东经》自“岷三江”以下各节，皆晋郭璞补入之远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水经》之文（见本书《〈山海经〉文字之增损错乱》）。自“国在流沙中者”以下三节，本系《海内西经》之文，而《海内西经》自“东胡在大泽东”以下三节，及《海内北经》自“盖国”以下十节，又本系《海内东经》文字。仍按现行篇次论证。今《海内东经》有许多进入国家阶段之族，然何所指？其地何在？自来无定论，仍有附加讨论的必要。今《海内东经》中，只雷泽还保存有氏族图腾的形象，还有几处是以名山方物为图腾的。

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今人袁珂说：“此《海内东经》在‘吴西’之雷泽，即震泽”，“确当是震泽即太湖”。此地先民所奉的图腾，尊为雷泽，其图腾形象“龙身而人头”，和长江以南诸地的氏族图腾是大同小异的，参见《南山经》及《中次十二经》。

《海内东经》以名山方物为图腾的有以下几处：

白玉山“在大夏东”。天山也叫白山、雪山，此白玉山，疑即天山。

苍梧“在白玉山西南，在流沙中”。清郝懿行说：“此别一苍梧，非南海苍梧也。”

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晋郭璞说：“今在东海朐县界。”古朐县治所在今连云港西南锦屏山侧。

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晋郭璞说：“琅琊者，越

王勾践入霸中原之所都。”琅琊台在今山东诸城县东南琅琊山上。

韩鴈（古雁字）“在海中，都州南”；始鸠“在海中，辕厲南”。清郝懿行云：“韩鴈盖三韩古国名”。清毕沅云：“辕厲即韩鴈也。辕韩音相近，鴈厲字相似。”此始鸠疑即《大荒北经》的始州之国，鸠、州古音同；亦疑是《大荒东经》的夏州之国，夏、始音近。

埻端、玺㬇“国在流沙中”，“在昆仑虚东南”。埻端当即汉时的捐毒、身毒，晋时的天竺，今之印度。埻音准，《史记·西南夷》身毒国，《索隐》云：“身音捐”。埻端与捐毒、身毒声俱近。玺㬇当即汉代以后所称之疏勒。晋郭璞说：“㬇音唤，或作㬇。”清郝懿行说：“㬇即暖字也。”玺㬇与疏勒音近。疏勒在新疆西南帕米尔高原之西北。

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在流沙外者”。大夏即汉时的大夏。《史记·大宛传》：“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略》说：“西王母西有脩流沙，脩流沙西有大夏国。”竖沙，即《说文》所说的宿沙。清郝懿行说：“《说文》（十二）云：‘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宿沙盖国名，宿、竖声相近，疑即竖沙也。”居繇，即汉以后所称之居延。繇音遥，与延音近。月支即汉时所称之月氏，支氏古音同。

大荒各经，都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综合叙述的。不少山水名称，都是译音。从译音本身看，就有其真实性。

《大荒东经》谈到了不少山水，如甘山、甘水、甘渊、皮母地丘、大言、波谷山、潏山、杨水、合虚、东口之山、大阿之山、明星、鞠陵于天、东极、离瞀、东海、北海、招摇山、融

水、孽摇頵羝、温源谷、猗天苏门、綦山、摇山、䰠山、门户山、盛山、待山、壑明俊疾、凶犁土丘、流波山等。这些山水道出了大荒东方的一些情况。《大荒东经》有六处"日月所出"之山："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有山名曰猗天苏门，日月所生"；"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在东方一连说出六个"日月所出"之山，显然是在一个长度极大、纵贯南北的陆地上观察所得。从地形看，这个地方可能是南北美洲。正因为这样，这些山名，除明星以外，没有一个是我们理解的。都是译名。

《大荒东经》谈到的氏族，有少昊之国、大人之国、大人之市、小人国、蒍国、中容之国、君子之国、司幽之国、白民之国、青丘之国、柔仆民、黑齿之国、夏州之国、盖余之国、折丹、禺猇、玄股、困民、女丑、大蟹、奢比尸、壎民、三青马、三骓、甘华、女和月母之国、应龙、夔等。

《大荒东经》中有不少氏族，已见于其他各经。大人之国，见《海外东经》；大人之市见《海内北经》；小人国即周侥国，见《海外南经》；君子之国，见《海外东经》；白民之国，见《海外西经》；青丘之国，见《海外东经》；黑齿之国，见《海外东经》；夏州之国，疑是始鸠之国，见《海内东经》；盖余之国，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当是《海外东经》的天吴；玄股之国，见《海外东经》；女丑见《海外西经》；大蟹见《海内北经》；奢比之尸见《海外东经》。当然，这里面有重复的，也有名同而地异的，如小人国，东方有，西方有，中土也有。

《大荒东经》中有不少氏族与中土有同宗共祖或者其他的

关系。比如说，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东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这里说他们是黄帝、帝俊、帝鸿、少昊的后代。又比如说，汤谷上有神名曰奢比尸，有五彩之鸟，相互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彩鸟是司；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这是说他们和黄帝、帝俊有一定的交往。俊、舜音近，帝俊即帝舜；帝鸿即少典。黄帝、少典、少昊、帝舜都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大荒东经》所载，有的是太平洋中的情况，有的是太平洋彼岸的情况。《大荒东经》中的传说，足以证明太平洋及其两岸的先民们，自古就有密切的交往，太平洋西海岸的人，很早就漂洋过海，到了大洋的彼岸。

《大荒东经》各氏族，与鸟的关系比较多，这与我国古代传说的东方情况相符合的。传说中的少昊，名挚，古挚与鸷通。鸷为百鸟的最强有力者。鸷是以鸟为图腾的许多氏族的部落联盟首领。所以少昊所立之百官，皆以鸟师而鸟名。《大荒东经》的氏族与鸟有关的如：艻国，黍食，使四鸟；中容之国，中容人使四鸟；司幽之国，使四鸟；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白民之国，使四鸟；黑齿之国，使四鸟；有国曰玄股，使四鸟；有困民国，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有神人名曰奢比尸，有五彩之鸟，相向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彩鸟是司；大荒之中有綦山，又有摇山、有䰠山、又有门户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彩之鸟；东北海外，三青鸟、三骓、视肉、甘华、

甘柤、百谷所在；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鹓，北方曰𪞝等。有人说使四鸟，四鸟是虎、豹、熊、罴。清郝懿行说："经言皆兽，而云使四鸟者，鸟兽通名耳。使者，谓能驯扰役使也。"其实四鸟当即《大荒东经》所说的青鸟、琅鸟、玄鸟、黄鸟之类。能使四鸟虎豹熊罴，是并鸟兽而言之。"有五彩之鸟，相向弃沙。"清人郝懿行说："沙疑与娑同，鸟羽娑娑然。"实则鸡类以沙洗澡，状如弃沙。相向是形容两鸟相对弃沙之状。

《大荒东经》和其他荒经一样，着重说了生产状况。除了前面说的使四鸟等外，还谈到了虎豹熊罴，百谷生产。比如说，有芳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有司幽之国、食黍食兽；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黑齿之国，黍食；有国曰玄股，黍食，使四鸟；东北海外，又有三青马、三骓、甘华，爰有遗玉、三青鸟、三骓、视肉、甘华、甘柤，百谷所在。以上所说，都证明《大荒东经》所说的地区，除了畜牧业，还有相当发展的农业生产。正因如此，大旱就成为最大的威胁。所以先民们有祈雨之举。《大荒东经》说："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大荒东经》所记特有的民族，有少昊之国、皮母地丘、大人之堂、靖人、芳国、中容之国、司幽、柔仆民、折丹、禺虢、困民、摇民、奢比尸、壎民、女和月母、三青马、三骓、甘华、应龙、夔等。三青马、三骓、甘华，其言甚简，无可置论。

《大荒东经》以人为崇拜对象，从而作为其氏族图腾的，有少昊、大人之堂、中容之国、司幽之国、困民国、摇民、芳

国、壎民之国等。

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这是居于大壑的先民，以弃其琴瑟的颛顼作为图腾的氏族。传说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孺字当有养育之意。说者因其年幼，弃其琴瑟之事，容或有之。

大人之堂，“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有其独特的图腾形象，与《海内北经》的大人之市不同。

中容之国，“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此中容之国，其地域比较辽阔。所以在《大荒东经》中两见。

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思士不妻，思女不夫，晋郭璞说：“此《庄子》所谓白鹄相视，眸子不运而感风化之类也。”此实为古代未尝建立确定夫妻关系之征。

困民、摇民，疑为同一之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王亥是殷之祖先，此困民国，疑是因民国之误。因，殷之假借字。有易之君逃出后，无以自存，亦以殷民自称。殷、摇音近。这段故事，《竹书纪年》说得比较清楚：“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甲骨文称王亥为高祖王亥，是商汤的七世祖。相传自亥始，就有了畜牧业。《大荒东经》所说的，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此困民国，应在海内。

壎民之国，居于“倚天苏门，日月所生”之所。壎是一种用陶土烧制的吹奏乐器。壎民是懂得使用并能制造埙这种乐器的氏族。

蒍国疑是倭字之译音，疑此蒍国为东方倭族先世之国。蒍音伟，倭一音作伟。

折丹，是东方的方位神和风神。“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根据《大荒东经》“女和月母之国”节、《大荒南经》“不延胡余”节、《大荒西经》“石夷”节，此“名曰折丹”前应有“神人”二字。

女和月母之国，“有神人名曰鹓。北方曰鹓，来之风曰狻。鹓是北方的方位神和北方的风神。此节应在《大荒东经》，误入于此。

凶犁土丘，以应龙为图腾。“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这是把应龙视作雨神，先民们以之求雨的情状。

《大荒东经》以鸟兽为图腾的氏族有：靖人、禺虢、禺京、奢比尸、流波山等。

靖人，“有小人国，名靖人。有神，人面兽身，名曰犁䰠之尸。”靖人，是小人国的一种。

禺虢，“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处东海，是惟海神”。禺虢是东海之神。禺京，即《大荒北经》的禺彊。“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是北海之神。京、彊音近。奇怪的是，四海之神，都是一个模式：人面鸟身，珥蛇践蛇。看来这是后人补入的。

奢比尸，他的形象是“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他所居住之地，是孽摇頵羝之山和温源之谷。和他为伍的，有五彩之鸟。

流波山之族，以一种叫做夔的独脚兽作为图腾。“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此兽被尊为神，其“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夔一足，另有其神话，参见本书《谈〈山海经〉怪物》。

皮母地丘是以山水自然状况作为图腾的。清郝懿行说:“《淮南·地形训》云:‘东南方曰波母之山。’盖波母之波字脱水旁因为皮尔。”

《大荒东经》提到的大壑，不是氏族名称，是少昊国的所在地。大壑是先民对东部河流皆入海所产生的想像之辞。《列子·汤问》:“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

柔仆民，“是维嬴土之国。”郭璞说:“嬴犹沃衍也，音盈。”今人袁珂说:“嬴土之国犹《大荒西经》‘沃之国’也”，疑是。

《大荒南经》和《大荒东经》一样，也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现象夹杂在一起叙述的。所谈的自然环境，的确是南方的景物，所说的氏族，经论证也多是南方的氏族。

《大荒南经》不少山水，是可确指的，这将在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中论述。当然，也有难以确指的。这里所说的山水甚多: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氾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荥山，荥水出焉;不庭之山，荥水穷焉;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旁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

成山，甘水穷焉；不姜之山，黑水穷焉；贾山，汔水出焉；蒲山，澧水出焉；隗山，漂水出焉；融天之山，海水南入焉；歼涂之山，青水穷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渊；天台高山，海水入焉。此外还有巫山、言山、登备之山、恝恝之山、尾山、翠山、去痓、南海渚中、襄山、重阴之山、蜮山、宋山、云雨之山、苕山、宗山、姓山、壑山、陈州山、东州山、岳山、申山、甘水、甘渊、盖犹之山、南类之山等。

《大荒南经》所说的氏族或其图腾，有跊踢、双双、苍梧之野、玄蛇食麈、黄鸟、三身、舜之所浴、去痓之山、季禺之国、羽民之国、卵民之国、盈民之国、不死之国、不庭胡余、因因乎、季厘之国、载民之国、凿齿、蜮民之国、相状之尸、焦侥之国、禹攻云雨、颛顼（伯服）、鼬姓之国、昆吾之师、张弘之国、驩头之国、岳山、羲和之国、菌人等。

《大荒南经》的氏族，有已见于其他各经的。苍梧之野已见《海内南经》的苍梧之山。苍梧之山当是苍梧之野的一个部分。三身国，《海外西经》亦有之；但《海外西经》三身在夏后启北，即大乐之野北，在今四川境内；此三身国，在荥水终极之处，于今广西境内。羽民国已见《海外南经》。不死国即《海外南经》的不死民。凿齿即《海外南经》的凿齿。载民之国，疑为《海外南经》的载国。焦侥之国即《海外南经》的周侥国。张弘之国，晋郭璞说："或曰即奇肱人，疑非。"疑张弘是长肱之误，长肱与《海外南经》的长臂人为同义。张弘人与长臂人均以捕鱼为业。驩头即《海外南经》的灌头。岳山即《海外南经》的狄山，"狄山，帝尧葬于阳，帝俈葬于阴"，此云"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菌人即靖人，靖，菌音近。"有小人名曰菌人"。《大荒东经》云："有小人国名靖人。"

《大荒南经》也说明了南方氏族与中土先民自古就有很密切的关系。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有不庭之山，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南旁曰从渊，舜之所浴也；有季禺之国，颛顼之子；有人食兽，曰季厘，帝俊生季厘；少昊生倍伐，倍伐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帝舜生无淫，降𢦏处是谓巫𢦏民；有人曰凿齿，羿杀之；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有云雨之山，禹攻云雨；有国曰颛顼，生伯服；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渊，昆吾之师所治也；有羲和之国，羲和者，帝舜之妻。舜（俊）、颛顼、少昊、羿、蚩尤、禹、昆吾、羲和都是传说中的我国古代人物。季厘疑即季貍。《左传·文公十八年》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其幼子曰季貍。传说高辛氏是黄帝的曾孙。

《大荒南经》有以人事活动塑造图腾形象的。如舜之所浴、季禺之国、卵民之国、盈民之国、季厘之国、𢦏民之国、蜮民之国、相状之尸、禹攻云雨、颛顼、昆吾之师、羲和之国等。

舜之所浴，是舜洗过澡或者游过泳的地方。其地在“大荒之中”，“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这正说明我国南海海域的情况。南海形方，四方有不相连属的岛屿环列，所以说四隅皆达。南旁曰从渊，意思是说南方终极之渊，指的是接近南极的海洋，和《海内北经》所说的从极之渊，指的是北冰洋的情况一样。

季禺之国，“颛顼之子，食黍。”此季禺之国，与《大荒东经》少昊之国，地为比邻，人为同族，均少昊之后。少昊之国在甘水上游，季禺之国在甘水下游。

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晋郭璞说：“生卵即卵生也。”非。当释为其民皆生食卵。此地先民，因其地鸟卵多，故以

为食。犹今青海中之鸟岛，鸟卵极多，可供取食一样。《大荒西经》云："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亦类此。

盈民之国，"黍食，又有人方食木叶。"这是以种植业为生的氏族。此盈民之国，疑即《大荒东经》蠃土之国，或其类。蠃音盈。言其土地肥沃。

季厘之国，其人"食兽"，是以畜牧为生的。住的地方叫"襄山"，和"重阴之山"。那里有缗渊。缗疑为湣，湣与溟通，即大海。我国古代有南溟北溟之称，此溟渊当指南溟，即南海。"有水四方，名曰俊坛"，是说四面环水，中有大陆。这种地理和生产生活状况，疑是古代澳大利亚先民的状况。

䖸民之国，疑为《海内南经》䖸国同族之国。䖸国的图腾形象，是"操弓射蛇"，是捕蛇之族，此䖸民之国是有高度发展的农业部落。䖸民之国，疑为我国云南地区如同西双版纳那样的地方。"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这样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水平，在《山海经》中，除了都广之野外，就只有这里了。而且这里的水平更高。"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显然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阶级剥削。

蜮民之国，"食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打弓射黄蛇。"是捕蛇捕蛙之族。《周礼·秋官·蝈氏注》："蝈读为蜮。蜮，蝦蟆也。"

相状之尸的图腾形象，是人而"方齿虎尾"。其生活的地方叫宋山。那里有赤蛇，有枫木。经文说："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后一枫木，当是枫人之误。枫人，是蚩尤后代的南方氏族所崇拜之物。见晋嵇含《南方草木状》。

禹攻云雨，晋郭璞说："攻谓槎伐其林木。"禹攻云雨，应解释为禹治水于巫山。这巫山下有规模宏大的禹王庙，今存。

禹攻云雨所在之处："有山名曰歹涂之山，青水穷焉。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有赤石焉，生栾，黄木赤枝青叶，群帝焉取药"。青江当即今清江。今人袁珂说：歹涂，"当即此经前文所记之巫山，亦《大荒西经》所记之灵山也。"

颛顼，"有国曰颛顼，生伯服，食黍。"疑为"有国曰伯服，颛顼生伯服"之误。

昆吾之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渊，昆吾之师所治也。"这里说的白渊，是个人工蓄水库，是昆吾族人修建的。师是众的意思。昆吾是夏商时的部落，先居于伊洛地区，后迁于濮，再迁于许。此云昆吾之师所治，疑是昆吾族人曾到南方兴修水利。因为昆吾之族，是擅长矿冶的，会到处流动。

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羲氏和氏是传说中唐虞时掌管天地四时之官。生十日、疑为主十日之误。

《大荒南经》有以动物作为图腾的氏族，跊踢、双双、玄蛇食麈、黄鸟、不庭胡余、䖸姓之国等是。

跊踢、双双都是以兽为图腾的氏族。跊踢"左右有首"，双双是"三青兽相并"，都是一兽而两身的形式，是生殖崇拜的反映。跊踢、双双的所在地是"赤水之西，流沙之东"，其地当在今中南半岛和印度半岛之间。（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赤水》）。

玄蛇食麈，晋郭璞说："今南山蚺蛇吞鹿，亦此类"。今非洲亦有蛇食鹿的情况。《名苑》："鹿之大者曰麈。"玄蛇食麈是在荥山，"荥山、荥水出焉，黑水之南"。此荥水疑即广西境内的融江（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黄鸟，是巫山地区先民的氏族图腾之一。巫山"帝药，八

斋”的说法，与《海内西经·开明东》、《大荒西经·丰沮玉门》可以互相印证。

不廷胡余，其所在地是“南海堵（渚）中”，其图腾形象是“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这是南海之神，与东、西、北海之神近似。疑人面下脱鸟身二字。不廷胡余氏族，还崇奉南方的方位神和南方的风神“因因乎”。“南海渚中……，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

䶂姓之国，䶂是一种善于捕鼠的动物，俗称黄鼠狼，疑其地的先民以此为图腾。昔安徽怀宁群众，皆尊䶂为大仙，是其类。䶂姓之国，有山甚多，“有苕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陈州山，又有东州山，又有白水山。”

《大荒南经》以山为图腾，只有去痓。去痓之山，释见《谈山海经怪物·其文非怪》。

其他各山，都是谈的地理形势。天台高山，《大荒南经》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这是指遥远的南方海中之山。没有图腾形状，也没有人的活动，显然是一片无人区。东南亚的河流，都是南流入海。古人认为南方的海水，也是南流的，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是必然的。《大荒南经》说：“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穷焉；又有贾山，汽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备之山，有恝恝之山；又有蒲山，澧水出焉；又有隗山，其西有丹，其东有玉；又南有山，漂水出焉；有尾山，翠山。”这些亦似以山为图腾，但不是，而是讲的自然环境。这些山并不都在大荒之中。“不姜之山，黑水出焉”。此黑水疑即我国境内的怒江，其下游为缅甸境内的萨尔温江。不姜山疑在云南保山县境。该县有南齐不建县故城，不建县疑以不姜山的借音而得名。地理形势恰似。登备山，据晋郭璞说即《海外

西经》的"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者也"，亦即《大荒西经》所说的"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的灵山，亦即《大荒南经》"禹攻云雨"之山。今人袁珂说："灵山，疑即巫山。《说文》云：'灵，巫也，以玉事神。'"䎠䎠之山，当在巫山附近。《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炎䎠。灵䎠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䎠䎠之山，当因灵䎠而得名。

《大荒南经》以黍为食的地方，有三身之国、季禺之国、盈民之国、蜮民之国、伯服之国。以嘉谷为食的有焦侥之国，以甘木为食的有不死之国。而生产最发达的是𢧵民之国，竟然"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

《大荒西经》所说的地方和氏族，有的是在遥远的地方，有的却应该属于邻近的海外地区甚至在海内，但因古代交通不便，故亦视作大荒。

《大荒西经》所说的氏族，不少重见于其他各经。禹攻共工国山，见《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节。白氏之国即白民之国，见《海外西经》及《大荒东经》白民国。宋本、藏经本、毛扆本、吴任臣本均作民。长胫之国即长股之国，见《海外西经》。清郝懿行说："长胫，即长股也"。三身国见《大荒南经》及《海外西经》。十巫已在《大荒南经》两处提及，《海内西经》、《海外西经》也谈到。《海内经》的灵山，也与此有关。十巫是一个部落名称，它下面包含十个氏族：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住在灵山即巫山，参见前述《大荒南经》所释。这里山高且险，一径通天，出产名贵药材。所以说"从此升降，百药爰在"。《离骚》有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沃之国，今人袁珂说，应作沃民之国。沃之野即《海外西经》"诸夭之野"。《海内经》

都广之野所说的地方也是相同的，都是今四川盆地。女丑之尸，即《海外西经》女丑之尸，《大荒东经》也提及。丈夫之国，《海外西经》亦有此国。轩辕之台疑为轩辕之国的一个小地名，即轩辕之丘，而在轩辕国境内的北方，见《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即《海外西经》的轩辕之国。此处和《海外西经》都说不寿者八百岁。这里还特别着重说明了地理条件的优越："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有"五彩之鸟"等；因而其人"爰有百乐歌舞之风"。屏逢，即《海外西经》的并封，说已见前。比翼鸟，《百子全书》本作北翼鸟，误。比翼鸟见《海外南经》。昆仑之丘，即《西山经》的昆仑之丘、《海内西经》的昆仑之虚。《大荒西经》和《西次三经》都说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西次三经》在叙述昆仑之丘后谈到了西王母，这里亦如此，并都说虎齿豹尾，其人戴胜。常阳之山，今人袁珂疑与下文偏句、常羊之山均为《海外西经》刑天所葬之常阳山。女祭女薎，即《海外西经》的女祭女戚。清王念孙注释《海外西经》时说："此女戚亦当作女薎，因上文干戚而误为戚也。"吴回，"奇左是无右臂"，即《海外西经》的奇肱之国。一臂民，即《海外西经》的一臂国。互人国，即氐人国。今人袁珂说："经文互人之国，王念孙校改互作氐，是也。"

《大荒西经》不少氏族与中土的先民，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淑士，颛顼之子；西周之国，姬姓；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卬下地，下地是生噎；帝俊妻常羲；有池名孟翼之攻颛顼之池；夏耕之尸；有人焉三面，颛顼之子；夏后开；颛顼死即复苏。

《大荒西经》特有的氏族有不周负子、淑士、石夷、西周

之国、先民之国、北狄之国、太子长琴、弇兹、三淖、嘘、天虞、常羲、孟翼之攻颛顼之池、黄姖之尸、屏蓬、寿麻之国、夏耕之尸、盖山之国、三面人、夏后开、鱼妇等。

《大荒西经》以人和人而神化的形象作为图腾的氏族有：淑士、石夷、西周之国、先民之国、太子长琴、嘘、天虞、常羲、黄姖之尸、寿麻之国、夏耕之尸、三面人、夏后开等。

淑士是以女娲之肠作为氏族图腾的。母娲之肠或作女娲之腹。女娲是古帝名，是母系氏族的首领。或谓伏羲之妹，或谓伏羲之妻，或谓夏禹妃，这是后人不知古代妇女应有的地位，而妄为附会传说的。

西周之国，是西周的祖先，“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为很早知道耕作的氏族之一。所以以正在耕作的叔均为其崇拜的偶像。据《史记·周本纪》，其地在渭河中游。

先民之国，即天民之国。清郝懿行说：“先当为天，字之讹也。”《淮南子·地形》云：“海外三十六国中有天民。”先民之国“食谷，使四鸟。”是畜牧而进而为农耕的氏族。

太子长琴，“始作乐风”，是《海内经》鼓、延、殳之类。但这指的是氏族，《海内经》指的是个人。

北狄，是北方狄族的总称。《书·仲虺之诰》：“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北狄是历史发展到后来的概念。疑此北狄是白狄之误。

嘘，即“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的神名。“山名曰嘘”的山字疑衍，因“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的吴姖天门，即山之名。“名曰嘘”的嘘字，疑即噎字。因下文接着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卬下地。下地是生噎。”下地疑即后土，噎即《海

内经》后土生噎鸣”的噎鸣。嘘是氏族斗争中两手惨遭砍杀的形象。

天虞，其为人“反臂”，也是在斗争中失败的氏族长的形象。同族的人，以此作为崇拜的图腾，自有激励来兹的意思。晋郭璞说：“天虞，“即尸虞也。”清郝懿行说：“尸虞未见所出，据郭注当有成文。疑在经内，今逸。”《南次三经》有“天虞之山”，在西南之隅，疑与此天虞之族有关联。

常羲也是氏族的名称。“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晋郭璞说：“义与羲和浴月同。”《大荒南经》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常羲与羲和都是帝俊之妻。传说中的常羲与羲和是很复杂的。有的说羲和是两个人，是唐虞时掌天地四时之官。《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传》：“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常羲一作常仪。《史记·五帝纪·索隐》引《帝王纪》说：“帝喾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次妃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又《历书索隐》：“按：《系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汉宋衷认为都是黄帝史官。经文“生日月”，疑为主日月。

黄姖之尸，藏经本亦作黄姬之尸。“有巫山者，有壑山者，有金门之山，有人名曰黄姖之尸。”疑此黄姖之尸，即《大荒南经》的黄鸟。《大荒南经》说：“黄鸟于巫山”。

寿麻之国，《吕氏春秋》说：“南服寿麻，北怀闟耳。”寿麻之国“正立无景，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实为对热带沙漠地区的描写（详见本书《谈〈山海经〉怪物·其地非怪》）。

夏耕之尸，认为是夏桀之尸。以耕、桀古音近。“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这是误入正文的后人所作的解释。未可遽信。“有人无首，操戈盾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是说夏耕之族，逃到西方的巫山，立此神像，以示不屈。这种情况，与《海内西经》窫窳之尸的情况相似，可参见本文《海内西经》和《海内北经·式负之尸》所述。

三面人，由于近亲结婚，确有三面怪胎的存在。所谓三面，此殆为塑造的现实依据。其所以塑造如此形象，实所以显示人的力量。正如俗语所说“眼观三面，耳听八方”。

夏后开，即夏后启。汉时避汉景帝讳，称夏后启为夏后开。《九辩》、《九歌》皆夏乐名。《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注：“九辩九歌，禹乐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经文说：“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穆天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是说夏代吸取巴蜀之歌舞而为自己的歌舞，如《华阳国志》所说的汉代的巴渝舞一样。夏后开得九辩与九歌以下，与《海外西经》夏后启于此舞九代有关联。乘两龙的形象，两者是相同的。但所在地，一个在大运山北，大乐之野；一个在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大运山、大乐之野在四川；此赤水之南，流沙之西，可解释为红河（今珠江）之南，东沙、西沙、南沙群岛之西。（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古人也有怀疑。因此下文接着说：“此穆天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这段文字是后人加的。

石夷，这是西方的风神和司日月之神。经文说：“有人名

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石夷与《大荒东经》的折丹，《大荒南经》的不廷胡余和应在《大荒北经》的鹓（见《大荒东经》）相当。

《大荒西经》以动物为图腾的氏族有：弇兹、屏蓬、鱼妇等。

弇兹，是西方的海神。“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这和其他各方海神的形象相同。弇兹疑与崦嵫有关。《西次四经》：“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此海即《山海经》所认为的西海之一（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崦嵫与弇兹音同。

屏蓬，在“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钜，日月所入者。有兽左右有首，名曰屏蓬。”“左右有首”的屏蓬，是鏖鏊钜山先民所奉的图腾。郭璞注：屏蓬，即“并封，语有轻重也。”

鱼妇，“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谓鱼妇。”这是以鱼为图腾的氏族。但鱼妇是鱼复之误，鱼复即今四川白帝城（参见本书《谈〈山海经〉怪物·其地非怪》）。晋郭璞说：“《淮南子》曰：后稷龙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中为鱼，盖谓此也。”今人袁珂说：“郭注引《淮南子·地形篇》今本云：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故郭注龙当为垅，中当为半，并字形之讹也。”

《大荒西经》以自然景观山水作为图腾的氏族有：不周负子、三淖、孟翼之攻颛顼之池、盖山之国等。

不周山是山形缺坏不周正的意思。因山不周正，产生了有关的神话。《淮南子》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不周负子，殆即传说中的共工。王

逸注《离骚》、高诱注《淮南子》均谓不周山在昆仑西北。

三淖，在“龙山，日月所入”之处，是“昆吾之所食也”的地方，即昆吾之族之所赖以生存的地方。亦犹《穆天子传》所说：“滔水，浊繇氏之所食”之类。昆吾既是中原之族，又见于《大荒南经》、《大荒西经》。疑昆吾是攻金石之族之共名。很可能是该族擅长矿冶，到处有其足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琳瑉琨珸”。司马贞索隐引司马彪曰：“琨珸，石之次玉也。《河图》云：“流洲多积石，名琨珸石。炼之成铁，以作剑，光明如水精。’按字或作昆吾也。”又传说昆冈，古为产玉之山，“昆夷”所居。

孟翼之攻颛顼之池，这里的孟翼疑是《海内经》的孟盈。孟翼攻颛顼之池是孟翼和颛顼两个部落互相战斗过的地方。

盖山之国，“有树赤皮，支干青叶，名曰朱木。”没有说图腾形象，是以山为图腾的氏族。

《大荒西经》与《大荒东经》相对应，有六处日月所入之山。另有一处日月所出入之山。这是因为地区辽阔，各地所见不同，各有所指之故。方山是日月所出入之山，在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此西海系指今青海湖。所谓日月所出入山，自山以方名看来，必是其山高大深广，自山中人视之，日月出自东山，入于西山。然东西山实相连属，所以说是日月所出入之山。丰沮玉门，是第一个日月所入之山，其地有灵山，是十巫的居住地。即今巫山地区的先民所见到的日月所入之处。龙山是第二个日月所入之山，此地“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是昆吾之所食”的地方。传说蓝田山出玉，亦是古昆夷之所居。蓝田在今陕西秦岭，则此龙山，是秦岭的先民所见日月所入之处。日月山之吴姖天门，是第三个日月所入之处。日月山在今青海省青海湖

东南，主峰在湟源县南。这里“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的氏族图腾，已如前述。鏖鏊钜是第四个日月所入之山。这里的先民以“左右有首，名曰屏蓬的兽作为氏族图腾。常羊之山是第五个日月所入之山。大荒之山是第六个日月所入之山。其地有人三面一臂，是先民所崇奉的图腾。《吕氏春秋》说是一臂三面之乡。

《大荒北经》的氏族，见于其他各经的也很多，但并非完全雷同，有的名同实异。附禺即《海外北经》的务禺，《海内东经》的鲋鱼。肃慎国已见于《海外西经》。大人之国已见于《海外东经》的大人之国及《大荒东经》的大人之市。但这里是“有人名曰大人”，所以叫“大人之国”。我国古代鲜卑、乌桓等族各部落联盟长也称大人。这种情况，在遥远的东方，也可以看到。远在公元前二千年到一千年左右的时间，住在今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一带的玛雅人，当时已发生了阶级分化。住在城市里的统治者，被称为大人，职务世袭，有很大的权力。

先民之山，即《大荒西经》的先民之国。今人袁珂说，“此山地望当在东北。”所谓“先民之山，有槃木千里。”槃木即蟠木，《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均有“东至于蟠木”语。《大荒西经》先民之国，清郝懿行说是天民之国，已见前述。

禹所积石，似《西次三经》的积石山和《海内西经》的禹所导积石。但实非，此禹所积石，与《海外北经》的禹所积石同，在黄河入海处（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始州之国，疑即《海内东经》在海中的始鸠。

大泽即《海内西经》、《海内北经》的大泽。《穆天子传》说：“北至广原之野，飞鸟所解其羽。乃于此猎，鸟兽绝群，载羽

百车。”《竹书纪年》也说：“穆王北征，流沙千里，积羽千里。”

毛国之民，已见《海外东经》。《海外东经》说的是毛民的形状。这里说的是毛民的生产生活及历史发展的状况。

儋耳之国，当即《海外北经》的聂耳之国，都在北方，非汉时所设的儋耳郡。《吕氏春秋·任教》也说在北方：“北怀儋耳”。

夸父已见《海外北经》。

应龙即《大荒东经》的应龙。但《大荒北经》说应龙杀了蚩尤与夸父后，来到了南方，所以南方多雨。《大荒东经》说，应龙本来是住在南方的，但是杀了蚩尤与夸父后，不得再上天了，所以东北地方，总是不下雨。

无肠之国，即《海外北经》的无肠之国。

共工臣名曰相繇，即《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共工是部落联盟长，相繇是部落长，其下还有九个氏族。共工在北方是有权威的，所以说“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

深目民即《海外北经》的深目国。

犬戎和犬戎国并见：“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有人名曰犬戎”；“西北海外……有犬戎国……有神人面兽身。”均即《海内北经》的犬封。《海内北经》说，犬封状如犬；此处说人面兽身。《大荒北经》说：“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这是有关图腾的传说。其图腾名为戎宣王尸。

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清郝懿行说：“此人即一目国也。”见《海外北经》。疑此即《海内北经》的鬼国。鬼国“为物人面而一目”。又鬼疑为危，《海内北经》说：“鬼国在贰负之尸北”；《海内西经》说：“贰负之臣曰危”。鬼、危、威声俱近。

继无民，清王念孙、郝懿行均校作无继民。即本经上文"无肠之国，是任姓，无继子"之无继。无继民即《海外北经》的无䏿国。

牛黎国疑即《海外北经》的柔利国，一云留利国，前已叙述。烛龙即烛阴，章尾之山即钟山。

《大荒北经》亦有不少独特的氏族，如卫于山、胡不与国、鲧攻程州之山、叔歜国、北齐国、禺彊、彊良、女魃、赤水女子献、苗民、中辐、赖丘等。

叔歜国、北齐国是以人为崇拜对象之族，无图腾。

叔歜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四鸟疑即本经卫于山的青鸟、琅鸟、玄鸟、黄鸟。这是以畜牧和农耕兼营的氏族。

北齐国，"姜姓，使虎、豹、熊、罴。"这是以畜牧为生的氏族。北齐之国，是姜尚先世之国。《史记·齐世家》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

禺彊、彊良、女魃、赤水女子献、苗民，都是以人而神化的形象作为图腾的氏族。

禺彊，"禺號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即《大荒东经》的禺京。前已叙述，禺京是北海的海神，即其地之人所奉的图腾。此北海疑为贝加尔湖，其海岛尚可种植谷物给食。

彊良，也是北方的海神。但这个海神是在极其遥远的地方，所谓"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之地，那自然指的是今天的北冰洋。那里有两个神像，一是"九首，人面，鸟身"，一是"虎首，人身，四蹄长肘。"显然是一个氏族，而以鸟兽二者为图腾。

女魃，即赤水女子献。清人吴承志说："献当作魃。上文

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后置之赤水之北。赤水女子魃，即黄帝女魃也。”《百子全书》本，前作妭后作魃，魃为妭字之异文，后遂相通。“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的传说，与《大荒东经》“应龙已杀蚩尤，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的传说，是臆想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认为无论是雨是旱，都是有神操纵的。虽然出于迷信，但这种超出现实的想像力，也说明这个氏族对自然思考的能力，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据《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此逐魃之地，疑在今河北省。

苗民，此苗民在“西北海外，黑水之北。”疑为《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的苗民。今甘肃敦煌有三危山，在黑水北。此苗民以有翼之人作为其氏族的图腾，是殆为插翼高飞回归故里思想的反映。此苗民与三苗之国之民本为同族，但不就是三苗之国。

《大荒北经》以山为图腾的氏族，有卫于山和鲧攻程州之山。

卫于山，清郝懿行说：“《艺文类聚》八十九卷、《初学记》二十八卷引此经并作卫丘山。《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七卷亦作卫丘山”。卫于山，方圆三百里，动植物出产都丰富。有一片大的竹林。大的竹子，可以为舟。有三桑无枝。卫于山之南有封渊，其西有沈渊。卫丘山误作卫于山（参见本书《〈山海经〉文字之增损错乱》）。

鲧攻程州之山，和《大荒西经》禹攻共工国山、《大荒南经》禹攻云雨的意义相同，都是说在那里治过水。程，曾是一个国的国名，地在今洛阳县东之上程聚。这一带是古代治水活动频

繁的地方，鲧也是在这附近被处死的（参见本文《中次十经》所释）。

《大荒北经》转译而来的氏族名称。这里只有"胡不与国"。晋郭璞注释说："一国复名耳，今胡夷语皆通然"。这里没有氏族图腾形象，但云"烈姓，黍食"。烈姓，黍食，疑是中原神农氏之族。或者最早迁入北方的农耕氏族，，与言语不通风俗习惯互异的北方之族杂处，因而名为胡不与云。姑志之于此。

《大荒北经》还有象中辐和赖丘这样没有图腾崇拜的氏族。中辐和赖丘都是在西北海外，流沙之东。

《大荒北经》也谈到许多北方地区的氏族和中原地区的氏族，有着同宗共祖的关系。但是这些地方很少能说是在遥远的大荒地区。比如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卫于丘，丘南帝俊竹林在焉，丘西有沈渊，颛顼所浴；鲧攻程州之山；叔歜国，颛顼之子；北齐之国，姜姓；禹生均国，……是此毛氏；应龙已杀蚩尤；共工臣名曰相繇；禹湮洪水，杀相繇；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黄帝女妭；黄帝生苗龙……是为大戎；威姓，少昊之子；有国曰中辐，颛顼之子；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等。

《海内经》所记的氏族国家和地方，也有见于其他各经的。

朝鲜，在"东海之内，北海之隅"。已见《海内北经》。

不死之山，疑即《海内西经》"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的地方，也可能与《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有关。这三个地方，都在《山海经》所说的岷山、巫山一带。这里"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晋郭璞注《穆天子传》卷一说："古伯字多作木"，则柏子高当为伯子高。《庄子·天地篇》说：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禹时，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这里肇山与都广之野和窫窳之尸所在地，均为近邻。“上下于此，至于天”，也很像《海外西经》、《海内西经》、《大荒南经》所说的巫山（灵山）的情况。

都广之野，当即《海外西经》的诸夭之野、《大荒西经》的沃之国。今人袁珂说：“古有二本，或作都广，或作广都，其实一也。”明杨慎说：“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衡以地望，庶几近之。晋郭璞说：“其城方三百里，应是其域三百里之误。”

灵山，即《大荒西经》的灵山，灵山即巫山。《说文》说：“灵，巫也。”《大荒西经》灵山的情况，完全是巫山的情况。巫山是十巫部落所在的地方。

窫窳，已见《海内南经》

猩猩即《海内南经》的狌狌

流黄辛氏，晋郭璞说：“即酆氏也。”流黄酆氏之国，已见《海内西经》。都说其域中方三百里。

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晋郭璞说：“即巴蛇也。”巴蛇食象，见《海内南经》。

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此即《海内南经》的枭阳人。

黑人，“两手持蛇，方啗之”，即《海外东经》的黑齿国。“其为人黑，食稻啖蛇。”

苗民，疑即《海外南经》的三苗之族，其图腾叫延维，其形象“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近人闻一多《伏羲考》谓“延维、委蛇，即汉画像中交尾之伏羲、女娲，乃南方苗族之祖神。”

苍梧之丘，舜之所葬，已见《海内南经》。

三天子都，即《海内南经》的三天子鄣，《海内东经》的三天子都。三天子都当有三地。此《海内经》的三天子都，疑指今湖南张家界景区，其最高峰今仍称天子山。"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三天子都。"此四山相去不远，故尔连称。其余两三天子都，一为黄山，一为庐山。

噎鸣，"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疑即《大荒西经》的"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卬下地，下地是生噎。"下地即后土，噎即噎鸣。

相顾之尸，"反缚盗械带戈，常倍之佐。"倍疑作陪，此是《海内西经》"贰负之臣曰危"贰负与危的形像。

氐，即《海内南经》的氐人。与羌有同祖的关系，合称抵羌。其先世是'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抵羌。"

《海内经》所记的特殊氏族也不少。有天毒、壑市、氾叶、鸟山、淮山、朝云之国、司彘之国、禺中之国、列襄之国、盐长之国、九丘、巴国、嬴民、菌山、桂山、蛇山、大幽之国、赤胫之国、钉灵之国等。

《海内经》所独有的氏族，很多是没有图腾形象的。如天毒、壑市、氾叶、鸟山、淮山、禺中之国、列襄之国、九丘、巴国、蛇山、菌山、桂山、大幽之国、赤胫之国、钉灵之国等。

天毒，在"北海之隅"，"其人水居"。晋郭璞说："天毒即天竺国"。今人袁珂说："天竺今印度，在我国西南，此天毒则在东北，方位迥异。"此天毒是古之东屠。《礼记·王制》注引《风俗通》说："东方谓之夷，其类有九：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骊、四曰满饰、五曰叟凫，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天毒、东屠音近。又东屠即东鳀。《汉书·地理志·吴地》："今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

蟿市，在“西海之内，流沙之中。”《水经注》云：“流沙历蟿市之国，又迳于鸟山之东。”蟿市当即霍尔果斯之古译。

氾叶，在“西海之内，流沙之西”。晋郭璞云：“氾，音如氾滥之氾。”非，氾当读若起。氾叶即碎叶，在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之西，是李白的出生地。此西海当为里海。

鸟山，“流沙之西，有鸟山者，三水出焉。爰有黄金璿瑰、丹货银铁、皆流于此中”。此鸟山当去碎叶不远。《水经注》所云：“流沙又迳于鸟山之东、朝云之国”。其鸟山是否指今青海湖中的鸟岛，可供思考。如与朝云之国联系观察，似是。

淮山，“好水出焉”。待考。

朝云之国，在“流沙之东，黑水之西。”似在今川甘青边境。战国楚宋玉《高唐赋》有“旦为朝云，暮为行雨”之句，那是反映自古巫山地区关于女神的传说。

禺中之国，列襄之国。其地在“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今四川北有黑水河，南有青衣江，西有雅砻江即若水，则禺中列襄在今四川西北。

九丘，和十巫一样，都是著名的部落名称。九丘本来是一个部落名称，“以水络之”，四方都有水环绕。丘与州音近，后来就形成四海之内九州之说的概念。这就是中国所以又称九州的由来。九丘包括了陶唐之丘、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这明显是后人加以扩大化了的九丘。《史记·五帝纪》：“帝尧为陶唐”；叔得疑即叔达，传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名为八愷，叔达是八愷之一，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孟与伯俱有长义，盈与益音近，疑孟盈之丘即伯益之丘。伯益也称益，是舜时东方部落的首领。昆吾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山名、氏族名、部落名，

《山海经》中多见。黑白之丘，或为雪山之类，上白而下黑。赤望之丘，疑即赤土。赤土，古南海部族名，《北史·赤土传》："赤土国，在南海中"。武夫之丘疑其地产武夫石，因以得名，《南次二经》注会稽山砆石："砆，武夫石，似玉。"参卫，疑即三危。神民之丘，疑即神州传说的由来。《史记·驺衍传》："中国名曰神州、赤县。"

巴国，也是一个部落名称，其下有流黄辛氏，朱卷之国等氏族。巴人见于史籍甚早。《世本·氏族篇》："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华阳国志》有巴人传说的详细记载。

菌山疑即湖南岳州的君山。桂山一说在广西桂林市，一说在广东韶关市。

蛇山，在"北海之内，蛇水出焉，东入于海。有五彩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从"北海之内"和"东入于海"看来，此蛇山当指内外兴安岭，此蛇水当指今黑龙江。

大幽之国、赤胫之国，其民为玄丘之民，赤胫之民，其地有幽都之山、大玄之山。这是生活在北极圈内外先民之族。经文云："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有赤胫之民。"

钉灵之国，"其民从膝已下有毛，马蹄善走。"钉灵即丁令。膝已下生毛当是事实；马蹄善走是言其人善走如马。不是说上身是人，下身是马。然而确有人如此宣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乌孙长老言，北丁令有马胫国，其人音声似雁鹜，从膝已上，身头人也；膝已

下生毛，马胫马蹄，不骑马而走疾马。”

《海内经》有图腾的氏族甚少，只司彘之国、羸民和盐长之国。

司彘之国，是以养猪为业之族。它的图腾形象，就是“人面豕喙，鳞身渠股，豚止。”郭璞注：“止，足。”完全是一个猪的形象。在古时候，在生产上出现以养猪为主之族，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

盐长之国“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氏。”这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释见本文《南次二经》。

羸民，“鸟足，有封豕。”这是以鸟为图腾的养猪之族。这个族似是《中次八经》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和《中次十一经》以猪为图腾的氏族的融合。这两个地区都在黄河汉水之间的山地，是密迩相邻之族。封豕即大猪。然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说，封豕疑即王亥之误，认为羸民当即《大荒东经》的困民。存以待考。参见本文《大荒东经·困民》。

（三）龙图腾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山海经》时代的先民，所了解的世界是很辽阔的，但主要是今天中华民族的祖先所生息之地。在《山海经》时代及其以前中华民族的先民，是分为许多不同的氏族的，这些氏族都各有其氏族图腾，作为自己氏族的标志。那时候的图腾，千差万别。但是有一个总的趋势，即由复杂而渐趋统一。首先是各别的氏族图腾为地区性的图腾所替代，最后地区性的图腾又为全局性的图腾所替代。《山海经》时代，还大量地存在着各别的氏族图腾，但主要地区都以地区性的图腾出现。在这许多地

区性的图腾中，龙已经占据重要的地位，大有成为全局性图腾的趋势。《南次三经》所说的珠江流域以龙为图腾，《南山经之首》和《南次二经》的长江以南地区以龙和鸟的联合体为图腾，《中次九经》的四川地区，以龙和马的联合体作为图腾。《东山经之首》的我国东北部分沿海地区，也是以龙为图腾的。《西次三经》的伊犁河流域，同样以龙为图腾。《北山经之首》和《北次五经》的我国北方和西北广大地区，又都以蛇为图腾。在古人看来，龙和蛇都是同一个类型的动物，并且认为蛇能变化成龙。龙在古人的心目中，力量是无比强大的。沙漠地区，风沙骤起，形成一个个长似龙蛇的沙丘，古人认为这是龙的神力所致，所以叫它龙沙、龙堆、白龙堆。这以上所说的龙和对龙的看法，除个别地区外，都是比较原始的。只有到农业开始出现并已形成为主要产业的社会，才对龙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先民们观察到龙卷风常吸水上升如柱然后降下暴雨的情况，因而认为龙是能兴云致雨的。在发生了洪水的时候，要求龙息怒，停止暴雨。在发生干旱的时候，要求龙发慈悲，降下甘霖。这是农业社会的人很自然产生的思想。正因为这样，《中次十经》伊洛入河之会的夏先民活动的中心，也就以龙为图腾。夏是农业社会时期中华民族产生的第一个国家，这样，自夏以来，龙就逐渐成为全中华民族的象征。

二、谈《山海经》怪物

《山海经》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自古号称奇书。其所记载的东西，往往难于理解，常被后世人斥为荒诞不经。甚至连屈原不得不发为《天问》；司马迁也曾感叹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但自古以来，亦有不少人并不认为《山海经》所谈都是怪物。下面讲的一段故事可见一斑。

《大荒东经》说：“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其名曰夔。”（本文均采用节引法。）这夔的传说，还见于《庄子·秋水》：“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夔一足的传说，是怎样产生的呢？《吕氏春秋·察传》说：“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一夔已足，不必多求，竟被后人误认为夔只有一只足而传为神话。晋代郭璞在注释《山海经》的时候，明确地说：“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数千斤，名曰夔牛。”

中国古代有鸟民的传说，《山海经》中的鸟氏即鸟民。今太平洋伊斯特岛，真的发现鸟民形象的遗迹。足见所传鸟民之说非虚。拉丁美洲素有龟人的传说，往往被斥为奇谈怪论。1983年真的揭开了长期令人难解之谜。原来是死人的尸体，转曲成团，用陶制龟壳埋葬，头上夹着一个蚌壳。看起来，就像真的乌龟一样。这种龟人，如果没有被揭开，那只好永远被人目为谬误。

晋代郭璞是第一个想恢复《山海经》本来面目的人。他注释《山海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原始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说他具有一定唯物观点，是因为他承认："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纷纭，阴阳之煦蒸，万殊之区分。"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于一些氏族图腾，无从理解，而认为是"游魂灵怪，触象而构。流形于山川，丽状于木石"。近代科学昌明，加之考古发掘提供了许多例证。《山海经》一切现象，几乎全部都可以用唯物的观点加以解释。兹试就其物非怪、其人非怪、其地非怪、其事非怪、其文非怪等数点，加以论列。

（一）其物非怪

《山海经》中不少动植物，历史上的确存在过。有的在今天还可见到它或者和它类似的东西。当然，也有由于神（图腾）物不分，或以画像传说作为事实的根据，或因该书年代久远，传抄不一，以至文字错简漏脱甚多，造成扞格难通，因而产生一些本非怪物的怪物。又有一些动物，由于近亲交配，也可能产生一些畸形的后代，《山海经》作了夸饰，以至面目全非。然而《山海经》所记载的决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生活依托的，

故其对于所认为怪异的东西，多见则说多见，少见则说少见。

《南山经之首》：招摇之山，“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清郝懿行云：“陶宏景注本《本草经》云：‘榖即今构树是也。’”晋郭璞说：“其华四照，言其光焰也。若木花赤，其光照地，亦此类也。”狌狌就是猩猩，伏行人走，是说四足动物，也可如人直立行走。这样理解，就不怪了。

《南山经之首》：“杻阳之山……有兽焉，……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宪翼之水，其中多玄龟，……其名曰旋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晋郭璞说：其音如谣，是“如人歌声”；其音如判木，是“如破木声”。判木当即分木，言其声如两分木相击。郭璞说：“底，躪也；为，犹治也。”言其龟板可以治足繭，或用龟板作为鞋底之用。

《南山经之首》：柢山，“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此是古生物学上的一种有四肢有尾巴有翼的爬虫。

《南山经之首》：亶爰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貍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这是一种雌雄同体的生物，如今之海兔等。明杨慎说：“今云南蒙化府有此兽，土人谓之香髦，具两体；再考此兽类名，盖种无异同。雄亦类雌，雌亦类雄。类字之义，愈亦可明。”

《南山经之首》：基山，“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名曰猼訑”；“有鸟焉，其状如鸡，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䳋鸺，食之无卧。”九通纠，九尾即转曲之尾，今人仍有纠尾的说法。九又与脂音近，九尾即脂尾。其

目在背，必其头短目似在背；其状又似羊，疑即今绵羊之类。绵羊头短，母羊角细小似眼，尾型不一，有所谓脂尾、短尾、肥尾、长瘦尾。三首、六目、六足、三翼的䳜𫛳，是三鸟紧密排列在一起的形象，或为《山海经》的作者所见到的是先民岩画的情况。食之无卧，是使人少眠的意思。

《南山经之首》：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泽，其中多赤鱬，其状如鱼而人面。”《海内东经》说：青丘国，“其狐四足九尾”，《大荒东经》也说：“青丘之国，有狐九尾。”郭璞说：“如狐而九尾，即九尾狐也。”《文选》汉王子渊《四子讲德论》：“昔文王应九尾狐而东夷归周”。注云：“《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白虎通》三上《封禅》、《太平御览》九、九引《山海经》、《竹书纪年》、《吴越春秋》、《魏略》等书，都以九尾狐为瑞献。疑即《海内经》所说的玄狐蓬尾的玄狐。蓬松似九尾。今人袁珂说：“赤鱬，盖人鱼之类。”人鱼即儒艮，儒艮非“如鱼而人面”，如鱼而人面的，疑即今方头鱼，头高，呈长方形，分布于我国沿海。

《南次二经》：洵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而无口，不可杀也。”无口疑为无角。古口角音近。今安徽宿松县人犹读口如角。口误为角，笔误所致。不可杀，是其跑走甚速，不易捕杀之意。今獐类情况类此。

《南次三经》：祷过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䴔而白首，三足人面。”䴔之名，可见《尔雅·释鸟》及郝懿行义疏。由于近亲交配，常出现三足的怪异现象。这种情况，亦可见于今之家禽中。

《南次三经》：“浪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

状鱼身而蛇尾。”即今虎鲨之类。

《南次三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自首文以下，全为后人妄加之辞。《尔雅·释鸟》郭璞注“鶠，凤，其雌凰”说：“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其高六尺许。”

《南次三经》：鸡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鱄鱼，其状如鲋而彘毛。”鱄音团，鲋即鲫鱼，《太平御览》卷三五彘毛作彘尾。鱄是一种淡水鱼，《吕氏春秋·本味》：“鱼之类美者，洞庭之鱄。”

《南次三经》：仑者之山，“有木焉，其状如榖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饴，食者不饥，可以释劳，其名曰白䓘，可以血玉。”䓘或作睾。明杨慎说：“睾即皋字。”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云：“皋苏释劳。”树汁可食之树，今仍有之。

《西山经之首》：太华之山，“有蛇焉，名曰肥𧔥，六足四翼。”晋郭璞说：“汤时此蛇见于阳山下。”属于古爬行动物翼龙类的一种，即今飞蜥之类。飞蜥亦称飞龙，但只有四足两翼。

《西山经之首》：小华之山，“鸟多赤鷩，可以御火。”今美洲尼加拉瓜产灭火鸟，脖颈细，肚膨大，如一大瓶，内装灭火液。一遇火灾，群飞前往扑灭。疑赤鷩即此之类。

《西山经之首》符禺之山，“其鸟多鴖，其状如翠而赤喙，可以御火。”此鴖鸟当即赤鷩之异名。

《西山经之首》竹山，“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鱼；有兽焉，其状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名曰豪彘。”晋郭璞说：人鱼“如鯑鱼四脚。”此即今娃娃鱼，四脚，声似小儿啼。大如笄的彘，即今江南多见的豪猪。

《西山经之首》"羭次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长臂，善投，其名曰嚻；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而一足，名曰橐𩇯。"嚻，清毕沅校本作嚣。并云："嚣，夒形近。"《说文》云："夒，母猴，似人。"这里所说的橐𩇯，一足，是易足而立但见一足之象。或一足稳稳地站立的意思。

《西山经之首》：黄山，"有鸟焉，其状如鸮，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鹦䳇。"此即今之鹦鹉。

《西山经之首》：翠山，"其鸟多鸓，其状如鹊，赤黑，而两首四足。"古多岩画，此是两鸟相次比立，述图之文。

《西次三经》：崇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举父；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今人袁珂说：豹虎疑是豹尾之误。此举父即前述羭次山所产嚻之类。一翼一目相得乃飞的蛮蛮，是传说中的比翼鸟。《尔雅·释鸟》有比翼鸟之名；《尔雅·释地》："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蛮蛮即此鹣鹣。

《西次三经》："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这是鱼类中飞鱼科的一种，具有滑翔能力。胸鳍发达如翼，腹鳍也很发达，尾鳍下叶长于上叶。由尾部迅速摆动，达到极大速度。跃出水面时，张开翼状胸鳍，可滑翔飞行百米以上。文鳐鱼是其类。文鳐鱼今仍有之，一名燕鳐鱼。

《西次三经》：昆仑之丘，"有鸟焉，其状如蜂，大如鸳鸯，""蠚鸟兽则死，蠚木则枯"。此鸟即蜂鸟。今中美所产达六百种，大者如燕，小的比黄蜂还小。1988 年南美洲发现一种杀人蜜蜂，是非洲蜜蜂和欧洲蜜蜂的混血种，由南美向北美繁殖，被毒蛰

致死者数百人。此鸟即此之类。

《西次三经》："乐游之山，桃水出焉"，"其中多鮹鱼，其状如蛇而四足，是食鱼。"属于动物的爬行纲蛇目，最古的蛇目动物，有四肢，后逐渐退化，仅两肢残存，最后全无残余。这如蛇而四足的鮹鱼，算是最早的了。

《西次三经》：玉山，"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说文》：狡，"少狗也，匈奴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晋郭璞说："晋太康七年，邵陵扶夷县槛得一兽，状如豹文，有二角，无前两脚，时人谓之狡。"

《西次三经》："章莪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击石，其名如狰。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其名自叫也。"《广韵》：狰，"兽名，似豹一角五尾。"五尾为亙尾，亙有延绵之意，即长尾。亙误为互，互误为五；鸟名毕方，以其声似。所谓一足，是易足而立之象。

《西次三经》："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有鸟焉，一首而三身。"三危山即《尚书》"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三青鸟是"为西王母取食"的三个氏族，见《海内北经》。一首三身之鸟，是三青鸟这个部落的图腾形象。一首代表一个部落长，三身指三个氏族。"有鸟焉"，疑为"有神焉"。

《西次三经》：翼望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讙"；"有鸟焉，其状如乌，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䳜。"讙即今日之獾。一目而三尾，疑为一首而三尾。鵸䳜又见于《北山经》："带山有鸟，状如乌，五彩而赤文，名曰鵸䳜。"獾和鵸䳜，确有其物。所谓一首三尾，三首六尾，均为其地先民的图腾形象。古代先民图腾，通过骨雕或岩画，宜其有丰富

的想象力。观者不察，据以为实。

《西次四经》：刚山，“是多神槐，其状人面兽身，一足一手，其音如钦。”这是图腾形象和传说的混合物。晋郭璞说：“槐亦魑魅之类也，音耻回反。”旧时封建迷信，人于山间迷路，误为山槐所引。

《西次四经》：“刚山之尾，洛水出焉”，“其中多蛮蛮，其状鼠身而鳖首，其音如吠犬。”清郝懿行说：蛮蛮，“疑即猵也。猵、蛮相近。”《说文》：“猵或作猵，獭属。”

《西次四经》：英鞮之山，“浣水出焉”，“是多冉遗之鱼，鱼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马耳。”此冉遗之鱼，疑为古爬行动物，属鱼龙类。鱼龙类体呈纺缍形，外形很像鱼。所谓六足，除了四足之外，可能有两个显著的交接器。

《西次四经》：中曲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其名曰驳，是食虎豹。”《尔雅·释畜》：“驳如马，倨牙，食虎豹。”

《西次四经》：邽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蝟毛，名曰穷奇，音如獆狗，是食人。”《史记·司马相如传·上林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证明有此穷奇之物。

《西次四经》：“邽山，“濛水出焉”，“其中多黄贝，蠃鱼。鱼身而鸟翼”。鱼身而鸟翼的鱼是有的。飞鱼科鱼类，胸鳍发达如翼。

《西次四经》：“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叶如榖，其实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瘅，可以御火。”瘅即黄疸病，属于炎病。这里说可以御火，是食之可以消炎的意思。

《西次四经》崦嵫之山，“有兽焉，其状马身而鸟翼，人面蛇尾，是好举人。名曰孰湖。”这是《西次二经》飞兽之神

之类，是此山先民的图腾形象和传说。

《北山经之首》：求如之山，“滑水出焉”，“其中多水马。其状如马，文臂牛尾，其音如呼。”名为水马的甚多，一是水生昆虫名，水黾的一种。《本草纲目·虫部四》引陈藏器说：“水黾群游水上，水涸即飞，长寸许，四脚。”二是海马的别名，也叫龙落子。《本草纲目·鳞部四》引陶宏景说：“是鱼虾类也，状如马形，故名。”三是晋郭璞注水马说：“汉武帝元狩四年，敦煌渥洼水出马以为灵瑞者，即此类也。”疑即河马、海马之类。

《北山经之首》：带山，“彭水出焉”，“其中多儵鱼，其状如鸡而赤尾，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鹊。”四首，清王念孙、郝懿行并校作四目。三尾、六足，是三物排比之形象。此儵鱼疑为水禽之名，以其游于水中，头身脚成一直线，故名为儵鱼。

《北山经之首》：“谯明之山，谯水出焉”，“其中多何罗之鱼，一首而十身。”明杨慎说：“一首而十身，今名八带鱼。”八带鱼即今章鱼，头上生八腕，相等或不相等。何罗鱼类此。今海羊齿，有十腕，疑是。

《北山经之首》：“涿光之山，嚣水出焉”，“其中多鳛鳛之鱼，其状如鹊而十翼，鳞皆在羽端”。从形状来看，似是大量生存于侏罗纪至白垩纪的古爬行动物蛇颈龙类；又像发现于侏罗纪晚期地层中，由爬行动物进化到鱼类的过渡类型的始祖鸟的化石。蛇颈龙类四肢桨状如翼。始祖鸟有两翼，尾甚长，尾椎达二十个，飞行时舒展如多翼。

《北山经之首》：虢山，“其鸟多寓，状如鼠而鸟翼，其音如羊。”此即蝙蝠之类。《尔雅·释兽》有寓类。其鸟多寓，应为其兽多寓。古人以其有翼能飞，称之为鸟。

《北山经之首》：丹熏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鼠，而菟首

麋身，其音如獋犬，以其尾飞，名曰耳鼠。”耳鼠，清人郝懿行云：“疑即《尔雅》鼯鼠夷由也。耳、鼯、夷并声之通转；其形肉翅连尾足，故名尾飞。”即今飞狐之类。

《北山经之首》：大咸之山，“有蛇名曰长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柝。”晋郭璞说：“蝮蛇色似艾绶文，文间有毛如猪鬐，此其类也。”

《北山经之首》：少咸之山：“敦水出焉”，“其中多𩶮𩶮之鱼，食之杀人。”𩶮音沛，𩶮𩶮之鱼，即鯆𩶮，今称江猪，一称河豚。《本草纲目·鳞之四》李时珍集解云：“海豚、江豚，皆因形命名。《魏武食制》谓之鯆𩶮。今人食而不得其法者，戒食。不慎即中毒。”

《北山经之首》：狱法之山，“瀤泽之水出焉”，“其中多鱳鱼，其状如鲤而鸡足。”今魴鮄，一称火鱼，胸鳍下部具指状游离鳍条，能在水底爬行，是其类。

《北山经之首》：北岳之山，“诸怀之水出焉”，“其中多鮨鱼，鱼身而犬首，其音如婴儿。”此鮨鱼即鲵鱼，一称娃娃鱼。

《北山经之首》：浑夕之山，“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晋郭璞说：“《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蚄，一头而两身，其状如蛇，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鱼龟。’亦此类。”

《北次二经》：敦头之山，旄水出焉。“其中多䮝马，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清俞樾谓䮝马即《后汉书，班超传》之符拔。见《俞楼杂纂二三·读山海经》。《后汉书·班超传》：“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注：“《续汉书》曰：“符拔，形似麟而无角。”经文“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印泽，其中多䮝马”，此䮝马是水生动物，疑是河马之类。

《北次二经》：钩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今人袁珂说：“《文选》陈琳《为袁绍讨豫州檄》注引此经无其状如三字，其目作其口”。晋郭璞说：“为物贪惏，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

《北次二经》：梁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嚣。”一、夜音同，此一目疑是夜目。嚣应为鸮或枭。此鸟即猫头鹰之类，夜间视物明如昼。

《北次三经》：太行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鹊，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鷶。”清郝懿行说：“此（赤尾）下有三目二字。”三目六足，显然是三鸟比次而立的侧面图像。

《北次三经》：龙侯之山，“决决之水出焉”，“其中多人鱼，其状如鯑鱼，四足，其音如婴儿”。此即《西山经》的人鱼，即娃娃鱼。

《北次三经》：马成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其鸣自训。”晋郭璞说：见人则飞言“肉翅飞行自在”。其鸣自训，言其鸣声如“天马”二字。疑属飞鼠或飞狐之类。

《北次三经》：天池之山，“有兽焉，其状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飞，其名曰飞鼠。”飞鼠属哺乳纲，鼯鼠科。树栖，能借飞膜滑翔，昼伏夜出。产于我国的有飞鼠、箭尾飞鼠、海南飞鼠、毛耳飞鼠等。明杨慎说：“此即《文选》所谓飞蝠，云南姚安蒙化有之，余所亲见也。肉可食，其皮可治难产。”

《北次三经》：景山，“有鸟焉，其状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与，其名自说。”是爬行动物进化到鸟类的过渡类型，即始祖鸟之类。

《北次三经》：泰戏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后，其名曰辣辣，其鸣自训。《康熙字典》引此经作“其状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疑此经文应作“其状如羊，一角，一曰目在耳后。”《骈雅》说：“羊之异者一角，谓之辣辣。”不曾说“一目”。

《北次三经》：饶山，“历虢之水出焉”，“其中有师鱼，食之杀人。”清郝懿行说：“师，《玉篇》作 鲕，非 也。郭云或作鲵者，师、鲵声之转，鲵即人鱼也。”《酉阳杂俎》云：“峡中人食鲵鱼，缚树上，鞭至白汁出如构汁，方可食，不尔有毒也。”此师鱼疑即河豚，而非鲵鱼。师、豕声近，豚豕义同。食河豚不得其法，即中毒。

《北次三经》：乾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獂，其鸣自詨。”獂即大角野羊，一称北山羊、悬羊，属哺乳纲牛科。雌雄均有角。《尔雅·释兽》说：“獂，如羊。”注：“獂羊，，似吴羊而大角，角椭，出西方。”三足疑为怪胎。

《东山经之首》：樕螽之山，“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鳙鳙之鱼，其状如犁牛，其音如彘鸣。”鳙鳙之鱼，海兽名，即鱼牛。《初学记》三十杨孚《临海水土记》：“鱼牛像獭，其大如犊子，毛青黄色。其毛似毡，知潮水上下。”《文选》晋郭璞《江赋》：“尔其水物怪错，则有潜鹄鱼牛，虎蛟钩蛇。”

《东山经之首》：栒状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犬，六足，其名曰从从，其鸣自詨。”兽名从从，是说明有牝牡相从的习性；六足，是牝牡两兽相交时形状。此为图腾误认为真实情况的一例。

《东山经之首》栒状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而鼠毛，其名曰蚩鼠”。家禽中有鼠毛之鸡，今名为药鸡。

《东山经之首》独山，“末涂之水出焉，”“其中多偹鳙，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疑即鳝鱼之类。出入有光之鱼，今亦有之，如鲯鲌鱼即属此类。

《东山经之首》：泰山，“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明朱谋玮《骈雅·释兽》说：“狪狪，珠豚也。”

《东次二经》：葛山之首，“澧水出焉”，“其中多珠蟞鱼，其状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御览》珠蟞作珠鳖，肺一作胏，珠一作朱。《初学记》八卷引《南越志》：“海中多珠鳖，状如胏，有四眼六足而吐珠。”《吕氏春秋》：“澧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

《东次二经》：余峩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菟而鸟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名有犰狳。”今有称为犰狳的动物，产于南美和中美，夜行，行动迅速，遇敌害时，卷缩成团，即此之类。

《东次二经》：耿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鱼翼，其名曰朱獳。”其状如狐，当为飞狐。又说鱼翼，似是古爬行动物蛇颈龙类。

《东次二经》姑逢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鸿雁，其名曰獙獙。”此即今飞狐。《康熙字典》：“獙獙，狐属也。”

《东次二经》：硜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獆狗，其名曰峳峳。”当为角马，今非洲有之。

《东次三经》：跂踵之山，“有水焉，广员四十里，皆涌”，“有鱼焉，其状如鲤，而六足鸟尾，名曰鮯鮯之鱼。”《广雅·释地》：“东方有鱼焉，，如鲤，六足，鸟尾，其名曰鮯”，也作鮯鮯。

《东次四经》：东始之山，“泚水出焉”，“多茈鱼，其状如鲋，一首而十身”。此与《北山经》何罗鱼一首十身相似。疑均是海羊齿之类。

《东次四经》：“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余如之泽。其中多䱻鱼，其状如鱼而鸟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鸳鸯。”此与《西山经》的䱻鱼不同。《东山经》䱻鱼如鱼而有翼，《西山经》的䱻鱼如蛇有四足。各自反映生物进化的一个阶段。今产于东亚的䱻鱼，体延长，长达三十余厘米。口下位，具须一对，背鳍具硬刺，臀鳍有六分枝鳍条。

《东次四经》：太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从“见则天下大疫”的话看来，本来就是传说的东西。

《中山经之首》：牛首之山，“劳水出焉”，“是多飞鱼，其状如鲋鱼。”飞鱼是一种具有滑翔能力的鱼类。今我国沿海均产。

《中次二经》：鲜山，“鲜水出焉”，“其中多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即《北山经》酸与之类，是爬行动物进化到鸟类的过渡类型。三迭纪至白垩纪，我国有青岛龙等鸟龙类动物。

《中次二经》：昆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彘而有角，其音如号，名曰蠪蚳。”此疑属古爬行动物的角龙类。角龙头有角，四足行走。后肢长大。清郝懿行笺疏：“蚳疑当为蛭。”蠪蛭已见《东次二经》。

《中次二经》：蔓渠之山，“有兽焉，其名曰马腹。其状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水经注》：“沔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鳞甲如鲮鲤，膝头似虎，掌爪常没水中，出膝头。小儿不知，欲取弄戏，便杀人。名为水虎者也。”

《中次四经》：厘山，“滽滽之水出焉”，“有兽焉，名曰獭。其状如獳犬而有鳞，其毛如彘鬣，”今人袁珂说：“《文选·江赋》李善注引此经獭作獭，獳犬作鱬，无有鳞字。”

《中次四经》：讙举之山，“雒水出焉”，“其中多马肠之物。”清郝懿行说：“上文蔓渠山马腹，一本作马肠，盖此是也。”疑马肠是马伤之误。水中有一种动物叫马刀，蚌的一种，肉可食，壳有毒，故尔或称马伤。

《中次七经》：“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有兽焉，其状如蜂，枝尾而反舌。”此疑是以图腾形象作为实物记载的又一例。这一带有以蜂为图腾的。《中次六经》：“缟羝之山，曰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为蜂蜜之庐。”《中次三经》：“青要之山，……小腰而白齿。”春秋末年，这块地方属晋，晋赵简子还以蜂的形象作为军旗的图案。《左传·鲁哀公二年》：“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获其蜂旗。”

《中次七经》：大訾之山，“狂水出焉”，“其中多三足龟。”晋郭璞注云：“今吴兴阳羡县有君山，山上有池，水中有三足六眼龟。”鳖龟三足者，名贲，见《尔雅》。1988年湖南桃源县桃花源境内，发现一对六眼龟，一雌一雄，可资佐证。

《中次十经》：復州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此一足，是双脚均衡站立而稳定的意思。俗话常说“双脚比得一一的”。《太平御览》卷七四二引此经彘尾作彘毛，跂踵作企踵。鸮即猫头鹰。毛稠密而松软，站着时总是双脚比得齐齐地抓在树枝上。

《中次十一经》：依轱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1976年美国考古学家在加拿大芬迪湾沿岸，

发掘出早已绝种的鳞甲动物十二块颅骨。估计石器时代，可能发生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灭绝了一半两栖动物。

《中次十一经》：从山，“从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鳖。”三足鳖名能，见《尔雅》。1988年湖北大冶湖曾发现此三足之鳖。

《中次十二经》：云山，“有桂竹，甚毒，伤人必死。”晋郭璞说：“今始兴县桂阳郡出筀竹，大者围二尺，长四丈。又交趾有篥竹，实中，劲强有毒，锐以刺虎，中之则死，亦此类也。”

《中次十二经》：柴桑之山，“多白蛇飞蛇。”晋郭璞说：飞蛇“即腾蛇，乘雾而飞者”。《荀子·劝学》：“腾蛇无足而飞。”

以上所谈怪物，俱在《山经》。《海经》所有怪物，除下列数例外，备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文虎、蜼、豹、离朱、视肉。”什么叫离朱？晋郭璞说：“木名也。”见《庄子》。今人袁珂说：“自应是动物名。此动物为何？窃以为即日中踆乌（三足乌）。”这是神话。此离朱当即骊驹，是纯黑色的马。古乐府《陌上桑》云：“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

视肉是什么？晋郭璞说：“聚肉，形如牛肝，有两目也。食之无尽，寻复更生如故。”又有人解释说：“视肉，兽名，言其视肉而食。”晋张华《博物志·异兽》说：“越嶲国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经日肉生如故。”今坦桑尼亚马赛人，有定期刺牛取血食用之习。每抽血一次，可供五六人饱餐一顿。隔五六周可抽一次，血煮熟如肉。所谓视肉，似即此类。但又似可看作鸟类（参见本文“其地非怪·开明南”）。

《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一般人认为汤谷是温泉。今东方大海中，确有海温很高的汤谷，地在冲绳海域。实则此汤谷当是早晨日出时海面的情况。一片红彤彤的海水，很容易产生温汤汤的感觉。所以叫东方大海为汤谷，这是自然的。说那里有十日，或者说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那是由于水蒸气折射所致。这种景象，在我国西北及山东沿海都经常发现。1986 年 11 月，西安上空曾出现五个太阳的奇迹。1987 年元月 13 日，在新疆阿勒泰市亦出现五个太阳的奇异景象。是日下午十五时十分，太阳位于正南方向时，在太阳的四周逐渐形成有五条半圆形彩虹组成的图案。有的两圆相切，有的上下交错。在太阳两侧，形成四个极亮的十字光斑，如同四个小太阳，持续近两个小时。1987 年 12 月 14 日晨，在青岛崂山以东海面，同时出现两个太阳，相距十米，持续五分钟。《汲郡竹书》也谈到这种情况：“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并出。”古人对同时出现几个太阳的现象，无从解释，就产生了种种神话。《庄子》说：“昔者十日并出，草木焦枯”；《淮南子》说：“尧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乌尽死”；《天问》：“羿焉弹日，乌焉解羽。”

《海内南经》：“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晋郭璞说：“犀似水牛，兕亦似水牛。”今世界惟印度尼西亚，尚存五十头独角犀牛。

《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患。”晋郭璞说：“今南方有蛇吞鹿，鹿已烂，自绞于树，腹中骨皆穿鳞甲而出，此其类也。”巴蛇食象，故事出在今湖

南岳阳市。岳阳，为古巴陵郡。《寻江记》云："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称巴陵。"从故事传说看来，巴陵地方，必多龙骨，亦即化石。化石与滑石音近物异。滑石能治心腹之疾。此处是古人将化石误认为滑石，故其说如上。今非洲确有蛇食鹿等动物的情况，可供联想。

《大荒南经》：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有人方齿虎尾，名曰相状之尸。"枫木即"枫人"，晋嵇含《南方草木状·枫人》云："五岭之间多枫木，岁久则生瘿疣。一夕遇暴风骤雨，其树赘暗长三五尺，谓之枫人。"枫人是蚩尤为首之族的后裔们所崇拜的图腾。其图腾的神像是方齿虎尾。

（二）其人非怪

《山海经》中有不少形象怪异的人物。这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有的图腾是人的物化，以显示人的智慧和力量，如《西次二经》说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等；有的是物的人化，以表明所崇拜的图腾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中次六经》所说的"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为螫虫，实为蜂蜜之庐"等；有的是人的神化，使图腾具有崇高而令人备加尊敬的地位，如《海外西经》所说的"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等。总之，造成许多怪异人物的出现，大都根源于氏族图腾的崇拜。这些情况，已在《〈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中讨论了，这里主要讨论六种情况：一是他书屡见的《山海经》人物问题；二是不曾神化的《山海经》人物问题；三是《山海

经》中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祖先的人物问题；四是征服邪恶战胜自然的《山海经》人物问题；五是对帝和帝俊的确认问题；六是后人的解释对《山海经》人物造成混乱的问题。

首先，谈谈他书屡见的《山海经》人物问题。

《山海经》的一些人物，他书屡屡出现，后来为正史所承认，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山海经》的这些人物，已于本书第一部分论述过，这里再按《汉书·古今人物表》的顺序，探明他们的真实性。

太皞帝伏羲氏　《海内经》："有九丘，以水络之……太皞爰过"；"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皞在中国正史是很有地位的。《汉书·古今人物表》就是从太皞伏羲氏开始的。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也都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太皞疑是鄂西川东地区巴人最早的首领。

女娲氏　《大荒西经》："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传说女娲是伏羲之妹，又说是伏羲之妻。后来社会禁止兄妹通婚。这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由血缘婚进步到族外婚的情况。又传说女娲用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折断鳌足支撑四极，治平洪水，杀死猛兽。见《淮南子·览冥》。

炎帝神农氏　《北次三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中次十经》："丰山……神耕父处之，常游清冷之渊，出入有光。"《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

延、殳”；“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居于江水。”《史记·五帝本纪》对炎帝是承认的：“轩辕之时，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根据《〈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的分析，炎帝神农氏是江河之间山地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史记》也认为是古代统治集团的正统力量。

黄帝轩辕氏　《西次三经》：“峚山，丹水出焉……黄帝是食是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轩辕之丘……洵水出焉。”《北次三经》：“轩辕之山，其上多铜。”《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尤攻之冀州之野。应尤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尤，苗尤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有九丘，以水络之……太皞爰过，黄帝所为”；“黄帝生骆明，骆

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根据所举各节及《〈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谈〈山海经〉怪物·其事非怪》的分析。黄帝本来是岷山地区的部落长，后来向东发展，就成为我国境内有很大影响的部落联盟首领。《史记》就是从黄帝开始写的。《史记》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雷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很多情况与《山海经》若合符节。

蚩尤　《大荒东经》：“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大荒南经》：“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这是认为黄帝与蚩尤是南北两大势力曾发生严重搏斗的反映。《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也相类似：“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少昊帝金天氏　《西次三经》：“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

项于此，弃其琴瑟。”《大荒南经》：“有缗渊，少昊生倍伐，倍伐降处缗渊。”《大荒北经》：“有山名曰齐州之山、君山、鬵山、鲜野山、鱼山。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海内经》：“少昊生般，般是始为弓矢。”从《山海经》所述看来，少昊是个古代很有影响的人物。春秋时郯国自称是他的后代。见《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少昊鸟师鸟名。”少昊是东方氏族的首领。

颛顼帝高阳氏　《海外北经》：“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大荒南经》：“季禺之国，颛顼之子，食黍。”“有国曰颛顼，生伯服，食黍。”《大荒西经》：“有国名淑士，颛顼之子”；“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有池名孟翼之攻颛顼之池”；“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颛顼之子”；“有互人之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谓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卫于山，丘方圆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有三桑无枝。丘西有沈渊，颛顼所浴”；“先民之山，有槃木千里。有叔歜国，颛顼之子，黍食”；“有国名曰中辒，颛顼之子，食黍。”《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史记》也认为颛顼的活动范围是很大的，《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说他“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大荒北经》“槃木千里”）。”又说“帝颛顼生子曰穷蝉。”

帝喾高辛氏　《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海内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大荒南经》："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史记》对帝喾列有专节，《五帝本纪》："颛项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项为族子。……帝喾溉执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商代卜辞中以帝喾为高祖。

帝尧陶唐氏　《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海内北经》："帝尧台……在昆仑北。"《大荒南经》："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海外东经》："䖖丘……在尧葬东。"《史记·五帝本纪》对帝尧用了较大的篇幅："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尧者放勋……乃命羲和敬顺昊天"；"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旸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尧知和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这就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长选择的民主制度的体现，史称禅让。

共工　《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禹杀相柳"；"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

……有禹攻共工国山。”《大荒北经》：“共工臣名曰相繇，……禹湮洪水，杀相繇”；“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史记》对共工没有专篇，也有不少的记载，《五帝本纪》：“尧曰，谁可顺此事……谨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谨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舜曰，谁能驯予工。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看来共工是管理工奴的头子，说明那时已有阶级了。而且共工并非一人。《汉书·古今人表》：伏羲时有共工，尧舜时有共工。就《史记》看，有淫辟的共工，有能使百工致功的共工。

帝舜有虞氏　《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海内北经》：“帝舜台……在昆仑东北”；“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大荒东经》：“帝舜生戏，戏生摇民。”《大荒南经》：“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有不庭之山，……帝俊（即帝舜）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有渊四方，……北旁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海内经》：“有九嶷山，舜之所葬。”以上都是些传说，但从传说中，可以看到舜的地位和影响。《史记》及其他古籍对舜都是比较重视的。《史记·五帝本纪》：“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

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嚚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姦。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帝饬下二女于妫汭。……。”在许多方志中，也都有关于舜的记载。《地记》云：“河东县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史记索隐》：“虞，国名，在河东太阳县。”《括地志》：“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顾野王说：“越州馀姚，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馀姚，县西七十里，有汉上虞故县。”《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处《风土记》：“舜，东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舜是那里人，其说不一。《史记》认为是在今山西西南：“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另外还有很多记载。

鲧 《中次三经》：“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南望墠堵，禹父之所化。”《大荒北经》：“有榆山，有鲧攻程州之山。”《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所述，多与治水有关。《史记》关于鲧的记载，也是治水。《五帝本纪》说：“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载。功用不成”；“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夏本纪》也有内容相同的记载。从治水这件事看来。尧舜的时候，我国已进入农耕为主要生产内容的社会了。

禹　《中次三经》：“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仆纍、蒲卢。”《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谿，禹杀相柳。”《海外东经》：“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大荒南经》：“有云雨之山……禹攻云雨。”《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禹攻共工国山。”《大荒北经》：“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使四鸟。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修鞈，修鞈杀绰人。帝念之，潜为之国，是此毛民”；“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鴃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是因以为台”。《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史记》在《五帝纪》及《夏本纪》中，对禹都有较详的叙述，《夏本纪》：“舜谓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五帝本纪》：“惟禹之功惟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山海经》中的相柳，是蓄水的主张者，与禹的导水思想不合；禹攻云雨，禹所积石也都与治水有关。与《史记》之所记，可互相印证。

夏后启　《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

与九歌以下。"《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夏后开即夏后启，孟涂的故事是本其实而道之，无神话因素；夏后开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是吸收地方歌舞的形式和内容，创造夏人自己歌舞的反映。是说俱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王亥　《海内北经》："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这个王亥，见于较早出世的《竹书纪年》。据日本小川琢治《穆天子传地名考》，认为夜即亥之形讹。《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据《史记·殷本记》，甲微是汤的祖先："契卒，子昭明立……微卒，子报丁立……是为成汤。"

后稷　《西次三经》：槐江之山，"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海内西经》："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流黄酆氏之国，中方三百里，有涂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布百谷，始作耕。"《大荒北经》："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后稷是周的祖先，是以农耕为生的氏族首领，后

来成为服事虞夏的世袭的主管农业的职官。《史记·五帝纪》："禹拜稽首让于稷契与皋陶。……舜曰：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弃主稷，百谷时茂。"《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史记·索隐》："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

西王母　《西次三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大荒西经》："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西王母是我国西部地区的一个大部落，其下有九个氏族，延续时间较长，以母系氏族首领西王母为其氏族图腾。后来《穆天子传》谈到："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悠，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

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这里充分体现当时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部族之间相处的和睦情况。《竹书纪年》也谈到穆王见西王母的事。

第二，谈不曾神化的《山海经》人物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说：“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在司马迁看来，《山海经》一切，难以置议。后来的前汉书，并认为不可信。《张骞传》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如淳注云：“放荡迂阔，言不可信也。”但《山海经》所说的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后稷、帝尧、帝舜、鲧、禹、启，这些历史传说的人物，除个别情节，有神话色彩外，都是以堂堂正正具有人格的人出现，不曾对其形象加以神化。本来司马迁对于黄帝尧舜的传说，是抱怀疑态度的。后来他到过一些地方，经过调查了解，终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在《史记·五帝纪》的结语中说：“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这个古文，也应该包括《山海经》在内。前面说，个别情节不免有神话因素，是误传所致。举例说，《海内经》“鲧复生禹”，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地方。但自古讹传“鲧腹生禹”，这是应该给予辨正的。《大荒西经》说：“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这本来是说启（《史记》说是禹）从一些高山地区，得到一些歌舞的形式和内容，创作出九辩和九歌这

一类歌舞来，也没有什么奇怪。所奇怪的是三嫔于天的天字。使人一看，就以为启曾三次上天作客。果真意指上天，怎么能令人相信呢？不说上天，就是那么高的山，也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大荒西经》本身对此就提出了疑问：“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这是后人注释之词而误入正文的。但他给我们两个重要启示，一是上高山而不是上天，二是即使上高山，也是很难的。当然很难，决不是说不能上。

第三，谈谈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祖先的《山海经》人物问题。

从《史记》、《汉书》看来，从黄帝、尧、舜、禹、汤、文、武，都是一个家族世代相传下来的。《山海经》中也有这种情况。《海内经》谈到：“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颛顼”；“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大荒东经》谈到：“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不管怎样，《史记》、《汉书》和《山海经》一样，都认为汉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都有同宗共祖的关系。《山海经》也和后来我国正史所载，包括许多兄弟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也有着同宗共祖的关系。比如说，《海内经》说太皞是巴人的祖先；《大荒西经》说炎帝是氐人的祖先，黄帝是北狄的祖先，又说有国名曰淑士，是颛顼之子；《大荒东经》又说黄帝是居住在东海和北海之族的祖先；《大荒南经》说季禺之国是颛顼之子，又说有国曰颛顼生伯服；《大荒东经》说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大荒北经》也说：“有山名曰齐州之山、君山、鬵山、鲜野山、鱼山，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说散居在东西南北之族，也都是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之后。这当然未必全是事实，但足以证明，

很早以前，在亚洲这块土地上，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早就有密切交往。如果一概以荒唐目之，显然不对。

第四，谈谈征服邪恶战胜自然的《山海经》人物问题。

《山海经》在谈到一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多数是作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只是少数有神话成分。即使这些神话，不完全出于愚昧迷信，它却往往反映了先民们对征服自然的美丽幻想和反对邪恶的勇气和决心。《大荒北经》黄帝与蚩尤战；《海内经》鲧禹治水，，后稷播百谷，叔均始作牛耕，巧倕始作下民百巧，番禺为舟，吉光以木为车，般为弓矢，晏龙为琴瑟，殳为侯，鼓延为钟、为乐风，都不是神话。《北次三经》炎帝之女精卫衔石，这是神话，但他反映了先民们对自然征服的希望。《海外西经》形天舞干戚，也是神话，但他反映了对强权反抗的决心。《海内北经》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是自然现象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说明人们对光明的热爱。如此等等。

第五，谈谈对帝和俊的认识问题。

《山海经》简称为帝的有十七处。《西次三经》："崇吾之山，在河之南……西望帝之搏兽之山"；"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䲹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实惟帝之平圃"；"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北次三经》："泰泽，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广员百里，无草木，有金玉。"《中次三经》："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中次七经》："苦山之首，曰休与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台之棋，五色而文，其状如鹑卵。帝台之石，所以祷百神也"；"鼓钟之山，帝台之所以觞百神也"；"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䔄草，其叶胥成"；"少室之山，……

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讲山……有木焉，名曰帝屋”。《中次十一经》：“帝囷之山，……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毕山，帝苑之水出焉，东北流注于视”。《中次十二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海内西经》：“式负之臣曰危，危与式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这十七处称为帝的指的是谁呢？

《山海经》中名为帝的，有炎帝、帝鸿、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等。禹在一处比较间接的情况下，亦被称为帝。根据多方面综合分析（参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及本文前述），黄帝发迹于青甘川的边境地区。所以《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等七处所称之帝，均可认为是黄帝。再从昆仑是帝的下都，青要之山是帝的密都，对比来看，《中山三经》的帝也是指的黄帝。据《史记》，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而泰泽应为今之渤海（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的分析），则《北次三经》泰泽之中的帝都之山所指的帝，也是黄帝。《中次七经》所谈的地理形势，当为伊洛入河之会的东西方面的情况，是夏的中心地区（参见本书《〈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但《山海经》对夏的先世，例不称帝。据《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注：“帝丘今东部濮阳县，故帝颛顼之虚，故曰帝丘”，颛顼的活动中心不在这里；据《史记·正义》说：“《帝王纪》云：尧都平阳”，尧也不以这里为活动地区。舜的活动地区，自古没有说在这个地方。传说帝喾居亳，亳即今河南偃师县，

又传说黄帝是有熊国君的少子，有熊国地在今河南新郑县。《中次七经》所称的帝，黄帝与帝喾二者，都有可能。但是最有可能的是黄帝。黄帝是第一个打破各部落联盟的藩篱，使各部落各氏族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得以广泛交流。因此很多发明创造，如蚕丝、舟车、文字、音律、医学、数学等，都相传创始于黄帝时期。黄帝的威信，在中国古代人们的心目中，是绝无仅有的。《中次十一经》的地区，是炎帝之族的农牧地区（参见本书《〈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及《〈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的分析）。因此那里所称的帝，应该是炎帝。那里的帝囷之山，意味着是帝的粮食仓库；帝苑之水，意味着是帝的农艺园地，，这都与炎帝神农氏挂得起钩来。《山海经》简称帝的地方十七处，其中可以判断为尧的有两处。一是《中次十二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根据历来传说，这个帝指的是尧。此二女是《离骚·九歌》所说的湘夫人，而《河图玉版》说：“湘夫人者，帝尧女也。”二是《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的帝，也指的是尧。《周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注：“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

《山海经》称为帝俊的地方有十五处。《大荒东经》：“有山名曰合虚……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粟食兽，是使四鸟”；“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有山名曰孽摇頵羝，……有谷曰温源谷……有五彩之鸟，相向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彩鸟是司。”

《大荒南经》："有不庭之山，……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有襄山，又有重阴之山，有人食兽，曰季厘。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有缗渊，少昊生倍伐，倍伐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大荒北经》："卫于山、丘方圆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海内经》："帝俊生禺虢，禺虢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帝俊赐羿彤弓素矰，虢以扶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看来帝俊之族，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是比较发达的。在此时期，其先进技术和文化，都大量地向域外传播。所以大荒地区不少氏族，都奉俊为其先世。中国古代第一个使内部文化经济获得广泛交流的是黄帝；第一个使域外交流获得发展的是俊。但是这个俊是谁呢？传说娥皇是帝舜之妻，而舜俊音近，帝俊又不曾见于他书。可见帝俊即帝舜。

《山海经》记述古人特多的是黄帝和舜，且尊黄帝为黄帝，尊舜为帝舜，对禹则直呼其名。刘歆、赵晔、王充、杨慎、郝懿行都认为《山海经》之作始于夏代，不是没有根据的。

第六，谈谈后人的解释对《山海经》人物造成混乱的问题。

这里举冰夷为例。《海内北经》："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阳汙之山，

河出其中；凌门之山，河出其中。”晋郭璞说：“冰夷，冯夷也。《淮南子》云：‘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传》所谓‘河伯无夷者’，《竹书》作冯夷，字或作冰也。”在郭璞看来，冰夷就是冯夷，冯夷就是河伯。冯夷是神，河伯是神，所以冰夷也是神。《庄子·大宗师》认为冯夷是神：“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冯夷得之，以游大川。”《史记·西门豹传》根据民间传说，认为河伯是神：“豹往到鄴，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到了晋代，郭璞把他绝对化起来，在《江赋》中写道：“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眇”，冰夷俨然是神了。其实《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末期的地方志。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世界的认识，真是大可令人惊异。他们对于南到南极，北到北极，都有所了解。什么叫“从极之渊?”南北叫从，此处从极，就是北极。从极之渊，就是北冰洋。西伯利亚诸水，一个劲地北流，不深三百仞吗?“维冰夷恒都焉”，是说只有像冰夷那样的人，才能在那里常住。什么是冰夷?冰夷就是持弓带箭，从事狩猎，活动在冰天雪地之中的人。夷从弓从人，不是很形象吗?冰夷不是表述得很清楚吗?他们就如同今天的爱斯基摩人一样，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个引起人们遐想的，是“冰夷、人面、乘两龙”。这不是说冰夷人，人面，乘两龙，而是说冰夷人所崇奉的图腾形象。当然，这种人身裹重裘，仅仅露出面部来，不是只见人面吗?所乘狗车，两排狗并着拉，远远望去，亦似乘两龙。图腾是现实的神化，究竟还有客观事实作根据。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地方。至于“一曰忠极之渊，阳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门之山，河出其中。”皆周秦人语，非本书原文。忠，从音同字异。“阳汙之山”，盖后人引《穆天子传》以释此。

他们既认为冰夷就是冯夷，冯夷就是河伯。而河伯据《穆天子传》说，是住在阳汙的地方："天子西征，鹜行至于阳纡（汙）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

（三）其地非怪

《山海经》谈到许多名称有异于今日，而景象又很奇怪的地方。其实也并不奇怪。除在《〈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中作出一些解释外，下面再谈一些地方。

漆吴之山，见《南次二经》："漆吴之山，处于东海。望丘山，其光载出载入，是惟日次。"晋郭璞说：日次"是日影之所次舍。"这是说，自大陆望之，那里最早出现日光，也最早降下夜幕。

浮玉山，见《南次二经》："浮玉之山，北望具区，东望诸毗"。"苕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具区即今太湖，苕水今名苕溪。明杨慎云："浮玉山，即金山也。唐明皇改浮玉山为金山。"《水经注》引唐子霞云："天目山一名浮玉山。"

令丘之山，见《南次三经》：令丘之山，"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条风自是出。"晋郭璞说："东北风为条风"；《淮南子·地形》说："风有八等……东方曰条风"，我国台湾东南，海南诸岛东面，正是今日所说的台风形成之所在。条、台二音，今东南沿海人读之犹相近，则条风即台风。古人对此已有了解，其地理位置，亦大体如是，这是很不容易的。

不周之山，见于《西次三经》："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山形不周正，

名曰不周山，本非奇怪。但后人传说甚神，就变得奇怪了。《淮南子·天文》："昔者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这是因为山形不合，名曰不周，就产生共工触山的神话。河水所潜，是古人对黄河源流的看法。晋郭璞曾概括地说："河南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出于阗国。复分流歧出，合而东流注泑泽。已复潜行，南出于积石山。"泑泽即罗布泊，河即黄河，古人误认罗布泊为黄河上源(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河及积石山、泑泽各条)。

钟山，见《西次三经》："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䲹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䍃崖，钦䲹化为大鹗，其状如鹏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鹄，见则有大兵。鼓亦化为鵕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鹄，见则其邑大旱。"这是一段杂有自然景物、氏族图腾、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四种因素的文字。认识到这一点，就什么也不奇怪了（参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西次三经》)。《穆天子传》钟山作春山："天子又与之黄牛二十六，以三十□人于昆仑丘。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

槐江之山，见《西次三经》："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其中多玉，其阴多榣木之有若。北望诸毗，槐鬼离仑居之，鹰鹯之所宅也。东望恒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其音如勃

皇，见则其邑有兵。”这段文字，关于地理位置、自然景观都说得很清楚，只是几个鬼神会把人闹迷糊。其实神英招和天神都是氏族图腾；槐鬼、有穷鬼都是氏族；搏本作搏，各在一搏是各族集居在一起的意思。

昆仑之丘，见《西次三经》：“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有兽焉，其状如羊而四角，名曰士蝼，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蜂，大如鸳鸯，名曰钦原，蠚鸟兽则死，蠚木则枯。有鸟焉，其名曰鹑鸟，是司帝之百服。有木焉，其状如棠，华黄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曰蓍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是多怪鸟兽。”所述山川形势，都很明确，山川名称，亦可确指（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神陆吾是氏族图腾（参见本文《〈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令人迷惑的，一是“有鸟焉，其状如蜂，大如鸳鸯”。其实这并不奇怪（参见本书《其物非怪》）。二是“有鸟焉，是司帝之百服。”这个鸟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也就是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参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玉山，见《西次三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这是把西王母氏族、西王母氏族图腾和西王母氏族首领三者合一的写法，容易造成误解。西王母所居是西王母之族及西王母族首领之所居。西王母其状如人，是讲西王母图腾形象其状如

人。

天山，见《西次三经》："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黄。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沌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天山即今天山，汤谷即温度较他处为高的吐鲁番盆地，黄囊疑即乾尸的神化（参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汤谷，见《西次三经》："天山……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大荒东经》："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天山之汤谷，即吐鲁番盆地。七月份日平均气温达 33 ℃，极端最高气温达 47．6 ℃。后两个汤谷，见本文《其物非怪·海外东经》。此汤谷古人亦称暘谷，意为日所出处。《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传》："日出於暘谷而天下明，故称暘谷。"《淮南子·天文训》："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日初出，东方海洋红似火，疑是其象。又今太平洋冲绳海域的海沟内有 200 ℃以上的水喷出，堪称汤谷。（参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海外东经》）。

鸟鼠同穴之山，见《西次三经》："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书·禹贡》曾谈到这个山："导渭自鸟鼠同穴。"《疏》："今在陇西首阳县"；《尔雅·释鸟》也说："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鼵。"《疏》："李巡云：鵌鼵，鸟鼠之名，共处一穴，天性然也。"此山今仍其名。

青要之山，见《中次三经》："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马；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仆累蒲卢。䰠武罗司之。其状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齿，而穿耳以鐻。"青要山在河南新安县西北七十里。要与腰通，青要山以其图腾

腰小而得名。《水经注》说：青要山“今谓之疆山。”河曲见《左传·文公十二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注：“在河东蒲坂县南。”在今山西永济县。黄河自永济折而东，入芮城县，谓之河曲。禹父之所化，疑是鲧死的地方。化亦作死字解：《孟子·公孙丑》下：“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古人但以变化释之，故郭璞云古有鲧化于羽渊而为黄熊的神化传说。《书·舜典》：“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与“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的意义是相同的。《尔雅》：“殛，诛也。”《邢疏》“谓诛，责也。”《孔传》“殛、窜、放、流，皆诛也。”殛，窜、流、放都是流放以责备之的意思。如此，则鲧不是被杀死在羽山，而是曾经流放在羽山。䰠即神字，武罗是图腾的名称，“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齿，而穿耳以鐻”，是图腾的形状。

《海外南经》以后的许多地名，都是以氏族图腾作为名称的，其形状千奇百怪。这些已在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中论述了，兹就几个尚待解释的地名阐释如下。

三天子鄣山，见《海内南经》：“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晋郭璞说：“今在新安歙县东，今谓之三王山，浙江出其边也。”此当是《海内东经》所说的：“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海内东经》又说：“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此三天子都，当是今江西的庐山。《海内经》又云：“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三天子之都。”此三天 子 都，当 今 湖南张家界景区，其最高峰，今仍称天子山；桂山一说在今广西桂林市；菌山即今岳阳洞庭湖中的君山。衡山、菌山、桂山、天子都连称，可知相去不甚远。由此看来，三天子都竟有三个。

这种情况不难理解。所谓天子都，是作为统治者的游居之所。用今天的话说，是旅游避暑的胜地，不过那时只有天子才有这种特殊的权利罢了。所谓三天子都，是说这样的地方，江南有三个。

大泽，见《海内西经》："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及所解，在雁门北。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大荒北经》："有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此大泽即今贝加尔湖。所生及所解，意即生于斯，死于斯。古人称鸟被射杀，亦谓为解羽。《穆天子传》："诏六师之人（解）其羽……硕鸟解羽……六师之人，大畋九日，及驻于羽之□，收皮效物，债车受载，天子于是载羽百车。"《竹书纪年》："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也是指的这个大泽所在的地方。

昆仑之虚，见《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此昆仑之虚，即《西次三经》的昆仑之丘的所在地。这个昆仑之虚，为下文所说的赤水、河水、洋水、黑水、弱水、青水之所出，当是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木禾是这里的出产，并见于《穆天子传》："黑水之阿，爰有野麦，爰有荅堇，西膜之所谓木禾，重䍃氏之所食。"所谓九井、九门即《西次三经》昆仑之丘九部的别称。所谓以玉为槛，有开明兽守之，是美化之辞。

弱水，见《西次四经》、《海内南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晋郭璞说："其水不胜鸿毛"。实则是因水浅不能行舟，或者当地人不习惯造船而不通舟楫，只用皮筏交通。古人往往

认为是水弱不胜舟，故称弱水。辗转传闻，遂有力不胜芥或不胜鸿毛之说。旧题汉东方朔《十洲记》："凤麟州在西海之中央……洲四面有弱水绕之，鸿毛不浮，不可越也。"详见《〈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昆仑南渊，见《海内西经》："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昆仑南渊，当即今青海湖。古代蜀国有开明帝，见杨雄《蜀王本纪》及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疑古蜀地亦称开明。此《海内西经》开明西、开明北、开明东、开明南、当即今四川的周围地区。所谓开明兽，是开明族之图腾，疑其地曾为开明族所领。所谓九首人面，是昆仑之虚九个氏族的象征，是物的神化。

开明南，见《海内西经》："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蝮蛇蜼豹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诵鸟鶽视肉。"这一段理解不易，主要是因为断句困难。有的断句为"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蝮蛇蜼豹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诵鸟鶽视肉。"《百子全书》本就是这样断句的，但是还是很难理解。如果断句为"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蝮、蛇、蜼、豹。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诵鸟、鶽、视肉"，理解就比较容易了。树鸟六首，当即《大荒西经》"有青鸟身黄，赤足六首，名曰鸀鸟"的鸀鸟。此鸀鸟在鱼妇地区，即此《海内西经》的开明南（参见本文《鱼妇》节及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大荒西经》)。秩树，晋郭璞说："木名，未详。""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诵鸟、鶽、视肉"，意思是说，诵鸟、鶽、视肉等鸟立于池边秩序井然的树上。视肉见本文《其物非怪·海外经》。但如此仍觉未洽疑文有错乱。

从极之渊，见《海内北经》："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详见本节《其人非怪·第六》及本书《〈山海经〉

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鞠陵于天，见《大荒东经》："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晋郭璞说：鞠陵于天、东极、离瞀"三山名"也。清郝懿行说："折丹上疑脱有神二字。"清吴任臣说："俊风，春月之风也。春令主东方，意或取此。"这里是说鞠陵于天等三山，是东风的风源所在。鞠陵于天、折、俊，，都是东方某氏族先民语言的译音。此处东风叫俊风，《淮南子·地形》称东风为条风。《尔雅·释天》谓东风为谷风。依《大荒南经》"处南极以处入风"例，在"北方曰鹓，来之风曰狻"后，应加"处北极以出入风"句。又此"有女和月母之国"节，应在《大荒北经》。此处称北风曰狻风，《尔雅·释天》称北风为凉风，《淮南子·地形》亦称凉风。

从渊，见《大荒南经》："有不庭之山，荥水穷焉……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荥水当即今广西融江，黑水当即今越南境内的黑水河。有渊四方的渊，当即此《大荒南经》的缗渊。缗渊即昬渊，亦即溟渊。我国古代称南北冰洋（二十世纪初尚如此称谓）为南北溟，疑溟简为冥，冥误为昬，再误为缗。所谓有渊四方，四隅皆达，正是南太平洋的写照。那里一片汪洋，岛屿环列，像个方形大海。四方都有出处，所以说四隅皆达。这里所谓从渊，与《海内北经》的从极之渊相对而言，那里是指今日北冰洋。这里指过去所称的南冰洋，今日南极洲附近的大海。

宵明烛光，见《海内北经》："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详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不姜之山，见《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穷焉。又有贾山，汔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备之山。有恝恝之山。”此黑水疑即今澜沧江，不姜山在云南省保山县境(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晋郭璞说：登备山即《海外西经》的“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者也。”亦即《大荒西经》所说的“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的灵山，亦即此《大荒南经》“禹攻云雨之山”。今人袁珂说：“灵山，疑即巫山。《说文》云：灵，巫也。”恝恝之山，当在巫山附近。《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恝恝之山，当因灵恝而得名，

炎火之山，见《大荒西经》：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然即今燃字。此炎火之山，晋郭璞举例证明即是火山：“今去扶南东万里有耆薄国，东复五千里许，有火山国，其山虽霖雨，火常燃。”《史记·司马相如传·大人赋》：“经营炎火而浮溺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即描写此炎火山附近的一些情况。此炎火之山在今我国西北。

南岳，见《大荒西经》：“南岳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寿麻，寿麻正立无景，疾呼无响。”南岳，意即南方的国家。寿麻正立无景，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是赤道沙漠地区的情况。景即古影字。因为那里日常中照，故人正立无影；因为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地，又是气候炎热，空气稀薄，呼叫没有大的回音，所以说疾呼无响；那里天气酷热，非其地之人，无法忍受，所以说，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鱼妇，见《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谓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鱼妇是鱼腹之误，鱼腹是鱼复之误。妇、复、腹

音俱近。鱼腹即今四川白帝城。明何宇度《益州谈资》下说：“鱼腹，即夔也。谓鳇鱼至此复回不上也。”古人不察，误呼为鱼妇，并编出颛顼死即复苏的神话（参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幽都之山，见《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有赤胫之民。”历来诸家，对此都用神话来解释。宋玉《楚辞·招魂》云：“君无下此幽都些。”王逸注云：“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称幽都。”今人袁珂说：“此幽都之山，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又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大幽之国等，景象颇类《招魂》所写幽都。”此节经文，实系北极圈内半年为夜情况的描述。故一切均以黑为饰。此北海当即北冰洋，赤胫之民指习惯地生活在北极圈，不畏寒冷，能赤着脚坚持在冰天雪地中的部分狩猎者。《书·尧典》：“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传》云：“北称幽，则南称明，从可知也。都，所谓聚也。”说的地方是很清楚的。《招魂》和王逸、袁珂所说的幽都，疑与四川丰都的传说有关。古人说丰都是幽府所在，人死所归，故曰幽都。

（四）其事非怪

《山海经》中，有些文字所表述的内容，实非事实，而且有些离奇。这不能不说是奇谈怪论了。但过细考察，有些是传说纪录，有些是想像之辞。

传说纪录方面的：

精卫衔石，见《北次三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这完全是传说。但这种传说，表现了人的顽强和毅力。所以《山海经》的调查者和撰稿人，就加以整理记录保存下来。

帝女化䔄草，见《中次七经》："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䔄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这是因为䔄草美好，地方人就说这是帝女死后变的。这是神话传说写入《山海经》的又一例。下文接着说的神天愚，也是神话传说。

神耕父，见《中次十一经》：丰山，"神耕父处之，常游清泠之渊，出入有光。见则其国为败。有九钟焉，是知霜鸣。"此丰山地在今湖北随州市，传说神农氏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神耕父即神农（详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有九钟焉，是知霜鸣"，这是战国以后人所增益的文字。根据近年在随州擂鼓墩出土的编钟看来，那里很早就以有编钟著名。所谓九钟，当是因为编钟能发出宫、商、角、徵、羽、宫清、商清、角清、徵清九声（参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潇湘帝女，见《中次十二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洞庭之山即湘山，一称君山，在岳阳市南洞庭湖中。尧之二女即舜之二妃娥皇女英。《史记·五帝本纪》："尧娶之二女"；《正义》云："二女，娥皇女英也。"《列女传》说："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为湘君。"相传舜南巡，二妃从之，俱溺死于湘江。宋胡

旦以后，皆以洞庭为九江。澧、沅、潇、湘诸水，俱汇于洞庭湖而后入长江。

三苗国人相随，见《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晋郭璞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今人袁珂云：此"当即相随远徙南海之象。"三苗人的迁徙，不只于此。《尚书·虞书》："窜三苗于三危。"（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三危》及《〈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夏启舞九代，见《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大乐之野，《大荒西经》作大穆之野。按其部位及《大荒西经》所说情况，大乐之野，疑即今四川乐山。地控青衣江大渡河与岷江。其地古代先民善歌舞。《华阳国志》说：武王伐纣，巴蜀之师，前歌后舞。相传汉高祖（一说汉武帝）因其歌舞作巴渝舞。（参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海外西经及大荒西经的叙述）。

轩辕之国，见《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此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晋郭璞说：轩辕之国，"其国在山南边也，《大荒经》曰：岷山之南。"如此，穷山，当即今邛崃山。"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是古人畜牧狩猎，均各有领地的反映。历史上此处，有类似情况的记载。杨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括地志》："茂州文川

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华阳国志》:"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此"诸夭之野"，即《海内经》都广之野。明人杨慎《山海经补注》说:"广都，今之成都也。"则诸夭之野、广都之野，即今之成都平原。那里"鸾鸟自歌，凤鸟自舞"，说明畜牧业发达。《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种)"，是说那里农业也很发达了。《大荒西经》所说的沃之国和轩辕之台，与《海外西经》所说的情况，基本相同。凡此均足证明，成都平原很早就是生产比较发达的地方。

帝命竖亥步，见《海外东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竖，宫中小臣，《周礼·天官·内竖》:"内竖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国语·晋八》:"平公射鴳不死，使竖襄搏之。"竖襄之称人犹此竖亥。传说亥是善于行走的人，禹要他步行测东西道路里数。《淮南子·地形》也有关于这方面的传说:"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晋郭璞说:"竖亥，健行人。"《山海经》的创作，是经过许多人做资料的搜集工作，这个工作是繁重的。通过对《山海经》的反复交叉研究，我认为资料是丰富的，也是比较可征信的。他们的功绩是伟大的。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人物，就只有这个竖亥。他是对祖国文献作出贡献的杰出代表。

弍负之臣，见《海内西经》。其解释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海内西经》。

王子夜之尸见，《海内北经》及《大荒东经》，其解释见《〈山

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海内北经》。

旱而为应龙之状，见《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这是先民们把祈雨和传说故事结合起来的例证。与此相同的是《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翼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两个故事情节基本相同，只不过一个是迎雨神，一个是送旱神 均为农业社会先民思想的反映。

想像之辞方面的:

《山海经》中，不少出于想像之辞。最显著的是东西南北海的海神，东西南北方的方位神，东西南北风的风神。当然东西日月出入之神，非同此类。但为了叙述方便起见，附述于此。

海神，见于《荒经》。《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为海神。”《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大荒西经》:“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大荒北经》:“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彊。”禺彊即禺京。《大荒南经》南海堵中，当为南海渚中，有神人面，当为人面鸟身。东西南北四海之神，形象完全一致，证明是后人臆造的。东方是以鸟为图腾的，《大荒东经》海神形象，是其他各《荒经》海神臆

造的蓝本。

方位神，见于《海外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西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北经》：“北方禺彊，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海外东经》：“东方勾芒，鸟身人面，乘两龙。”这四个方位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乘两龙。《海外北经》践两青蛇，但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两龙”。从这点看来，有明显证据是后人臆造的。中原的先民们在祭拜天地四方的时候，从各方的图腾中各挑选一个作为方位神。比方说祝融见于《海内经》：“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祝融降处于江水”。蓐收见于《西次三经》：“泑山，神蓐收居之。”禺彊见于《大荒北经》：“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彊。”勾芒未另见于《山海经》，但他的鸟身人面的形象，是与东方氏族的图腾形象相符合的。祝融疑为烛阳之音译，烛阳是烛阴相对的神，北方有神名烛阴，见《海外北经》。蓐收的原意，疑为溽收。因天气炎热，日落西山则暑气潜消。禺彊即为北海之神。《礼记注疏》注“其神勾芒”云：“木初生之时，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勾芒。”句与勾通。以勾芒为东方之神，意思是说，日自东方，万物生长，因奉以为神。

谈到方位神的时候，就联想到《山海经》时代，除《荒经》外，总是把南方放在首位。这个问题，对《山海经》创作时代的研究，很有意义。详见本书《〈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夏代成书说释疑》，兹不赘述。

风神，也见于《荒经》。《大荒东经》：“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大荒南经》：“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

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东方的风神叫折丹，南方的风神叫因因乎。他们共同的任务，是处东极或南极，进行发风和收风。就是说是司风之神。《大荒西经》的风神叫石夷，他的任务是司日月的长短。“司日月之长短”，这句话明显是“以出入风”之误。《大荒北经》独无风神，真的没有吗？不是，是错到《大荒东经》去了。《大荒东经》有这么一节：“有人名曰鹓，北方曰鳧，来之风曰狻。是处东南隅，以止日月。”鹓即鳧，是北方的风神。“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应“是处北极，以出入风”。

日月所出之山，见于《大荒东经》者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有山名曰猗天苏门，日月所出”；“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这五个日月所出之山，都没有神司其长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名曰折丹。”此名曰折丹应为“有神（或人）名曰折丹”。折丹是东方的风神，又是司日月之神。《大荒东经》中的“有女和月母之国”节说：“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应在“名曰折丹”句后。

日月所入之山，见于《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石夷是西方的风神，又是西方司日月之神。大荒之中，有日月出入之山一，“大荒之中，有方山者，日月所出入也。”日月所入之山有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龙山，日月所入”；“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山名曰鏖鏊钜，日月所入者”；“有山名曰常阳之山，日月所入”；“大荒之山，日月所入”。以上东西日月所出入之山，

是有其实际根据的（详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五）其文非怪

《山海经》中，有的文字确有怪异的地方。作为资料书的《山海经》，有闻则录，这种情况是不免的。也有的是辗转传抄，讹错而成。

祭山之文，见《西次三经》："峚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这是一段祭祀山神的韻文，附录于此，使本节文字体例与前后大异；并使峚山这一地区的山川物产增加了神秘的色彩。这种韻文形式的祭文，在我国过去官府民间是长期使用的。

咒痓之辞，见《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痓。南极果，北不成，去痓果。"这是一段巫师咒语。清郝懿行说："此疑当是巫师咒语渗入文中者。"近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并据此等谓"《山海经》盖古之巫书"。痓，病名。晋郭璞说："痓音如风痓之痓。"《素向·气厥论》："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痓。"可能南方先民的领袖北到黄河的传说，是一次试图逃离湿热瘴疠之地，寻求干燥生活环境的远征。然而那次远征失败了，从而流传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歌谣。这个咒语，正反映了这种思想。意思是说："南方的人啊！到北方去的进军失

败了。但是总得要离开这儿前去的。因为这里的疾病太使人难受了。”果是古代人习惯用的语尾，意思与的同。今皖西鄂南部分地区仍然。

江山之南栖为吉，见《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这是一段祝愿之辞。是说岷山以南气候较好，物产蕃庶，生活在那里的人，都是比较长寿的。《山海经》谈到这个地方的，还有《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

凤鸟之文，见《海内经》：“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南次三经》也有类似文字：“有鸟焉……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这些仁、义、礼、信、德等道德规范的完整形成，是在春秋战国以后，所以这些说话，全是后人附会之辞。

鲧复生禹，见《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这段文字，本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复就是复，是又和再的意思。问题是很早的时候，鲧复生禹曾误为鲧腹生禹，就造出许多神话。《启筮》说：“《鲧死三岁，不腐，剖以吴刀，化为黄龙也。”今人袁珂说：“经文鲧复生禹即《楚辞·天问》所谓伯复鲧腹禹（原作伯禹腹鲧，从闻一多《楚辞校补》改）也；复即腹之借字。”今按《楚辞·天问》原文：

众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鸱龟曳衔，鲧何圣焉？
顺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复鲧，夫何以变化？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这是一段对鲧禹治水的一片赞颂之词，并对鲧之死，叹为冤案，毫无神话色彩。“伯禹复鲧，夫何以变化？”是说禹继鲧治水之业，变换了治水的方法，因而获得成功。《山海经》“鲧复生禹”和《楚辞·天问》“伯禹复鲧”，本来用的都是复字，是没有错的。

息壤，见《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息壤本不稀奇，但自晋郭璞解释后就变得稀奇了。郭璞说：“言土自长息无限。”其实息壤，意即肥沃的土壤。《大戴礼》云：“息土之人美。”虞辩注云：“息土，谓衍沃之田。”明朱国桢《涌幢小品·息壤辩》谓壤指耕治之地，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山海经》文指鲧不顺水性，力与水争，决耕桑之地，以遏阻洪水，因而激怒了尧舜。其说甚是。

三、《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

《山海经》所涉及的地域，是极为辽阔的：北至幽都之北，南极赤水之南，西越流沙之西，东抵大海之东。《海内经》说："北海之内，幽都之山，黑水出焉。"指的是半年为夜的北极圈。《大荒西经》说："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这流沙指的是东沙、西沙、南沙、曾母暗沙。《海内经》："西海之内，流沙之西"，这流沙指的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大壑"；"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所指固极明显，是在太平洋中甚至达太平洋彼岸。以上地名，均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一文。

古人认为我国疆土四面环海，所以叫国境以内的地方为海内。《战国策·秦》一云："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这种以海内为国内的观念，远在《山海经》时代就已形成了。从《山海经》所反映的情况看来，我们的祖先，对于世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伊洛入河之会，作为天下的中心；第二是江河之间的山地，认为是夏势力直接控制的中山地区；第三是夏势力所及的海内地区；

第四是夏势力影响所及或人迹所至的海外地区和大荒地区。大抵《山经》和《海内经》反映的主要是中心区、中山区、海内区的情况。《海外经》、《大荒经》反映的主要是海外的情况，但是《海外经》、《大荒经》中，也有不少地方是海内比较偏僻的地区。

古代交通，当然很不方便。但是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的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世无争。一无关津之征，二少城池之设，往来尽可自由。打猎的人或者以有易无的人，大可以自由自在地驰骋于天下。个别先进地区的统治者，正可利用这种情况，以其物质和技术的优势，与各地的人往还。因此，他们对周围情况的了解，倒反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容易得多。后人感到惊异，自属必然。但斥为无稽之谈，那就不当了。

我们的祖先和亚洲其他地区人的祖先，自古在世界上就有很大的活动能量。比如说，现在美洲的印地安人，是美洲最古老的居民，是一万五千年前到二万年前由亚洲经由白令海峡陆续迁去的。又比如居住在今北美沿北极圈一带地区的爱斯基摩人，语言属古亚细亚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族，也是亚洲人。先民们既然能去得了，也自然能回得来，那边的情况，是可以了解到的。他们的子孙是太平洋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活见证。也在很古的时候，居住在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本来是居住在中亚的雅利阿部落集团。他们所使用的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有共同之点。这就说明古代亚洲和欧洲，很早就有密切的联系。

《山海经》的“经”字，有人说具有经典的意义，这是值得研究的。从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诸词的含义看来，经字颇有山脉的意味。但是最准确的，还是经历

之意。从《山经》中固然可以想见《山海经》资料搜集者跋山涉水仆仆风尘的形象；从诸《海经》中，也可看到从南到西，从西到北，又从北到东到南，挨个氏族调查访问的情况。随便举个例子看："西山经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又西八十里，曰小华之山……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又西六十里……。"整个《山经》都是这样确确实实地叙述的。里数或不尽相当，这是由于计算的起点不同，或由于计算有误，但大的情况是相符的。《海经》的情况，也是如此。《海外南经》：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结匈国在其西南，其为人结匈。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有神人二八连臂，在羽民东。整个《海经》、《荒经》，除最后的《海内经》组织比较松散外，其他各经，均有线路可寻。

《山海经》所记，多氏族图腾及当时还得以保存的原始动物，并不奇怪。其文词具有写实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多则说多，少则说少，……，并无浮夸妄诞、哗众取宠的成分。它和署名汉代东方朔撰的《神异经》、《海内十洲记》、署名汉郭宪撰的《洞冥记》、署名晋王嘉撰的《拾遗记》大不一样。晋张华撰《博物志》，自云"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思有以补前人之不足。"但与《山海经》相较，《山海经》立足于写实，《博物志》立足于写奇，不可等同而语。

（一）伊洛入河之会被认为天下的中心

因为夏以伊洛入河之会为中心，所以草创于当时的《山海经》，也以伊洛入河之会为中心。正因为这样，《山海经》特别重视伊洛地区，尤其是伊洛入河之会的地区。

现在先谈整个伊洛地区。《山经》共称《五臧山经》，它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共五经。而《中山经》所描述的地区，是在其他四经所叙述地区的中央。《中山经》又分十二经，其中二至七经以及《中次十经》，所谈的都是黄河之南伊洛地区的事情。在整个《山经》中，其内容之多，几占四分之一。整个《山经》共分二十六经。伊水全长，不过二百四十公里。洛水全长也不过四百二十公里，其在河南境内不及三百公里。这两条河流密迩相邻，自西南平行地向东北流，堪称中国古代的“两河流域”。这两河流域不过三万平方公里，但是谈到流入伊水的河流就达八条之多。流入洛水的河流更达十八条。又《山海经》谈伊洛地区流入黄河的水十三条，流入谷水的五条，流入门水、役水的五条，包括河、洛二水在内，共五十一条。与全书所谈到黄河支流的数字相当。这说明什么呢？这不能不说《山海经》对伊洛地区的重视了。

试看《山海经》谈伊水的情况。《中次二经》：“发视之山……即鱼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鲜山……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阳山……阳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葌山，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这是从伊水的南侧，谈伊水主支流的情况。《中次四经》：“厘山……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中次七经》：“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

于伊水"；"大䔮之山……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半石之山，来需之水出于其阳，而西流注于伊水"。这是从伊水北侧来谈伊水支流的情况。

试看《山海经》谈洛水支流的情况。先看洛水南侧的七条支流。《中次二经》："蔓渠之山……伊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中次四经》："鹿蹄之山……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扶猪之山……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柄山……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中次七经》："半石之山，合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洛"；"少室之山……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再看洛水北侧的十一条支流。《中次五经》："尸山……尸水出焉，南流注于洛水"；"良余之山……乳水出于其阳，而东南流注于洛"；"蛊尾之山，龙余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洛"。《中次六经》："瘣山……交觞之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瞻诸之山……谢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洛"；"娄涿之山……瞻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洛"；"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密山……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傅山……厌染之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谷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阳华之山……杨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

《山海经》谈伊洛地区流入黄河之水，除洛水之外有十三条。《中次三经》："青要之山……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䰯山……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宜苏之山……滽滽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和山……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中次五经》："良余之山……余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河"；"升山……黄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中次六经》："橐山……橐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常烝之山……潐

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河……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夸父之山……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阳华之山……门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河”。《中次七经》：“浮戏之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役山……役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山海经》记载伊洛地区流入谷水的水五条。《中次六经》：“廆山……俞随之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瞻诸之山……少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谷水”；“娄涿之山，……陂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白石之山……涧水出于其阴，西北流注于谷水”；“谷山……爽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谷水”。

《山海经》记载伊洛地区流入役水等水的河流共五条。《中次六经》：“阳华之山，……缙姑之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门水”。《中次七经》：“少陉之山……器难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水”；“太山……太水出于其阳，而东南流注于役水。承水出于其阴，而东北流注于没”；“末山，末水出焉，北流注于没”。

今河南境内的伊洛流域，不及今天全国总面积的三百分之一，但所谈水流五十一条，几占全《山经》四百五十条的九分之一；山头七十二个，也占全《山经》三百四十个山头的五分之一。在一个小小的伊洛地区，这么密集地谈当地的山山水水，唯一可以说明的，是这个地区在《山海经》时代也就是夏代的中心（参见本书《〈山海经〉的成书时代》）。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这个中心的中心，也就是夏建都在何处的问题，除在《〈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及《〈山海经〉的地名多可确指》中有所论述外，根据《中山经》判断，应在缟羝山之东，苦山之西北，伊洛之北，黄河之南，约当今伊洛入河之会。试从《中次三经》、《中次四经》、《中次五经》、《中次六经》、《中次七经》、《中次十经》求得证明。

《中次三经》:“萯山之首，曰敖岸之山”。“又东十里，曰青要之山”。“又东十里，曰騩山。”“又东四十里，曰宜苏之山。”“又东二十里曰和山”。萯山在今河南巩县北见《嘉庆一统志》。《吕氏春秋·音初》说:“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青要之山在今河南新安县西北七十里。《水经注》云:“河水又与簦畛水合，水出新安县青要山，今谓之疆山。”騩山在今河南新安县西北。《嘉庆一统志》二〇五《河南府·山川》云:“騩山在今河南省新安县西北。”这些山都在今洛阳附近。从地理位置看，騩山不应在巩县，而当在今新安县西。很可能是谷水、洛水以北一线之山，统称騩山。古今各以其首尾名之。《中次三经》谈到山的距离，两个十里，一个二十里，一个四十里。在八十里内，谈了六座山、四条水，这不能不说是够详细的了。说得这么详细，肯定这一带是中心地区。地近则阅历易周，记载则精详有致，势所必然。

《中次四经》，所讲的山水，是伊水、洛水之间的山水，山与山之间距离跨度比较大。但是叙述起点，是在伊洛两水会合之处，而且第一段距离跨度最小。这都说明伊洛入河之会是个中心。《中次四经》所讲的山水是熊耳山脉的情况:“厘山之首，曰鹿蹄之山……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西五十里，曰扶猪之山……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又西一百二十里，曰厘山……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柄山……，滔雕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洛”。“又西二百里，曰白边之山”。“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鹿蹄山，甘水、熊耳山、浮濠水（均详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中次五经》:“历山……又东十里，曰尸山……尸水出焉，

南流注于洛水。”“又东十里曰良余之山……余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河。乳水出于其阳，而东南流注于洛”。“又东南十里，曰蛊尾之山……龙余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洛”。“又东北二十里，曰升山……黄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又东十二里，曰阳虚之山，临于玄扈之水。”这是专选距离较短的一段文字。从地理形势看，这段文字所写的是今洛阳西谷水和洛水之间崤山一带山水的情况。只是“又东”疑是“又西”之误。今河南偃师县西，古称尸乡，春秋时为尸氏地，见《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注·谷水》。尸山、尸水疑在其地。阳虚山，在河南洛宁县西五十里，一名阳峪。《明一统志》："黄帝时仓颉随帝南巡，登阳虚之山，即此。”可见自尸山至阳虚山又是比较接近中心地区的。

《中次六经》:“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西十里，曰缟羝之山。”“又西十里，曰廆山……交觞之水出于其阳，而南注于洛；俞随之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谷水。”“又西三十里，曰瞻诸之山……谢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少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谷水。”“又西三十里，曰娄涿之山……瞻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洛；陂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涧水出于其阴，西北流注于谷水。”这些山的距离都很短，只自白石山后，谈山与山的距离就比较远了。这一带的确也是比较靠近中心地区的伊洛入河之处了，而且《中次六经》是从洛阳附近说起的。谷城山，今洛阳市西北有春秋谷城县故城，《太平环宇记》三《西京·河南县》记其事。此谷城县当以谷城山得名。廆山在今河南洛阳市西，现称谷口山，正处于谷洛二水之间。瞻水即今瀍河，源出洛阳市西北谷城山。

白石山在今河南渑池东北。

《中次七经》也详细记载了洛阳以东一连串的山水："姑蓄之山……又东二十里，曰苦山"。"又东二十七里，曰堵山。""又东五十二里，曰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又东五十七里，曰大𧍣之山……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又东七十里，曰半石之山……来需之水出于其阳，而西流注于伊水……合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洛"。"又东五十里，曰少室之山……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又东三十里，曰泰室之山。""又北三十里，曰讲山。""又北三十里，曰婴梁之山。"又东三十里，曰浮戏之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又东四十里，曰少陉之山。""又东南十里，曰太山……太水出于其阳，而东南流注于没水；承水出于其阴，而东北流注于没。""又东二十里，曰末山，末水出焉，北流注于没。""又东二十五里，曰役山……役水出焉，北注于河。""又东三十五里，曰敏山。""又东三十里，曰大騩山。"《中次七经》的山水从休与山、鼓钟山讲起，是讲沿着伊水东南自南向北过洛阳，然后自西向东的诸山水。《太平御览》："鼓钟山，今名钟山。在陆浑西南三十里。"古陆浑在今河南西部伊水上游嵩县东北。《太平御览》："半石山在缑氏南五十里。"今河南省登封县北嵩山，有三峰，其西峰为少室山，东峰为太室山。《水经注》注"洧水出河南密县西南马岭山"云："洧水东流，绥水会焉，水出方山绥溪，即《山海经》所谓浮戏之山。"汜水，《汉书》本作氾，《水经》始作汜，后人多从《水经》。汜水发源于巩县东南，北流经荥阳汜水镇西，北注入黄河。晋郭璞说："今荥阳密县有大騩山"，今河南密县有镇名大騩镇。此堵山及放皋山、大𧍣山、太山、太水、承水、役水、末山、末水等，均详见本书

《〈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中次七经》对于洛阳以东以嵩山为中心地区说得比较详尽。这说明这一带与夏政权是密切相关系着的。《中次七经》是讲整个嵩山山脉。嵩山山脉起止都不在洛阳附近，而是经过这个地方。所以叙述时是从头说起。但是一到洛阳附近，说山与山之间的距离，突然变得小起来，这只能令人得到一个结论，伊洛入河之会，真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了。

正因为伊洛入河之会是夏的中心地区的中心，《中山经》还就伊洛下游以北黄河之滨诸山，又作了详细的叙述。因这些山逼近黄河，没有什么河水可言。《中次十经》："中次十经之首，曰首阳之山。""又西五十里，曰虎尾之山。""又西南五十里，曰繁缋之山。""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又西二十里，曰复州之山。""又西三十里，曰楮山。""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又西五十里，曰涿山。""又西七十里，曰丙山。"首阳山，在今河南偃师县。参见《〈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从《中次三经》、《中次四经》、《中次五经》、《中次六经》、《中次七经》、《中次十经》诸经来看。以伊洛入河之会为起点叙述的，有《中次三经》、《中次四经》、《中次六经》、《中次十经》。在叙述过程中，以伊洛入河之会呈辐射状向外叙述，而且越接近中心地区的山与山的距离越短。《中次五经》、《中次七经》都不从伊洛入河之会合处作为起点叙述，但是叙述到此处附近时，山与山之间的距离，突然变得短起来。这都充分说明《山海经》的作者，是站在伊洛入河之会地区讲话的。

伊洛地区是夏的中心，伊洛入河之会，又是中心的中心。古来有很多传说，在本书《〈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及《〈山海

经〉地名多可确指》等文中有较详的叙述。再从生产的发展情况及社会的进步情况看，也能看出问题来。

（二）中山区是夏直接控制的地区

这里所说的中山地区，是夏的势力所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中山经》的全部地区。用现代的话来说，中山区如同中原区。它包括了伊洛地区、中条山地区、岷山地区、伏牛山～大别山地区、荆山～大别山地区、幕阜山地区，一共六个地区。这六个地区并联在一起，除了地理的原因以外，就是生产上的原因，反映在上层建筑上有社会和政治上的原因。

伊洛地区被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已在前面详细说了，现在首先来看中条山地区。

中条山地区，曾是夏的都城所在，是夏族，也就是华族、汉族早期的活动地区之一。夏、华、汉古音都是上颚音，音相近。因地而异其字，其实则一。在中条山地区称为夏，《书·舜典》说"蛮夷猾夏"，这个夏就是指的这个地区，在华山地区，称为华，汉族自古就自称华夏。《左传·鲁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华、夏为同义语。在汉水流域就称为汉，汉也就是夏，汉水入江之处古称汉口，又称夏口，可证。历史上保留下来有关中条山一带古代夏民族的传说是很多的。《史记·五帝纪》："舜耕历山，渔雷泽"；又说"舜饬下二女于妫汭"。《水经注》云："河东郡南有历山，舜所耕处也。"《史记正义》云："《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曰首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猪山，亦名猪渠山，亦名独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

起雷首山，东至吴坂，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历山南有舜井。”今山西永济县南的雷水，古亦称雷泽，相传为“舜渔雷泽”之处。《史记索隐》云：“《列女传》云，二女长曰娥皇，次曰女英。皇甫谧云，妫水在河东虞县历山西。汭，水涯也。”关于夏的传说也很多，今山西夏县西北，古有安邑，相传夏禹建都于此。夏之末，也曾以此为抗拒殷兵的场地。《史记·殷本纪》云：“桀败于有娀之虚，奔于鸣条，夏师败绩。”《史记正义》云：“有娀当在蒲州也。”蒲州在今山西运城蒲州镇。《括地志》云：“安邑县北三十里南坡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晋西南中条山与夏既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山海经》的调查者对于这块地方，既重视又了解，《山海经》的作者，也就不厌其详地加以叙述。看《中山经薄山之首》：“中山经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又东二十里，曰历儿之山”，“又东十五里，曰渠猪之山，……渠猪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又东三十五里，曰葱聋之山。”“又东十五里，曰涹山”。“又东七十里，曰脱扈之山。”“又东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又东七十里，曰泰威之山。”“又东十五里，曰橿谷之山”。“又东百二十里，曰吴林之山。”如此详详细细地讲了中条山的情况。这些情况与《括地志》：所说的中条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的情况基本相同。这一带紧靠黄河边，与伊洛地区仅一河之隔。《中山经之首》还说了几个向北延伸的山，诸如牛首山、霍山、阴山、鼓镫山等：“牛首之山”劳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潏水”。“又北四十里，曰霍山”。“又北五十二里，曰合谷之山。”“又北三十五里，曰阴山，……少水出焉。”“又东北四百里，曰鼓镫之山。”

牛首之山，劳水、霍山、少水、鼓镫之山，俱见《〈山海经〉

地名多可确指》。

《中山经之首》："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所讲的是晋西南河汾之间中条山地区。《中次五经》自苟床之山至历山一段，所讲的也是那里的情况："薄山之首，曰苟床之山"。"东三百里，曰首山；""又东三百里，曰县劚之山"；"又东三百里，曰葱聋之山"；"东北五百里，曰条谷之山"。"又北十里，曰超山"。"又东五百里，曰成侯之山"；"又东五百里，曰朝歌之山"；"又东五百里，曰槐山"；"又东十里，曰历山"。薄山、首山、葱聋山、朝歌山、槐山、历山，俱见《〈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岷山地区包括着岷山、大巴山、巫山山脉，延绵于川甘陕鄂等省边境。这一带也是我们祖先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自古就有很多关于蜀人巴人和夏人关系的传说。蜀人住在岷山南麓今四川省北部。杨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汝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晋《华阳国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又说："禹娶于涂山，生启，呱呱不及视，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在蜀人居住的地方，很早就有较高的生产水平。据《夏书》记载，就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氂、犀、象、毤毲、丹黄、空青、桑、漆、麻纻等等出产。巴人居住在大巴山及巫山一带。《华阳国志》谈到巴人的时候说："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山。……会诸侯于会稽，巴蜀往焉。"相传巴人早年居武落钟离山（今湖北省长阳县西北）一带。廪眛为其著名首领，后向东发展，对鄂西川东的开发，有重要贡献。巴人勇于战斗，善歌舞，后来

战国时的屈原，吸收并运用了他的歌辞，就成为千古绝唱的《离骚》，汉代喜其歌舞，令乐师学习并加以提高，就成为历史上负有盛名的巴渝舞。《山海经》对于这一地区的重视，是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的。《中次九经》："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流注于江"。"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又东北一百四十里，曰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大江"。"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大江"。"又东三百里，曰高梁之山"。这是说的川北的情况。岷山在今四川省北部。崃山自古为邛族所聚居，故又称邛崃山，在今四川省西部岷江和大渡河之间。高梁山在今四川省梁平县、万县和开江间。《中次九经》接着说："又东四百里，曰蛇山"。"又东五百里，曰鬲山……蒲鷞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江"。"又东北三百里，曰禺阳之山……徐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又东二百五十里，曰岐山……减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又东三百里，曰句祢之山"。"又东一百五十里，曰风雨之山……宣余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又东北二百里，曰玉山"。"又东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夏启而冬闭"。这里所说的，是今天长江以南湖北省鄂西自治州的情况，鬲音利，鬲山在今利川县，出于鬲山之水，古称鬲河。今其下游兴建的拦河坝，地名鬲河岩可证，惟今人误读鬲为隔。又风雨之山，即三峡中之山，正是《大荒南经》所说的："有云雨之山，禹攻云雨。"又今鄂西自治州州所在地附近，山上有石如熊，有洞称小龙洞，不远处有大龙洞，夏日水滔滔不绝，冬则水量大减，疑即是古之熊洞。关于岷山地区的情况。《海内经》还有专节叙述：

西南黑水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

青稻，青黍青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又说：

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有国名曰流黄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麈土。有巴遂山，绳水出焉。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

流黄辛氏、都广之野等，均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其出是麈土，是其出是麈之误。黑蛇食象，即巴蛇食象，所说情况，均与其地合。

伏牛山～大别山地区，具见于《中次十一经》。自翼望之山起，一直到几山，一共谈了四十八山。它包括着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北的地区。请看《中次十一经》："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东流注于济。贶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汉"。"又东北一百五十里，曰朝歌之山，潕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荥"。"又东四十里，曰支离之山，济水出焉，南流注于汉。"这里讲的是南阳盆地的情况。湍水即今湍河，汉水即今汉水。潕水即舞河，明以后称为洪河。注于济，疑为注于清，注于荥疑为注于汝。翼望之山、支离之山、即鱼之山、济山皆《中次十一经》荆山音字之异，即今伏牛山（均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中次十一经》自帝囷之山后，进入了今天的桐柏山地区。自伏牛之东端进入桐柏山，正是向东南走。所以《中次十一经》说："又东南二百里，曰帝囷之山，……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又东南五十里，曰视山……有井焉，名曰天井，夏有水，冬竭，其上多桑"。"又东南二

百里，曰前山”。“又东南三百里，曰丰山……神耕父处之，常游清冷之渊……，有九钟焉，是知霜鸣”。“又东北八十里，曰兔床之山”。“又东六十里，曰皮山”。“又东六十里，曰瑶碧之山”。“又东北五十里，曰袟箇之山”。“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

自帝囷之山至袟箇之山，大抵为桐柏山脉。这一带古代是炎帝之族所居住的地方。炎帝神农即厉山氏。《礼·祭法》：“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注：“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作烈山氏。皇甫谧说：“厉山，今之随之厉乡也。”今湖北随州市有烈山，一名厉山。相传烈山有石穴。神农生于此，世谓之神农穴。丰山与厉山为连麓，今厉山北有封江，封、丰音同。疑封江出自丰山。“有九钟焉，是知霜鸣。”此是战国后人所增补的语言。《中次十一经》的后半段，主要是讲大别山的北边情况：“又东南三十里，曰依轱之山”。“又东南三十五里，曰即谷之山”。“又东南四十里，曰鸡山……多桑”。“又东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又东南三十里，曰游戏之山”。“又东南三十五里，曰从山”。“又东南三十里，曰婴硜之山”。“又东南三十里，曰毕山，帝苑之水出焉，东北流注于视”。“又东南二十里，曰乐马之山”。“又东南二十五里，曰葴山，视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汝水”。“又东四十里，曰婴山”。“又东三十里，曰虎首之山”。“又东二十里，曰婴侯之山”。“又东五十里，曰大孰之山，杀水出焉，东北流注于视水”。“又东四十里，曰卑山。”“又东三十里，曰倚帝之山”。“又东三十里，曰鲵山”。“又东三十里，曰雅山，澧水出焉，东流注于视水，其上多美桑”。“又东五十里，曰宣山，沦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视水……其上有桑焉，大

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名曰帝女之桑”。“又东四十五里，曰衡山……多桑”。“又东四十里，曰丰山……其木多桑”。“又东七十里，曰妪山”。“又东三十里，曰鲜山”。“又东三十里，曰章山……皋水出焉，东流注于澧水”。“又东二十五里，曰大克之山”。“又东五十里，曰区吴之山”。“又东五十里，曰声匈之山”。“又东五十里，曰大骢之山”。“又东十里，曰踵臼之山”。“又东北七十里，曰历（或作磨）石之山”。“又东南一百里，曰求山”。“又东二百里，曰丑阳之山”。“又东三百里，曰奥山”。“又东三十五里，曰服山”。“又东三百里，曰杳山”。“又东三百五十里，曰几山。”

大别山古称甑山、曾山、西陵。山北水均北流入视，视即淮河上游的古称（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这一带自古盛产蚕桑。《山海经》中语及“多桑”之处，一共十四个，而大别山独居其五。包括桐柏山一处在内，共有其六。《史记》说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后人以为蚕桑之祖，是有根据的。也正因为桐柏和大别山区，很早就是农桑之区，所以夏的统治者，对此也是比较重视的。《山海经》在说到这里山水的情况，也和伊洛地区一样，都是十里数十里密密麻麻地来计算里程的。大别山区的丰山、衡山均在大别山，汝水、澧水均在淮河北，即谷之山，鸡山即今豫鄂边境的风景区鸡公山，均详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从山、婴硜山，其名不多见，惟今英山县有之。虽在《中次十一经》范围之内，仍难确认，姑志之。《中次十一经》的荆山，是济山、或支离山或即鱼山之音字之异，即今伏牛山。《中次八经》的荆山，又称景山，是湖北西北地区的主要山脉。

荆山——大别山地区，按照《山海经》的内容来看，它首

先包括着今湖北境内汉水以南地区，然后向东延伸到大别山之南北止。《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睢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东北百里，曰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睢"。"又东北百五十里，曰骄山……，神鼍围处之……，恒游于睢漳之渊"。"又东北百二十里，曰女几之山"。"又东北二百里，曰宜诸之山……沲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漳"。"又东北三百五十里，曰纶山"。"又东北二百里，曰陆郈之山"。"又东北三百里，曰光山……神计蒙处之……，恒游于漳渊"。"又东百五十里，曰岐山……神涉鼍处之"。"又东百三十里，，曰铜山"。"又东北一百里，曰美山"。"又东北百里，曰大尧山"。"又东北三百里，曰灵山"。"又东北七十里，曰龙山"。"又东南五十里，曰衡山"。"又东南七十里，曰石山"。"又南百二十里，曰若山"。"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彘山"。"又东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又东南七十里曰讙山……郁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又东北百五十里，曰仁举之山"。"又东五十里，曰师每之山"。"又东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自荆山之首的景山至宜诸之山，皆今湖北境内荆山山脉的山和水，颇为明确（参见《〈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荆山、景山、女几、宜诸山、漳水、沮水、沲水各条。）自纶山以东各条方向可知，地名多不存于今日。可资佐证者，仅光山、岐山、衡山等山而已。光山、岐山、衡山均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各该条。然郁水疑即今涢水，仁举之山疑为今举水上游发源之山，均在湖北东部地区，南流入江。

幕阜山地区，是长江以南湘蠡之间的地区，《中次十二经》对于这一地区，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洞庭山之首，日篇遇之山，无草木，多黄金"。"又东南五十里，曰云山，无草木，有桂竹，……其上多黄

金”。“又东南一百三十里，曰龟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青雄黄，多扶竹”。“又东七十里，曰丙山，多筀竹，多黄金铜铁”。“又东南五十里，曰风伯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痠石、文石，多铁”。“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青雄黄”。“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帝之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又东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其木多椶枏荆芑竹箭䉋箘，其上多黄金玉，其下多文石铁”。“又东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㻬琈之玉”。“又东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尧山，有阴多黄垩，其阳多黄金”。“又东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多银砥砺”。“又东二百里，曰真陵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玉”。“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阳帝之山，多美铜”。“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其上多银，其下多碧，多冷石赭”。“又东二百三十里，曰荣余之山，其上多铜，其下多银”。

“帝之二女居之”，古今传说相同，洞庭、柴桑等地名亦古今相同。这一带的咸宁、岳阳，今确有江浮之山其地。所谓真陵，当即《禹贡》的东陵。《禹贡》说：“过九江，至于东陵。”《尚书·正义》注云：“江分为九道，在荆州。”宋蔡沈《书经集传》以流入洞庭湖的沅、渐、元、辰、叙、酉、醴、资、湘等九水称九江。所谓阳帝之山，正是后来阳新这个名字的由来，阳而称新，就是说在阳帝之山地区所建立起来的新县分。阳新这个地方，至今还有几处以阳辛命名的地方，这可能与帝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有关。因为这一带盛产铜铁五金，自古有个著名的部落居住在这一带，不是不可想像的事。《山海经》谈这里出产五金的比较多，《山经》说产五金的事有二百一十四起，这一个地区就达二十二起，超过了十分之一。这个地方又是盛

产竹子的地方。《中次十二经》十五山，谈生产竹子的山就达六处。整个《山经》谈竹子的事，二十一起，而《中次十二经》一个地区几占三分之一。这些都和今天的实际情况相符。现在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当时条件下，为何距伊洛地区那么远的幕阜山，也能列入《中山经》作为中山的范围呢？唯一的理由是，这里是夏代的冶铜基地。根据考古证明，远在有甲骨文以前的时代，就已经使用铜器了。幕阜山北端大冶县的古铜矿遗址，就已经发掘的情况证明，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殷小乙时期，这里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就已具规模了。这决不是一朝一夕之故。何况这附近，在 1985 年曾发现一座名叫永城的古城。这座古城遗址保存着大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片，其年代与夏代相当。这个永城，疑是后来楚国最早的郢城，楚在熊红以后，曾在大冶地区建都达六世之久。铜绿山及鄂王城等地经常出现郢爰。

（三）海内是夏势力所及的地区

《山海经》的海内，除了从海内各经，略知当时社会还残存的氏族结构外，其山川地理形势，完全可以从《山经》中得知其梗概。其中《中山经》所揭示的中山地区，是海内的中原，已如前述。下面试就《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所描述的我国四方的情况分别探索。《南山经》所描写的基本是我国南岭山脉一带的情况，《西山经》所描写的是昆仑山脉一带的情况，《北山经》所描写的主要是阴山山脉地区的情况，当然也反映了天山北的情况。《东山经》所反映的主要是泰山一带及东北地区的情况。整个《山经》全部勾画出了今

日中国当时称为海内的蓝图，另外从海内各经还可看到一些情况。

首先来看南方的海内情况。《南山经》分为《南山经之首》、《南次二经》、《南次三经》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就两个自西向东的平行线上的情况，分别加以记述。《南山经之首》与《南次二经》组成南岭北的一条线。《南山经之首》："南山经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丽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又东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又东三百七十里，曰杻阳之山……，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宪翼之水"。"又东三百里，曰柢山"。"又东四百里，曰亶爰之山"。"又东三百里，曰基山"。"又东三百里，曰青丘之山……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泽"。"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东海……汸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淯。"《南山经之首》所谈的情况，是洞庭湖之滨至鄱阳湖东北的情况。西海即洞庭湖、堂庭山即洞庭山，招摇山在今湖南郴州地区，杻阳之山即浏阳之山，箕山即古黟山今黄山，黄山与天目山为连麓，箕尾山即今天目山，东海即今东海，汸水即今昌江，淯即鄱阳湖。俱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继《南山经之首》《南次二经》又继续向东叙述："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西临流黄，北望诸𣶒，东望长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东南四百五十里，曰长右之山"。"又东三百四十里，曰尧光之山"。"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又东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又东四百里，曰句余之山"。"又东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区，东望诸𣶒……苕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又东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坛……阕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勺"。"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勺

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溴”。“又东五百里，曰夷山，……溴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列涂”。“又东五百里，曰仆勾之山”。“又东五百里，曰咸阴之山”。“又东四百里，曰洵山……，洵水出焉，而南流注于阏之泽”。“又东四百里，曰虖勺之山……滂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海”。“又东五百里，曰区吴之山……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又东五百里，曰鹿吴之山……泽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东五百里，曰漆吾之山，处于东海。望丘山，其光载出载入，是惟日次。”《南次二经》谈浙江山水甚详，讲的是今江西东北安徽南部和浙江省的情况。其方向里程，未必俱当于今日，但其名称尚在，苕水、会稽，今仍其名。句余山见于古籍。具区即今太湖，浮玉山即今天目山；瞿父当即今之三瞿山，夷山当即今武夷山。俱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各该条。浙江在当时去中原甚远，但此处发达较早， 1973 年在浙江余姚发掘的新石器时期遗址，距今约六千八百年，早于夏代二千多年，在这里发现了“干栏”式建筑遗迹，梁柱间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具有相当成熟的木构技术。生产工具有伐木用的石斧、石凿，农耕用的骨耜和狩猎用的骨镞等。同时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迹，说明农业已成为当时的主要经济部门。《南次二经》说“糈用稌”，稌就是稻，《诗 · 周颂 · 丰年》：“丰年多黍多稌。”“糈用稌”，就是用煮熟了的稻米来祀神。这种记载，与这个地方的生产情况是符合的。正因为这里，自古生产发达、与中原早有接触，所以这里也有许多夏代的传说。《史记 · 夏本纪》：“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史记 · 集解》裴骃说：“《皇览》曰：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会稽山本名苗山，在县南，去县七里，《越传》曰：禹到大越，上苗山，

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地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传以为下有群鸟耘田者也。”

《南次三经》所谈的是南岭山脉以南自西向东的情况：“南次三经之首，曰天虞之山”。“东五百里，曰祷过之山”，多犀兕，多象，“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多虎蛟”。“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名曰凤凰。”。“又东五百里，曰发爽之山……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又东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遗，多怪鸟，凯风自是出”。“又东四百里，至于非山之首”。“又东五百里，曰阳夹之山”。“又东五百里，曰灌湘之山”。“又东五百里，曰鸡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又东四百里，曰令丘之山……，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条风自是出”。“又东三百七十里，曰仑者之山”。“又东五百八十里，曰禺槀之山”。“又东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这一段所说的水，全是南流入海。所产犀象凤凰，也是这里早年所有的动物。这里东南海是风源所在，也与今日情况相符，条风即台风，条台方言今犹同。浪水即今广西柳江的上游，灌湘山即今湘江上游支流灌江发源之山，鸡山即今湖南九嶷山东方之山，南禺山即今番禺山，均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各该条。我国南方的情况，在《海内南经》中还谈到“瓯居海中、闽在海中”，这是讲住在海岛中的我国古代的瓯人和闽人。《海外南经》还谈到羽民国、灌头国、长臂国捕鱼海中，这是说我们的祖先在南海捕鱼的情况。

其次看看《山海经》所说的西方的海内情况。《山海经》中的《西山经》主要讲的是我国西方的情况，它分为《西山经之首》、《西次二经》、《西次三经》、《西次四经》四个部分。《西

山经之首》谈的是华山以西，一直到青海东部，主要包括秦岭的山水情况。“西山经，，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又西八十里，曰小华之山”。“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又西七十里，曰英山……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又西七十里，曰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百五十里，曰时山……，逐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时之山……，涔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汉水”。“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嚣水出焉，北流注于汤水”。“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皋涂之山，蔷水出焉，西流注于诸资之水；涂水出焉，南西流注于集获之水”。“又西百八十里，曰黄山……，盼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是錞于西海……，淒（或作涹）水出焉，西流注于海。”这一带山脉自西向东，河流北流于渭，南流于汉，西流于赤水和海，这完全符合今天的地理形势。华山、太华山、小华山、嶓冢之山、騩山、渭水、汉水，名诸存于今日。符禺水、灌水、禺水、招水，诸见于《水经注》。南山、丹水见于《前汉书·地理志》。赤水即今黄河上游，此西海即指今青海湖。俱详本书《〈山海经〉地名均可确指》各该条。

《西次二经》所说的，主要是包括渭水以北一线向西的情

况:“西次二经之首,曰钤山”。“西二百里,曰泰冒之山,……,浴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数历之山,……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又西北五十里,曰高山……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又西二百里,曰龙首之山……,苕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泾水”。“又西二百里,曰鹿台之山”。“西南二百里,曰鸟危之山……,鸟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又西四百里,曰薰吴之山”。“又西四百里,曰厎阳之山”。“又西二百五十里,曰众兽之山”。“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莱山。”泰冒山即秦冒山,浴水即北洛水,龙首山即甘宁边境的青龙山,泾水即今泾水。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这里所谈的山水,包括了陕西渭北一直向西延伸到宁夏南部甘肃东部的情况。

《西次四经》先是从南向北详谈陕北北洛河黄河之间的情况,然后自陕北白于之山向西转南谈了宁夏之南甘肃之东的情况。本来是先应该讲《西次三经》的,只因《西次四经》与《西次二经》所谈的线形成一个角度较小的交叉线,彼此密迩相邻,所以先讲《西次四经》的情况:“西次四经之首,曰阴山……阴水出焉,西流注于洛”。“北五十里,曰劳山……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西五十里,曰罷父之山,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区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北二百里,曰鸟山,……辱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二十里,曰上申之山……汤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又北百八十里,曰诸次之山,诸次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

百八十里，曰号山……端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二百二十里，曰孟山……生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渭；夹水出于其阴，东流注于生水。”今陕西北部，东有黄河与山西交界，中有洛河贯穿其中。河洛之间，水或东流入河，或西流入洛。《西次四经》所云，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合。今陕西北部除黄河、洛水之外，劳山、白于山之名，尚存于今日，区水之名，古曾载于《水经注》。均详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白于山以西的情况，看《西次四经》怎样继续谈：“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又西五十五里，曰泾谷之山，泾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渭”。“又西百二十里，曰刚山……，刚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二百里，至刚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涴水出焉，，而北注于陵羊之泽”。“又西三百里，曰中曲之山”。“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滥水出于其西，西流注于汉水”。“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白于山即今陕北白于山，鸟鼠山即今甘肃东南的鸟鼠山。申首之山，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正说明了沙漠地区的水流情况。陕北山水多以申为名，有申山、上申之山、申首之山、申水等。因而其地古代，族以申名，国以申名。申国传为伯夷之后，居今陕西山西间。周宣王时一部分被东迁，分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建立申国。留在原址的一部分，称西申、或称申戎，。见1979年版《辞海》。泾水出泾谷口，濛水出上邽县西北邽山，俱见《水经注》。陵羊泽当即今龙羊峡，参见本书《〈山海经〉

地名多可确指》。

《西次三经》是讲从甘肃青海分两路进入新疆，一直到帕米尔高原的情况："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䍃之泽，西望帝之搏兽之丘，东望螞渊"。"西北三百里，曰长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泑水"。"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西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又西三百七十里，曰乐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蠃母之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又西三百里，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又西二百里，曰长留之山"。"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浊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泽"。"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又西一百九十里，曰䰠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西次三经》诸山水，在今青海、甘肃、新疆、西藏，分两条线路叙述。自崇吾之山至玉山是第一条线路，这条线路由青海出新疆南路到帕米尔高原。从形势看，崇吾山指今

青海鄂拉山；冢遂山指今青海大通山；嵇泽指今青海扎陵湖；蠕渊指今青海湖；不周山在泑泽西，泑泽即今新疆罗布泊；钟山即天山，昆仑即帕米尔。至于无达的河水，是流入泑泽之水，泑泽古被认为黄河之源；此赤水指的是长江上游。洋水指今印度河上游，黑水指今锡尔河上游。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西次三经》的第二条线路，是从陕甘边境到新疆天山。轩辕之丘在川甘陕边区，洵水在陕南，黑水发源于四川若尔盖流至甘肃玛曲而入黄河，积石山即今青海省东南部的积石山，三危山即今敦煌的三危山，天山即今新疆天山，俱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从《西山经》看来，我们的祖先，就在我国大西北，一直到帕米尔周围，同各地的先民们，在很早的时候，彼此就有了密切的往来。从陕西到青海甘肃有三条线路可通。从甘肃到新疆，又有两条线路往来。很可重视的，是我们的祖先，对于昆仑山那么重视，知道的情况那么详尽。《山海经》关于昆仑山的记载是很多的。除了《西次三经》外，《北山经之首》、《海外南经》都谈到了昆仑虚，《海内西经》、《海内北经》也多次谈到了昆仑虚。《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又谈到了昆仑虚。《海内东经》也谈到昆仑虚，但此显系《海内西经》之文误入于此，参见本书《〈山海经〉文字之增损错乱》。昆仑山矗立在我国大西北，自古就成为我国的重要象征。

再看海内北方的情况。《北山经》谈我国北方诸山水，是分三个部分来叙述的。《北山经之首》所谈的地区跨度最大，西起天山北，向东延伸沿着阴山一线直抵今内蒙古自治区。《北次二经》所谈的是从今山西省北部管涔山一直到贝加尔湖。《北次三经》所谈的是从太行山燕山一直到黑龙江地区的情况。首

先来看《北山经之首》。地区"北山经之首，曰单狐之山……，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水"。"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诸毗之水"。"又北三百里，曰带山……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又北四百里，曰谯明之山，谯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嚣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虢山……伊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兽多橐驼"。"又北四百里，至于虢山之尾……鱼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又北百一十里，曰边春之山（或作春山），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又北二百里，曰蔓联之山"。"又北百八十里，曰单张之山……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杠水"。"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题之山……匠韩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栎泽"。"又北二百三十里，曰小咸之山"。"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又北二百里，曰狱法之山，瀤泽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泰泽"。"又北二百里，曰北岳之山，……诸怀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嚣水"。"又北百八十里，曰浑夕之山……嚣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又北五十里，曰北单之山"。"又北百里，曰罴差之山"。"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鲜之山，是多马，鲜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多马……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泰泽。"《北山经之首》所说的山水，前后次序的排列，颇为凌乱。但仍可

见其大概。这段文字可分为四个单元。自单狐之山至带山是第一个单元。单狐山即单桓山，即博格达峰，在今新疆乌鲁木齐市。古单桓国以此得名。彭水疑即流入艾比湖的精河，芘湖疑即今艾比湖，泑水疑即今的潛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这个单元的起点是今乌鲁木齐市。自边春之山至敦薨之山，是第二个单元。这里的水，多西流于泑泽，可知是甘肃西部新疆东南部的情况，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泑泽、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各条。杠水疑为党河，蔓联之山疑为祁连山，单张之山疑为祁连山西的大雪山，栎水疑为甘肃西北肃北蒙古自治县与党河相交之水，匠韩之水疑为疏勒河，潘侯之山疑为疏勒南山，栎泽疑为哈拉湖。这个单元的起点，在今青海省北的哈拉湖。自谯明之山至石者之山，是第三个单元，是甘肃东部. 宁夏西部和内蒙河套以南沿着黄河一带的情况。这里的水，都是西流于黄河。且虢山兽多橐驼，亦可见是其地不虚。自少咸之山至隄山一段，是今山西北部的情况，属于第四个单元。少咸山、敦水、雁门之山、北岳之山，均在西北部，浑夕之山，当即今浑源县的恒山主峰。泰泽当即今渤海。俱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下面再看《北次二经》谈山西北管涔山直到贝加尔湖的情况："北次二经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又西二百五十里，曰少阳之山……酸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汾水"。"又北五十里，曰悬雍之山……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汾水"。"又北二百里，曰狐歧之山……胜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汾水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广员三百里，尽沙也……，鲔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又北四百里，曰尔是之山"。"又西三百八十里，曰狂山

……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浮水”。“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诸余之山……诸余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旄水”。“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头之山……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印泽”。“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钩吾之山”。“又北三百里，曰北嚣之山……涔水出焉，而东流注于邛泽”。“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脩水出焉，而东流注于雁门”。“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又北四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湖灌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海”。“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又北三百里，曰敦题之山，是錞于北海。”《北次二经》有明显错简之处。如将北嚣之山及梁渠之山两节移于狐歧山之后，将姑灌之山、湖灌之山两节移于白沙山节之后，则较合实际。《北次二经》诸山水，可分为三个单元，每个单元的里程，都似自管涔山起算。管涔山、汾水、少阳山、县雍山、晋水、狐歧山、胜水，俱在晋西北，属第一个单元的山水，这个单元从管涔山算起，谈到狐歧之山。自白沙山至伺吾之山，属于第二单元，地当内蒙自治区中部偏东、外蒙东部。这一带的水先谈西流，是在内蒙；后谈东流，是在外蒙。这一单元的山水名称，因部族迁徙频繁，变化也多，古地名保存到今天的不多。但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情况。白沙山即今内蒙自治区浑善达克沙地宝沙岱。白沙宝沙音同，山岱义同，从地理形势分析，狂山当即今内蒙克什克腾旗的黄岗梁，诸余之水当即今克鲁伦河，印泽即呼伦湖。自北嚣山至北海，属第三单元，是晋北内蒙及外蒙境内之山。这带山水地理形势完全可以看出，名称亦隐约可见。北嚣山当在嚣水之北。据《北山经之首》，嚣水即发源于浑源县的浑水。北嚣之山，当即今恒山北端。涔水疑即今唐河；邛洋音近，邛泽即今白洋淀。梁渠之山，当即吕梁山之首，渠首义同。脩水当为

滹沱河上游。姑灌之山，冬夏有雪，疑即狂山，姑灌连读如狂。湖灌之水疑即今西拉木伦河，海即渤海。北海即今贝加尔湖，以上诸山水，释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北次三经》所谈的是王屋山、太行山、燕山直到东北黑龙江的情况："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山，其首曰归山"。"又东北二百里，曰龙侯之山……决决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东北二百里，曰马成之山"。"又东北七十里，曰咸山……条菅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长泽"。"又东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又东三百里，曰阳山……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又东三百五十里，曰贲闻之山"。"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湳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泽"。"又东北三百里，曰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实惟乾河。""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又东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门之山"。"又东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又东二百里，曰京山……高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又东二百里，曰虫尾之山……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黄泽"。"又东三百里，曰彭毗之山……蚤林之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床水"。"又东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黄泽"。"又东三百七十里，曰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滹池"。"又东北二百里，曰轩辕之山"。"又北二百里，曰谒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其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婴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氾水"。"东三百里，曰沮洳之山……濝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洹；滏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欧水"。"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漳水出

焉，东流注于河”。“又东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清漳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浊漳之水”。“又东北二百里，曰锡山……牛首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滏水”。“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景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海泽”。“又北百里，曰题首之山”。“又北百里，曰绣山，洧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阳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河”。“又北百二十里，曰敦与之山……溹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泰陆之水；泜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彭水；槐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泜泽”。“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历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洧水”。“又北三百里，曰维龙之山……肥水出焉，而东流注于皋泽……敞铁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泽”。“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马之山……，木马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虖沱”。“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虖沱”。“又北三百里，曰泰戏之山……，虖沱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溇水；液女之水出于其阳，南流注于沁水”。“又北三百里，曰石山……，濩濩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虖沱；鲜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皋涂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溇液水”。“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滱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又北三百里，曰陆山……郯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二百里，曰沂山，般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北百二十里，曰燕山……，燕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饶山，……其兽多橐驼……，历虢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四百里，曰乾山……，其阴有铁而无水”。“又北五百里，曰伦山，伦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雁门之山”。“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泽，

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又北五百里，曰錞于毋逢之山，北望鸡号之山，其风如飚。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

《北次三经》的内容，主要讲的是晋东、晋南和冀西的情况。分为三个单元，但都以太行山的南端，作为里程计算的起点。第一个单元，自归山至贲闻之山，凡七山。按地理形势及其里程，归山当在今焦作市附近。决决之水，当为今之淇水，决淇古音近。决决之水出于龙侯之山，今淇水上游有地名龙镇。马成之山疑在太行山东河北省元氏县东，此处有五马山，上有五马石。天池之山，一般人都说在管涔山。管涔山确有天池山，水伏流潜于其下，与此处所说相同，但里程不合远甚。留水疑是出于山西省屯留县西注于沁河之水。贲闻之山，多涅石，疑此贲闻之山，为涅水上游发源之山。涅水源出山西武乡西北分水岭，东南流入襄垣县，会小漳水与浊漳合。第二个单元，是从王屋山起至沮洳之山，除少数河流外，都是南流注于河。这是今山西省南部的情况。王屋山在今山西省垣曲和河南济源县间，滁水即济水，泰泽即渤海。教水即今涑水，乾河景山在山西西南闻喜县。盐贩之泽，在今山西运城县南，即解池。孟门山在今山西省吉县西，陕西省宜川县东北，緜亘黄河两岸。丹水即今山西省南部的丹河，流入沁水。薄水即今淇水，虫尾之山当在今山西省临川县北，黄泽在今河南省内黄县北，虖池、虖沱均即滹沱。明漳之水即今漳河。泰头山即泰戏山。沁水即今沁河。谒戾山在今山西平遥县。沮洳山及綦水均在今河南辉县。以上诸地俱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第三个单元从神囷之山起至錞于毋逢之山，凡二十七山。除少数山水地在黑龙江省外，余水均东流入河。古黄河循太行山东入海，是知诸山水，均在太行山东及燕山东河北省境内。神囷山疑为今

河北磁县石鼓山之异名。洹水今名安阳河，滏水今名滏阳河。发鸠山在今山西长子县，漳水即今漳水。少山在今昔阳县，清漳、浊漳即今清漳、浊漳。景山在今邯郸市西南。敦与山、泜水均在今河北省临城县。泰陆即钜鹿，在今河北省巨鹿县。槐河即今河北省赞皇县的槐沙河。泰戏山在今山西省五台山东北。沁水即今沁河。高是之山在今山西省灵丘县。滱水即今河北省唐河。燕山在今河北平原北侧，朝白河谷至山海关之山。此碣石之山，地应在渤海西岸古黄河口。《北次三经》洧水是在黄河南，饶山当在东北，今黑龙江东部，乌苏里江西。挠力河下游有饶河县，疑挠力河古名饶河，即历虢之水，饶山是饶河的发源地，当前发现，饶河是古代东北石器制造的重要中心，与内地有较多的联系。浴水，晋郭璞说："浴水，即黑水也"。黑水即今黑龙江，幽都之山即接近北极圈的山。以上诸山，俱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最后看看海内的东方情况。《东山经》所反映的海内东方情况，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东山经之首》："东山经之首，曰樕䝙之山，北临乾昧，食水出焉，东流注于海"。"又南三百里，曰藟山……湖水出焉，东流注于食水"。"又南三百里，曰栒状之山…，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湖水"。"又南三百里，曰勃亝之山"。"又南三百里，曰番条之山……减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又南四百里，曰姑儿之山，……姑儿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诸绳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泽"。"又南三百里，曰岳山……泺水出焉，东流注于泽"。"又南三百里，曰豺山"。"又南三百里，曰独山……末涂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又南三百里，曰泰山……环水出焉，东流注于江（一作海，《水经注》当作汶）"。"又

南三百里，曰竹山，錞于江……激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娶檀之水。”此《东山经之首》诸山水是从北向南叙述的。根据地理形势看，樕𧍪之山疑即肃慎之山，肃慎族因此得名。食水疑即今我国东北的乌苏里江，湖水疑即注入乌苏里江的七星河，以其中经沼泽地故称湖水。泿水疑即挠力河上游。勃垒疑为勃垒，即勃累或勃利，勃利是古东北靺鞨部族中的一支，今其地仍置勃利县，在黑龙江省东南部。高氏之山疑为吉林省敦化县东北之山，诸绳之水即出于此山注入镜泊湖之水，所谓泽即镜泊湖。诸绳即诸申，是女真之古代译称，此高氏之山节应在番条之山节前。减河地处今河北省中部，今滨临渤海地区仍有捷地减河，北流注于海。今山东半岛有大姑夹河，北流注于海，疑为古代姑儿河。岳山即东岳泰山之泰山，泺水即今源于泰山在泺口注入黄河之水，古代此水不出黄河。末涂水疑即今沂水。所谓东南流注于沔，沔为长江下游之古称。古沂水入骆马湖后转入洪泽湖注入长江。其故道后为黄河所夺，遂东流会灌河入海。泰山即今山东泰山。《水经注》云：“环水出泰山南溪，南流历中下两庙间，世谓此水为石汶。《山海经》曰：环水出泰山，东流注于汶，”今人石泉据“四渎”分析，沂水古称江。竹山，錞于江，一作錞于涯。激水即今濉河，濉河出于今微山湖西。

《东次二经》的山水是海内东方山水的第二部分，请看：“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北临食水，东望沮吴，南望沙陵，西望湣泽”。“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又西南四百里，曰峄皋之山……，峄皋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激女之水”。“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澧水出焉，东流注于余泽”。“又南三百八十里，曰余峨之山……杂余之水出焉，东流注于黄水”。“又南三百里，

曰杜父之山”。“又南三百里，曰耿山”。“又南三百里，曰虖其之山……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涔水”。“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又南三百里，曰碧山”。“又南五百里，曰缑氏之山……原水出焉，东流注于沙泽”。“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又南五百里，曰凫丽之山”。“又南五百里，曰䃌水，南临䃌山，东望湖泽。”空桑所在，其说不一。其地出善木，可为琴瑟，此空桑之山，据《东山经之首》情况判断，当在乌苏里江上游东南。峄皋之山，即今峄山，峄山绵延于山东江苏境内，地跨十九个县市。激女之水，激女连读如睢疑即睢水。睢水今称濉河。濉水下游昔为黄河所夺。此前濉水流经安徽宿县、灵壁，江苏睢宁北，至宿迁县南注入泗水，因而与出于峄皋山之峄皋水相会。葛山、葛山之尾，均为峄山余脉，《太平御览》：“峄山，今下邳西葛峄山也。”黄水出山东栖霞县西北蚕山，西北流入海，地在山东半岛北。姑射之山，北姑射山、南姑射山，当在黄海海中。凫丽疑即今安徽宿县符离集之山。䃌山疑即今山东境内鄄城县的箕山。《东次二经》诸山，也是分成几个单元叙述，并不是一直从北到南。诸山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下面再看《东山经》的第三部分《东次三经》：“东次三经之首，曰尸胡之山，北望殚山”。“又南水行八百里，曰岐山”。“又南水行五百里，曰诸钩之山，无草木，多沙石”。“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无草木，多沙”。“又东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无草木，多沙石”。“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是山也，广员百里，其上有水焉，名曰碧阳”。“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歧踵之山，广员二百里

……有水焉，广员四十里，皆涌。其名曰深泽”。“又南水行九百里，曰踇隅之山”。“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无皋之山。南望幼海，东望榑木（原注：扶桑二音）。”这一段地理情况是，海沙所聚，草木不生，人迹罕至。因此地名多不可考。然自总体情况看来，确是山东半岛南部至长江口北海中的情况。峄山即姜山，与今崂山为连麓，幼海即少海亦即东海，《淮南子》：“东方大渚曰少海。踇隅之山，一曰海偶之山，海音母，踇偶连续如勿。今长江口北黄海中，有勿南沙。则踇偶山当在其北。自尸胡之山后，每至一处，都是必须水行数百里，且其地多沙石，这与今天苏北海中情况完全一样。那里自北至南，现尚有北沙、长沙、瑶子沙、蒲子沙、暗沙、黄子沙、金家沙、庄家沙、郎家沙、勿南沙诸岛。

《东山经》的第四个部分《东次四经》的情况是：“又东次四经之首，曰北号之山，临于北海……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又南三百里，曰旄山，苍体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展水”。“又南三百二十里，曰东始之山……泚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又东南三百里，曰女烝之山，膏水出焉，而西注于鬲水”。“又东南二百里，曰钦山……师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皋泽”。“又东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余如之泽”。“又东北二百里，曰剡山”。“又东二百里，曰太山……钩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劳水。”此《东次四经》与《东山经之首》系平行叙述。惟《东次四经》所述各山水均偏西，苍体之水西流注于展水，疑为今清河流注于辽河。泚水疑为今河北境内之子牙河，子牙连读如泚。鬲水疑即古鬲津河，故道在今山东平原县故鬲县西。皋泽疑为缘于峄皋山之泽，即今昭阳湖、微山湖。太山即泰山。此太山是就泰山西部地区而言。钩水当

在栎水西。古劳水已为黄河下游所夺。

海内的情况，除已见于《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外，还具见于《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和《海内经》。这些海内经所讲的，主要是氏族及其图腾，均已详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一文。但从这些《海内经》里，仍然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地理名称、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

《海内南经》：

"海内东南陬以西者：瓯居海中，闽在海中……。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桂林八树，在番禺东。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枭阳国在北朐之西……，兕在舜葬东，湘水南……。苍梧之山……。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东。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狌狌西北有犀牛……。夏后启之臣孟涂……在丹山西……。与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建木在窫窳西弱水上。氐人国在建木西……。巴蛇食象……在犀牛西。旄马……在巴蛇西北高山南。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

自瓯至犀牛，其地均在南。丹山至旄马，皆应在西，属《海内西经》地。匈奴、开题、列人之国，并在西北，应属《海内北经》地。"

《海内西经》：

"海内西南陬以北者：……疏属之山……，在开题西北。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及所解，在雁门北。雁门山雁氏出其间，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后稷之葬……，在氐国西。流黄酆氏之国……，在后稷葬西。流沙出钟

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东胡在大泽东。夸人在东湖东。貊国在汉水东北……。孟鸟在貊国东北……。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赤水出（昆仑）东南隅……。河水出东北隅。洋水、黑水出西北隅，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昆仑南渊……。开明西……。开明北……。开明东……。开明南……。

自大泽至孟鸟等十节，皆应在《海内北经》，余均在西方，此昆仑之虚即《西次三经》的昆仑之丘。两处河水、赤水、洋水、黑水，皆分别属同一之水。弱水、青水，疑为怒江及澜沧江、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海内北经》：

海内西北陬以东者：蛇巫之山……。西王母……。三青鸟……。大行伯式负之尸……。犬封国……。犬戎国……。鬼国……蜪犬……。穷奇……。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大蜂……。蟜……阘非……。据比之尸……。环狗。……。袾……。戎……。林氏国……。昆仑虚南……。从极之渊……。阳汙之山……。王子夜之尸……。宵明烛光……。盖国……。倭……。朝鲜……。列阳……。列姑射……。姑射国……。陵鱼……。大鯾……。明组邑……。蓬莱山……。大人之市在海中。

《海内北经》很少讲山川地名，所见的，都是氏族名称，这些氏族，有些明显不在北方，应列入其他各经。昆仑虚南所有氾林当在《海内西经》，自盖国以下至大人之市诸节，当在《海内东经》。林氏国疑为林邑，则当在《海内南经》。大蜂

及此阳汙之山，均应在当时人所认为的天下之中，因别无《海内中经》，附之于此，仍属可以，倭国明显在海外，而列入海内。这表明是汉晋人所补入的文字，当时大陆与倭国有比较密切的关联。汉光武曾赐倭奴国王印，此印于近年在日本国出土。

《海内东经》自“岷三江”以下，是郭璞掺入的其所著以江南为中心东晋时期的《水经》，说见本书《〈山海经〉文字之增损错乱》，这里就暂且不去说他。

《海内东经》：

“海内东北陬以南者：钜燕在东北陬。国在流沙中者，埻端、玺㬇……。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雷泽……在吴西。都州在海中……。琅琊台在渤海间……。韩雁在海中……。始鸠在海中……。会稽山在大楚南。

《海内东经》部分内容，误入《海内北经》已如前述，而自醇端以下五节，本当是《海内西经》文字而误入于此。自“会稽山在大楚南”一句文字语气看来，有部分文字是汉初楚地人补入的。也正因为如此，在《海内北经》中将大蜂及阳汙之山当作北地看待。

《海内经》：

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

西海之内，流沙之中，有国名曰壑市；西海之内，流沙之西，有国名曰氾叶；流沙之西，有鸟山者，三水出焉……；又有淮山，好水出焉。

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流沙之东，黑水之间，有山名不死之山；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

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有禺中之国，有列襄之国，有灵山……；有盐长之国，有人名曰鸟氏；有九丘、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名曰建木……；有窫窳……；有青兽名曰猩猩；西南有巴国……；有国名曰流黄辛氏……；有朱卷之国。

南方有赣巨人……；有蠃民……；有苗民……；有青兽如菟，名曰菌狗；有翠鸟，有孔鸟。

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三天子之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

北海之内，有蛇山者，蛇水出焉，东入于海……；又有不距之山……；北海之内，有反缚盗械带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顾之尸……；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有赤胫之民；有钉灵之国。

炎帝之孙伯陵……，是生、鼓延、殳……；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少皞生般……；帝俊生晏龙……；帝戚生三身，三身生义均……；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海内经》与其他海内各经，有重见叠出的，这并不奇怪。但《海内经》不是对各个地区的情况，简单地加以并列，而是概括了东西南北中的情况。《海内经》对海内四至，有明确的看法，东至于朝鲜天毒及偎人所居之地，偎人疑即倭人。西至于壑市、氾叶，南至苍梧之渊，北至幽都之山。天毒、氾叶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苍梧之渊见《〈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幽都之山见，《谈〈山海〉经怪物》，这说明我们的先民与周围各地区很早就有密切的关系。《海内经》对中土的部落联盟长的更迭和世系也有较详细的说明。《前汉书·古今人表》基本采用了《海内经》的看法，《史记》对《海内经》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前汉书》还不能不认为《海内经》具有权威性的一方面。炎帝和黄帝是两个不同的部落联盟长，这里说得很清楚，《史记》也是承认的。《海内经》所说有权威地位的部落联盟长，自炎帝说到禹为止，而讲述帝俊（帝舜）的事特多，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山海经》的草创时期始于夏禹。

（四）海外是人迹所至之区

这里所说的海外，包括在《海外》诸经和《大荒》诸经之中。当然《海外》及《大荒》诸经，不免杂有海内的情况，那主要是比

较偏僻的地区。

《海外南经》：

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结匈国在其西南……；比翼鸟在其东……；羽民国在其东南……；二八连臂之神，在羽民东……；毕方鸟在其东……；讙头国在其南……；厌火国在其国南……；三株树在厌火北……；三苗国在赤水东……；臷国在其东……；贯匈国在其东……；交胫国在其东……；不死民在其东……；岐舌国在其东……；昆仑虚在其东……；三首国在其东……；周饶国在其东……；长臂国在其东……；狄山……一曰汤山。

这里所说的，除昆仑虚及狄山之外余均以氏族图腾命名。这些氏族并不都在南方，也不都在海外，最明显的是三苗国，应在海内，昆仑虚也在海内。这些以图腾命名的氏族，都是确实存在的，决非虚构，羽民国、二八连臂之神、毕方鸟、讙头国、厌火国、三株树、三首国、长臂国，俱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也有以人的身体、服饰和生活特征来命名的，如周侥国、交胫国、结匈国、贯匈国等，俱见《谈〈山海经〉怪物》。三苗国的苗民，一直到今天还大量存在。贯匈国在很早的时候，也有文字记载。《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就曾谈到“五十九年，贯匈氏来宾”。但有些解释，都不免望文生义。如什么贯匈国其人匈有窍，不死民其为人寿不死等。以上是讲海外南方的情况。下面再看《海外西经》所说的海外西方的情况。

《海外西经》：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取者：灭蒙鸟在结匈北……大运山…

…，在灭蒙鸟北；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三身国在夏后启北……；一臂国在其北……；奇肱之国在其北……；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女戚女祭在其北……；䳋鸟𪄀鸟……在女祭北，一曰维鸟……；丈夫国在维鸟北……；女丑之尸……在丈夫北……；巫咸国在女丑北……；并封在巫咸东……；女子国在巫咸北……；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在女子国北……；穷山……在轩辕国北……；诸夭之野……；龙鱼陵居在……夭野北……；白民之国在龙鱼北……；肃慎之国在白民北……；雄常……；长股之国，在雄常北。

这里所说的也都是一些氏族部落，分别详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及《谈〈山海经〉怪物》。这里所说的也并不都在海外，最明显的是大运山、大乐山之野、巫咸国、轩辕国、穷山、诸夭之野等。肃慎之国既不在海外，也不当列入《海外西经》，而应列入《海内北经》。下面再看《海外北经》所谈的海外北方的情况。

《海外北经》：

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者：无𦝫之国在长股东……；烛阴……在无𦝫之东……；一目国在其东……；柔利国在一目国东……；相柳……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共工台……在其东……；深目国在其东……；无肠国在深目国东……；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博（夸）父在聂耳国东……；禹所积石在其东……；拘缨国在其东……；寻木长千里在拘缨南……；歧踵国在拘缨东……；欧丝之野在大（歧）踵东……；三

桑无枝在欧丝东……；范林……在三桑东……；务隅之山……；平丘在三桑东。

禹所积石，另见《大荒北经》，都说在北，此禹所积石，非积石山，在古黄河入海处。当属《海内北经》之文。务禺之山本当在西，属《海内西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完全写出了在蒙古西伯利亚及其以北自然条件下古人思想的反映，这是很有根据的神话。详《谈〈山海经〉怪物》。文云自东北陬至西北陬应为自西北陬至东北陬。下面再看《海外东经》所说的海外东方的情况。

《海外东经》：

海外自东南陬至东北陬者：蹉丘……在尧葬东……；大人国在其北……；奢比之尸在其北……；君子国在其北……；䖻䖻在其北……；朝阳之谷……在䖻䖻北两水间……；青丘国在其北……；竖亥左手指青丘北……；黑齿国在其北……；汤谷在黑齿北……；雨师妾在其北；玄股国在其北；毛民之国在其北……；劳民国在其北。

这里所说的氏族，都可理解，而且扶桑、黑齿，早就杂见于其他文献。但他们的确实位置就很难说。《淮南子·修务》谈到：“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梁书·扶桑国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按其方位约相当于日本，故后来沿为日本之代称。此节各氏族均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大荒经》所谈的大荒世界，是比较遥远的地方。当然也

杂入一些海内和并不那么遥远的海外地方。这主要是由于时长日久，辗转传说错误而成。先看《大荒东经》

《大荒东经》: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大荒东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小人国，名靖人……；有潏山，杨水出焉，有蒍国，黍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有青丘之国……；有柔仆民，是维嬴土之国；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有夏州之国；有盖余之国……。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

有招摇山，融水出焉，有国曰玄股……；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海内有两人，名曰女丑，女丑有大蟹。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有山名曰倚天苏门，日月所生；有壎民之国……。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

东北海外，又有三青马、三骓、甘华……；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鳧……，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东海中有流波山。

青丘国、黑齿国、天吴、汤谷均已见于《海外东经》。困民国即因民国、殷民国。殷的祖先王亥的故事，曾见于《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这明显是海内的事。招摇山已见《南山经》，融水即今广西融江，均应在海内，俱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但《大荒东经》有几个突出之点：一是自南向北，一连说了六个日月所出之山，这个遥远的东方，显然是一个漫长的地带，而且是从西方去的人所看到的情况。这就不能不联想到我们的祖先在很古的时候，就与西半球有着广泛接触的说法，完全符合事实。第二是至少有五处谈到那里的人是黄帝、帝俊、颛顼之后，这说明那里的人和我们的先民有着血统的关系。这能不又一次证明原来居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就是从东亚迁去的吗？在东海之外，有大人之国，远在公元前二千年到一千年左右的时间，住在今墨西哥、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一带的玛雅人，当时已发生了阶级分化。住在城市里的贵族，被称为大人，职务世袭，有很大的权力。这正说明了大人国的存在。当然，更准确地说，古代确有身躯高大的人，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海外东经》。小人国呢？近几年来，在中美洲的森林里，确曾

发现人数不多的矮小人类。

其次来看看《大荒南经》所谈的大荒南方的情况。

《大荒南经》: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有兽左右有首，名曰跊踢　有三青兽相并，名曰双双；

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有荥山，荥水出焉……；有巫山者……。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荥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又有成山，甘水穷焉，有季禺之国；颛顼之子食黍，有羽民之国……；有卵民之国。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穷焉……；有盈民之国……；有不死之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痓。

南海渚中，有神……曰不庭胡余……；有襄山，又有重阴之山，有人食兽曰季厘，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有缗渊，少昊生倍伐，倍伐降处缗渊……；有䳒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䳒处是谓巫䳒民……。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凿齿，羿杀之；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国……；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有人方齿虎尾，名曰祖状之尸；有小人名曰焦侥之国……。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死涂之山，青水穷焉；有云

雨之山，禹攻云雨……；有国曰颛顼……；有䣛姓之国……；有人名曰张弘，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弘之国。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有灌头之国；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盖犹之山者……，有小人名曰菌人；有南类之山。

苍梧之野并见于《海内南经》、《海内经》。羽民之国、驩头之国见于《海外南经》。焦饶之国别见于《海外南经》。不死国并见于《海外南经》及《海内经》。巫山散见于《海内西经》、《海外西经》及《大荒西经》。宋山枫木，禹攻云雨，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这些有的不当在大荒之外。参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但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提出的，一是"有渊四方，四隅皆达"，正说明我国南方海洋的情况。那里的海处于诸岛环抱之中，像是方形，而且四面都有出口。二是"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这是先民们对我国南部诸水，都南流入海，所得到的推理。融天这个名词很有意思，正说明南极雪山共长天一色的情景，三是南方的水，都是流入南方的海洋。因此说赤水穷焉、荥水穷焉、甘水穷焉、黑水穷焉等。此赤水当为发源于我国云南流经越南入海的红河；荥水即今融江，是珠江上游支流，当是今珠江古代的又一名称；黑水当指怒江，具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第三看《大荒西经》所说的大荒西方的情况。

《大荒西经》：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禹攻共工国山，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有人名曰石夷……；有大泽之长山；有白民之国。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有西周之国，姬姓……；有赤国妻氏；有双山。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日月所入。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有轩辕之台。

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有人名曰女丑之尸……；有女子之国……；有丈夫之国……；有轩辕之国。

西海渚中，有神名曰弇兹。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有玄丹之山，有五色鸟……；有池名孟翼之攻颛顼之池。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钜，日月所入者；有兽左右有首，名曰屏蓬；有巫山者、有壑山者；有金门

之山，有人名曰黄姖之尸……。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六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名曰西王母……。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阳之山，日月所入，有寒荒之国，有二人女祭女薎；有寿麻之国……；有人无首……，乃降于巫山；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有盖山之国……；有一臂民。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名曰夏后开……；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有鱼偏枯，名曰鱼妇……；有大巫山，有金山；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

从《海内西经》和《大荒西经》看来，对于海内海外的区分有着不同的看法。《海内西经》把昆仑列入海内，与《山经》一致，《大荒西经》却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把昆仑说成是海外，而且是大荒。，此赤水即黄河上游，黑水即怒江上游，昆仑山即今青海境内之喀喇昆仑山，与帕米尔高原为连麓。参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昆仑、赤水、黑水诸条。在《大荒西经》中，确有许多是海内的地方本该列入海内经的，这除了某些地方地处偏僻之外，也证明大荒诸经确未经过整理。参见《〈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及《〈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明显的例子，是"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这分明是讲我国周人祖先的事。《大荒西经》

确也有比较遥远的地方。比如说，关于寿麻国的记载："寿麻正立无景，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这不是不可理解的。所讲的正是西方非洲赤道沙漠地区的情况。详见本书《谈〈山海经〉怪物·其地非怪》。关于正立无影，疾呼无响的说法，我国其他古籍，也有记载。《淮南子·地形》："日中无景，呼而无响。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续博物志》也说："《吕氏春秋》曰：白人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景，盖天地之中也。"我们的祖先，远在几千年以前，就知道遥远的西方的情况，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决不是不可能的。近年希腊发现我国夏代时期精制的铜器，这说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信息传递，本来就是很早很早的。

第四看看《大荒北经》所说的大荒北方的情况。

《大荒北经》：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有胡不与之国……。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国……；有榆山，有鲧攻程州之山。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衡天，有先民之山，有槃木千里，有叔歜国，颛顼之子……；有北齐之国，姜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有始州之国，有丹山；有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有毛民之国……；有儋耳之国，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彊。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

神……名曰彊良。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名曰夸父……；又有无肠之国……；共工臣曰相繇，九首，食于九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所居不雨；有人方食鱼，名曰深目民之国……；有钟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献。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有人名曰犬戎……；有继无民……。西北海外，流沙之东，有国曰中辐，颛顼之子食黍；有国名曰赖丘；有犬戎国。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洞野之山……；有牛黎之国。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大荒北经》附禺之山、禹所积石、大泽等等，均不当在大荒，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北齐之国，姜姓，是吕尚的祖先，亦不当在大荒。《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吕氏春秋》说："东夷之士"。毛民之国即《海外东经》的毛民之国。共工之臣相繇即《海外北经》共工之臣相柳。犬戎国即《海内北经》的犬戎国。深目民之国即《海外北经》的深目国。《大荒东经》曾云："禺貌生禺京，禺京处北海"，即此《大荒北经》所云"禺貌子食谷，

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彊”。禺号即禺虢，禺京即禺彊。號（号的繁体字）、虢形近，京、彊音近。无肠之国即《海外北经》的无肠之国。肃慎之国即《海内西经》的肃慎之国。《海内北经》、《海外北经》、《大荒北经》，因陆地相连，有相同的氏族分布，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奇怪。只是下列几条，如果编在《大荒北经》之中，就更合适了。举例说:《海内北经》“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人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意思是说，只有像冰夷那样的人，才能在北极地区驾着群狗所拉的车在冰天雪地中进行游猎生活，详见本书《谈〈山海经〉怪物》及《〈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这与《大荒北经》所说的文辞“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海外北方和大荒北方，地本相连，种族一样，信仰一致，两处写都是可以的。“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段，应编入《海内北经》。同样《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段，也应编入《海内北经》，因海内北方既是农业区，最需要雨水。《大荒北经》确有名实相符之处。“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也和《大荒南经》一样，与地

理形势是相洽的。因为北方诸水，都是流向北极海的。犬戎国的存在，决不是说他们是犬所生，而是因为他们打猎要犬，在冰天雪地中拖车前进，也要利用犬。他们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犬，人们叫他们犬戎，是有道理的。《大荒北经》记载犬戎，也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大壑"；《大荒南经》说："天台高山，海水入焉"；《大荒北经》说"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大荒西经》却无此种辞句，这与亚洲东方大陆的情况是相符合的。

《山海经》是一部具有资料性和科学性的书。说它具有资料性，是它反映了先民们所了解的自然世界和世界的社会面貌。说它具有科学性，是它对海内那么复杂的山山水水，以五条山脉为经，把它贯串起来，基本符合今天自然的现实，这是很不容易的；对当时氏族社会已经解体的地区，但记其图腾，对还保存氏族制的地区，则详记其图腾和氏族，这也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海内经》还对海内的四至，通过具体的事实，加以说明，这里所说的四至，经过几千年的反复，基本如此，变化不大，海外各经所反映的邻近地区，也都有历史可以证明；大荒各经所说的辽远的地区，有的并不那么遥远，但确有遥远的地方。《山海经》时代的先民，对美洲、非洲、北冰洋，以及南极洲附近的情况，都有所了解。这说明我们的祖先，足迹所至，眼光所及，都是很令人惊叹的。当然不少是耳之所闻。

四、《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山海经》自古号为难读之书，部分地名，难以确指，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其实《山海经》中的许多地名，多可确指其所在。这里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今仍其名，一直到今天，名字还在沿用；二是昔存其名，往往散见于历史载籍；三是部分处所，名虽不存，而其地之所在，根据地理形势、各地之间的关系、经文所叙述的范围及音义所陈等等因素，尚可推知。通过对这些地名的确认，甲地和乙地的关联的认识，就完全可以知道《山海经》所云各种事物发生的所在，《山海经》作者经历的线路或者说《山海经》介绍客观地理环境的线路，从而对《山海经》所述的全部范围获得明白的认识。值得欣慰的是，通过对《山海经》地名的研究，对当时海内海外的情况，获得全面的了解。这些情况，既符合当时自然的客观状况，也符合当时社会的历史状况。因而对《山海经》的真实性，令人坚信不疑。

（一）今仍其名

苕水，见《南次二经》："浮玉之山，苕水出焉，北流注于具区"。苕水一名苕溪，在今浙江省境内，出自天目山，流入太湖。浮玉之山及具区，均见各该条。苕水又见于《西次二经》："龙首之山，苕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泾水"，此水当在陕甘边境上，与泾水会合，疑即环江。又见于《西次四经》："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此苕水在青海省境内。

会稽山，见《南次二经》："成山……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湨"。晋郭璞注："在会稽郡山阴县南，上有禹冢及井。"会稽山在今浙江省中部绍兴、嵊县、诸暨、东阳间。

华山，见《西山经之首》："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又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华山即今华山，在陕西省东部，北临渭河平原，属秦岭东段。

太华山，见《西山经之首》："松果之山……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太华山即今华山主峰。

小华山，见《西山经之首》："太华之山……又西八十里，曰小华之山。"晋郭璞注："即少华山。"今少华山一称小华山，在陕西省华县东南。因其东有太华山而得名。有独秀峰。

南山，见《西山经之首》："时山……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南山即今陕西省终南山，《诗·节南山》："节彼南山"。《汉书·东方朔传》："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是指的整个秦岭。

嶓冢山，见《西山经之首》："嶓冢之山，汉水出焉。"今仍有嶓冢山之名。《书·禹贡》："岷嶓既艺"；"导嶓冢至于荆山"，"嶓冢导漾，东流注为汉"。此嶓冢指梁州境内漾水（汉水上源）所出之山。然漾水又指西汉水（嘉陵江上游）支流。古人误以为系汉水上源，故班固、郑玄及《水经》作者都以为西汉水所出是嶓冢山，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和礼县之间。后人既知西汉水并非汉水上源，因又指今陕西宁强县北汉源所出之山为嶓冢。北魏并置嶓冢县于山侧。

汉水，见《西山经之首》："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汉水即今汉水，一称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源出陕西省西南部宁强县，在武汉入长江。《海内西经》："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此江水即今朝鲜半岛的汉江。

隗山，见《西山经之首》："隗山，是錞于西海。"郭璞注："音巍，一音隗嚣之隗。"1983年版《辞源》云："在青海省东部"、此西海指今青海湖。隗山又见于《西次三经》："三危之山……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隗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三危山与天山今仍其名，则此隗山当在两山之间，处于今新疆甘肃交界处。

渭水，见于《西山经之首》："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符禺之山，"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竹山，"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时山，"逐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南山，"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大时之山，"涔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汉水"。见于《西次二经》：数历之山"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高山，"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见于《西次四经》：白于之山，"洛

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渭”；刚山，“刚水出焉，北流注于渭”；“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渭水，即今渭水，一称渭河，源出今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

洛水，见于《西山经之首》：竹山，“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见于《西次四经》：“西次四经之首，曰阴山……阴水出焉，西流注于洛”；劳山，“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白于之山，“洛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渭”；“刚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见于《中次二经》：“蔓渠之山，伊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见于《中次四经》：鹿蹄之山，“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扶猪之山，“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柄山，“滔雕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洛”，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牡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灌举之山，雒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玄扈之水。此二山者，洛间也”。见于《中次五经》：尸山，“尸水出焉，南流注于洛水”；良余之山，“乳水出于其阳，而东南流注于洛”；蛊尾之山，“龙余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洛”。见于《中次六经》：瘣山，“交觞之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瞻诸之山，“谢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洛”；娄涿之山，“瞻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洛”；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密山，“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长石之山，“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傅山，“厌染之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傅山，谷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阳华之山”，杨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见于《中次七经》：半石之山，“合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洛”；少室之山，“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见于《中次九经》：“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

古称洛水者有四，今仍其名者二。今陕西省境内有二洛河，

《西山经之首》、《中次四经》、《中次五经》、《中次六经》、《中次七经》的洛水，今称洛河，是发源于陕西省东南华山南麓流经豫西而北流入黄河的洛河。三国魏黄初年间改雒为洛。《西次四经》源出于白于山而接纳阴水、弱水、洱水之洛水，是今陕西北部的洛水，一称北洛河。《水经注》："洛水出上郡雕阴泰冒山过华阴入渭"。《西次四经》出于刚山之尾的洛水，如里程、方位及排列顺序没有错的话，是在陕甘宁连接地区又有一洛水，此洛水当是今洮河，参见本文《河·西次四经》条。《元和郡县图志》云，灵州有铎洛泉水，铎洛泉水当是今苦水，亦可供参考。《中次九经》的洛水即雒水，即《汉书·地理志》的雒水，指今四川广汉境内沱江诸源之一。一说即鸭子河，一说是石亭江。《水经注》所云，兼指今金堂以下的沱江。唐宋诸地志，或作雒，或作洛，仍专指金堂以上。

泾水，见于《西次二经》：高山，"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龙首之山，"苕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泾水"。见于《西次四经》："泾谷之山，泾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渭"。此泾水均指陕西省境内东南流入渭河的泾河。晋郭璞注出于高山之泾水云："今泾水出于安定朝那县西笄头山，至京兆高陵县入渭也"。泾水上源有两大源流，其一源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之崆峒山（即笄头山，见《元和郡县图志》，即郭注之泾水。其一发源于甘宁边境之甜水堡。根据经文方位及里程判断，出自泾谷山之泾水，在陕北白于山之西，应为环江。环江在汉为马领县地，属北边郡，朝那县属安定郡。然《元和郡县图志》云：泾谷山亦在汉朝那县西南，朝那县在今固原东南。则《西次二经》与《西次四经》两泾水，同指泾水之南源。参见泾谷山条。

《山海经》中分别提到的"河"有多处，亦各有所指：一见于《西次二

经》：泰冒之山，“浴水出焉，东流注于河”。今人袁珂云：“《初学记》及《御览》并引作洛水，是也。”此河即指渭河流入黄河的黄河风陵渡段。

二 见于《西次三经》：“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䍃之泽，西望帝之搏兽之山，东望蠕渊”；“不周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泑泽，古湖泊名，即今新疆罗布泊。自汉至唐，称蒲昌海，又名盐泽。古人误认为罗布泊之水潜行地下，南出今青海之积石山而为黄河，此河水所潜及河水冒以西流之河，皆指此。根据前后文及地理形势推断，所谓崇吾山，指今青海鄂拉山，冢遂指大通山、䍃泽指扎陵、鄂陵等湖，蠕渊指今青海湖，蠕渊疑为盐渊之译称。出于昆仑之丘的河水，即《海内西经》出昆仑东北隅的河水，即流入泑泽之水，即塔里木河。古人既认为泑泽为河水之所潜，则认为此河是黄河的上源。

三 见于《西次四经》：申山，“区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鸟山，“辱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上申之山，“汤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诸次之山，“诸次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号山，端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盂山，“生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区水、辱水、汤水、诸次之水、端水、生水所注于河之河，均指黄河流经晋陕间的河段。自渭以北沿着黄河，一条条的河流，均向东流注于河。经文云：“白于之山……洛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渭；夹水出于其阴，东流注于生水”。白于之山，今仍其名，在陕北。其阳确为今北洛河所出，其阴确有红柳河等河之下游无定河东注于黄河。无定河应即古生水，亦即古奢延水。奢延连读如生。

四 见《西次四经》：“刚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

河”。此河指今甘肃境内黄河的河段。经文分明说“泾谷之山……又西百二十里，曰刚山……刚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二百里，至刚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根据方位及里程推断，此洛水当即今洮河。刚山当即崆峒山，崆峒连读如刚。今自崆峒山至洮河东之山，实一脉相连，首尾相顾。

五 见于《北山经之首》：“谯明之山，谯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涿光之山，嚣水出焉，西流注于河”；虢山，“伊水出焉，西流注于河”；虢山之尾，“鱼水出焉，西流注于河”；石者之山，“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此一组水流注之河，观各水之流向皆自东而西，山之走向自南而北，当是今甘肃宁夏境内自南向北流之黄河河段。“虢山，其兽多橐驼”，似在宁夏东北或内蒙古自治区接近宁夏境内。

六 见于《北次二经》：“北次二经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管涔之山，汾水均在山西省境内。汾水今名汾河，西南流注于黄河，此河是晋陕豫间黄河河段。

七 见于《北次三经》：“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又东北二百里，曰龙侯之山……决决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阳山，“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王屋之山……又东北三百里，曰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孟门之山……又东南三百二十里……又东二百里，曰京山……高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虫尾之山，“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彭毗之山，“蚤林之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河”；谒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其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沮洳之山，“濝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太行山、王屋山、教山、教水、孟门山、丹水、谒戾山、沁水、濝水均在山西省南部，

此一组水皆晋南豫北流入黄河的河段。缟山，“洧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松山，阳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河”。是豫中流入黄河者。洧水即今河南双洎河，出于阳城山，阳水当亦是出于阳城山之水。松山疑即嵩山，即阳城山。黄河自河南武陟、荥阳以下，自古时有变迁，古代洧水、阳水均出黄河。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高是之山，“滱水出焉，东流注于河”；陆山，“鄞（或作郯）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沂山，般水出焉，东流注于河”；“燕山……燕水出焉，东流注于河”；“饶山……历虢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伦山，伦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漳水、滱水、燕山、碣石均在太行山东。战国前黄河自今天津海河入海，故当时太行山及其以北一线东部之水，均东流入黄河，然饶山疑在东北饶河县境，历虢水疑即今挠力河，此河当为乌苏里江。说见本书《〈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

八 又屡 见于《中山经》。见于《中山经之首》：“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渠猪之山……渠猪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见于《中次三经》：“青要之山……畛水出焉，北流注于河”，“騩山……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宜苏之山……滽滽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和山……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见于《中次五经》：“良余之山……余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河”；“升山……黄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见于《中次六经》：“橐山……橐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常烝之山……谯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河……；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夸父之山……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阳华之山……门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河……门水出于河，七百九十里入洛水”。见于《中次七经》：“浮戏之

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役山……役水出焉，北注于河”。河水在《中山经》凡十五见，除共水注于河，系指晋陕之间黄河河段外，余皆注于今河南省境内黄河偏西的河段。门水出于河，系郭注误人正文，见本文该条。

九见于《海内西经》：“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详本文前述《河 · 西次三经河水》。

积石山，见《西次三经》：“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此即《禹贡》所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积石山。积石山在今青海省东南部，一称阿尼马卿山，为昆仑山脉中支，古人认为罗布泊之水潜流出此，而为黄河上源。今此说已不成立，因罗布泊地势很低，与积石山的高度无法相比。又《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人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此禹所导积石，即《西次三经》之积石。《海外北经》云：“博父国在聂耳东……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大荒北经》云：“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此禹所积石，是禹积石之山，在黄河入海处。禹所积石和禹所导积石是两个地方。

昆仑山，见《西次三经》：“槐江之山……南望昆仑……，西望大泽”；“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赤水出焉……；洋水出焉……；黑水出焉……”。见于《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见于《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岛，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大蜂，其状如螽。朱蛾，

其状如蛾。蟜，其为人虎文，胫有臂，在穷奇东。一曰状如人，昆仑虚北所有"；"昆仑虚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见于《海内东经》："国在流沙中者，埻端、玺唤，在昆仑虚东南"；"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今我国境内，西起帕米尔高原，横贯新疆西藏间，东延入青海省境内，称为昆仑山。按经文河水、赤水、洋水、黑水所出，则昆仑山还应包括喜马拉雅山及兴都库什山，分详本文河水、赤水、洋水、黑水诸条。以上所说的昆仑山，均指我国西部的昆仑山。我国唐代前后，曾泛称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为昆仑，与《山海经》昆仑无关。

三危山，见《西次三经》："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晋郭璞注："今敦煌郡。《尚书》云：窜三苗于三危是也"。三青鸟居之：是南方三个鸟为图腾的氏族，被流放到这里了。三苗原住在洞庭鄱阳湖之间，本来是以鸟身龙首为图腾的氏族。今敦煌东有三危山，俗称升雨山，三峰耸峙，其势欲坠，故名。

天山、汤谷，见《西次三经》："天山……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自经文顺序看，天山即今天山，是亚洲中部大山系。横贯中国新疆，西端伸入中亚细亚。《元和郡县图志》："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折罗曼山。"汤谷即吐鲁番盆地。

辱水，见《西次四经》："鸟山……辱水出焉"。辱水一名秀延水，又名清涧水。源出陕西安定县，东注黄河。

白于山，见《西次四经》："白于之山……洛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渭；夹水出于其阴，东流注于生水。"白于山即今陕西省北部的白于山，是今北洛河及红柳河、芦河、大理河等

的发源地。《水经注》："白于山今名女郎山。"

劳山，见《西次四经》："劳山……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今陕西省北部甘泉县有劳山，在北洛河中游。据经文推断，劳山在今北洛河下游。可知黄河和北洛河之间，南北緜亘之山，统称为劳山。为陕北河洛两水系的分界线。

邽山，见《西次四经》："邽山……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邽山，一名卦山。古邽戎据其地，在今甘肃天水市。秦于其地置邽县，后改为上邽县，见《元和郡县图志》。从洋水情况看，濛水出麦积山，邽山当即麦积山，参见"洋水"条。

鸟鼠山，见《西次四经》："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鸟鼠山在今甘肃东南渭源县西南，是秦岭西段山峰之一，《禹贡》所称鸟鼠同穴之山。《水经注》："渭水出陇西首阳县渭谷亭南鸟鼠山。'

崦嵫山，见《西次四经》："鸟鼠同穴之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1979年版《辞海》："在甘肃天水县西境。"然经文接着说："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崦嵫山当在青海省东部地区。《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指此。

雁门，见《北山经之首》："少咸之山……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北次二经》："梁渠之山……脩水出焉，而东流注于雁门"；《北次三经》："碣石之山……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雁门之山"；见于《海内西经》："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雁门山一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三十五里，即句注山。一在今山西阳高县西北。阳高县西北有高柳故城。《北次二经》的雁门，当指代县北的雁门。《北山经之首》、《北次三经》及《海内西经》的雁门均指阳高西北的雁门。

敦水，见于《北山经之首》：“少咸之山……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敦水在今山西阳高县南。

汾水、管涔之山，见《北次二经》：“北次二经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今管涔山在山西省西北。汾河发源于宁武县管涔山区，流贯于山西省中部盆地，至西南入黄河。晋郭璞注管涔山：“今在太原郡故汾阳县北秀容山。”《水经注》引《十三州志》：“汾水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山之异名也。”

狐岐山、胜水，见《北次二经》：“狐岐之山……胜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汾水。”狐岐山在今山西孝义县西八十里，一名薛颉山。《水经注》：“胜水出狐岐山。”

太行山，见《北次三经》：“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在今山西高原和河北平原之间，东北—西南走向，北起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界黄河岸。

天池，见《北次三经》：“天池之山……渑水出焉，潜于其下。”天池，湖泊名，以湖泊在山顶得名。今山西省北管涔山上，有白头山天池。

王屋山，见《北次三经》：“王屋之山……滌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泽。”王屋山在今山西垣曲和河南济源县间。王屋山北与太岳山相连，古人称此相连之山统称为王屋山。

漳水、清漳、浊漳，见《北次三经》：“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少山……清漳之水出焉，东流于浊漳之水”。清漳、浊漳均在今晋东南，流入冀豫边界而称漳河。《水经注》：“浊漳出上党长子县西发鸠山”；“清漳水出上党沾县西北少山大要谷”。

发鸠山，见《北次三经》：“发鸠之山，漳水出焉。”发鸠

山在今山西长子县西五十里，接高平县界。一名发苞山，一名鹿谷山，一名廉山。晋郭璞注发鸠山“在上党郡长子县西”；《元和郡县图志》云在县西南六十五里。

泰头山、泰戏山，见《北次三经》：“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流注于虖池”；“泰戏之山……虖沱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溇水”。今滹沱河为子牙河北源，源出今山西省五台山东北泰戏山。泰头山当在五台山南麓。虖池即虖沱，即今滹沱。郭璞注“虖池”云：“呼佗二音”。《元和郡县图志》云：“泰戏山一名武夫山，在繁峙县东南九十里，滹沱水出焉。”

谒戾山、沁水，见《北次三经》：“谒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沁水即今沁河，在山西省南部。源出太岳山。谒戾山在今平遥县境内，与今昔阳境内之揭戾山为连麓。晋郭璞云：“谒戾之山，在上党郡涅县。”

丹水，见《北次三经》：“虫尾之山……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黄泽。”丹水即今晋南丹河，南流入河南沁阳县沁水，称大丹河，入黄河。

滏水，见《北次三经》：“神囷之山，滏水出焉”；“钖山……牛首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滏水”。晋郭璞注：“滏水出临水县西滏口山，经邺西北，至列人县入于漳”。滏水即今滏阳河，由太行山东坡沙河、泜河等水汇合而成，东北流到献县会滹沱河为子牙河。

虖池、虖沱，见《北次三经》：“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虖池”；“白马之山……木马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虖沱”；“空桑之山……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滹沱”；“泰戏之山……虖沱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溇水”；“石山……濩濩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虖沱；鲜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虖

池即虖沱即今滹沱，注见前《泰头之山、泰戏之山》条。滹沱河源出山西省五台山东北泰戏山，穿割太行山，东流入河北平原。

燕山，见《北次三经》："燕山……燕水出焉，东流注于河。"今河北平原北侧，朝白河谷至山海关之山，称燕山。《元和郡县图志》云，在渔阳县东南六十里。

泺水，见《东山经之首》："岳山……泺水出焉，东流注于泽。"泺水，源出今山东济南市西南，北流至泺口入古济水（今黄河下游）。《水经注》："泺水出历城故城西南，北流注于济，谓之泺口。"

泰山，见《东山经之首》：泰山……环水出焉，东流注于江（一作海）"。泰山，在今山东省泰安市。《水经注》："《山海经》曰：环水出泰山，东流注于汶。"今人石泉谓沂水古亦称江。

历儿山，见《中山经之首》："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又东二十里，曰历儿之山。"《中次五经》："槐山……又东十里，曰历山。"两历山实为同一之山，《中次五经》自历山以前各山与《中山经之首》诸山，实为重见叠出之文。清郝懿行云："历山即历儿山。"今山西省垣曲、阳城之间有历山；永济县东南雷首山也叫历山。《水经注》："河东郡南有历山，舜所耕处也。"《括地志》："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历山、首阳山，蒲山、襄山、甘枣山、猪山、渠猪山、独头山、薄山、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随州县分之。"

共水，见《中山经之首》："中山经，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此共水，今名朱吕沟，在芮城县东北三十里，源出甘枣山，南流入于河。

伊水，见《中次二经》："发视之山……即鱼之水出焉，而

西流注于伊水”；“鲜山……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阳山……阳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葌山，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蔓渠之山……伊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见于《中次四经》：“厘山……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伊水即今伊河，在河南省西部。源出栾川县伏牛山北，东北流至偃师杨村附近入洛河，长二百四十公里。《水经注》：“伊水出南阳鲁阳县蔓渠山。”

葌山，见《中次二经》：“葌山，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葌音间，葌山在今河南省卢氏县西南。《水经注》：“伊水自熊耳东北迳鸾川亭北。葌水，出葌山，世人谓伊水为鸾水，葌水为交水。”

萯山，见《中次三经》：萯山之首，曰敖岸之山。”萯山在今河南巩县北，见《嘉庆一统志》二〇五《河南府》。《吕氏春秋·音初》：“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

青要之山、河曲，见《中次三经》：“青要之山，实为帝之密都，北望河曲。”青要之山，在今河南新安县西北七十里。《水经注》：“河水又与畛水合，水出新安县青要山，今谓之疆山。”河曲，地段名。指今山西芮城县西风陵渡一带。

滽滽之水，见《中次三经》：“宜苏之山……滽滽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滽滽之水，在河南孟津县界。《玉篇》：“滽水出宜苏山。”《太平寰宇记》五《河南河清县》，作滽滽水”，与此同。然《水经注》：“河水又东合庸庸之水，水出河东垣县宜苏山，俗谓之长泉水。”又见于《中次四经》：“厘山……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此滽滽水在河南嵩县西，一名王母涧水，《水经注》：“今水出陆浑县之西南王母涧，东流注于伊水，即滽滽之水也。”

熊耳山，见《中次四经》："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熊耳山，在河南省西部，秦岭东段支脉，以两峰状若熊耳故名，位于宜阳县至陕西省边境，是伊洛两河的分水岭。《后汉书·郡国志》："卢氏有熊耳山。"《晋书·地理志》："熊耳山在上洛郡卢氏县东，伊水所出。"

首山，见《中次五经》："薄山之首，曰苟床之山……东三百里，曰首山。"今山西省永济县南有首阳山，即首山，一名雷首山即此。《中次五经》自历山以上与《中山经之首》诸山为重见叠出之文。见于《中次十经》："中次十经之首，曰首阳之山"，此首阳山，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北。《史记正义》："戴延之《西征记》云，洛阳东北首阳山有夷齐祠，今在。"《元和郡县图志》："首阳山在（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并见《寰宇记》五《西京·偃师县》。

瘣山，见《中次六经》："瘣山……其西有谷焉，名曰雚谷……交觞之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俞随之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瘣山，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现称谷口山，正处于谷、洛二水之间。

谷水，见《中次六经》："娄涿之山……陂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白石之山……涧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谷山……爽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谷水"；"傅山……谷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谷水，古水名。即今河南渑池县南渑水及其下游涧水，东流至洛阳市注入洛河。近世改称上游为渑水，自渑池县东合涧水称涧河，别以新安县西北南流入涧之水为谷水。《后汉书·郡县志》："黾池，谷水出。"《水经注》："谷水出宏农渑池县南墦冢林谷阳谷"云："今谷水出千崤东马头山谷阳谷。"

瞻水，见《中次六经》："娄涿之山……瞻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洛；陂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瞻水，即瀍浣水，即今瀍河，源出河南洛阳市西北谷城山，南流经洛阳城东，入于洛水。《后汉书·郡国志》："河南尹谷城，瀍水出。"

白石山，见《中次六经》："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涧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白石山在今河南渑池县东北。

涧水，见《中次六经》："白石之山……涧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涧水源出河南省渑池县白石山，曰涧水，南流合谷水，是为涧河，东流至洛阳西南入洛，参见《嘉庆一统志》二〇五《河南府·山水》。《后汉书·郡国志》："永安，涧水出。"

阳华、门水，见《中次六经》："阳华之山……杨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门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河。"阳华，古山名，又名华阳，在今陕西洛南东北。门水即今豫西之宏农涧，在河南省灵宝县西南，东北流注于河。《水经·河水注》："门水又东北历华阳之山。"

少室山，见《中次七经》："少室之山……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今河南省登封县北嵩山，有三峰，其西峰为少室山。晋郭璞：少室山"在今河南阳城县西，俗名泰室。"阳城，秦置县，故城治所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

泰室山，见《中次七经》："少室之山……又东三十里，曰泰室之山"。今嵩山有三峰，东为太室山，太泰字通。《后汉书·郡国志》注崇高山云："《山海经》谓为太室之山。《禹贡》有外方山，《毛诗谱》云，外方之山即嵩也。"

汜水，见《中次七经》："浮戏之山……汜水出焉，而北流

注于河。”汜一作氾。《汉书》作氾，《水经》始作汜，后人多从《水经》。汜音巳，汜水发源于巩县东南，北流经荥阳汜水镇西，北注入黄河。

荆山、济山、漳水、睢水，见《中次八经》：“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睢。”今荆山在湖北省西北保康、南漳、宜城、荆门、远安诸县之间。漳水出于此山，流抵河溶镇与今沮水合，称沮漳河，至江陵荆州镇新河口入江。沮水即古睢水。《左传·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济江”，即此。见于《中次十一经》：“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东流注于济。贶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汉。”此荆山在河南西部。今河南西南部有湍河出伏牛山，伏牛山当即此古荆山。唐《元和郡县图志》云，荆山在河南道虢州湖城县南，是对熊耳山和伏牛山两山的合称，伏牛山与熊耳山为连麓。虢州治所在今河南卢氏县。又此荆山当与《中次二经》之济山为连麓，或称即鱼山。清人王念孙云也称支离山，详本文《昔存其名》济水条。《中次二经》：“济山之首，曰辉诸之山……又西南二百里，曰发视之山……即鱼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

衡山，见《中次八经》：“龙山……又东南五十里，曰衡山”；《中次十一经》：“宣山，沦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视水……又东四十五里，曰衡山”。前一衡山，一称霍山。在今安徽省霍山县南。古称衡山，其主峰白马尖1,774米。《尔雅》云：“霍山为南岳。”汉武帝之后以天柱山为衡山，天柱山在今潜山县境，参见霍山条。后一衡山，《水经注》云：“汝水东南流迳郾城县故城北，汝水又东得澧水口，水出南阳雉县，亦云导源雉衡山，即山海经之衡山也，郭景纯以为南岳，非也。”雉衡山非《中次十一经》之衡山，《中次十一经》与《中次八经》的衡山为

连麓，《中次十一经》与《中次八经》均是谈的大别山南北的情况，不免相互交义。

衡山，又见《海内经》："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桂山在今广东省韶关市，一说在广西桂林市。菌山即洞庭湖之君山。此衡山即今湖南之衡山。桂山参见本文《昔存其名》鸡山条。

岷山，见《中次九经》："岷山之首，曰女几山……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岷山在今四川省北，绵延川甘边境，是岷江、嘉陵江的发源地。古人误认岷江为大江之源，晋郭璞注："岷山今在汶山郡广阳县西，大江所出"；《水经注》也说："岷山在蜀郡郰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

崃山，见《中次九经》："岷山……又东北一百四十里，曰崃山，江水出焉。"晋郭璞注云："邛来山，今在汉嘉严道县南，江水所自出也。"崃山古为邛族所聚居，故崃山又称邛崃山。邛崃山在今四川省西部岷江和大渡河之间，是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的分界线。

高梁山，见《中次九经》："崌山，江水出焉……又东三百里，曰高梁之山。"高梁山在今四川省梁平县东北，万县、开江、梁平间。清毕沅《校正》云："山在今四川剑州北。"《太平御览》四四《江源记》云："南浦郡高梁山，尾东跨江，西首剑阁，东西数千里。"

首阳山，见《中次十经》："中次十经之首，曰首阳山。"已详前文首山条。

湍水，见《中次十一经》："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东流注于济。"此荆山即今伏牛山，见前荆山条，湍水

即今湍河。湍河东流至邓县东与赵河会，南流又与潦河、白河、唐河等水会，南流入汉。晋郭璞注云："今湍水迳南阳秕县而入清水。穰县在今河南邓县地，参见本文《昔存其名》济水条。《隋书·地理志》："南阳郡菊潭县有湍水"，指此。

汝水，见《中次十一经》："葴山，视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汝水。"古汝水，上游即今河南北汝河；自郾城以下，故道南流至西平县东会沅水（今洪河），又南经上蔡县西至遂平县东会滍水（今沙河），此下即今南汝河及新蔡以下的洪河。《水经注》云："汝水出河南梁县勉乡西天息山。"

澧水，见《中次十一经》："雅山，澧水出焉，东流注于视水。"晋郭璞注云："今澧水出南阳。"澧水即今澧河，源出河南方城、鲁山二县之间。《水经注》云："澧水东迳郾县故城南，左入汝。《山海经》曰澧水东流注于视水是。"郾县故城在今郾城县南。澧水又见《东次二经》："葛山之首，澧水出焉，东流注于余泽。"从经文所述地理位置看，此葛山、澧水在今皖北。今安徽宿县后魏曾于其地置葛山县。疑葛山在今宿县境内，澧水即今沱河，余泽即今洪泽湖。洪泽湖古本为小湖，自全淮壅注，地势陷落，遂成巨浸。疑其子湖女山湖为最古之湖，女余音近。《大荒南经》有澧水："大荒之中……又有蒲山，澧水出焉。"此澧水当指源出湖南桑植而流入洞庭湖之澧水。

柴桑山，见《中次十二经》："阳帝之山……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今江西九江市西南有柴桑山。晋郭璞注云："今在浔阳柴桑县南，共庐山相连也。"

瓯，闽，见《海内南经》："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晋郭璞注云："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也"；"闽越即西瓯，今建安郡是也。"瓯是今

温州的别称，汉初温州一带为东瓯王国，今浙江省东南境有瓯江，亦称永宁江。闽是今福建省的简称，瓯、闽都是我国古代氏族，聚居在浙江、福建及沿海岛屿。

郁水，见《海内南经》：“伯虑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虑”。宋本、吴宽抄本、毛扆本、明藏本南海均作南山。汉魏南北朝时期，凡今广西的右江、郁江、浔江及广东的西江，皆称郁水。经文里的郁江，是指发源于南岭的柳江上游。湘陵或即湘漓，南海前或脱一入字。

湘水，见《海内南经》：“兕在舜葬东，湘水南。”湘水即今湘江，为湖南省最大河流。源出广西灵川县东海洋山西麓。

疏属山，见《海内西经》：“危与式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疏属，山名，即雕山，又名雕阴山，在今陕西绥德县。

蓬莱，见《海内北经》：“蓬莱山在海中”，今山东省东部有蓬莱县，其地常可见渤海庙岛群岛的幻景，故自古有蓬莱仙岛的神话传说。

倭，见《海内北经》：“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晋郭璞注：“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倭，古代日本先民的称谓。《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

朝鲜，见《海内北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海内经》：“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晋郭璞注：“朝鲜，今乐浪县”。朝鲜即今朝鲜半岛。

巫山，见《大荒南经》：“有巫山者”。见于《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巫山者。”巫山在今四川湖北两省交界处，长江穿流其中。

日月山，见《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山在今青海湖东南，主峰在湟源县南，称拉脊山。

（二）昔存其名

招摇山，见《南山经之首》：“南山经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丽𪊨之水出焉”。晋郭璞注云：“招摇山，在桂阳”。桂阳，在今湖南郴州地区。《吕氏春秋·本味》：“阳朴之茝，招摇之桂”，即此。又见《大荒东经》：“有招摇山，融水出焉”。今融江出贵州东南，其支流出自湖南西南，则此招摇山当是泛指黔湘桂间的南岭山脉。

丽𪊨之水，见《南山经之首》：“招摇之山……丽𪊨之水出焉”。根据招摇山条，丽𪊨之水，当即今耒水。《韩非子·内储·七术》：“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当即此丽𪊨之水。参见本文《地可推知》西海条。

羽山，见《南次二经》：“尧光之山……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羽山。”晋郭璞注云：“东汉祝其县西南有羽山，即鲧所殛处”；《晋书·地理志》云：“东海郡祝其县南有羽山”。汉晋祝其县，在今江苏赣榆县境。

句余山，见《南次二经》：“瞿父之山……又东四百里，曰句余之山。”晋郭璞注云：“在会稽余姚县南，句余县北，故此二县因此得名，见《张氏地理志》。”今余姚县，在浙江省东部姚江流域。县内河姆渡有原始社会遗址。

浮玉山，见《南次二经》：“浮玉之山，北望具区”。明人杨慎云：“浮玉山，即金山也，唐明皇改浮玉山为金山。前人诗云，天将白玉浮诸水，帝以黄金姓此山。”《水经注》引唐子霞云：“天目山亦名浮玉山。”天目山在今浙江省西北，太湖西南。太湖古名具区。

具区，见《南次二经》："浮玉之山，北望具区，东望诸毗。"晋郭璞注云："具区，今吴县西南太湖也。《尚书》谓之震泽。"具区，古泽名。《尔雅·释地》十薮之一"吴越之间有具区"。《周礼·职方》扬州薮，"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汉书·地理志》："东南曰扬州，其山曰会稽，薮曰具区。"

虖勺，见《南次二经》："成山……阌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勺。"晋郭璞注云："虖音呼，勺或作多。"明杨慎云："虖夕即虖沱也，滹沱有南有北，此南滹沱也。"清王先谦曰："勺或作多，夕字正得多字之半耳。"

祷过山，浪水，见《南次三经》："祷过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水经注》云："浪水出武陵镡成县北界沅水谷。《山海经》曰，祷过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是也。南至郁林潭中县与邻水合。"镡成县在今湖南靖县西南。

鸡山，见《南次三经》："鸡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元和郡县图经》："鸡水在县（临武县）南，即桂水"；"临武县，因南临武溪水，以为名。"是鸡水即桂水，亦即武水。鸡山傍此鸡水、桂水或武水。鸡山傍鸡水，而称鸡山，自亦可能傍桂水而称桂山，今广东省韶州市有桂山，流经韶关市的武水，其上游出自临武。武水下游今称北江，南流入海。参阅《太平寰宇记》一五九《韶州》。《南次三经》又云："灌湘之山……又东五百里，曰鸡山。"灌湘山在全州（参阅本文《地可推知》灌湘山条），东南去韶州方位里程今俱相当。

符禺山、符禺水，见《西山经之首》："符禺之山……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水经注》云："渭水又东合沙渠水，水即符禺之水也，南出符石，又迳符禺之山，北流入于渭。"

石脆山、灌水、英山、禺水、招水，见《西山经之首》：“石脆之山……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英山……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水经注》注“渭水又东过郑县北云”云：“渭水又东径峦都城北，小赤水即《山海经》之灌水也。水出石脆之山，东北流与禺水合。禺水水出英山，北流与招水相得，乱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

沔水，见《西山经之首》：“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古代通称汉水为沔水。《书·禹贡》：“(梁州）浮于潜，逾于沔。”据《水经注》，北源出自今陕西留坝西一名沮水者为沔，西源出自今宁强北者为汉，二源合流后，或称沔水，或称汉水。沔水入长江后，古代亦通称沔水。故《水经》叙沔水下游一直到海为止。《东山经之首》：“独山……末涂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者，即此。

丹水，见《西山经之首》：“竹山……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前汉书·地理志》云：“弘农郡有丹水县”，注云：“水出上雒冢岭山。”又“南山……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的丹水，是今陕西出于秦岭北流入渭之水。

清水，见《西山经之首》：“大时之山……涔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汉。”晋郭璞注：“今河内修武县县北黑山，亦出清水。”修武县故治在今陕西略阳县西北。

漆水、羭次山，见《西山经之首》：“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说文》：“漆水出在右扶风杜陵岐山，东入渭，一曰入洛”；《后汉书·郡国志·右扶风》：“漆有漆水”；《水经注》：“漆水出扶风杜阳县俞山，东北入于渭”；《元和郡县图志》：“普润县，在汉为漆县，今城西有漆水”。漆县今陕西彬县治，今彬县西有漆水。杜阳县今陕西麟游县。麟游县俞山即榆次之

山。《前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均云太原郡有榆次县，此榆次县今称榆次市，是又一榆次，晋中与关中地名多同，当是政治分裂时代的产物。

泰冒山、浴水，见《西次二经》："泰冒之山……浴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晋郭璞注："泰或作秦"；今人袁珂云："《初学记》及《御览》并引作洛水，是也。"《水经注》："洛水出上郡雕阴秦冒山，过华阴入渭。"东流注于河，是先入渭而后入河。

不周山，见《西次三经》："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观其地理位置，在今罗布泊之西。《离骚》："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淮南子·天文》："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王逸注《离骚》，高诱注《淮南子》："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均谓不周山在昆仑西北。

洋水，见《西次三经》："昆仑之丘……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清史稿·坎巨提》："洋水即棍杂河。《山海经》洋水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今棍杂河发源于兴都库什山，西南流至几勒几特城，东南入印度河。丑涂为印度转音，丑涂水即印度河也。"

洋水，又见《西次四经》："邽山……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此洋水即漾水，古人亦称西汉水之上游为漾水，则此洋水是即嘉陵江上游西汉水。

洋水，又见于《海内西经》："洋水、黑水出（昆仑）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文有误，见《山海经文字之增损错乱》。此洋水即前述《西次三经》之"洋水"。

钟山，见《西次三经》："自崟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晋郭璞注《穆天

子传》舂山云：《山海经》钟字下作舂，音同耳。”《太平御览》释钟山云：“《穆天子传》曰，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根据《山海经》及《穆天子传》推断，此钟山当为今天山之哈尔克山。钟山，又见于《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晋郭璞注云：烛阴，“烛龙也，是烛九阴，因名云。”《淮南子·地形》云：“烛龙在雁北，蔽于委羽之山。”《大荒北经》：“有钟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献。”此钟山即《海外北经》之钟山。

申水，见《西次四经》：“白于之山……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隋书·地理志》：“上洛郡丰阳县有申水。”

濛水，见《西次四经》：“邽山……濛水出焉，。”《隋书·地理志》：“天水郡上邽县有濛水。”今濛水当为出于麦积山注入西汉水之水，而为嘉陵江上游。参见本文洋水及邽山条。然《水经注》云：“濛水出上邽县西北邝山，南注藉水，藉水又东入渭。”濛水又见《海内东经》：“濛水出汉阳西，入江，聂阳西。”《水经注》云：“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

区水，见《西次四经》：“申山……区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水经注》云：“河水又会区水，世谓之清水，东流入上郡长城，地理志谓之洧水也。”

泾谷山，见《西次四经》：“申首之山……又西五十五里，曰泾谷之山，泾水出焉。”《水经注》云：“泾谷之山，泾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渭。”《水经注》注“渭水又东过上邽县”时云：“渭水又东南合泾谷水，水出西南泾谷之山。《元和郡图县志》原州百泉县：“泾水，源出县（百泉）西南泾谷。”百泉县为汉朝那县地，故治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

泑泽，见《北山经之首》：“边春之山（或作春山）……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灌题之山……匠韩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据《汉书·西域传》：“蒲昌海，一名盐泽。”据1979年版《辞海》：“泑泽，湖泊名，即罗布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蒙语称罗布诺尔。”

涂吾水，见《北山经之首》：“北鲜之山，是多马，鲜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晋郭璞注：“汉元狩二年，马生涂吾水中。”《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作“余吾”。应劭曰：“在朔方北也。”《史记·匈奴传》：“匈奴闻，遂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前汉书·地理志》云上党郡有余吾县，《后汉书·郡国志》引《上党记》注“屯留绛水”云：“有鹿谷山，浊漳所出，有余吾城在县西北三十里。”

北岳山，见《北山经之首》：“北岳之山……诸怀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嚣水。”《尔雅·释山》云：“恒山为北岳。”

少阳山，见《北次二经》：“管涔之山，……又西二百五十里，曰少阳之山，酸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汾水。”《元和郡县图志》云，少阳山在交城县西南九十五里。今人袁珂云：“经文西，宋本，吴宽抄本并作北。”清郝懿行校藏本亦作北。今汾水出管涔山，管涔山北更无水入汾，如为南字，则与《元和郡县图志》之说合。

县雍山、晋水，见《北次二经》：“县雍之山……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汾水”。晋郭璞注：“今在晋阳县西，名汲瓮”；晋水“又东过晋阳南，又东入汾”。晋阳，古邑名，故址在今太原市南晋源镇。《元和郡县图志》引此经作悬瓮：“悬瓮山，

一名龙山，在县（晋阳）西南十二里。《山海经》：“悬甕之山，晋水出焉。”

胜水，见《北次二经》：“狐歧之山……胜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汾水。”《元和郡县图志》云：“胜水在（孝义）县南一里。”孝义县在今山西省太原盆地南缘。汾河之支流文峪河流经境内。

北海，见《北次二经》：“敦题之山……是錞于北海。”《大荒北经》：“北海之渚中，有神人……名曰禺彊。”1979年版《辞海》北海条云：“《汉书·苏武传》乃徙武北海无人处，指今贝加尔湖。”参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大荒北经·禺彊》。

濝水，见《北次三经》：“王屋之山，是多石，濝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泽。”晋郭璞注：“《地理志》：王屋山，沇水所出，濝沇声相近，殆一水耳，沇即济也。”《水经注》云：“济水出河东垣县王屋山为沇水。”孔安国云：“泉源为沇，流去为济。”从地理形势看，王屋山指汾河以东一线之山脉，濝水疑为滹沱上游，泰泽即渤海，详王屋山及泰泽条。

教山、乾河，见《北次三经》：“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实惟乾河。”晋郭璞注云：“今河东闻喜县东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沟处，无复水，即是也。”《水经注》云：“河水又东与教水合，水出垣县北教山。”垣县即今晋南垣曲县，教水当即今涑水。

盐贩泽，见《北次三经》：“景山，南望盐贩之泽。”晋郭璞注云：“即盐池也。”今在河东猗氏县，或无贩字。”猗氏，在今临猗县南，有盐池。春秋时，鲁国猗顿在此以盐致富。西汉时置猗氏县，晋魏间移于今临猗县。盐贩之泽当即今解池。

景山，见《北次三经》：“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元和郡

县图志》："景山，在闻喜县东南十八里"，闻喜县在今晋西南，与临猗为邻。景山，又见《北次三经》："景山……景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海泽。"在今河北邯郸市境。《淮南子·地形》："釜出景"；注"景山在邯郸西南，釜水所出。"景山，又见《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此景山，在湖北房县南，《水经注》："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景山今名聚龙山。

孟门山，见《北次三经》："景山……又东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门之山。"《尸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水经注》云："河水南径北屈县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风山，风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门山"；"风山西四十里河水南出孟门，与龙门相对，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黄河之巨阸"。《元和郡县图志》云："孟门山，俗名石槽，在（文城）县西南三十六里。"孟门山在今山西省吉县西、陕西省宜川县东北，绵亘黄河两岸。

平山，平水，见《北次三经》："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元和郡县图志》云："平山一名壶口山，今名姑射山，在（临汾）县西八里，平水出焉。"

薄水，见《北次三经》："虫尾之山……薄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黄泽。"《淮南子》云："薄水出于鲜于之山。"

黄泽，见《北次三经》："虫尾之山……薄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黄泽。"《元和郡县图志》云：黄泽在（内黄）县西北五里。内黄在今河南省北。

泰陆水，见《北次三经》："敦与之山……溹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泰陆之水。"晋郭璞注云："大陆水在钜鹿北，广平泽即其水。"《后汉书·郡国志》云："钜鹿郡钜陆，故大陆，

有大陆泽”；刘昭注云：“有广阿泽，《吕氏春秋》九薮，赵之钜鹿。”高诱注云：“广阿泽也”，《山海经》曰：“大陆之水。”

洧水，见《北次三经》：“绣山……洧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柘山……历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洧水”。《后汉书·郡国志》：“洧水，颍水出”。汉洧水县以洧水得名，今洧水即河南双洎河。原洧川县今为尉氏县。

丹林，见《北次三经》：“谒戾之山……丹林之水出焉。”明杨慎云：“丹林，今之怀庆清化镇，柿林百里，故曰丹林；丹水在怀庆，实带府城”。丹林水即今丹水。

滱水、沮洳山，见《北次三经》：“沮洳之山……滱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晋郭璞注滱水云：“今淇水，出汲郡隆虑县大号山，东过河内县南为白沟。”《水经注》云：“；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沮洳山，在今河南辉县，即淇山。又《水经注》：“河水又会滱水，水出垣县西滱溪；《济源县志》：“俗呼为涧河。”是另一滱水。垣县即今垣曲县。

洹水，见《北次三经》：“神囷之山……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洹。”晋郭璞注：“洹水出汲郡林虑县东北，至魏郡长乐人清水。”今名安阳河，源出林县隆虑山，东流经安阳市到内黄县北人卫河。

少山、少水。少山，见《北次三经》：“少山……清漳之水出焉，东流于浊漳之水。”郭璞注：少山“今在乐平郡沾县，沾县故属上党。”《后汉书·郡国志》注沾县云：“少山在沾”。《元和郡县图志》：“少山一名河逢山，在（乐平）县西南三十里。”乐平县治所在今山西省昔阳县。少山在昔阳县西南二十五里。少水，见《中山经之首》：“阴山……少水出焉，。”从经文所云地理形势言，此阴山即《北次三经》之少山。《北次三经》

云："少山，清漳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浊漳之水。"少山之北为清浊漳发源之所，少山之南为沁河发源之所，少水为沁水上源。《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伐晋，封少水"即此。阴山之别名甚多，《淮南子》谓之揭戾山，《水经注》谓之漳山、鹿谷山，《元和郡县图志》谓一名河逢山，《山海经》则谓为少山、阴山。山本同一，因地而异其名。又揭戾山与谒戾山为连麓。少水，见于《中次六经》："瞻诸之山，谢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洛。少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谷水。"《水经注》云："今孝水东十里有水，世谓之慈涧，又谓涧水，按《山海经》，则少水也，而非涧水。"《元和郡县图志》云："少水今名慈涧水，出寿安县北。"寿安县故城在今河南省宜阳县。

敦与山、泜水、槐水，见《北次三经》："敦与之山……溹水出于阳，而东流注于泰陆之水；泜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彭水；槐水出焉，而东流注泜泽。"泰陆即大陆，即大麓，亦即钜鹿，亦名广阿泽。故址在今河北钜鹿县北。《元和郡县图志》云，敦与山与泜水均在临城县。按今河北省西南临城县有泜河，今泜河北赞皇县有槐沙河，槐沙河当即古槐河。

高是山，见《北次三经》："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水经注》云："滱水出代郡灵丘县高是山。"灵丘在今山西东北。高是山疑即今五台山。磁水今称磁河。

滱水，见《北次三经》："高是之山，汪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1979 年版《辞海》："滱水，古水名。上游即今河北定县以上唐河，宋以后，滱水之名渐废。"

空桑山，见《北次三经》："空桑之山……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虖沱。"《汉书·礼乐志·郊祀歌·景星》："空桑琴瑟结信成"注："空桑，地名也，出善木，可为琴瑟也。"按此空

桑当在今山西省北部。空桑山，又见《东次二经》：“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北临食水，东望沮吴，南望沙陵，西望湣泽。”《淮南子·本经》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诱注云：“空桑，地名，在鲁也”；《太平寰宇记·雍丘县》云：古代传说伊尹生于空桑山，河南开封县陈留镇南有空桑城。说不一。疑《东次二经》临于食水的空桑，似在东北乌苏里江上游东南海滨之地，详《〈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中的《东次二经》部分及本文《楸藎山》条。

沂山、般水，见《北次三经》：“沂山，般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沂山在今山东临朐县南，亦称东泰山，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山东·沂山》。般水在今山东淄博市，其地汉置般阳县，以其在般水之阳之故。注于河疑为注于海。

高氏山，见《东山经之首》：“高氏之山……诸绳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泽。”此高氏之山，疑为吉林省敦化县东北之山，诸绳之水，疑即出于此山注入镜泊湖之水。诸绳即诸申，诸申是女真二字的另一种译写形式。此山此水，是古女真族聚居之地。参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及本文诸绳之水等条。

环水，见《东山经之首》：“泰山……环水出焉，东流注于江。”《水经注》云：“环水出泰山南溪，南流历中下两庙间，世谓此水为石汶。《山海经》曰：环水出泰山，东流注于汶。即此水也。”

江，见于《东山经之首》：“泰山……环水出焉，东流注于江”，说见前。但郭璞注云：一作海。又见于《东山经之首》：“竹山，錞于江”，江一作涯。见于《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此江指今长江，见雎

水条。参见本文《泰山》条。

江水，见《中次九经》："岷山，江水出焉，。"此江指长江，古人误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书·禹贡》："岷山导江。"《传》："岷山，江所出"，都是这样看的。在"岷山，江水出焉"之后，接着说："崍山，江水出焉，东流注大江。""崌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大江"。江水是指长江支流，大江是指长江干流。后面接着说的"禹山……蒲鸏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江"；"隅阳之山……徐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岐山……减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风雨之山……宣余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的江，都是指长江。以上各条参见岷山、崍山、鬲山、徐水、风雨之山诸条。江水又见于《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以处江水。"传说的炎帝神农氏，是南方长江流域的部落联盟长，祝融是南方先民所崇拜的神。故此处所云江水，均是指长江而言。

缑氏山，见《东次二经》："缑氏之山……原水出焉，东流注于沙泽。"《后汉书·郡国志》云，河南有缑氏县。《隋书·地理志》云，河南郡缑氏县有缑氏山。地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然揆诸地理方位，似非此。《汉书·地理志》："莱芜县原山，淄水所出"，疑原山即缑氏山，为原水所出。又晋郭璞注缑氏山云："一曰俠氏山"，可供参考。

幼海，见《东次三经》："无皋之山，南望幼海，东望榑木。"《淮南子》云："东方大渚曰少海。"郭璞云："幼海即少海也。"

太山，见《东次三经》："太山……钩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涝水。" 1984年版《辞源》："太山即泰山。"《东山经之首》的泰山，是指泰山之东而言；此处太山，是就泰山西部地区而

言。两处多金玉等的地理特点同。太山，又见于《中次七经》：“太山……太水出于其阴，而东南流注于没水。”清汪绂云：“此太山在郑，非东岳太山。”太水在今河南郑县南。

薄山、甘枣山、渠猪山、吴林山、历儿山、荀床山，见于《中山经之首》：“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又东二十里，曰历儿之山……又东十五里，曰渠猪之山……吴林之山。”又见《中次五经》：“薄山之首，曰荀床之山……东三百里，曰首山……又东十里，曰历山。”《水经注》云：“涑水西南径监盐县故城，水出东南薄山。”涑水源出山西绛县，西经闻喜县南，又西南经夏县安邑临猗永济入黄河。此薄山在晋西南。薄山，一称蒲山；荀床之山即甘枣之山；历山即历儿之山；首山即首阳山；吴林山即吴山。《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参见本文《历儿山》条。《通典》又云：“又名渠猪山、独头山。”

牛首山、劳水、潏水，见《中山经之首》：“牛首之山……劳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潏水。”今陕西户县周至两县界上有涝水，源出秦岭，北流入渭，下游屡经迁改，《水经注》云：“不入渭而入甘水。”唐《元和郡县图志》云：“牛首山在户县西南二十三里，南接终南，涝水所自出。”《隋书·地理志》云：“京兆郡户县有终南山有涝水。1984年《辞源》潏水条云：“关中八川之一，发源于陕西秦岭，也叫渲水。”晋郭璞云：“今长安西有牛首山。”综此各条，陕西确有牛首山、劳水、潏水。然此《中山经之首》之牛首山、劳水、潏水不当在陕而在晋。清《嘉庆一统志》平川府山川云：潏水在临汾县北，其二源，一出襄陵县东南崇山，一出浮山县南龙角山，俱西北流合涝水，至临汾县北入汾水。又从《中山经之首》文字来看：“吴林之山，又

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劳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橘水，又北四十里，曰霍山"，此牛首山、劳水、橘水均在晋。晋陕地名多同，此又一例。

霍山，见《中山经之首》："牛首之山……又北四十里，曰霍山。"晋郭璞云："今平阳永安县、庐江潜县、晋安罗江县、河南巩县皆有霍山"。未曾确指。今山西省霍县、沁源、古县、洪桐诸县间有霍山，从经文前后地名看来，霍山当指此。

昆吾山，见《中次二经》："阳山，无草木，阳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晋郭璞云："此山出名铜，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时西戎献之，《尸子》所谓昆吾之剑也。" 1979年版《辞海》云："昆吾，夏的同盟部落，己姓，在今河南许昌东，夏启曾命人在昆吾铸鼎。" 1984年版《辞源》云：昆吾"夏商之间部落，初封地在今河南濮阳县。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今河南许昌县）。"按此经文，昆吾当在伊水流域。疑昆吾之族本出于此，后封于他地，而其本土为夏所据。《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阳谷……至于昆吾，是谓正中……禹以为朝昼昏夜。"是知夏以所居之伊水流域的昆吾，为天下之正中。《海内经》："有九丘……昆吾之丘。"《淮南子·地形训》认为"昆吾丘在南方。"《大荒南经》："白渊，昆吾之师所治。"《大荒西经》："三淖，昆吾之所食也。"昆吾是攻金石之族，宜乎其足迹所至之处甚多，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三淖》。

蔓渠山，见《中次二经》："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水经注》云："伊水出南阳鲁阳县西蔓渠山。"蔓渠山，在河南卢氏县东南一百里，一名鸾山，一名闷顿岭。

畛水，见《中次三经》："青要之山……畛水出焉，而北流

注于河。”《水经注》云：“河水又与畛水合，水出新安县青要山，今谓之疆山。”

騩山，见《中次三经》：“青要之山……又东十里，曰騩山……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中次九经》：“熊山……又东一百四十里，曰騩山”；《中次十经》：“凡首阳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騩山，帝也”。此三经中之槐山，实为一山。《中次九经》之騩山，疑自《中次十经》误入《中次九经》。因《中次十经》在结语中说：“騩山，帝也”，而经文中无此山。《中次三经》与《中次十经》地区实属同一地区，参见《〈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嘉庆一统志》二〇五《河南府·山川》云，騩山在今河南省新安县西北。

雒水，见于《中次四经》：“讙举之山，雒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玄扈之水”；见于《中次六经》：“门水出于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川荧、雒。”三国魏黄初年间改雒为洛。此雒水为洛水上游支流之一而仍保雒水之名。

鹿蹄山，见《中次四经》：“厘山之首，曰鹿蹄之山，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隋书·地理志》云：“河南郡兴泰县有鹿蹄山。”

玄扈水，见《中次四经》：“讙举之山，雒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玄扈之水”；见于《中次五经》：“阳虚之山，多金，临于玄扈之水。” 1979年版《辞海》：“（玄扈水）古水名，洛水支流之一。一说即今陕西洛南县北石门川，源出玄扈山，南流至洛南县注入洛水。”

讙举山，见《中次四经》：“讙举之山，雒水出焉”。《水经注》云：“洛水出京兆上洛县讙举山”。

葱聋山，见《中山经之首》："渠猪之山……又东三十五里，曰葱聋之山。"见《中次五经》："首山……又东三百里，曰葱聋之山"。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今名五老山，在山西虞乡县西南"。

阳虚山，见《中次五经》："阳虚之山，多金，临于玄扈之水"。阳虚山，在河南洛宁县西五十里，一曰阳峪。《明一统志》云，黄帝时苍颉随帝南巡，登阳虚之山，即此。《清一统志》云，在陕西洛南县界。《水经注》："洛水东至阳虚山"。总此前后所云，知阳虚山即今峭山。

朝歌山，见《中次五经》："成侯之山……又东五百里，曰朝歌之山……又东五百里，曰槐山。"见《中次十一经》："朝歌之山，潕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荥。"《竹书纪年》云："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即《中次五经》之朝歌"。潕水即今舞河，源出今河南方城县东，明以后称为洪河。此《中次十一经》之朝歌山为今洪河发源之山。"注于荥"，疑为"注于汝"。荥音荧，荥，汝音近（参见潕水条）。

谷城山，见《中次六经》："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今洛阳市西北有春秋谷城故城，《太平寰宇记》三《西京——河南县》记其事。此谷城县当以谷城山得名。今人袁珂认为谷城山在今山东省东阿县东北，一名黄山。非此《中次六经》谷城山。

俞随水，见《中次六经》："瘣山……俞随之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水经注》云："谷水又东，俞随之水注之，谓之孝水。"

惠水，见《中次六经》："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水经注》云："洛水自枝渎又东出关，惠水右注之，

世谓之八关水。惠水出白石山之阳，东南流与瞻水合”。

爽水，见《中次六经》：“谷山……爽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谷水。”《水经注》云：“爽水世谓之纻麻涧，北流注于谷。”

潐水，见《中次六经》：“常烝之山……汪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河。”清郝懿行认为潐水在河南陕县境，见其所著《笺疏》。

夸父山，见《中次六经》：“夸父之山……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水经注·河水》云：“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广圆三百仞。”清郝懿行云：“夸父之山，一名秦山，与太华相连。”湖水在今灵宝县东南。

桃林，见《中次六经》：“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晋郭璞云：“桃林今弘农湖县阌乡南谷中是也，饶野山牛山羊。”《后汉书·地理志》：“弘农郡弘农有桃丘聚，故桃林也。”其地在今河南灵宝县以西，陕西潼关以东地区。《寰宇记》：“自灵宝以西至潼关，皆桃林也。”参阅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潼关》。

鼓钟之山，见《中次七经》：“苦山之首，曰休与之山……东三百里，曰鼓钟之山，帝台之所以觞百神也。”《太平御览》云：“鼓钟之山，今名钟山，在陆浑西南三十里。”陆浑县在今河南省嵩县东北。

半石山，见《中次七经》：“半石之山……来需之水出于其阳，而西流注于伊水……；合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洛。”《太平御览》云：“半石山在缑氏南五十里。”

放皋山、明水，见《中次七经》：“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水经注》云：“明水出梁县西狼皋山，俗谓之石涧水”。《元和郡县图志》云：“明皋山，在（陆浑）县东北十五里，伊水在县西南”此明皋山疑即放皋山。

大訾山，见《中次七经》："大訾山……其阳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水经注》云："伊水又北径当阶城西，大狂水入焉，水东出阳城县之大訾山。"

浮戏山，见《中次七经》："浮戏之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水经注》注洧水云："洧水东流，绥水会焉，水出方山绥溪，即山海经所谓浮戏之山。"

太水、承水，见《中次七经》："太山……太水出于其阳，而东南流注于没水；承水出于其阴，而东北流注于没。"《水经注》云："清水有二源，北水出密之梅山，南水出太山西北，流至靖城南左注北水，即承水也。《山海经》曰，承水出太山之阴，东北流注于役水者也，世亦谓之靖涧水。又东北流，太水注之，水出太山东平地。《山海经》曰，太水出于太山之阳，而东南流注于役水，世谓之礼水也。"

没水，见《中次七经》："太水……东南流注于没水，承水出于其阴，而东北流注于没。"《水经注》云："承水东北流注于役水，太水东南流注于役水"，皆称没为役。晋郭璞注前一没水云："世谓之礼水"，注后一没水云："世谓之靖涧水。"

役水，见《中次七经》："少陉之山……器难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水"；"役山……役水出焉"。《水经注》云："承水东北流注于役水，太水东南流注于役水。"役水一称役河，在河南新郑县，东北流经中牟县南，今堙。其发源处，《水经注》云："役水出苑陵县西隟侯亭，世名之泥泉，即古役水。"苑陵古城在今河南新郑县东北。

末山、末水，见《中次七经》："末山……末水出焉，北流注于没。"《水经注》云："役水又东径曹公垒南，东与沫水合。今沫水出中牟县故西。"

大騩山，见《中次七经》："敏山……又东三十里，曰大騩之山。"晋郭璞注云："今荥阳密县有大騩山。"《后汉书·郡国志》云密县有大騩山。《元和郡县图志》云："大騩山在（密）县东南五十里。"今河南密县有镇名大騩镇。大騩山又见《中次十一经》："声匈之山……又东五十里，曰大騩之山。"晋郭璞注云："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不仅同名，实同一山，《中次七经》与《中次十一经》之山，多连属。参阅《〈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

女儿山，见《中次八经》："骄山……又东北百二十里，曰女几之山"；又见《中次九经》："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流注于江"。此两女几山，非一山。《隋书·地理志》云："河南郡宜阳县有女几山。"《元和郡县图志》云："女几山在河南道福昌县西南三十四里。"福昌县即今洛阳附近宜阳县，《太平寰宇记》、《嘉靖一统志》及今《辞海》都说在河南宜阳县。然就经文诸山序列看来，皆非此山。按几当为儿，像人行走的古人字。今湖北谷城县薤山女儿峰，当是此骄山东北的女儿山。后一个女儿山，是今四川省沱江上游支流洛河的发源地，在广汉县境内。

宜诸山、洈水，见《中次八经》："宜诸之山……洈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漳。"《后汉书·地理志·南郡》云："洈山，洈水所出，东入繇，繇水南至华容入江。"宜诸之山，汉时亦称洈山，繇水即今当阳县之清溪，是漳水中流之别称。洈水南流注于漳，则其源流所自的宜诸山，必是今宜城县西南荆山的东南部分。宜诸、宜城，按今宜城人本地读音，大相仿佛。汉惠帝时改鄢县为宜城县，当本于此。

光山，见《中次八经》："陆郈之山……又东百三百里，曰

光山”。又东百三百里，一本作东百三十里。第一个百字疑为北字之误。《元和郡县图志》云，光山一名弋山，在光山县西北八十里。光山县在今河南省东南部。以道里计，此《中次八经》的光山，是河南光山县的光山。

济水，见《中次十一经》：“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东流注于济”；“支离之山，济水出焉，南流注于汉”。晋郭璞注云：“今湍水径南阳穰县而入清水”；“今济水出郦县西北山中，南入汉”。穰县在今河南邓县地，郦县在今河南省内乡县东北，疑济水即淯水，即清水，亦即今之白河。白河上游发源于伏牛山之老君山东麓。伏牛山古一称荆山，或称济山。《中次二经》与《中次十一经》有部分相连之处，《中次二经》云：“济山之首，曰辉诸之山，即鱼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白河与即鱼之水皆出于济山，东西相背而行。清王念孙注支离山之济水作淯水。支离、即鱼分别连读与济、荆皆音近，济、淯、清皆形近。

沅水，见《中次十一经》：“朝歌之山，沅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荥。”晋郭璞注云：“沅水在今南阳舞阳县。”《水经注》云：“沅水出舞阳县西北扶予山，东过其县南。”据 1984 年版《辞源》：“沅水今称舞水，源出河南泌阳西北，以平地涌出，势若飞舞而名”。又据 1979 年版《辞海》：“明嘉靖后，称为洪河。”参见《嘉靖一统志》二一〇《南阳府·山川》。

杀水，见《中次十一经》：“大孰之山，杀水出焉，东北流注于视水”。清郝懿行云：“视当为溁。”《水经注》云：汪水又东北，杀水出西南大孰之山。”

洞庭山，见《中次十二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间。”晋郭璞注：“今长沙巴陵县西，又有洞庭

陂，潜伏通江。《离骚》曰："遭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叶下，皆谓此也。"疑此洞庭山，即本经所说的菌山，即古之湘君山，今之君山。

九江，见《中次十二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间。"《书·禹贡荆州》："九江孔殷"。后人解释有三：一说在汉浔阳境内，即今湖北黄梅、广济一带；一说注于鄱阳湖的赣江及其八大支流，合称九江；一说以注入洞庭湖的沅、湘等九水为九江，但具体江名不尽相同。此《中次十二经》九江，以第三说为当。《水经注》云："九江地在长江隽县西北。"

狄山，见《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一曰汤山。"晋郭璞注云："《吕氏春秋》曰：尧葬毂林，今阳城县西、东阿县城次乡中、赭阳县湘亭南皆有尧冢"；"喾，尧父，号高辛，今冢在顿丘县城南台阴野中也"。清毕沅云："《墨子·节葬篇下》云：尧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则此云狄山者，狄中之山也。"古有狄县，秦置，战国时齐邑，治所在今山东高青东南。

轩辕之国，见《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晋郭璞注云："其国在山南边也。《大荒经》曰：岷山之南。"《大荒西经》说的轩辕之国轩辕之台均指此。《北次三经》有轩辕之山："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虖池……。又东北三百里，曰轩辕之山。"此轩辕山在古黄河下游。今河南新郑西北有轩辕丘。是另一轩辕山。

肃慎，见《海外西经》："肃慎之国，在白民北。有树名曰雄常，先入伐帝，于此取之"。肃慎，古族名。商周时居不咸

山（长白山）东北，东滨大海，北至黑龙江流域。从事狩猎。肃慎的最古称谓叫㰒䗍，以其居于枇蚻山而得名。肃慎一称诸绳，诸绳之水因以得名。参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及本文《㰒䗍之山》、《诸绳之水》各条。肃慎又见于《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晋郭璞云："今肃慎国去辽东三千余里……今名之挹娄。"参见《后汉书·东夷传·挹娄》。不咸之山即今长白山，长白山与乌苏里江东西之山为连麓，均为肃慎族生产生活的地方。

务禺山，见《海外北经》："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晋郭璞注云："颛项号为高阳，冢在今濮阳故帝丘也。一曰顿丘县城门外广阳里中。"今人袁珂云："《海内东经》云汉水出鲋鱼之山，《大荒北经》云附禺之山，即此务隅，皆声近字通也。"

劳民国，见《海外东经》："劳民国在其北，其为人黑，或曰教民。一曰在毛民北。"清郝懿行云："今鱼皮岛夷东北，有劳国，疑即此。"鱼皮岛夷即赫哲，是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名，本女真支裔，居吉林东北混同江沿岸地。

三天子鄣山，见《海内南经》："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晋郭璞云．"今在新安歙县东，今谓之三王山，浙江出其边也。"张氏《土地记》云："东阳永康县（今属浙江）南四百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黄帝曾游此，即三天子都也。"《大清一统志》说三天子都是江西婺源西北黟山支脉的率山。按今黄山的最高峰仍称天都峰。《海内东经》："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郭璞注："彭泽即彭蠡也，在寻阳彭泽县。"《水经注》说是寻阳庐山。《海内经》："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三天子都。"此三天子都，一本作三天子之鄣山。按天子都是天子巡游时暂居之

所。近人或谓三天子都即石城山、三王山、庐山。根据前述综合材料判断，三天子都应是总江南三名山而言，即今黄山、庐山、及湖南张家界景区。三王山、率山均与黄山为连麓；张家界之最高峰仍称天子山，衡山、菌山、桂山、张家界山在南岭南北，三山连称，固宜。番隅，见《海内南经》：“桂林八树，在番隅东。”晋郭璞注云：“番隅，今番禺县。”《前汉书·地理志》：南海郡有番禺县。番禺县今属广州市。

离耳国，见《海内南经》：“伯虑国，离耳国……皆在郁水南。”晋郭璞注云：“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

苍梧山，见《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晋郭璞注：“即九疑山也。《礼记》亦曰舜葬苍梧之野。”苍梧又见《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晋郭璞注云：“山在今零陵营道县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总名其地为苍梧也。”九嶷山今亦称苍梧山，在湖南省宁远县南。苍梧原为氏族图腾，后遂成为地名。

丹山，见《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晋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丹阳在湖北秭归县东南。

匈奴，见《海内南经》：“匈奴……在西北。”匈奴，古代我国北方民族之一。先后被叫作鬼方、混夷、獫狁、山戎。秦人称匈奴，散居在大漠南北。

列人，见《海内南经》：“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列人，古国名，战国时赵地。《竹书纪年》下“显王

元年伐邯郸，取列人”，即此地。地在今河北曲周县境内。

开题，见《海内南经》：“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清毕沅云：“开题疑即笄头山也。”唐《括地志》云：“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开题与契丹音近，疑为契丹族先民之称。参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海内南经》。

高柳山，见《海内西经》：“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前汉书·地理志》代郡十八县中有高柳县。清毕沅云：“山（高柳山）在今山西代州北三十五里。”按今山西省阳高县西北有高柳县故治。

貊国，见《海内西经》：“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晋郭璞注云：“今扶余国，即涉貊故地，在长城北，去玄菟千里。”涉貊，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名，依涉水而居。涉水在今辽宁凤城以东，涉貊所建之貊国，在此。

阳汙山，凌门山，见《海内北经》：阳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门之山，河出其中。”清郝懿行云：“阳汙即阳纡，陵（凌）门即凌门也，或云即龙门。阳纡、陵门，其地皆当在秦。阳纡有在陇县、凤翔、泾阳、华阳西、华阳东等说法。阳纡，古泽薮名，又作杨纡、阳纡。《周礼·职方》：“冀州薮曰杨纡”；《淮南子·地形训》：“秦之阳盱”；《淮南子·修务训》：“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

列阳，见《海内北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晋郭璞注云：“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带方。带方有列口县。”列口县，汉置。《后汉书·郡国志》有列口县，并注云：“列水在辽东。”列口县地当大同江之口，大同江即古列水。列阳地在列水之阳，故名。

雷泽，见《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

其腹，在吴西。”晋郭璞云：“今城阳有尧冢灵台，雷泽在北也。”城阳，汉郡名，在今山东沂水县、莒县地。今山西永济县南，有雷水，源出雷首山，相传为“舜渔雷泽”之处。清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云：“雷泽即震泽，《汉书》具区泽在会稽郡吴西扬州薮，古文以为震泽。震泽在吴西，可证。”此《海内东经》雷泽，吴说是。

都州，见《海内东经》：“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晋郭璞注：“今在东海朐县界。世传此山自苍梧从南徙来，上皆有南方物也。”朐县故城在今江苏连云港市境。

大夏，见《海内东经》：“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史记·大宛传》：“大夏在大宛西二千余里，妫水南。”妫水即乌浒河，阿姆河之古称。源出兴都库什山北坡，注入咸海。大夏应是《海内西经》之文。

竖沙，见《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竖沙亦《海内西经》之文。清郝懿行云：“《说文》十二云：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宿沙盖国名，宿，竖声相近，疑即竖沙也。”

月支，见《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月支一作月氏，秦汉之前，游牧于敦煌、祁连间，后遭匈奴攻击，大部分人西迁伊犁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带。参见《前汉书·西域传》及《前汉书·地理志》月支道。

居繇，见《海内东经》：同上文。居繇即居延。在内蒙自治区西部额济纳旗境内，此处有居延海，为张掖河即古弱水所注。《水经注》云：“居延海形如月生五日。”生五日，见《谈〈山海经〉怪物·海外东经·十日》。

琅琊台，见《海内东经》：“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其

北有山，一曰在海间。”晋郭璞：“今琅琊在海边，有山嶕峣特起，状如高台，此即琅琊台也。琅琊者，越王勾践入霸中原之所都。”今琅琊台在琅琊山上，在山东省东部胶南县南境，面临黄海下，有港湾。

韩鴈（即雁字），见《海内东经》：“韩鴈在海中，都州南。清郝懿行云：“韩雁盖三韩之国名。”

辕厉，见《海内东经》：“始鸠在海中，辕厉南。”清毕沅云：“辕厉即韩鴈也，辕、韩音近，鴈厉字相似。”

颍水，《海内东经》：“颍水出少室，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鄢北。一曰缑氏。”此是郭璞所著《水经》颍水部分缩写插入《山海经》的。但既云颍水出少室；《中次七经》“少室之山……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可见颍水和休水相背而行。《水经注》云：“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又东南至慎县东南入于淮”；“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有三源，中水导源少室通阜东南流。亦或谓是水为潩水。”

淮水，见《海内东经》：“淮水出余山，余山在朝阳东，义乡西，入海，淮浦北。”此亦东晋郭璞所著《水经》之文而插入者。郦氏《水经注》云：“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此淮水上游在《山海经》时代，称为视水。淮河下游，古称灌水。《水经注》“决水出庐江雩娄县南大别山”注云：“决水自县西北流径蓼县故城东，又迳其北，世谓之史水。灌水注之，其水导源庐江金兰县西北东陵乡大苏山，即淮水也。”《龟策传》云：“神龟出于江灌之间。”参见本文《视水》条。

肄水，见《海内东经》：“肄水出临晋西南，而东南注海，入番禺西。”《水经注》“溱水出桂阳临武县南，绕城西北屈东流”注云：溱水导源县西南北流，迳县西而北与武溪合。《山海经》

曰，肄水出临武西南，而东南注于海，入番禺西。肄水盖溱水之别名也。”临晋是临溱之误，古人或读溱为秦，秦晋音近，因以致误。临溱在《水经注》时期称临武。

潢水，见《海内东经》：“潢水出桂阳西北山，东南注肄水，入敦浦西。”《水经注》云：“溱水过浈阳县出洭浦关，与桂水合”；“溱水又西南，湟水入焉。《山海经》所谓湟水出桂阳西北山，东南注肄入敦浦西者也”。清王先谦注郦文云：“官本曰，案湟近刻作洭，肄讹作肆，敦讹作郭，又脱山字。湟，今《山海经》作潢，案朱（明朱谋玮）讹赵（清赵一清）改并无山字。刊误曰，洭水当作湟水，肆当作肄，郭浦当作敦浦。”

灵山，见《大荒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今人袁珂云：灵山“疑即巫山。《说文》云：灵，巫也。以玉事神。”

儋耳之国，见《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晋郭璞注云：“朱崖儋耳。”儋耳，古部族名。儋耳有二：一在北荒，《吕氏春秋·任教》：“北怀儋耳”，即此。一在今海南岛，汉武帝即其地置儋耳郡。儋字本作瞻，《说文》：“瞻，垂耳也。南方有瞻耳之国。”

天毒，见《海内经》：“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晋郭璞云：“天毒，即天竺国。”今人袁珂云：“天竺今印度，在我国西南，此天毒则在东北，方位迥异。”疑天毒即东屠，参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海内经·天毒》。

都广之野，见《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今人袁珂云：“古有二本，或作都广，或作广都，其实一也。”明人杨慎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晋郭璞云：“其城方

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明杨慎云：“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郭说其城三百里，当为其域三百里之误。

巴国，见《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巴古族名，主要分布在今川东鄂西一带，相传以前居武落钟离山一带（今湖北长阳县西北），参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海内经·巴国》”。

若水，见《海内经》：“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汉书·地理志》云：“蜀郡旄牛若水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绳”；《水经注·若水》：“若木之生，非一所云。黑水之间，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称焉”。又云：“若水出焉蜀郡旄牛徼外，西南至故关为若水也。”若水即今雅砻江，其与金沙江合流后的一段，古时亦兼称若水。

绳水，见《海内经》：“有巴遂山，绳水出焉。”《水经注·若水》：“绳水出徼外”；《汉书·地理志》：“蜀郡旄牛绳水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绳。”绳水即今金沙江，见《汉书·地理志·越嶲郡》及《嘉庆一统志·宁远府》。

流黄辛氏，见《海内经》：“有国名曰流黄辛氏。”晋郭璞注：“即酆氏也。”今人袁珂云：“流黄酆氏之国，已见《海内西经》：‘流黄酆氏之国，中方三百里，有涂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南次二经》云：‘柜山，西临流黄，亦此也。’”

零陵，见《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零陵，古地名，在今湖南宁远东南，秦置零陵县，东汉为零陵郡地。

（三）地可推知

堂庭山，见《南山经之首》：“招摇之山……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晋郭璞注：“堂庭亦作常庭。”堂庭当即今洞庭。堂庭、洞庭，音几近。今洞庭湖畔人呼洞庭仍似堂庭。堂庭之山即洞庭之山，在洞庭湖畔。洞庭湖，古亦称西泽，《海内东经》云：“湘水，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西泽即《南山经之首》的西海。堂庭正临于西海。

西海，西泽见于《南山经之首》：“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见于《西山经之首》：“騩山，是錞于西海……凄水出焉，西流注于海”；《西次四经》：“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海内经》：“西海之内，流沙之西，有国名曰氾叶”。招摇山所临之西海，指今洞庭湖。招摇山在今湖南郴州地区，见本文《昔存其名·招摇山》。又《海内东经》云：“湘水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西泽意即西海，可证。騩山所临、苕水所入的西海，皆指今日青海省之青海湖，见本文《今仍其名》騩山及苕水条。西汉末曾于青海湖附近置西海郡，旋废。隋大业五年，复在今青海湖西古伏俟城置西海郡。《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此赤水即黄河上游，黑水即怒江上游，西海仍指青海湖。参见赤水、黑水各该条。《海内经》的西海，指今黑海，氾叶即碎叶，参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海内经》。

箕尾山、东海、汸水、淯，见《南山经之首》：“青丘之山

……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东海，多沙石。汸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淯”。根据地理形势，箕尾之山，即今黄山，黄山古名黟山，黟古音乌鸡切，与箕音近。黄山东与天目山相连，延绵及于东海之滨，合而称之，是为箕尾之山。此东海即今东海。汸水即今昌江，古或称浮水，其水滨昔曾有浮梁县之没。淯与蠡古音近，鄱阳湖古称彭蠡，淯当即今鄱阳湖。

柤阳之山，见《南山经之首》："杻阳之山……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宪翼之水。”杻阳之山，按其方位，疑即今湖南境内浏阳之山。三国吴析置浏阳县。杻、浏音近，杻阳之山，即浏阳之山，即今连云山。其水东流入江西省，疑即宪翼之水。此山在今湘赣边境。《水经注》注“浏水出临湘县东南浏阳县西北，过其县东北与涝水合”云：“浏水出县东江州豫章县首裨山。”清顾祖禹曰：“今浏阳之大围山，即首裨山，其水曰白沙湖，分四派，一入袁之万载，一入分宁。一入岳之中江，其一即浏水也。”

瞿父山，见《南次二经》：“瞿父之山……又东四百里，曰句余之山。”计其里程，应为浙江衢州三衢山。句余山在余姚县境内，详本文《昔存其名·句余》。

夷山，见《南次二经》：“夷山……湨水出焉。”晋郭璞注会稽之山“砆石”云：“砆，武砆石，似玉。”武夫石谓产于武夫丘之石。武夫之丘，见《海内经》。武夫之丘，当在南方，参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海内经·九丘》。武夫之丘在与夷山名相连，共此二山，当即今武夷山之由来。湨水疑即今浙江省瓯江，汪的音读为 ju，瓯的音读为 ōu 。参见本文《今存其名·会稽山》。如此，则此夷山的准确地点，当即今之拔云山。

列涂，见《南次二经》：“夷山……溴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列涂。”列涂指海潮挟带泥沙，淀积于海滨，因而形成一些超出水面的陆地；后引伸而称沿海群岛为列岛。今瓯江口外，岛屿甚多，并以列岛命名。

渤海，见《南次三经》：“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发爽之山……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晋郭璞注：“渤海，海岸曲崎头也。”揆度形势，此渤海当即今南海。《南次三经》诸水，皆南注于海，是所述诸山，显系南岭山脉之南行者，水亦然。《海内东经》所说的“虖池水，东注渤海”的渤海，是指今渤海。

灌湘山，见《南次三经》：“阳夹之山……又东五百里，曰灌湘之山。”晋郭璞注：“一作灌湖射之山，”按此山为湘江上游支流灌江发源之山。今广西全州之水，上游称灌江，下游称湘江。灌江古亦称观水，《水经注》：“观水出临贺郡之谢沐县界，西北径灌阳县西，又西北流注于湘川。”灌湘山，当即今之都庞岭。

南禺山，见《南次三经》：“南禺之山……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南禺之山，疑即番禺山，《元和郡县图志》：“秦置番禺县，以有番禺二山为名。”按旧番禺县今为广州市。经文云：“鸡山，又东四百里……又东……又东……又东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鸡山在韶关市，方位相当。经文又云：“佐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海”，地理形势亦相似。鸡山，见本文《昔存其名·鸡山》。

诸资水，见于《西山经之首》：“皋涂之山，蔷水出焉，西流注于诸资之水。”皋涂山在今陕西南郑，此诸资水当为嘉陵江上游之支流东河。

黄山，见《西山经之首》："黄山……盼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晋郭璞注云："今始平槐里县有黄山，上有故宫，汉惠帝所起，疑非此。"根据经文，盼水当在今甘肃省东部而流入黄河者，甘肃境内的黄河，古称赤水，见赤水条。

翠山，见《西山经之首》："黄山……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骢山。"从黄山、翠山、骢山的相互关系看，此山当在今甘肃。翠山，当即翠屏山，在今甘肃天水市南。骢山见本文《今仍其名·骢山》。

赤水，《山海经》中多见，其地为五。一指黄河。《西山经之首》："黄山……盼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又见《西次二经》："鸟危之山……鸟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皇人之山……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又见《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根据前后文关系及流水所向，此等赤水，均为甘青境内的黄河。黄河上游，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称为赤水。今青海湖南兴海县境，有赤水故城，为公元四世纪吐谷浑所筑。隋大业中，置赤水县，为河源郡治所。《旧唐书·吐蕃》注云："黄河上流在洪济桥西南二千余里……河源出其间，水甚清冷。流经诸水，色遂赤。续为诸水所注，渐既黄浊。"《大荒西经》又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此赤水仍是黄河上游，西海是青海湖，黑水是指怒江上游，参见西海、黑水条。流沙是柴塔木盆地西的沙丘、盆地南的戈壁。

二指长江上游见于《西次二经》："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观昆仑之丘的山和水的关系，昆仑山系指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包括东

走的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南下的喜马拉雅山，西行的兴都库什山。南流东注于无达的河水，指的是注入泑泽之水，参见河水条。西流注于丑涂的洋水，指的是印度河上游，参见洋水条。西流注于大杅的黑水，指的是锡尔河，参见黑水条。东流注于氾天的赤水，即长江上游。今沱沱河为长江上源，一称乌兰木伦河，蒙古语意为红河。赤水，又见于《海内西经》："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流注南海，厌火东。"此赤水仍指长江上游。古人不知此为长江上源。抑在太古时期，长江可能南流直奔入海。一指珠江。《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有西周之国。"此赤水仍是指长江上游。

三指赤水湖。《南次二经》："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西临流黄，北望诸毗，东望长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此赤水疑即在今江苏句容县西南的赤山湖。《建康志》："湖在句容上元两县界。上接九源，下通秦淮，周二十里。"

四指红河。《大荒南经》："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此赤水当指今云南入越之红河，流沙疑指印度大沙漠。《大荒南经》又云："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汜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此赤水是自云南而流入越南境内的红河。

五指今之珠江又见于《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此赤水当指今珠江。珠江上游重要支流，今仍称红河。流沙当指东沙、西沙、南沙诸岛。《大荒西经》又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此赤水仍是黄河上游，说见前。西海是青海湖，黑水是指怒江上游，参见西海、黑水条。流沙是柴塔木盆地西的沙丘、盆地南的戈壁。

黑水，在《山海经》中所见七处，实指六处。一指锡尔河。

《西次三经》：“昆仑之丘……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穆天子传》：“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是为昆仑鸿鹭之上，以为周室主。”杅音于，杅、宛音近，大杅疑即大宛。大宛，葱岭西古族名，后为国名。黑水当即今锡尔河上游。又见于《海内西经》：“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此黑水均指锡尔河。参见本文“洋水”条。

二指旬河。《西次三经》：“玉山……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汉水上游支流有黑水，疑今旬阳以上汉水，古一称黑水。洵水即今旬河，南流旬阳入汉水。

三指入越之黑水，《大荒南经》：“有荥山，荥水出焉，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荥水穷焉……。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黑水，南属大荒”。此黑水系指今越南境内的黑水河。黑水河源出我国云南，有把边江及阿墨江二源，合而为李仙江。至越南莱州，合云南藤条江而成黑水河，至越池与红河相会入海。

四指怒江或澜沧江。《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此黑水即指怒江，参见西海、赤水、流沙各条。怒江上游斜贯西藏东北境，为古代雍梁二州之界，藏语称哈喇乌苏，意即黑水。清人陈澧《东塾读书记·书》云：“《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指此”；《清史稿·西藏·康》注云亦如此。但《读史方舆纪要》注云：“黑水或以为云南境内之澜沧江”（详该书《川渎异同》）。清吴任臣《山海经注》亦以澜沧江为黑水。《大荒南经》“不姜之山，黑水穷焉”的黑水，疑在今云南省保山县境。保山县北三十里有南齐不建县故城，不建县疑以不姜山的谐音而得名。

怒江纵贯保山全境，因此此黑水，也是指的怒江。

五指四川黑水，《海内经》：“西南黑水间，有都广之野”；“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此黑水即今四川岷江上游。岷江上游支流，有黑水河。青水即今青衣江，若水即今雅砻江，参见若水条。

六指黑龙江。《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有赤胫之民”，此黑水指今黑龙江。黑龙江北去，接近北极圈，入冬长夜，一切皆黑，故有大幽国之称。参见《谈〈山海经〉怪物·其地非怪》。

稷泽，见《西次三经》：“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此峚山当指今之天山之博格达峰，丹水疑即今伊犁河上游。此稷泽，当指今巴尔喀什湖。因土地肥沃，盛产稷类食物，故称稷泽。稷泽又见《西次三经》：“乐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详“乐游之山”条。

流沙，所见九处，其地非一。一见《西次三经》：“钟山……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此钟山即天山，此泑水即罗布泊，详各该条。此流沙当指今阿尔金山北，罗布泊南，即库姆塔格沙漠。二见《西次三经》：“昆仑之丘……又西三百七十里，曰乐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据乐游之山条，此流沙在中亚细亚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三见《北次二经》：“姑灌之山……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又北三百里，曰敦题之山，是錞于北海。”姑灌之山即狂山，即今内蒙克什克腾旗的黄岗梁，见《〈山海经〉时

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 · 北次二经》。北海即今贝加尔湖，见《〈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 · 北次二经 · 北海》。此流沙指今蒙古高原的沙漠。四见《东次二经》:“曹夕之山……又西南四百里,曰峄皋之山……峄皋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激女之水……。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姑射之山……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此等流沙在东方海中，如今长沙、北沙、瑶沙、暗沙、蒲子沙、黄子沙、金家沙、庄家沙、郎家沙等。参见《〈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东山经》及本文姑射山条。五见《大荒南经》:“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此流沙当指印度沙漠，参见本文赤水条。六见《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此流沙当指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沙漠,参见本文赤水条。七见《大荒西经》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此流沙当指今东沙、西沙、南沙、曾母暗沙诸岛。参见本文赤水条。此所云赤水即今珠江。八见《海内经》云:“西海之内，流沙之中，有国名曰壑市；西海之内，流沙之西，有国名曰氾叶。”西海即里海，壑市疑即霍尔果斯，氾叶即古碎叶，此等流沙当指新疆境内及中亚细亚的沙漠。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 海内经》。九见《海内经》又云:“流沙之西,有鸟山者，三水出焉”；“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流沙之东，黑水之间，有山名不死之山”。据《水经注》，鸟山疑为青海湖的鸟岛；朝云之国，似在川甘青边境，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 海内经》。黑水即四川岷江上游的黑水。此等处的流沙，系指青海省境内的沙漠。

泑水，见《西次三经》:“长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

泑水"；"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泑水即流入泑泽之水，此流入泑泽之水，疑即今潜入罗布泊之塔里木河。泚水在东，疑即今若羌河；丘时之水在西，疑即今车尔臣河。此二河皆北流，今均没于沙。古孔雀河尾昔与塔里木河支流，故亦称泑水。

乐游之山，桃水，见《西次三经》："昆仑之丘……又西三百七十里，曰乐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稷泽即今巴尔喀什湖，见稷泽条。根据《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综合分析，《穆天子传》："穆天子既济洋水，又循黑水，至于群玉之山，又至于鄄韩氏，爰有乐野温和，穄麦之所茂，犬马牛羊之所昌"，桃水即丹水，参见稷泽条。乐游之山，在楚河伊犁河之间，疑即新疆境内的汗腾格里峰，高 6995 米，为天山之最高峰。

轩辕之丘，见《西次三经》："轩辕之丘……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洵水、黑水详见黑水条。洵水即今旬水，洵水发源于秦岭，在宁陕县东北。轩辕之丘疑即此。晋郭璞注："黄帝在此丘，娶西陵氏之女，国号轩辕丘。"《史记·五帝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

汤谷，见《西次三经》："天山……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汤谷。"天山即今天山，见天山条。汤谷当即今吐鲁番盆地。英水注入之处，即艾丁湖，为我国海拔最低的内陆湖。吐鲁番气温可高达 47.6 ℃。英水一作荚水。

端水，见《西次四经》："号山……端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从经文前后诸山水情况看来，此水在陕北河洛之间。古端氏国，为晋所灭，晋大夫食采于端，亦以为端氏，即其地。

陵羊泽，见《西次四经》："英鞮之山……浼水出焉，而北

流注于陵羊之泽。”根据经文方位及里程，疑即今青海省东部共和贵德两县间的黄河水段——龙羊峡。陵羊、龙羊音近。

申山，见《西次四经》：“申山……区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上申之山……汤水出焉，东流注于河”。申在陕北黄河洛河之间。1979年版《辞海》：“申，古国名，姜姓，传为伯夷之后，居今陕西、山西间。”参见《〈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西次四经》。

单狐山，见《北山经之首》：“北山经之首，曰单狐之山……逢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水。”单狐疑即单桓。单桓，古族名，汉时为西域国名。《汉书·西域传》：“单桓国，王治单桓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七十里。”地在今乌鲁木齐市。

带山、芘湖，见《北山经之首》：“单狐之山……。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又北三百里，曰带山……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根据地理形势，此带山当即今新疆北部奎屯市婆罗科努山东麓，芘湖疑即今艾比湖。

敦薨山，见《北山经之首》：“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水经注》：“敦薨之水，出焉耆之山，二源俱通。雨水同注敦薨之薮。川流所积，潭水斯涨，溢流为海。”《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敦薨山今名海都山，在新疆焉耆县北。”1979年版《辞海》仍持此说，但存疑问：“敦薨山，古山名，即今新疆天山。”但在注引此经时作“而西（东）流注于泑泽。”敦薨山如释为敦煌山，则西流于泑泽，可勿庸疑。祁连山，古亦称天山。《史记·匈奴传·索隐》：“祁连一名天山，一曰日月山也。”此说当。流经敦煌的河，今称党河。敦薨、敦煌、党音皆相近。

泰泽，见《北山经之首》：“岳法之山，瀤泽之水出焉，而

东北流注于泰泽”；“隄山……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泰泽”。见《北次三经》：“王屋之山……㶟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泽”；“雁门之山……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泽，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从经文前后情况看，滾泽水、隄水都在晋东北。㶟水在晋中东部，见㶟水条。雁门山在晋东北，见雁门水条。诸水皆东流入渤海，此大泽当即指今渤海而言。

少咸山、雁门水，见《北山经之首》：“少咸之山……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敦水在今山西阳高县南，见敦水条。《水经注》：“雁门水出雁门山，东南流迳高柳县故城北；又东北入阳门山，谓之阳门水。”高柳县故治在今阳高县西北，雁门山在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内蒙古丰镇县东北。雁门水即今之南阳河，经山西入河北怀安县，合东阳河而为洋河。少咸山当即今大泉山之连麓。

北岳山、诸怀水、嚣水、浑夕山，见《北山经之首》：“北岳之山……诸怀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嚣水……。又北百八十里，曰浑夕之山……嚣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根据文意及地理形势，北岳之山当即恒山山脉，诸怀之水即今桑乾河上游浑河的南支流，嚣水即今发源于浑源县的浑河，浑夕山即今浑源县境内恒山主峰，高 2017 米。

白沙山，见《北次二经》：“狐岐之山……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广员三百里，尽沙也。无草木鸟兽，鲔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据其情状及经文前后诸山地理形势，地当在内蒙浑善达克沙地。白沙山即今宝沙岱。宝白音近，山岱义同。狐岐山见本文《今仍其名》。

狂山，见《北次二经》：“狂山……冬夏有雪，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浮水。”狂山处于县雍山、狐岐山、白沙山、敦头

山一条线之间，疑即今内蒙克什克腾旗的黄岗梁山。山顶高权2029米，其西流之水，注入查干诺尔。

阳山，见《北次三经》："阳山……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又见于《中次二经》："阳山……阳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前一阳山，当在山西省东南。所谓留水出焉，当指出于屯留而流入沁河之水。屯留古称纯留，阳山在屯留西北。后一阳山，在伊水之南。

彭毗山，见《北次三经》："彭毗之山，蚤林之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河。"彭毗山疑即大伾山，彭与大义同，毗与伾音同。大伾山，在古黎阳县今河南浚县境内。

明漳，见《北次三经》："彭毗之山……又东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黄泽。""黄泽在内黄境内，见本文《昔存其名》黄泽条，内黄在彭毗山所在的浚县东北，相去里数相当。此注入黄泽之明漳即今漳河。古黄泽为当时北流入海黄河的蓄洩湖。

神囚山，见《北次三经》："神囷之山，……滏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欧水。"滏水今名滏阳河，源出今河北磁县石鼓山。石鼓山当为囷山之异名。囷、鼓二物形近，此山因有囷鼓二名。

碣石山，见《北次三经》："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今碣石山在河北省昌黎县西北。此处之水，即使在古代，也不能流入黄河。《书·禹贡》说："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海。"此碣石即为右碣石，地在渤海西岸古黄河口。

饶山，见《北次三经》："燕山……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饶山……历虢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从燕山出发，向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饶山当在东北。今黑龙江东部，乌苏里江西，挠力河下游有饶河县，饶河之水正东

流入乌苏里江，所谓入河，即此。疑饶力河即历虢水，饶山即饶力河的发源地。饶山是古肃慎族石器制造中心，参见本书《〈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

幽都之山，见《北次三经》：“錞于无逢之山，北望鸡号之山，其风如飈。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海内经》云：“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有赤胫之民。”此两幽都之山，实为一山。郭璞注云：“浴水即黑水。”此黑水即今黑龙江。幽都之山，即黑龙江北的广大地区。此去以北，渐入北极圈内，那里半年为夜，故形容一切，皆以黑为饰，而命其山为幽都”，所谓“北海之内”的北海，当指今北冰洋。

楸螽之山、食水、乾昧，见《东山经之首》：“东山经之首，曰楸螽之山，北临乾昧，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楸螽读如速株二音，楸螽与肃慎音近，疑即肃慎。肃慎疑以此山得名。食水东北流注于海，疑即乌苏里江。“北临乾昧，食水出焉。”郭璞注云：“乾昧，“亦山名也，音昧”。从地理形势看，乾昧即兴凯湖，“楸螽之山，北临乾昧，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与乌苏里江流域的情况正合。

姑儿水，见《东山经之首》：“姑儿之山……姑儿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经文此山当在高氏之山后，观其后相连诸山水，此水在今山东省东北。今其地有大姑河。

诸绳水，见《东山经之首》：“高氏之山……诸绳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泽。”诸绳疑即诸申，诸申即古女真，清天聪九年（1635年）废其名而不用。此水疑为流入镜泊湖之水，高氏之山，疑为吉林敦化北之山，泽疑即镜泊湖。

末涂水、沔，见《东山经之首》："独山……末涂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又南三百里，曰泰山。"此末涂水疑即今山东省的沂水即沂河。沔为长江下游，古沔水(汉水)入江后的长江亦并称为沔水。详《〈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东山经之首》。

峄皋山、激女水，见《东次二经》："峄皋之山……峄皋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激女之水。"峄皋山疑即今峄山。《后汉书·郡国志》注"鲁国……驺本邾国"云："株城北有峄山"；《元和郡县图志》云："峄山一名邹山"；《太平御览》云："峄山，今下邳葛峄山也。"今峄山在山东邹县东南，又江苏邳县西南有葛峄山。此葛峄山即葛山，《东次二经》："峄皋之山……。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葛山之首葛山之尾皆葛山，峄皋山、葛山皆属峄山。峄山山脉绵延极广，今地跨江苏山东十九个县市。激女之水，疑即濉水。濉水下游昔为黄河所夺，遂入于淮。在那以前濉水流经安徽宿县、灵壁、江苏睢宁北，至宿县南注入古泗水。

姑射山，见《东次二经》："姑射之山，无草木，多水。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无草木，多石。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无草木，多水。"姑射之山，古籍中多见。《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地在山西。此经所云姑射山、北姑射山、南姑射山，正如《海内北经》所云："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列子·黄帝》亦云："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在海河洲中当可解释为在海之岛中。从经文诸山水形势看来，此列姑射山当在今江苏北部。然此等姑射之山，不当在《东次二经》，如列入《东次三经》更当。因《东次二经》

所述，主要是峄山山脉。《东次三经》所述，多在海中。

凫丽山，见《东次二经》："凫丽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又南五百里，曰䃌山，南临䃌水，东望湖泽。"从《东次二经》情况看，凫丽疑即今符离。符离古地名，秦曾于其他置符离县，故城在今安徽宿县符离集。凫丽与符离音近，地理位置亦相当。或谓䃌山疑即今山东鄄城县的箕山。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云：甄城县"南齐置，今阙。当在江苏境。"此颇可供思考。

鬲水，见《东次四经》：女烝之山，"育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鬲水。"疑此鬲水是古鬲津河，故道在汉鬲县（今山东平原县）西，见《汉书·地理志》，汉时即已淤塞。

鼓镫山，见《中山经之首》："阴山……又东北四百里，曰鼓镫之山。"今河北省武安县南有鼓山，一名滏山。山有二石如鼓，南北相距十五里。俗语云："南鼓北鼓，相去十五。"见《太平寰宇记·磁州滏阳县》。鼓镫山疑即此。又此鼓镫山疑即《北次三经》的神囷山，亦即今滏阳河所出的河北省磁县石鼓山，参见本文所述的神囷山条。

甘水、鹿蹄山，见《中次四经》："釐山之首，曰鹿蹄之山，……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甘，古地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甘昭公有宠于惠后"注："王子带也，食于甘。"甘，在今河南宜阳县东南，位于洛水之南。流经东赵堡之水，北流入洛，即甘水。鹿蹄山在河南宜阳县东南。《水经注》：林楮山南则鹿蹄山，世谓之非山。

浮濠水，见《中次四经》：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熊耳山、洛水均见本文各该条。揆度地理形势，浮濠水当为河南卢氏县注于洛河之水，《水经注》云："洛水迳

鸡渠关北，鸡渠水南出鸡渠山，其一源西北流”，疑即浮濠之水。

尸山、尸水，见《中次五经》：“尸山……尸水出焉，南流注于洛水。”今河南偃师县西，古称尸乡，春秋时为尸氏地。见《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注·谷水》。尸山、尸水疑在其地。

槐山，见《中次五经》：“朝歌之山……又东五百里，曰槐山。”清毕沅本槐山作槐山，云槐当为稷，稷即稷字古文，稷山在今山西省稷山县。

少陉山，见《中次七经》：“少陉之山……器难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水。”今河南新郑县西南，有陉山，与大隗山并峙，接上葛县西界，群山绵互，达于襄邓。《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云：“山海经所云少陉之山是也。”

歧山，见《中次八经》：“光山……又东百五十里，曰岐山。人多云，此是陕西省岐山县城东北之山，山状如柱，亦称天柱山。然方位不相当，非此岐山。从方位看，此岐山应是今安徽省岳西县和霍山县的界山白马尖，俗称多支尖，以其顶峰歧出故名，其东有天柱山，亦有称此多支尖为天柱山者。

鬲山，见《中次九经》：“鬲山……蒲鸘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江。”鬲读如利，疑为利川的源流所在，湖北省利川县之名或以此。今发源于利川县之清江正东流入江。蒲濮古混用，蒲鸘之水，疑亦多濮人所居。此蒲鸘之水，当即清江，或称鬲川，利川。鬲川即鬲河，今清江下游水电站兴建处名叫鬲河岩，可证。今人读如隔河岩，误。

徐水，见《中次九经》：“鬲山……又东北三百里，曰隅阳之山……徐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疑徐水是清江下游之称，

徐有平缓之意。此水古一称夷水，人或谓夷人所居故名，其实夷亦有平缓之意，非是夷人所居因以为名。

熊山，见《中次九经》："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入神人，夏启而冬闭。"根据经文，熊山当在今湖北鄂西自治州。今其首府恩施市附近山顶有石如熊，不远处有洞名龙洞。龙洞出水甚猛，可供发电，冬涸而夏盈。又《水经注》注"夷水又东过夷道县北"云："丹水出西南望州山（武离山），山根东有涌泉成溪，即丹水所发也。有石穴甚深，未尝测其远近。穴口有泉，冬温夏冷。"亦可参考。清江沿岸大都属客斯特地貌，溶洞甚多。

文山，见《中次九经》："凡岷山之首，自女几之山，至于贾超之山……文山、勾栜、风雨、騩之山，是皆冢也。"文山、汶山、汶焦山皆岷山别名。汶、文读音如岷、如门，今仍有不少地区如此。

覞水，见《中次十一经》："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东流注于济；覞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汉。"此荆山即今伏牛山，湍水即今湍河，湍水所注之济，即今白河，参见本文荆山、湍水各条。今淅川发源于伏牛山，东南流注于汉，覞水当即今淅川。

视水，见《中次十一经》："视山……有井焉，名曰天井，夏有水，冬竭"；"毕山，帝苑之水出焉，东北流注于视"；"葴山，视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汝水"；"大孰之山，杀水出焉，东北流注于视水"；"雅山，澧水出焉，东流注于视水"；"宣山，沦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视水"；"奥山……奥水出焉，东流注于视水"。此视水即淮河上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云：淮井，"淮水之源。自胎簪山伏流数十里，涌出三泉，因浚为井，名

曰淮井。在河南桐柏县西。”此胎簪山即视山、葴山，此淮井即天井。今淮水东流注于汝水与视水东南流注于汝水相符合。今大别山北麓注入淮河之水，皆东北流，这与杀水东北流注于视，澧水东流注于视、奥水东流注于视的情况也是相符的。杀水、澧水、奥水疑即今浉河、竹竿河、潢河等。沦水疑是出于正阳县自长陵集注入淮河之水。昔人不察，望文生义，遂谓澧水是出于河南方城县的澧水，沦水是南流入江的澴水，是错误的。视水之名，今不复存；淮河古为四渎之一，而名不见于《山经》。但今淮河上游重要源流的浉河，源出河南信阳鸡公山，流抵罗山县北与淮河会合。浉、视音近，疑浉河即古视水名字之音存于今日者。古淮河原指今安徽江苏境内的淮河下游。夏商时期，其地为淮夷所据。《山海经》的调查者，无从了解其情况，故但知视水而不知其下游为淮河。参见《〈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及本文淮水条。晋郭璞云：“或曰视宜为涞”，非。

丰山，见《中次十一经》：“视山……。又东南二百里，曰前山……。又东南三百里，曰丰山，神耕父处之，常游清冷之渊，出入有光。有九钟焉”；“衡山……。又东四十里，曰丰山。”此三丰山非一丰山。前一丰山“有九钟焉”，是战国时人加注之文字。视山、葴山皆视水所出，应为一山。箴山或即古甑山，即曾山，即桐柏山、大别山的别称。衡以方位及里程等有关情况看来，前一丰山，当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境。随州有丰富的神农传说，神耕父当即神农。近年随州擂鼓墩出土大量编钟。所谓“有九钟焉”，当指此。随州有水名封江，封江疑出自封山，封丰音同，封山即丰山。后一丰山，当在今安徽霍邱县境内。晋汉以后，常以安丰为其地的郡县名称，当即以此处有丰山而得名。《汉书·地理志》上注大别山云：“在庐江安丰县。”

1984 年版《辞源》注安丰县云：“即今安徽霍邱县西南。”《史记·夏纪·索隐》亦云：大别山，“在六安国安丰县。”《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诸山，均在今伏牛山至大别山之南北。

即谷山、鸡山，见《中次十一经》：“依轱之山……。又东南三十五里，曰即谷之山……。又东南四十里曰鸡山。”从经文所说地理位置等情况看，即谷山、鸡山，疑均是豫鄂边界的鸡公山。山属大别山，有大鸡公山小鸡公山之分。此即谷山、鸡山或即大小鸡公山。即谷与鸡公音近。

章山，见《中次十一经》：“章山……皋水出焉，东流注于澧水。”晋郭璞云：“或作童山”。清郝懿行云：“当为皋山”，见《水经注》。

玉山，见《中次十一经》：“堵山、玉山，冢也。”此出于小结语言中，而经文无此山。《中次八经》有玉山：“㠑山……又东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中次八经》叙述的山脉走向，以湖北省西北的荆山为出发点，自西而东；《中次十一经》的山脉走向，以河南西南的荆山（伏牛山）为出发点，自西而东。在叙述中，两者不无交叉之处，两玉山实为一玉山。疑即今湖北省枣阳县的玉皇顶山。

弱水，见《海内南经》：“窫窳龙首，居弱水中……。有木……其名曰建木，在窫窳西弱水上。”见《海内西经》：“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见《大荒西经》：“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又《西次四经》：“劳山……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劳山、北洛河，在陕北。此《西次四经》的弱水，当为今陕西省北洛河支流，清毕沅云：“即吃莫川也。”《大荒西经》的弱水，与昆仑有关系。与昆仑有关的弱水有两处，一是今甘肃西北流注于内蒙沙漠的弱水；

二是今青海湖，古一称弱水。《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县："县北至塞外，有弱水昆仑祠。"临羌即今西宁市。在两个弱水中，符合"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的，就算青海湖了。《海内南经》的弱水，从经文前后诸山水看，当在今四川之西。古人常以水浅，弱不胜舟，均称之为弱水。《海内西经》的弱水，弱水青水并提，疑指怒江和澜沧江。《新唐书·西域传》："东女国有弱水南流"，疑即今西藏境内的怒江。青水疑指澜沧江。沧义同苍，青色。澜沧江意即波澜起伏的青江水。然从水之所出及流向看来，此弱水和青水，又似雅鲁藏布江和恒河，姑志之于此。

大泽，见《海内西经》："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及所解，在雁门北"；《海内北经》："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大荒北经》："有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自地理形势方位及生态环境观之，此大泽即今贝加尔湖。又《西次三经》："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南望昆仑；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此昆仑指的是阿尔格山部分，泑水指的是塔里木河，丘时之水指的是车尔臣河，参见泑水条。槐江之山，疑即阿尔金山。此大泽当为塔里木河和车尔臣河所注之台特马湖。后稷所潜意谓宜于耕作之地。注入台特马湖的塔里木河，其意即为"田地，种田。"

蛇巫山，见《海内北经》："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柸而东向立，一曰龟山。"此处既云蛇巫之山，又说一曰龟山，龟蛇二山连举，殆即今武汉之龟蛇二山。蛇巫之山或本为蛇龟之山之误。古人占卜用龟，筮用蓍，视其象与数以定吉凶。龟筮二字常连用。《书·洪范》："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礼·表记》："是以不废日月，不违龟筮。"蛇龟之山，误为

蛇巫之山，再写而误为蛇巫之山。

燕，见《海内北经》："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此段语言，似战国时人语。燕，古部族名，后为国名，本作匽、郾。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分封为诸侯国。其地有燕山，在今河北平原北侧。

列，见于《山海经》之处甚多。疑古有列族。《海内北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参见列阳条。战国时赵国仍有"列人"其地。《竹书纪年》下显王六年伐邯郸，取列人，即此地。

鬼国，见《海内北经》："鬼国在贰负之尸北。"鬼是古人对非其族类之泛称。鬼国即鬼方。殷周时活动于今陕西北境，为殷周劲敌。西周时，仍经常侵扰周之边境。东周之后，不见于记载。

姑，以姑命名的地方，多见于东方沿海。《海内北经》："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姑射国在海中"。《东山经之首》："姑儿之山……姑儿之水出焉。"《东次二经》："盧其之山……，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又南水行三百里……曰北姑射之山。……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以姑字命名的地方亦往往见于其他古籍,是可知古代有称为姑的氏族存在。

盖国，见《海内北经》："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从地理位置看，盖国在今我国东北。《前汉书·地理志》："元菟郡有西盖马县"注云："马訾水出西北盐难水，西至西安平入海。"盐难水当即今太子河。其地唐以前叫盖牟城，唐置盖州，明为盖州卫，清改为盖平县，1965年改为盖县。盖可能是一个古族名，分布地包括今辽东及山东半岛。就《山海经》看来，除盖国外，还有盖余之国，盖山之

国，盖犹之山等。《前汉书·地理志》："泰山郡有盖县。"盖国之民为盖族，居住在渤海周围，以有巨石作盖的石棚建筑得名。参见本书《〈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温水，见《海内东经》："温水出崆峒山，在临汾南，入河，华阳北"。晋郭璞注云："今温水在京北阴盘县，水常温也。临汾县属平阳"。郭璞注时，已感到有矛盾，认为温水在陕西，而临汾在山西。须知以崆峒名山之处甚多，此崆峒山，当在山西。今山西省临汾北灵石、孝义等县俱有温泉。

荥山、荥水，见《大荒南经》："有荥山，荥水出焉"；"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荥水穷焉。"此荥水当即今源出于贵州，东南流入广西北之融江，亦即《大荒东经》的融水。此荥山疑即今苗岭。苗岭与南岭为连麓。《大荒东经》："有招摇山，融水出焉。"融水今即融江。招摇山泛指南岭，见本文《昔存其名·招摇之山》。

青水，见《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死涂之山，青水穷焉。有云雨之山……禹攻云雨……群帝焉取药。"此节所云是巫山地区的情况，青水即指今清江。今人袁珂云："死涂山在昆仑山西南，云雨山复在死涂山附近，以地望衡之，当即此经前文所记之巫山，亦大荒西经所记之灵山也。"参见巫山、灵山各条。青水又见于《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间，有山名不死之山、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此黑水即岷江上游之黑水，若水即雅砻江，此青水即今四川在乐山注入岷江的青衣江。参见黑水、若水各条。又《海内西经》云："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此青水即澜沧江，详见弱水条。

鱼妇，见《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根据经文"有互人之国……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有鱼偏枯，名曰鱼妇……有大巫山"等联系来看，鱼妇是地名，即鱼复，因传说的神化，而误认为鱼妇。鱼复，古地名，今四川奉节白帝城。明人何宇度《益都谈资》下："鱼复，即夔地，谓鳇鱼至此复回不上也。"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六九《夔州府》。参见本书《谈〈山海经〉怪物·其地非怪》。

五、《山海经》的成书时代

谈到《山海经》的成书时代，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夏王朝的信史问题。通过对《山海经》的研究，我深怪司马迁太过执着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于“其文不雅驯”的文献纪录，多弃而不用。这里面该有多少氏族社会的情景都在他的史笔下放过了。但是他对于黄帝、尧、舜的传说，深信其真。他在《史记·五帝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司马迁对黄帝尧舜深信不疑，以至于是。其对于夏殷，则一一载其世系，详其起伏盛衰曲折的历史，曾无任何置疑之处。近几十年来，由于殷虚甲骨的出土及

对其文字研究的丰硕成果，完全证实了《殷本纪》的信史地位。近来由于考古发掘，成果累累，夏文化的研究亦方兴未艾，《夏本纪》同样获得实物印证之日，为期不远。近年不揣冒昧，对《山海经》进行探原性的研究，无论从其所载物产、氏族图腾、人物、地域中心等等来判断，都与历来古籍记载的夏代社会相适应。当然，还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

（一）宫廷传世之书

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一开始形成国家的时候，就能立足于自己的国家，放眼于周围世界，搜集有关资料，编纂成书，成为宫廷传世的读物。这个最早的读物，就是《山海经》。《山海经》时代的统治者，为了他本人、本阶级、本国家的利益，产生了不断地而又比较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国土，了解周围世界的山川形势、远近距离、气候物产、风俗习惯等种种情况的设想，并很早就设立了了解所辖境内和境外的种种官员。《周礼》是根据夏殷政治制度所写的一本书。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曾说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根据《周礼》所记，有"小史掌邦国之志"，就是说设小史这个官职，了解国内的情况。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说设外史这个官，了解周围地区的情况。他们不但要了解，还要绘出地图，写出文字来。因此又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他们其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巩固统治和加强剥削。当然发展联系和物资交流，也是非常重

要的。所以又设“怀来氏，掌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设“形方氏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境，使小国事大国，大国比小国”。当时国家的统治者，对于所收集的资料，非常重视，既要人加以整理，又要人给他们口传言教，就是说要向他们诵说。这个诵说的人，有一个特殊的官职，名叫训方氏。《周礼》说：“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汉郑玄注云：“道犹言也，为王说之；四方，诸侯也；上下，君臣也。”又说“传道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也，为王诵之。”唐贾公彦疏云：“诵四方之传道，释曰，上所云政事及上下之志，知则向王道，未必诵之。此文古昔之善道，恒诵之在口，王问则为王诵之。以其善道可传，故须诵之。”

《山海经》是一部包含着辽阔的地域和丰富内容的资料书。从地域来讲，它包括了中山、海内、海外、大荒几个层次。从内容来看，《山海经》的第一部分，是《山经》，也称《五藏山经》。它列举了三百四十座山，并对这些山的名称、地理位置、山与山之间的距离、水的源流、草木鸟兽的形状和功用、金属和非金属矿藏、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都有比较简明扼要的叙述。对于氏族图腾，也作了一些说明。可以说，它是一部以山为经的方物志。《山海经》的第二部分，是《海经》，它包括海外四经、海内四经、海内经和大荒四经等十三个部分。这里列举了许多古代比较著名的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及其情况。不少氏族，均有确实地点可寻，有的后来并成为蔚然大国。古代的氏族和部落，有其各自的或共同的图腾。这些图腾，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增加了它本来的神话色彩。《山海经》中，不少怪禽怪兽，怪人怪神，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此确有更多的关联。在《山海经》中反映了各氏族之间的斗争，也反映了各

氏族之间的融合，由于各氏族长期间的相互融合交流，大家逐渐形成一些共同的概念，所崇奉的图腾是共同的，大家的祖先也是共同的。他们共同劳动，共同开发，共同创造，远在三四千年前，我国境内就有相当高的生产水平和文化。他们在《山海经》时代，就已开始农耕了。他们栽培的作物，有稻、椒、黍、稷、桑、麻等等。开始使用金属器具了，已经知道的金属，包括金、银、铜、铁、锡。开始用药物治病了，《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药物，达百数十种之多。在居住上也懂得髹漆和颜色涂料。《海内经》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列举了当时许多科技方面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一部最古的具有科技性质的发明志。它概括地介绍了我国古代氏族社会到奴隶制社会进程中最重要的科技成果，当然也包括上层建筑的产生。这一部书，的确是历代帝王所需要了解的最好资料。而且可以肯定说，在当时历史状况下，除了帝王等统治阶级所需要了解外，谁也不需要了解它。

《山海经》是一部广博的资料书。它的成书，经过了资料收集、资料整理和润色成书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别说在古代，就是在今天，也决不是三五人在三五年或者十数年所能完成的。在古代也决不能在三五十年内就能完成的。从它的内容看，大部分是氏族社会末期的事情，但周秦汉晋的内容也有，当然这是极小的部分。从文字锤炼的功力来看，也决不是春秋战国以前的人所能办到的；从形式上看，这部书从收集资料到润色成书，跨越了好几个历史朝代，可以说经过了几十辈人的努力。许多资料证明，它草创于禹益，成书于夏代，完善于春秋战国之际，以后历两汉魏晋，又续有增益。《山海经》中谈帝尧帝舜的特多，并称尧为帝，称舜为帝舜，称禹则直呼为禹，这说

明《山海经》的确草创于禹益时期。《山海经》所记的地名，以河洛为中心，而又特详于陕甘晋冀及青海新疆等地区。这与传说的黄帝尧舜的活动地区和史籍所云夏的活动中心，是完全一致的，这也说明《山海经》是夏代的作品。《海外北经》云禹杀相柳；《大荒南经》说禹攻云雨；《大荒北经》又说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修鞈；《海内南经》、《海外西经》更尊夏启为夏后启（开），这又证明是夏代中期以后人的说话。至于《海内北经》、《大荒东经》所谈到的王亥，那是商的祖先；《大荒西经》谈到的西周，那是周的祖先；《大荒北经》谈到的北齐，那是姜尚的祖先，大体都与夏同时，也是夏代中期以后补充的材料。有人谈到书中有文王葬所，疑为周人之作，清人郝懿行对此已有说明，认为是后人之所羼。《海内东经》自“岷三江”以下，显系晋代郭璞所增补。这一部书，除了统治阶级运用国家的力量之外，是谁或少数人的力量所难于完成的。

这部书和其他史籍一起，由夏商周中央政权，累代相传。以致春秋时期，虽然文献不足，孔子还能说“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战国时期，从晋太康二年出土的魏襄王墓情况看，魏国是比较重视典籍的。当时这个国家与周王室比邻，阅读周王室典藏又比较方便，所以他们对历史的了解比较多。吴起对魏武侯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这是当时其他国家所不了解的。《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国图书也。”从这段记载来看，秦虽有焚书之令，但对如同《山海经》这类的地理书，

还是在保护之列。《海内西经》郭璞注"式负之臣曰危……帝誓之疏属之山"云："汉宣帝使人上郡发盘石，石室中得一人，跣踝被发反缚械一足，以问群臣，莫能知。刘子政按此言对之，宣帝大惊。于是时人争学《山海经》矣。"刘子政何以独知其事，主要是他供职秘府，曾参加搜集遗书并负责校勘整理之责，由此可知，西汉也是藏有《山海经》其书的。东汉时，《山海经》明确地归宫廷所藏。《后汉书·王景传》："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时有荐景能理水者，诏……作浚仪渠。……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王景是跨越两汉的治水专家，要帝王偿赐，才得到一部《山海经》，可见《山海经》只有宫中才有。东晋郭璞曾著有《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尔雅注》、《方言注》等，也主要是由于他历任著作郎、尚书郎，有机会从宫廷中看到这类珍藏。可见晋代宫廷也保存着《山海经》这类图书。春秋以前，官位世袭，士的阶层还不存在，平民无读书的可能，也无保存诸如此类图书的必要。战国以后，情况有所变化，但书简过于繁重，绢纸又过于昂贵，私人藏书仍有困难，所以像《山海经》这类图书，主要还是由官府收藏。当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古老的《山海经》已经不够用了，于是根源于《山海经》的地志、图经，纷纷出现。

（二）夏代成书说

《山海经》的创作年代，历来都认为比较早，大多数人认

为是夏代的作品，西汉刘歆认为出于唐虞之际，伯益所作。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罕至，及舟车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

东汉赵晔认为是禹和益的共同作品。他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中说：

（禹）乘四载以行川，始于霍山，徊集五岳。《诗》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曰《山海经》。

东汉王充也认为是禹和益的共同作品，他在《论衡·别通篇》中说：

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

晋郭璞也认为是夏代的作品，他在《山海经序》中感慨地谈到：

余有惧焉，故为之创传，疏其壅阂，辟其茀芜，领其玄致，标其洞涉，庶几令逸文不坠于世，奇言不绝于今。

夏后之迹，靡刊于将来，八荒之事，有闻于后裔，不亦可乎？

他郑重声明，其所以孜孜不倦地将《山海经》注释成为可读之书，目的就是要使“夏后之迹”传于后世。

明人杨慎也认为《山海经》是夏代的作品，他在《山海经后序》中说：

《左传》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象物，物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此《山海经》之所由始也。

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认为夏代，不只将远方方物著之于书，还铸之于鼎。到了清代郝懿行等也认为《山海经》是禹的作品。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序》中说：

《大戴礼·五帝德篇》云：“使禹敷土，主名山川”；《尔雅》亦云：“从释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观《禹贡》一书，足观梗概。因知《五臧山经》五篇，主于纪道里，说山川，真为禹书无疑矣。

古人在肯定《山海经》是夏代著作的同时，又发现不少周秦人语。他们的共同看法是后人之所羼，是后人加上去的。北齐颜之推撰《颜氏家训·书证篇》中谈到：

《山海经》禹益所记，而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

清人郝懿行在其《山海经笺疏叙》中也说：

今考《海外南经》，而有说文王葬所；《海外西经》之篇，而有说夏后启事。夫经称夏后，明非禹书；篇有文王，又疑周简。是亦后人之所羼也。

岂只有周秦人语，而且有汉晋人语。《海内东经》自《岷三江》以下，全是东晋郭璞根据时宜而加上的，详见《〈山海经〉文字之增损错乱·文字之增损》。

今本《山海经》是自夏以下以迄汉晋逐步辑补而成。最初而大量的资料定型于夏，润色成文于春秋战国，补充资料一直延续到汉晋。《山海经》打从开始，就代代对天下四方，也就是对海内海外，不断地加强了解，不断地给国王等统治者诵说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定型的。可以说，不断诵说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整理提高的过程。文字美化了，形式比较整饬了。然而形式的合理并不能掩饰内涵的错误。补充的材料有的很不恰当，变成正文的注释，有的甚至是错误的。至于把西方的说成是东方的，把北方的说成是南方的，在所多有。又有一些海内之文，说成是大荒的，这是由于整理者的疏忽，没有很好地体现作者的原意。

（三）夏代成书说的证据

《山海经》初步成书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夏代，这从《山海经》中的许多内容可以看到。

第一，从《山海经》以伊洛为中心的情况看来，《山海经》是夏代的作品。相传禹受封于阳翟，地在今河南禹县。受舜禅，国号夏，建都安邑，在今山西夏县北。张守节《史记正义》云：

> 夏者，帝禹封国号也。《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

《史记》云：

> 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

《淮南子》说禹是居于伊洛流域的昆吾的。昆吾的情况怎样呢?《中次二经》谈到:

阳山……阳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又西百二十里,曰葌山,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

此昆吾之山,据郭璞所注,说是出名铜,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就是说这是出产武器和生产工具的地方,禹把它当作国家权力的象征,因此认为它是天下的中心。《淮南子·天文训》:

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早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至于衡阳,是谓禺中。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至于悲谷,是谓餔时,至于女纪,是谓大还。至于渊虞,是谓高舂。至于连石,是谓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禹以为朝昼昏夜。

这是说夏站在昆吾的地位上,来观察太阳的运行,以确定昆吾这块地方的朝昼昏夜。无疑夏是把昆吾这块地方作为天下的正中。后来汉代张衡《玄思赋》也依此为说:"跻日中于昆吾兮,憩火之所陶。"昆吾山原为昆吾氏所据,昆吾氏善于制造陶器和铜器。后来夏有其地,命其铸鼎,而转封昆吾氏于今河南濮阳。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今河南许昌。

禹的儿子启,是为夏后启。《史记·夏本纪》:

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禹为帝建都安邑，《史记集解》云：“皇甫谧曰，（禹）都平阳，或在安邑。”禹的儿子启继禹为夏伯，仍然住在河之南的地方。后来代禹为帝，也还在河之南建都。但由于他打破传统的禅让制度，实行帝位世袭，东方的夷族不服，起而反抗，启才不得不迁都于原来禹建都的地方安邑。后来住在西方渭河流域的有扈氏也起来反对，启虽然花了很大的气力，将其一举击败。但此后并不安宁，夏代都城不得不多次迁徙。首先不得不南迁河之南，再北渡黄河。最后还是定居于伊洛地区。

启的儿子太康，好游猎，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返国，昆弟五人，在洛水之边等待他。《史记·夏本纪》：

> 帝启崩，子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史记集解》云：

> 孔安国曰：（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
>
> 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兄弟五人，须于洛汭，这说明什么呢？《史记正义》云：

> 《尚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

这说明太康的时候，夏的都城在河之南伊洛地区。

禹在任夏伯的时候，居于河之南，禹子启曾建都于河之南，夏的第三代君也居于河之南。据所知，夏的第五代君相，第十四代君孔甲，第十七代君夏桀，也都是居住在河之南伊洛地区的。《史记正义》云：

> 帝相被篡，历羿浞二世四十余年。臣瓒云，斟寻在河

南，盖后迁北海也。《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寻亦居之，桀又居之。

《吕氏春秋》云：

夏后孔甲，田于萯山之下，天大风，晦暝，孔甲迷惑，入于民室。

葱山在今河南省巩县北。见《嘉庆一统志·河南府》。又《史记正义》云：

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括地志》云：

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周书·度邑篇》云：

武王问太公，吾将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

《世本·居篇》也说禹建都于阳城。《逸周书·度邑》也说伊水洛水两岸是"有夏之居"。1979年版《辞海》也说：今人考证，夏曾建都阳城、斟寻、安邑等地。斟寻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北，阳城在登封县东。

正因为夏的中心在伊洛地区，所以《山海经》也以伊洛为中心。《山海经》中的《山经》有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中山五经，即世所称的《五臧山经》。《五臧山经》以《中山经》的内容最为丰富，而《中山经》关于伊洛地区的文字，又占《中山经》全部文字之半。《五臧山经》共二十六个单元，而关于伊洛地区诸山水的叙述，占了六个单元，几占四分之一。《五臧山经》在写山与山之间距离的时候，对于今天我国南方、西方、北方、东方诸山，往往以百里千里计。在写《中山经》诸山，特别是河汾伊洛之间诸山，范围缩得小些更小些，在伊洛

入河之会的附近诸山，多数以十里数十里计。这是因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最熟悉这一地区的情况，充分说明《山海经》的作者，是生活在这里的夏代人。详细情况，具见《〈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伊洛入河之会是天下的中心》。

第二，从《山海经》对冀晋陕甘宁诸地山水叙述的情况看，《山海经》的创作时代也是在夏朝。《山海经》对于这些地方的叙述，特别详尽，而且古地名保存到今天的还特别多。这说明《山海经》所说的这些地方，是与传说的古代活动最频繁的地区相符合的。

《山海经》关于太行山以东古黄河故道以西的冀西地区，说了不少的话，试节录《北次三经》的话说：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又东北二百里，曰龙侯之山，决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虫尾之山，薄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黄泽。又东三百里，曰彭毗之山，蚤林之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河。又东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黄泽。又东三百七十里，曰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虖池。东三百里，曰沮洳之山，濝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洹；滏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欧水。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又东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清漳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浊漳之水。又东北二百里，曰锡山，牛首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滏水。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景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海泽。又北百里，曰绣山，洧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阳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河。又北百二十里，曰敦与之山。溹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泰陆之水；泜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彭水；槐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泜泽。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历聚之水出焉，而北流

注于洧水。又北三百里，曰维龙之山，肥水出焉，而东流注于皋泽；敞铁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泽。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马之山，木马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虖沱。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虖沱。又北三百里，曰泰戏之山，虖沱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溇水。又北三百里，曰石山，濩濩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虖沱；鲜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皋涂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溇液水。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滱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又北三百里，曰陆山，郏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二百里，曰沂山，般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北百二十里，曰燕山，燕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古黄河故道以西的冀西地区，所有的山山水水，说得几乎无一遗漏。许多地名，一直还保留到今天。这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说，这些地方，打从《山海经》的时代起，一直是夏人聚居的地方。

今山西省境内的山山水水，也是全面地被罗列了出来。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晋东北，真是无处没有谈到。试节录之于下。《北次二经》所讲的主要是晋西北和晋中的情况：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又西二百五十里，曰少阳之山，酸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汾水。又北五十里，曰县雍之山，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汾水。又北二百里，曰狐岐之山，胜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汾水。北嚣之山，涔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印泽。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脩水出焉，而东流注于雁门。”《北次三经》所讲的主要是晋南的情况：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阳山，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濝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泽。又东北

三百里，曰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又东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门之山。又东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又东二百里，曰京山，高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又东二百里，曰虫尾之山，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北山经之首》所讲的今山西省地区的情况， 主 要 是 晋 东 北 的 情 况 ：“少咸之山，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又北二百里，曰狱法之山，瀤泽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泰泽。又北二百里，曰北岳之山，……诸怀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嚣水。又北百八十里,曰浑夕之山，嚣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鲜之山，是多马，鲜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多马……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泰泽。这主要讲的是晋东北的情况，部分包括了内蒙自治区的情况。《中山经之首》所讲的主要是晋西南的情况：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又东二十里，曰历儿之山。又东十五里，曰渠猪之山，渠猪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又东三十五里，曰葱聋之山。又东十五里，曰涹山。又东七十里，曰脱扈之山。又东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又东七十里，曰泰威之山。又东十五里，曰橿谷之山。又东百二十里，曰吴林之山。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劳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潏水。又北四十里，曰霍山。又北五十二里，曰合谷之山。又北三十五里，曰阴山，少水出焉。又东北四百里，曰鼓镫之山。这主要讲的晋西南的情况，也兼及晋中。《中次五经》除了尸山、良馀山、蛊尾山、升山、阳虚山之外，也主要是晋西南的情况，当然部分地包括着豫北：薄山之首，曰苟床之山。东三百里，曰首山。又东三百里，曰县劚之山。又东三百里，曰葱聋之山。东北五百里，

曰条谷之山。又北十里，曰超山，又东五百里，曰成侯之山。又东五百里，曰朝歌之山。又东五百里，曰槐山。又东十里，曰历山。《山海经》对于今天的山西省地区，真是够重视了。关于晋西南还重复了一次。历史记载，晋在很早也是夏人活动之区。

《山海经》对于今天陕西省地区也是够重视的。对于汉中、渭南、渭北、陕北，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西山经之首》有关于汉中部分情况的记载：大时之山，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汉水。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潘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西山经之首》对于渭南地区说得十分详细：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又西八十里，曰小华之山。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又西七十里，曰英山，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又西北二十里，曰浮山。又西七十里，曰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百五十里，曰时山，无草木，逐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时之山，涔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西次二经》有记载渭北情况的部分："数历之山，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西山经》对陕北的情况是记载很多的。《西次二经》：泰冒之山，浴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西次四经》：阴山，阴水出焉，西流注于洛。北五十里，曰劳山。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西五十里，曰罢父之山，洱水出焉，

而西流注于洛……。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区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北二百里，曰鸟山，辱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百二十里，曰上申之山，汤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又北百八十里，曰诸次之山，诸次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百八十里，曰号山，端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又北二百二十里，曰盂山，生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西二百五十里，曰白于之山，洛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渭；夹水出于其阴，东流注于生水。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这都是讲的陕北的情况，部分地也涉及到内蒙。陕南的情况，最明显的是《西山经之首》：大时之山……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汉水。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

甘肃东部和宁夏地区，记载于《山海经》中的也不少。《西山经之首》：天帝之山。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皋涂之山，蔷水出焉，西流注于诸资之水；涂水出焉，南流注于集获之水。又西百八十里，曰黄山，盼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西次二经》："高山，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又西二百里，曰龙首之山，苕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泾水。又西二百里，曰鹿台之山。西南二百里，曰鸟危之山，鸟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皇人之山，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西次三经》：泾谷之山，泾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渭。又西百二十里，刚山，刚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二百里，至刚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浣水出焉，而北流注于陵羊之泽。又西三百里，曰中曲之山。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滥水出于其西，西流注于汉水。《北山经之首》：谯明之山，谯水出焉，西

流注于河。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嚣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虢山。伊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又北四百里，至于虢山之尾，鱼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

《山海经》为什么对今天冀西、山西、陕西全境，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和甘宁沿河一带，说得这么详细呢？主要是这些地方，正处于古代黄河之滨。打从黄河之源到黄河入海之处，是古代夏族的发祥地。传说的黄帝尧舜禹等夏人的首领，其活动地区都在这一带。首先来看黄帝的情况。

黄帝，据《史记》说姓公孙名轩辕，故称黄帝轩辕氏。他最初的活动地区，在陕川甘青一带。《西次三经》："轩辕之丘，洵水出焉"。洵水在陕西南部，发源于秦岭。《北次三经》："轩辕之山"，此轩辕之山，与泰头之山、谒戾之山相去不远，在晋中。《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此轩辕之国在四川西北。《史记索隐》云：黄帝"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史记》云：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邑于涿鹿之阿"。涿鹿即今涿鹿，在河北省西北。阪泉在今涿鹿县东。《史记》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岱宗即泰山，《史记集解》云，空桐在陇右，熊湘是熊耳山和湘山二山，地在湖南益阳。《史记》正义云，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怀戎县即今涿鹿县。根据《西次三经》所云："峚山，丹水出焉，黄帝是食是飨……。黄帝乃取峚山

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看来，空桐疑指昆仑。从以上可见，黄帝的活动中心主要在黄河流域全境。

帝尧的活动地区，也主要在黄河流域。《史记正义》云：“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所封，”平阳即今山西省临汾市。《史记正义》云：“《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鄄城即今山东省鄄城县与河南省濮城为紧邻，可见尧的活动中心，也主要在黄河流域。在山东山西。

舜的活动中心，也在黄河流域。《史记》：“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今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北部古称冀州。历山、雷泽均在晋西南。负夏疑春秋时的负瑕，地在今山东省兖州。可见舜的活动中心也主要在黄河流域的山东山西。

禹的活动范围，根据史书记载比较大，但活动中心，还是在黄河流域。《史记正义》云：“夏者，帝禹封国号也。《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史记集解》云：“（禹）都平阳，或在安邑”。《史记》云：“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阳翟、箕山在河南，平阳、安邑在山西，可见禹的活动中心也主要是在山西河南。

黄帝、尧、舜、禹的活动中心，都在黄河流域。所以《山海经》之所记，除了对于夏的中心地区伊洛流域，特别详尽以外，就算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省了。这种详近略

远，详所知略所少知的情况，是完全符合当时历史状况的。这就说明，《山海经》是夏代的著作。如果出于周秦，为什么那么多的周秦时期的地名、国名、人名不见于《山海经》呢？这里要附带说一句，夏的同族人之间，大多是同盟关系，而不是直接控制的上下级关系。

第三，从《山海经》所记述的地点，结合新石器时期遗址发掘的情况看，《山海经》是夏代的作品。夏人所使用的石器，主要属于仰韶文化型的。从今天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存的情况看来，其分布情况，和《山海经》所体现出来的夏人活动地区的情况，基本一致。仰韶文化，以陕西关中、豫西北、晋西南的黄河为中心，东至河北和山东，西至甘肃洮河，北起河套地区，南达汉水中上游。以最早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在陕西的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村、临潼姜寨、华阳泉护村和元君庙以及河南陕县的庙底沟、渑池仰韶村、洛阳王湾、安阳后岗等处，都发现了属于这一文化的村落遗址。时间约距今五千余年至七千年左右。这时正是夏民族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演变的飞跃时期。夏民族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它与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坪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淮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钱塘江流域及太湖沿岸的良渚文化、珠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和东北的细石器文化，都有密切的联系。正因为这样，《山海经》对于这些地区的情况，哪怕相去甚远，反映得也是比较清楚的。钱塘江流域太湖沿岸，就《山海经》时代来说，距离夏民族的中心，是比较远的，但说到那里的情况，至今仍令人有跃然纸上之感，已在《〈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一文中详细地说了。这里要说一说瓯闽文化。《海内南经》：“瓯居海中，闽居海中”。这是说当时的

瓯人闽人，也就是浙江南部和福建地区的先民，本来是住在海上的。清人吴任臣说："《闽书》曰：按谓之海中者，今闽中地有穿井辟地，多得螺蚌壳、败槎，知洪荒之世，其山尽在海中。"从现在福建武夷山所保存三千七八百年前的船棺看来，福建地方的先民在《山海经》时代以前的确是住在海上的。今福建省崇安县文化馆保存着一只船棺，长 4.6 米，宽 0.56 米，高 0.67 米。船棺是用圆木刳成的，中间大头尾小形状如小船。船棺一头插进陡峭的岩缝里，一头放在木板上。这种用来支架船棺的木板叫虹桥板，因为它凌空高悬，有如彩虹一样的天桥。这种船棺，也叫悬棺，至今在武夷山的悬岩峭壁上，还保存着不少。这种船棺，只有统治者才能办得到。棺形似船，这说明先民们本来就是居住在海上岛屿的。这些岛屿当然包括台湾和澎湖诸岛。《山海经》也谈到了许多东北的地方，特别是谈到了饶山，《北次三经》："燕山，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饶山。"饶山是饶河的发源地，山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那里也是大约与夏同时的新石器文化中心。近年在饶河县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就发现了氏族村落和石器加工厂。《山海经》所说的地方，都有实物证明，而那些实物又适足证明是与夏同时代的。这只是举几个例子。

第四，从《山海经》所说的地理情况看，《山海经》是夏代的作品，而不是周秦的作品。

关于黄河下游的情况，《北次三经》说得非常详细。当时的黄河是循太行山东麓北流入海的，已见本章《夏代成书说的证据·第二》，与《山海经》所说的完全一致。黄河改道东流，是周定王五年鲁宣公七年（公元前 602 年）的事。

淮河号为古代四渎之一，但《山海经》原文却没有关于淮

河的记载。是不是《山海经》时代，淮河另有别的名称呢？有的，在今安徽省阜南以上称为视水，在此以下称为灌水。《山海经》既不谈此时的淮水，又不谈此处的灌水，《中次十一经》却屡屡谈到视水：

> 视水，……有井焉，名曰天井，夏有水，冬竭。
> 毕山，帝苑之水出焉，东北流注于视。
> 葴水，视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汝水。
> 大孰之山，杀水出焉，东北流注于视水。
> 雅山，澧水出焉，东流注于视水。
> 宣山，沦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视水。
> 奥山……奥水出焉，东流注于视水。

淮河上游，古称视水（详见本书《〈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地可推知·视水》）。这里再补充说一点，葴山，疑即甑山，即今大别山。大别山与桐柏山为连麓，所以也就成为两山古代的共称。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大别山在六安国安丰县，今土人谓之甑山。"桐柏山南麓，古有曾国，其名或出于此。大别山北麓，今有浉水，是淮河上游的重要支流，源出信阳鸡公山，流抵罗山县北与今淮河会合。浉、视音近，疑浉水即古视水名字之音存于今日者。淮河下游，古称灌水。《水经注》注决水云："决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导源庐江金兰县西北东陵乡大苏山，即淮水也。"许慎云："出雩娄县，俗谓之浍水，褚先生所谓神龟出于江灌之间嘉林之中，盖谓此水也。"《山海经》但有淮河上游视水的记载，却无淮河下游灌水的记载。这说明什么呢？主要是夏代时期，淮河下游，为淮夷所据，势力强大，与夏为敌。夏的《山海经》资料的调查者，无由深入其境，因而不知其情况。淮河下游的山水，独不见于《山海经》者以此。

《山海经》关于地理区域的划分，很可令人玩味。它的《中山经》，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中原地区，也就是夏所直接控制的地方。当时的中原，包括着山西西南，经伊洛地区到汉水流域，一直到今天的鄂东南、赣湘之北。《中山经之首》和《中次五经》讲的是晋西南。《中次二经》到《中次七经》绝大部分，皆指伊洛地区。《中次八经》所讲的是湖北的荆山和桐柏山大别山的情况，《中次十一经》讲的是河南的荆山也就是伏牛山及桐柏大别山的情况。《中次九经》所讲的是岷山、大巴山和巫山的情况。《中次十二经》所讲的是罗霄山北端之山，包括鄂东南与湘北赣北。《中次十经》所讲的是河南中部诸山。晋西南是夏人居住的中心点，又曾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伊洛地区是夏人的根据地。汉水流域也是夏人之所居。中华民族自古称为华夏。华源于华山，华、夏古音近，汉、襄又是华、夏语音之转。汉水称襄河，汉口古称夏口。可见晋东南、伊洛和汉水流域的人，自古都自认为是夏族。鄂东南是古代最初产铜的地方，是夏人势所必争之地。就因为这里产铜，原住在这里的三苗之族，被流窜于三危。鄂东南地区的统治者，后来在商王朝也遭到不幸。《史记》：纣“以西伯、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之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鄂侯该就是以今湖北大冶鄂王城为城池的夏商时期的鄂侯，鄂侯身据冶铜基地，为纣所不容，就被借故杀掉。从此纣牢固地控制了这块地方，势力南达湘粤。近年在湖南长沙及珠江流域，都发现了殷代铜器，可为佐证。

渭南地区和晋西南地区的许多情况，都非常相同，但为什么不列入《中山经》而被列入《西山经》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人对于方位的区分，总是始于足下。写《山海经》

的夏人，站在河汾（晋西南）伊洛地区的立场上，必然把中条山以北的地区列入《北山经》的范围，把华山以西的地区列入《西山经》的范围。第二个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关系，请看《西山经之首》：

凡西经之首，自钱来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珪百璧。其余十七山之属，皆毛牷用一羊祠之。

《中山经之首》：

凡薄山之首，自甘枣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历儿，冢也，其祠礼，毛太牢之具，县以吉玉。其余十三山者，毛用一羊。

《西山经之首》与《中山经之首》，其所述情况极其相似。其主山，凡祠之礼，皆用太牢，即牛、羊、豕三牲俱备。其余山之祠礼，仅用一羊。还有一个共同之点是，均无氏族图腾即《山海经》中所谓神的记载。这说明晋西南与渭南地域相连，族姓相同，风俗习尚也一样。可是渭南这块地方，在夏时为有扈氏所据。有扈氏与夏为同姓，但矛盾很多。夏启之时，矛盾更加激化。终夏之世，夏对于渭南地区，一直不能实行完全有效的控制。从这些情况看，《山海经》真是夏代的作品。

第五，从《山海经》的内容，山重于水的传统观念已开始重大转变的情况看来，《山海经》是一部较早的作品，最迟产生于夏代。《山海经》对山的重视，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山海经》对山川的叙述，是以山为经，不似汉代《水经》以水为经。《五臧山经》实际是讲的五大山脉。《南山经》讲的是南岭诸山，《西山经》讲的是昆仑山山脉，《北山经》讲的是阴山山

脉，《东山经》讲的主要是泰山山脉、长白山脉，《中山经》讲的主要是岷山～大别山的山脉。水也有所记载，但都是随山记述的。第二是对山的崇礼，可以说是无以复加，而且是普遍存在的。举例来说，《南山经》："凡南次三经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稌。"《五臧山经》分为二十六个单元，也就是说把当时海内的山分为二十六个组成部分。没有那一座山不受到先民的崇拜，因而《山经》各单元都记上大抵如同《南次三经》所说的话。对于水的崇礼的说话，只有一处。《中次五经》："尸水，合天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鸡于下，刉一牝羊献血，婴用吉玉，彩之飨之。"尸水在今河南省的偃师县，正处于伊洛入河之会，是夏人的中心点。夏人是最早掌握农耕技术的，对水的依赖，逐渐有所加强。正为这样，夏人的首领尧舜禹就开始致力于治水了。《山海经》时代的人重山轻水，但这种观念开始转变，这完全符合夏代的历史事实。从这点看来，《山海经》是夏代的作品。

第六、从社会形态看，《山海经》是夏代的作品。《山海经》记载了许多似人非人的图腾形象，也记载了以图腾为标志的氏族社会情况。令人受到启发的，是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仅保存着图腾形象。而比较偏远，生产比较落后的地区，则大量存在以某种图腾为标志的氏族。由此可见《山海经》的成书时代，是在海内已经发达到文明时代，而周围地区还大量保存着氏族社会的的夏代时期。《山经》所云各地，是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例如，《南山经之首》：

> 凡䧿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

《西次二经》:

凡西次二经之首，自钤山至于莱山，凡十七山。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为飞兽之神。

《北次三经》:

凡北次三经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凡四十六山……其神状，皆马身而人面者二十神……；其十四神，状皆彘身而载玉；其十神，状皆彘身而八足蛇尾。

《东次三经》:

凡东次三经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无皋之山，凡九山……。其神状皆人身而羊角。

《中次十二经》: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荣余之山，凡十五山……，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

自南山至中山各经，大都均以山神的形式保留着原始的图腾形象而无氏族。这就说明各别的氏族已经解体了，但仍然保存着地区的共同图腾崇拜。有图腾崇拜而无氏族，又正反映了夏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不是所有地区都还保存有图腾，这又给我们一个启示。《南山经》首次共三经，均有图腾形象；《西山经》首次四经，而《西山经之首》、《西次四经》却无图腾形象；《东山经》首次四经，而《东次四经》无图腾形象；《中山经》首次十二经，而《中山经之首》、《中次三经》、《中次五经》、《中次六经》，均无图腾形象，这说明什么呢？除《东次四经》显有阙文，《西次四经》叙述容或未周外，其余各经之山，均接近夏代认为是天下中心的伊洛地区。这里的生产最发达，社会也最进步，上去氏族社会之日已远，

并氏族图腾的形象，已不为人所保存了。真的，《西山经之首》的华山，《中山经之首》的薄山，《中次三经》的萯山，《中次五经》的薄山，《中次六经》的缟羝之山，或属于伊洛地区或比较接近伊洛地区。这也符合夏代的历史实际。

第七、从《山海经》时代的人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看，《山海经》应是夏代的作品。《山海经》中所反映的生产工具，正处于新石器向金属器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夏代，详本文《夏代成书说释疑》段。《山海经》中有关于金属的矿藏达二百多处，石器资源达一百八十多处。但关于金属器和石器应用的资料都不多，只《中山经》所描述的中原地区有关于使用金属的记载。《中山经之首》：

凡薄山之首…………县婴用桑封，瘗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锐其上，而中穿之，加金。

《中次三经》：

青要之山……䰠武罗司之。其状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齿，而穿耳以鐻。

近人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云桑封系藻珪之误。藻珪是一种用藻玉做的礼器，所谓加金，是用金属作为藻珪的饰物。鐻是耳缒之类的金属制品。《后汉书·张奂传》："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

使用金属器，已知的集中在《中山经》地区，符合夏代的情况。金属矿藏当时被发现的也集中在《中山经》地区。《南山经》地区出现的十八处，《西山经》地区出现的三十三处，《北山经》地区出现的三十八处，《东山经》地区出现的十四处，《中山经》地区出现的达一百零一十一处，这也符合夏代的情况。这里还要附带说明的，《西山经》、《北山经》所说出产金属矿

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今陕西和山西的地区，青海地区只有皇人之山等三处；甘肃地区只有符惕之山等三处；新疆地区只有槐江之山、求如之山等两处，而且靠在新疆东部。这又说明金属矿的分布，是从中原到边疆呈放射性的。这给我们一个提示，少数西方学者，说我们的冶金技术来自西方，是不合事实的。

从金属的分类情况看，当时发现的熔点低的金银铜锡等金属矿竟达一百八十三处之多，而熔点高的铁只有三十一处。这是说当时炼铁的地方还很少，充分说明使用金属器具的早期性。根据近年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来，这种情况是与夏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

使用金属工具，是与砥砺的使用分不开的。砥砺的使用，也可作为金属器使用的证据。砥砺见于《中山经》的特多。兹列举如下（节录）：

《西次四经》：崦嵫之山，苕水出焉……其中多砥砺。

《北山经之首》：灌题之山，其下多流沙，多砥。

《北次三经》：京山，其阴多玄磚（郭璞注：黑砥名也）；锡山，其下有砥。

《东次二经》：葛山之尾，多砥砺。

《中山经之首》：阴山，多砺石。

《中次二经》：发视之山，其下多砥砺。

《中次五经》：蛊尾之山，多砺石。

《中次六经》：阳华之山，门水出焉。其中多玄啸。

《中次八经》：谨山，郁水出于其上，其中多砥砺；师每之山，其阳多砥砺。

《中次九经》：高梁之山，其下多砥砺。

《中次十一经》：大魄之山，其阴多砥石；历石之山，其

阴多砥石。

《中次十二经》：江浮之山，其上多银砥砺。

石器的使用，在《山海经》开始创作的时代，夏所直接控制的《中山经》地区，已接近尾声了。《山海经》中的石器，大多作为装饰品、乐器和祭器用的。尽管如此，还可以看到石器的使用。《南山经之首》：“凡䧿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这里说的璋玉和璧，明显都是石器。《西山经之首》：“凡西山经之首，自钱来之山，至于騩山……。其祠之礼：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圭百璧。”这里所说的瑜、珪、璧，都是石器。樽别作罇、鐏，婴或作罂，是陶器，也有铜器。石器、陶器、铜器并存，根据现代发掘的情况，夏代正是如此。

第八、从《山海经》时代的社会生产来看，也是与夏代的情况相适应的。当时夏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地区，基本都进入农耕时代。从各地祀神，都用谷物，就可以看出来。不防一一列举。《南山经之首》“祠之礼，毛……。糈用稌米”。《南次二经》“糈用稌”。《南次三经》“糈用稌”。《西山经之首》“汤其酒百樽”。《西次二经》“钤而不糈”。《西次三经》“糈用稷米”。《西次四经》“糈以稻米”。《北山经之首》“瘗而不糈”。《北次二经》“投而不糈”。《北次三经》“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东次三经》“米用黍”。《中山经之首》“瘗而不糈”。《中次二经》“投而不糈”。《中次三经》“糈用稌”。《中次四经》“祈而不糈”。《中次五经》“其祠用稌……蘖酿”。《中次八经》“糈用稌”。《中次九经》“糈用稌”。《中次十经》“糈用五种之糈（当作精字）”。《中次十一经》“糈用五种之精”。《中次十二经》“糈

用稌……祈酒”。从以上的资料看来，当时我国地区的先民，南方以稌为食，稌即是稻，音近字略，其实都是稻。西方以稷为食，东方以黍为食。北方也是以稌为食。《山海经》中无麦字，疑北方所称之稌即今天所称之麦，麦稻古或同名。中部地区也是以稻为食。《中次十经》地区是伊洛入河之会，是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中次十一经》是伏牛山桐柏山地区，那里是炎帝神农部落之所在，是最早经营农业的，因此在祀神的时候，所用的谷物不只一种，而是五种，不只是一般的谷物，而是用上最好的上等食料，所以说“糈用五种之精”。《西次四经》陕甘宁地区“糈以稻米”。我怀疑那里的先民是从南方被流放到那里去的，还保持古代的习俗。参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1973年夏在浙江河姆渡氏族遗址，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稻谷、谷壳、稻叶、稻秆等。1988年在甘肃地区发现了四千年前的谷子窖，证明《山海经》所说非虚。

《山海经》中还有关于农业生产的专篇记载。《大荒南经》：

有𢦏民之国……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

《大荒西经》：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

《大荒北经》：

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

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海内经》：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所生，冬夏播琴（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以上所说的地区，大多虽说出自大荒之经，实际均在海内。𢧢民之国在今云南境内，西周之国在渭水流域中游，逐魃之地在今河北省，都广之野即今成都平原，俱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逐魃之处，是说明其地有着较发达的农业生产，需要适足的雨量。其他三地都直接道出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

《山海经》时代，边远地区也有以渔猎为生的。《海外南经》云："讙头国……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长臂国……捕鱼水中"；"𢧢国……其为人黄，能操弓食蛇"。《海外西经》云："女祭女戚……居两水间，戚操鱼䱉，祭操俎。"《海外东经》云："玄股之国……为人衣鱼食鴄，使两鸟夹之。"《大荒南经》云："有人名曰张弘，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大荒北经》云："无肠之国……食鱼"；"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食肉"。

也有以畜牧为业的。《海外西经》云："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大荒南经》云："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

也有以采集兼营畜牧的。《大荒东经》云："有中容之国……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

也有畜牧农耕兼营的，《大荒东经》云："有思幽之国……

食黍食兽，是使四鸟”；“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山海经》的所述，都是有着客观实际的根据，其各地生产状况的不同，是完全符合夏代的客观实际的。

第九、从《山海经》对古代领袖人物的称谓及对其事业叙述的情况看来，《山海经》也是夏代的作品。《山海经》对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俱称帝，惟独称禹直呼为禹。举例说，《西次三经》：黄帝是食是飨。《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海外北经》：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海内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大荒东经·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对禹就不同了，《中次三经》：青要之山，南望墠堵，禹父之所化。《海外北经》：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海外东经》：一曰禹令竖亥。《大荒南经》：禹攻云雨。《大荒西经》：有禹攻共工国山。《大荒北经》：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从上述文字中，《山海经》关于先世领袖人物事业的叙述以禹为最多。对黄帝只道及与蚩尤作战一事。其他所涉，都是一些纪念性的语言。从这些情况看来，《山海经》是夏代的作品，而且在禹的时候已初具规模。

第十、从《山海经》关于方位的定序来看，《山海经》也是很早的。今天我们称方位的次序，不是说东南西北，就是说

东西南北。而《山海经》关于方位的定序是南西北东。东西南北的说法，也是很早的。最早见于《周易说卦》:“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山海经》关于方位的排列，除了大荒经外，都是按南西北东的次序。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除了是北半球人的生物本能外，别无解释。不但人如此，连蚂蚁也是一样，洞口总是向南方开。因此他是最原始的排列法。1987年在河南濮阳县仰韶文化的遗址发掘中发现，早在六千年前的45号墓中，葬四人，其中一壮年男性，仰身直肢，头南足北。其他三人是殉葬者，分别埋在东西北三个小龛内，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987年，上海青浦县福泉山，考古发掘发现，“良渚”古墓距今四千五百年，比夏王朝早四百年，其墓主也是头南足北仰身直肢。我国古代典籍，也有相应的说教。《易·说林》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庄子·盗跖》也说：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和伊斯兰教国家在绘地图的时候，常把南方作为上方，这是古代四方之中南为正思想的反映。从以上一些具体事例看来，《山海经》也应是夏代的作品。

（四） 夏代成书说释疑

一连提出了十个理由，说明《山海经》一书是夏代的作品。可能还有人怀疑：一是认为既是夏代的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周秦人语呢？二是夏代时期有那么高的文字水平吗？三是夏代的人能知使用金属工具如同铜铁金银锡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已在本章《宫廷传世之书》部分有较详的论列。今本《山海经》，是经过了资料的收集，初步整理成书，润色成文，补充论证、编次就绪几个阶段。大抵夏代已初具规模，春秋战国之际润色成文，汉晋时期加以补充论证并重加纂辑。补充论证，以汉晋时为最多。实际上这个过程，跨越了整个今本《山海经》的定稿过程。举例说，第一个加入材料的，是夏代中期。最明显的例子是每提到夏启时都称为夏后启。《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这种语言，和《山海经》直呼禹为禹很不相适应。《大荒西经》:“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似是殷以后的人注释“夏耕之尸”的论证语言。《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这一段话是叙述以夏后启（开）的神像为图腾的氏族的情况，并对夏启上天穆之野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提出了质问，这也是殷代人的语言。《海外南经》:“狄山……文王皆葬其所”，这是周人的语言。《海内东经》自“岷三江”以下，是郭璞所著以东晋时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水经》之文，与《山海经》以山为经的体例完全不一样。补充的例子还有，论证的部分也不一定正确。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不管怎样，无法改变《山海经》是夏人之作的形式和内容。现在再回头看看，如果说《山海经》是春秋战国时代人的作品，为什么春秋战国那么复杂的时代，竟然见不到有关这个时期的人名、国名，和事件的记载呢?《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是夏代以前的传说、氏族社会的图腾和氏族社会人们的生活状况。《山海经》津津乐道诸如结匈国、羽民国、毕方国、

讙头国、厌火国、交胫国、三首国……甚至还谈到肃慎、匈奴、朝鲜、倭等，而对于春秋诸侯战国七强，似乎只简单地提到一个燕、一个齐呢？肃慎古称息慎、橄盘，匈奴古称猃狁，朝鲜疑古称韩㕑，春秋战国时的人将其名称加以当代化而已。齐是原来的土著氏族，不是后来战国时的齐。《海内西经》说“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那是周秦人语插入的。

第二个是《山海经》的文字水平问题。很难不使人怀疑，远在夏代，能写出像今本《山海经》这样高文字水平的创作。《山海经》就其内容看，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和影响，有些地方不能一下子令人全部了解。但就文字看，除少数事物的排列不尽合逻辑外，余无可议。可以说够得上古代方志的范文。它行文简洁、明确、流畅，生动形象，内涵丰富，特点突出。看似千篇一律，读起来丝毫没有重复或枯燥无味的感觉。举一段短文作个例子：

> 南山经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馀，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丽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
>
> 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

在这一段简短的文字当中，可以看到地理位置，山川形势，当地较多的土产和特产，产物的形状和功能，形形色色的矿产资源。文字是够生动美丽的。它用了比较的手法，突出特点的方法，形像描绘的方法。文字说，“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

其华四照”；“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令人读之，就可想见其形状。文字简练的程度，除一两个动词可以酌减外，余无可议。它言之有物，写出了特点，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古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如不假思索，可以肯定，《山海经》决不是夏代的作品，而是周秦人所作。但是如果考虑到《山海经》的内容、写作背景及其形成今本的全过程，这个问题也就自然了解了。因为它是宫廷传世之书，而且经过反复诵说，逐渐条理化，而又加以润色形成的。当然也或许有人怀疑，夏初是否有较复杂的文字，足以记载《山海经》这么复杂的事情，这也是无可怀疑的。1988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文物中，发现八千年前甲骨契刻符号，其中个别符号形体，与安阳殷虚甲骨文的某些字形相似，这就说明比夏朝早几千年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使用文字了。现在有一个通行的观念，好像我们的祖先，只使用着同一的我们通常所说的甲骨文，其实与甲骨文并列的，很早时候，至少还有使用“蚕丝文字”的。早在六十年代，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铜盉盖上的图形符号显示出拼音字母的一些特征。由于其形态酷似旋绕的蚕丝，今人称之为“蚕丝文字”。它是古蜀地土生土长的，它的产生时间，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十五世纪的夏殷之交，甚至更早些时候，应是与甲骨文并列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独立文字。公元前668年前后，古蜀国曾发生一次王朝更迭，又过三百五十年后，为秦所灭。从此，此种文字逐渐消灭。这是今人近几年对“巴蜀符号”（即“蚕丝文字”）进行研究所得出的最新成果。又，在湖南岳麓山尚存的一块巨形碑刻，其所刻形态显为文字无疑，然至今无人辨认，世代相传，称为禹迹。从许多情况看来，夏代时期已有文字。相信随着出土文物的增多，

是会有更多的证据出现的。

第三个是夏代的人能认识那么多的矿物并加以运用作为工具的问题。《山海经》中记载有许多关于矿藏的资料。怀疑论者，认为远在距今四千多年的夏朝，是否具有那么高的生产水平。《山海经》中记载的金属矿藏，确实不少。称为金的产地有一百三十九处，称为铜的产地二十七处，称为银的产地十三处，称为铁的产地三十一处，称为锡的产地四处。在古代能知道这些主要金属，说明生产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夏代的生产能不能达到这种水平呢？事实证明已经达到了这种水平。金属工具的应用，在我国有很长的历史了。从现在已经确知的世界历史来说，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小亚细亚黑海南岸的黑杨人，已经使用铁器了。这个时代，大约相当于我国《山海经》问世的时代稍晚。近年考古发掘，我国铜铁器的使用，远远超过《山海经》问世的时代。1987年，河南省濮阳县西水坡遗址，清理出一批距今六千多年仰韶文化时期的遗物，在45号墓中，发现一少女骨架，头部有刀的痕迹。近年在内蒙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境内三座店遗址中，发现大量骨器、石器、玉器、铜器和铁器，初步查明距今已有四千八百年。1987年，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也出土了距今四千五百年到二千八百年左右，我国迄今所见为数最多形体最大的古青铜雕像群。大量铜器，都以人和动植物造形艺术为主，技术水平是很高的。大约从五千多年前起，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冶铜业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新的生产部门。在河北的唐山大城山遗址出土的铜牌，是很重要的发现。甘肃的武威皇娘娘台、临夏大何庄等齐家文化遗址，更普遍发现有红铜制成的小刀、锥、凿等工具和环形、透孔片

状的装饰品。根据对这些器物的分析，证明当时冶炼的红铜成分很纯，有的是直接锤打成的，也有的是铸造出来的。从殷虚出土的青铜器看来，当时冶炼技术已相当高，器物上大都有细致的花纹。技术之佳，在世界古代艺术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出土的铜器，以兵器、祭器、食器为多，这也证明使用的范围是很大的了。在这些铜器中，大的像“司母戊鼎”，重875公斤，上面有精致的雷纹、龙纹和饕餮纹，颇为富丽。小的如勺、爵、铜镞，也很精巧。1986年《纽约世界日报》说有一件三千年前的中国青铜喷水震盆，形如炒菜锅，底平，左右各一柄。盆底刻有四条鲤鱼，鱼与鱼间刻有四条河图抛物线。根据经书记载，倒入半盆水，用两手摩擦两柄，未久，盆里的水居然分成四股水箭，向上射两尺多高，并发出念震卦六爻时的古音，而与黄钟之声一致。据考证是阴阳六律的定音器，也是三代帝王祀天地祖先盥洗之物。当时铜器达到如此成就，必须经过漫长的岁月，积累无数的经验才行。能说夏代对于金属的冶炼和金属器的制造就全然无知吗？1974年以后，在湖北省大冶县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中，发现早在三千年前殷小乙时期，就已颇具铜矿的开采和冶炼的规模了，这也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它无疑凝聚着夏代人的智慧和血汗。我国古代文献，也早就有关于禹铸九鼎的记载。《左传·宣公二年》王孙满对楚王问鼎时说：

昔禹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

这里不但说禹铸九鼎，还说远方图物，铸鼎象物，这和“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的目的和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从《山海经》所载各种金属产地情况看来，金、铜的产地最多，铁较少，这说明了当时人对自然认识及利用的真实情况。

因为冶铁远较冶金（金又是古人对铜的别称）冶铜为难，很多的人只知道金、铜而不知道铁，是很自然的事。“远方图物”，报给中央政权的材料，金铜产地与铁的产地比较，有所悬殊，原因在此。正因为如此，可以判断《山海经》是夏代的作品。

六、《山海经》文字之增损错乱

《山海经》一书，资料的搜集，主要完成于夏代。作为宫廷传世之书，代有增益。以其文辞典朴来看，当在春秋战国之际，积累了较大的润色功夫。但由于时期久远，编排无当，简札错乱，抄写失真，阙失及讹错之处甚多。后人据以疑其真实性有问题，实在是一大冤案。兹试就《山海经》文字之增损、文字之错乱两大部分加以探述。

（一）文字之增损

《山海经》文字之增损处甚多。但有人认为《海内经》及《大荒经》，也是后人增益的，却不是。《前汉书·艺文志》载《山海经》十三篇。《隋书·经籍志》称《山海经》二十三卷（郭璞注）；又有《山海经图赞》二卷（郭璞注）；《山海经音》二卷。《旧唐书·经籍志》称《山海经》十八卷（郭璞撰）；《山海经图赞》二卷（郭璞撰）；《山海经音》二卷。《新唐书·艺文志》云郭注《山海经》二十三卷，又《山海经图赞》二卷，《山海

经音》二卷。《宋史·艺文志》仅云郭璞《山海经谶》二卷，不及其他。《清史稿·艺文志》云有吴任臣撰《山海经广注》十八卷；汪绂撰《山海经存》九卷；郝懿行撰《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赞》一卷、《订伪》一卷。从以上诸史所记看来，《山海经》有十三卷、十八卷、二十三卷等说法。最早的说法是十三卷，传统的说法及今本所见都是十八卷。现在要问为什么出现十三卷和十八卷的区别呢？清代毕沅曾经这样说过："郭注本目录下有云：'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按此经末又无建平校进款识，又不在《艺文》十三篇之数。惟秀奏云：'今定为十八篇'。详此经文，亦多是释《海外经》诸篇，疑即秀等所述也。"清郝懿行在注《大荒东经》时说："此下诸篇，大抵本之海外、内诸经而加以诠释"。都认为是后人增益的部分。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大荒经》及《海内经》里面的材料，很多不是海外、内诸经所有的。部分材料相同，主要是方位相同，海内、海外和大荒的界线，很难明确区分所致，并非增益。有的是采集资料的时间不同，名称、情况略有小异，并非诠译。《大荒经》及《海内经》的材料都是有根据的，只是内容上看似重复，刘秀等不知其原因所在，未敢与十三篇同时校进，故而有十三卷与十八卷之分。十八卷的说法是准确的。至于说有二十三卷，那是杂各家注述而言。文字之增损，可分数字的妄加、释文误为正文、周秦汉晋人语及文字之阙失四个部分加以探讨。

数字的妄加——《山经》中各个单计的数字，是原文所有，小计、合计、总计的数字是后人增加的。《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根据《百子全书》本"右五臧山经五篇，大凡一万五千五百三字"。而现有的文字约达到二万一千三百八十三字。增

加的部分，达原文的三分之一。哪些文字是多出来的呢？《山经》部分，有单计、小计、合计和总计等计数性的语言。单计是原文，小计、合计、总计是后人所妄加。举例来说，《南山经》之末尾部分云："又东五百八十里，曰禺稾之山……又东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凡南次三经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右南经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万六千三百八十里"。其中"又东五百八十里……又东五百八十里"，都是单计，是原文。"凡南次三经之首……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是小计，就不完全正确了。从《南次三经》的经文来看，还不明显。如果从其他各经来看，就清楚了。比如《西次三经》所讲的是从甘肃青海到新疆一直到帕米尔高原的情况，是方向相同的两条平行线，有的地段，还不免重复，这样的数字加起来行吗？这样的情况在各经中是有很多处所的。前面所举的合计云"右南经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万六千三百八十里"。虽比诸合计之数相加只少一山少三百里。但细察《南山经之首》、《南次二经》、《南次三经》三个合计，决不可相加。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三经所叙述的，是两个不同纬度而相互平行的地带的山山水水。从《南山经》来说，首次各经内部各自相加，还现不出多大麻烦。合而计之就大错特错了。同样明显的《西山经》。《西山经之首》讲的是秦岭诸山的情况；《西次二经》讲的是六盘山的情况；《西次三经》讲的是陕西以西一直到帕米尔高原的情况；《西次四经》讲的是陕北诸山的情况。如果把四者的里程合计起来作为西山的总长度，显然是错误的。这是后人不了解作者原意和不了解实际情况所产生的后果。《山经》五个部分最后总计性语言，是后人增加的更为明显。《山海经·山经》结尾一段说："禹曰天

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这是后人感于《山经》之所载，与时人所传闻的数字大相迳庭，故而特地用此一段文字表述他的看法。《山经》结语接着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这是后来较写《山海经》小计、合计时代的人大大地发展了的看法，也显然是后代人的看法。他们认识到合计中里数太不合理，光是《中山经》就达二万一千三百七十一里；又感到书中的所载铜铁之山太少，不符合他们那个时代人们所了解的实际，怎么出铜之山只二十七处，出铁之山只三十一处呢？所以录入已为《管子·地数篇》所收入的看法，作为参考。这种作法是必要的，但后人将其误入正文，是不可不辨的。至于《山经》结语接着说的“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为国用”。也是就《管子·地数篇》原文照录，是理论性的阐述，与《山海经》文体全不相符。

释文误为正文——《山海经》中有不少释语而误为原文的。《海外南经》一开头所说的几句话：“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惟圣人能通其道”。这完全是后人对海外诸经所不为他们了解的种种事物的按语，是后人的见解，不是《山海经》的原文。这个按语，与晋郭璞的见解基本一致。郭璞在《山海经》序中说：“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纷纭，阴阳之煦蒸，万物之区分，积气浑淆，自

相渍薄，游魂灵怪，触象而构，流形于山川，丽状于木石者，恶可胜言乎？”《南次三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其中“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及“见则天下安宁”等语，全是后人之所加。仁、义、德、礼，信等观念，即使初民们已开始形成，也很难想象他们能集中地运用在对一种瑞鸟的形容上。《山海经》中很多有关因果性的语言，比如说“见则多放士”，“见则县有大繇”、“见则其国多土功”，“见则其国有大兵”，“见则其邑有恐”等等，散见于各节中，也均是后人所加。国、县、邑等并称，放士、大繇、土功、大兵等等的辞语的出现，都不是初民们所能有的事情。与此相类似的，是关于物候的记载，也是后人之所加。如“见则风雨为败”，“见则天下大旱”，“见则天下大风”，“见则天下大水”，“见则天下大穰。”这只能是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而大一统的政治意识又相当成熟的时代，才能产生的语言。《山海经》有对山川赞美之文，这是古人祭奠山川的祭文，《山海经》以其文辞绚丽，附录其间，而后人误为正文。如《西次三经·峚山》这一节，夹杂着这么一段：“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这就是祭山之文。《山海经》很多有关“一曰”的文句，海外各经尤多。《海外南经》总共十八条，就有十八个“一曰”的文句。比如说第二

条:"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有神人二八连臂,为帝司夜于此野,在羽民东。其为人小颊赤肩,尽十六人"。晋郭璞谓"一曰"以下"疑此后人所增益语耳"。实则"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是后人增益语。"有神人二八连臂,为帝司夜于此野,在羽民东。其为人小颊赤肩,尽十六人",是另一专条,非羽民国条之续文。此外以释文乱入正文的还多。《海内东经》"一曰海内之郡,不为郡县,在流沙中"一段文字,完全是后人增益。《西山经之首》:"凡西经之首,自钱来自山,至于騩山……。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其余十七山之属,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烛者,草木之未灰,白席采等纯之"。此"烛者,草木之未灰,显系后人解释的语言。《中山经之首》:"凡薄山之首,自甘枣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其余十三山者,毛用一羊,县婴用桑封,瘗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锐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今人袁珂赞成清人毕沅的见解,部分文字是周秦人的释语:"经文桑封者,桑主也以下十九字,毕沅谓疑是周秦人释语,旧本乱入经文者,或当是也"。《海外东经》:"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除"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以上"是原文外,其余疑都是释文误入正文。

周秦汉晋人语——《山海经》本来是代有增益的,不少文字是周秦人语,甚至是汉以后人的语言,不足为奇。《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文王皆葬其所"。文王皆葬其所,就是后人所加的语言。《海内西经》"东胡在大泽东;夸(夷)人在东胡东;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

也是后人所加的。胡、夷、貊等族名，在我国史书上出现均甚早，但以东胡称之，并说貊国地近于燕，灭之。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了。燕本来是很早的民族，但达到攻城灭国，那是一个强大国家的态势。《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在长沙零陵界中，是秦汉人语。长沙秦置郡，零陵秦置县，西汉时置零陵郡。文云"在长沙零陵界中"，分明指出写这段文字的人，是处于零陵县属于长沙郡的时代，是秦。

今本《山海经》中，有十八条以水道为纲叙述的文字，是后人增加的文字。这段文字见于《海内东经》：

>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入海，在长州南。
>
>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
>
> 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
>
> 淮水出余山，余山在朝阳东，义乡西。入海，淮浦北。
>
> 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
>
> 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
>
> 濛水出汉阳西。入江，聂阳西。
>
> 温水出崆峒山，在临汾南。入河，华阳北。
>
> 颍水出少室，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鄢北。一曰缑氏。
>
> 汝水出天息山，在梁勉乡西，南入淮极西北。一曰淮在期思北。
>
> 泾水出长城北山，山在郁郅长垣北，北入渭，戏北。

渭水出鸟鼠同穴山，东注河，入华阴北。

白水出蜀，而东南注江，入江州城下。

沅水出象郡镡城山，入东注江，入下隽西，合洞庭中。

赣水出聂都东山，东北注江，入彭泽西。

泗水出吴（应作鲁），东北而南，西南过湖陵西，而东南注东海，入淮阴北。

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

肄水出临晋西南，而东南注海。入番禺西。

潢水出桂阳西北山，东南注肄水，入敦浦西。

洛水出洛西山，东北注河，入成皋之西。

汾水出上窳北，而西南注河，入皮氏南。

沁水出井陉山东，东南注河，入怀东南。

济水出共山南东丘，绝钜鹿泽，注渤海。入齐琅槐东北。

潦水出卫皋东，东南注渤海，入潦阳。

滹沱水出晋阳城南，而西至阳曲（应作曲阳）北，而东注渤海。入越漳武北。

漳水出山阳东，东注渤海，入章武南。

这一段文字，从文辞和内容来看，都和《山海经》不一样。这是以水为主而又比较系统之作。清人毕沅说："右《海内东经》旧本合'岷三江首'以下云云为篇，非，今附在后。'岷三江首'以下，疑水经也"。今人袁珂也同意这种看法。袁珂说："岷三江首以下文字，确与经文无关，从毕说"。我也认为这是属于《水经》一类的文字，问题是误入还是有意加入的。我认为这是有意之举，是东晋时人之所为，而且可以肯定是郭璞加入的。

此一段文字，是郭璞就《水经》拣选出来并缩写而成。文中所记二十八条水，除濛水、肄水、潢水不见于今本《水经注》外，其余均可自《水经注》中得其全文。《水经》的创作年代，清人胡渭认为创自东汉，而由魏晋人续成。全祖望认为成于东汉初，戴震等认为大约是三国时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水经》和《水经注》都以黄河为中心，此处文字都以长江为中心。这显然是东晋时的作品。还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云："水经，三卷，郭璞注"。《唐六典·工部水部员外郎注》称为汉《桑钦水经》。《旧唐书·经籍志》作"晋郭璞撰《水经》。《新唐书·艺文志》作《桑钦水经》三卷，一作郭璞撰"。清阎若璩认为《水经》非郭璞撰，但未提到桑钦，从这些资料看来，历来对《水经》的作者，有桑钦、郭璞二说。我看这二说都是存在的，桑钦的《水经》以黄河为中心，写于汉。郭璞所写的《水经》以长江为中心，写于东晋。今本《山海经》中所插入的这一段文字，是郭璞《水经》的遗文。郭璞是《山海经》的注释者。晋室南渡以后，郭璞撰成以长江为中心的《水经》，其水域所及，达于盛晋时全境。在注《山海经》的时候，将其《水经》的重要部分编入《山海经》，一所以补《山海经》之阙，一所以寄国家大一统之遐思。

文字的阙失——由于《山海经》的文字，各自独立成立，偶有阙失，难以辨证。但从各个版本及史籍引文的字里行间，仍可稍稍见之。

《南山经之首》："基山，其阳多玉，其阴多怪木"。袁珂云："《太平御览》卷五。引此经多怪木上有多金二字"。

《南次二经》："漆吴之山，无草木，多情博，无玉。处于东海，望丘山"。清何焯云："处于之上，疑有阙文"。

《南次三经》："祷过之山……，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今人袁珂云：《文选·江赋》注引此经蛇尾下有"有翼"二字。

《西次二经》："又西北五十里，曰高山"。今人袁珂云："据宋本等，经文高山上并有曰字。

《西次三经》："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袁珂云："经文西流，王念孙、郝懿行并于西下校增南字"。

《西山经》结语云："右西经之山，凡七十七山"。清人郝懿行云："山（前一山字）下脱志字"。袁珂云："山下本无志字，志字乃后人所妄加"。又《西次三经》结语云："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此两句中漏了一句话。按《西山经》文例，或太牢，或少牢，或什么。决不可空洞无物地说"用一吉玉瘗"。吉玉在那时是用作装盛食物的石器。

《北山经之首》："凡北山经之首……毛用一雄鸡彘瘗吉玉用一硅瘗而不糈"。"吉玉"前疑脱"用一"二字，"用一硅"前疑脱一稌字。或者如《北次二经》文例作"毛用一雄鸡彘，瘗用一吉玉一硅"。秕损

《北次二经》："此次二经之首"。明王崇庆云："北次二经之首，下当遗山字"。今人袁珂云："所遗山字，当在之首上"。

《北次三经》："太行之山……其下有碧。有鸟焉，其状如鹊，白身、赤尾、六足"。清郝懿行云："《艺文类聚》卷七引此经碧下有玉字"。《广韻》引此文，白身下有三目二字。

《北次三经》："石山，多藏金石……鲜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滹沱"。今人袁珂云："吴任臣本，南上有西字。"

《中山经之首》："渠猪之山……渠猪之水出焉，其中是多豪鱼，状如鲔，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白癣"。今人袁珂云："《太

平御览》卷七四二引此结尾上有赤字，可以上有食之二字。

《中山经之首》："霍山，其木多榖"。"其木"疑为"其上"，不然难于理解。

《中山经之首》："凡薄山之首，自甘枣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历儿冢也，其祠礼，毛，太牢之具，县以吉玉。其余十三山者，毛用一羊，县婴用桑封"。此处疑有阙文，因历儿合十三山，才得十四山，少一山的记事。

《中次四经》："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今人袁珂云："《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此经而西下有北字"。

《中次六经》："夸父之山……其鸟多鷩"。袁珂云："宋本鷩上有赤字"。

《中次七经》："太山……承水出于其阴，而东北流注于没"。袁珂云："宋本，汪绂本作没水，项细本同。下疑应增水字"。

《中次九经》："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大江"。袁珂云："汪绂本、毕沅校本，注下并有于字"。

《中次九经》：'隅阳之山……其木多桑梓，其草多茈。徐之水出焉"。袁珂云：经文"其草多茈，徐之水出焉"中间，疑有脱文。

《中次十经》："凡首阳山之首，自首阳之山至于丙山……。魂山，帝也"。正文中无騩山。

《中次十一经》："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台之浆也"。《艺文类聚》八引浆下有水字。

《中次十二经》："云山，无草木，有桂竹"。袁珂云："《初学记》卷二十八引此经云：'云山之上，其实乾腊'。又引郭注云：'乾腊，梅也。"今经无之，盖脱。"

《中次十二经》："又东二百里，曰真陵之山"。清毕沅校本东下有南字。

《中次十二经》："又东二百三十里，曰荣余之山"。袁珂云："宋本、毛扆本，东下有南字"。

《海外南经》："厌火国在其国南，兽身黑色"。清王念孙云："兽身上有其为人三字"。

《海外北经》："深目国在其东，为人举一手一目，在共工台东"。晋郭璞云："一目作一曰，连下读"。今人袁珂云："疑为人下，尚脱深目二字。为人深目，举一手，即与经记诸国之体例相符矣"。

《海外北经》："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騊駼。有兽焉，其名曰駮，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有素兽焉，状如马，名曰蛩蛩；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有兽焉，疑为有白兽焉，脱一白字。《周书》曰："义渠兹白，兹白若白马，锯牙，食虎豹"。且加一白字，则文体一致。或者状如白马之白字当在兽字前。

《海外东经》："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御览》卷七九。引此经云："青丘国，其人食五谷，衣丝帛，其狐九尾"。

《海外东经》："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清郝懿行云："为人黑下，当脱齿字"。晋郭璞云："一青一作一青蛇"。

《大荒东经》："有困民者，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清郝懿行云："勾姓下，而食上，当有阙脱"。清王念孙于河下核增伯字。

《大荒东经》："海内有两人，名曰女丑。女丑有大蟹"。今人袁珂云"海内有两人，名曰女丑"之间，文字当有阙脱。

按此女丑下有字疑为在字之误。

《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袁珂:“有人名曰石夷”下,疑脱西方曰韦四字。

《大荒西经》:“有虫状如菟,胸以后裸不见”。依《大荒北经》“有黑虫如熊状名曰猎猎”例,当阙“名曰……”句。

《海内经》:“炎帝之孙曰伯陵,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袁珂云:“始为侯上,当脱殳字。”

(二)文字之错乱

《山海经》文字之错乱,是比较严重的。其原因有三,一是简失其文造成的,二是简失其序造成的,三是传抄错误造成的。

简失其文——古人书籍,以竹简编次而成,偶有遗失,即成错落。尤有甚者,是后来编次其文的人,不了解作者原意,不了解其真实情况,将其有关关键文字,遽尔删除,遂造成今人无法理解,至少给人造成混乱的感觉,因而怀疑《山海经》的实事求是的本来精神。《山经》之中,各首次经之首,都有一个山作为起点,这是很切实际的。但是在首次各经之中,往往换了立足点,或者说换了起算点,而经文仍照样“又东”、“又西”、“又南”、“又北”地说下去,这怎么行呢?比方说:《西次三经》是分两条线路说的。从崇吾之山到玉山,是第一条线路,从轩辕之丘到翼望之山是第二条线路。轩辕之丘是另一条线路的开头,在玉山之东很远很远,可今本经文仍照样接着说“玉山,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轩辕之丘以后一段必有一个起点,或者是“华

山之首，曰钱来之山”，或者就是轩辕之丘本身。文中没有交待，这在《北山经之首》部分中表现得更为严重。《北山经之首》部分，分为四个单元，自单狐之山至带山是第一个单元，这个单元的起点，是今天新疆的乌鲁木齐市。第二个单元自边春之山至敦薨之山。这个单元的起点在青海省北的哈拉湖。第三个单元，是甘肃东部、宁夏西部和内蒙河套以南沿着黄河一带的情况。它的起点应该是谯明之山。第四个单元是今山西省北部的情况，它的起点，该是少咸山。可是今本经文，一个劲地“又北”、“又北”的说下去。排除了三个起点，只说了一个起点。这叫人怎么相信呢？这不是原来作者之错，而是后来好心的编者出于无知而弄错了的。这样的情况，在《山经》的各个部分，都可以看到。已在〈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一文中，提到这个问题的线索，可以推理得之。

简失其序——古代《山海经》，也和其他古书一样，是用竹简编次而成的，偶有错乱，即编次失序，在《山海经》中也是多见的。

《西山经之首》：“凡西山经之首，自钱来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珪百璧”。“婴以百珪百璧，在此实为赘疣，毫无意义，如将其移置于“其祠之礼，太牢”之后，则完全可以解释。意思是说，祭祀时用牛羊豕三牲，而盛放在许多石制食具的珪璧之上。

《西次三经》泰器之山与槐江之山两节，如移于崇吾之山节后，较为恰当。因此两节，地当在新疆南部，分别处于泑泽的东西两方。

《北山经之首》边春之山至敦薨山诸节，自成一单元，置于何处俱可，但从地理位置观察，置于带山节后更较合理。这样，《北山经》先讲天山北，再讲天山南，再讲河套以南的黄河河段，再讲晋北诸山，则比较顺理成章。

《北次二经》北嚣之山及梁渠之山两节，均当在狐岐之山节后，因此二山与狐岐山以前诸山俱在晋北，彼此较相连属。而白沙山以后，是讲内蒙至贝加尔湖之间的诸山水。

《北次三经》："空桑之山……空桑之水出焉"。晋郭璞注云："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也"。清郝懿行云："东经有此山，此经已上无之。检此篇《北次二经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今才得十六山，疑经正脱此一山也"。

《东次二经》："姑射之山。又南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此姑射之山等数节，疑自《东次三经》误入于此。详见〈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列姑山》。

《中次三经》："青要之山……。又东十里，曰騩山。疑此騩山节为《中次十经》之文，误入于此。《中次十经》结语云：凡首阳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楮山，冢也……騩山，帝也"。但《中次十经》的正文，并无騩山。《中次九经》的正文，并无騩山。《中次九经》亦有騩山，其结语与正文相符，是另一騩山。

《中次十一经》支离之山节，当在翼望之山节后。翼望之山、支离之山、即鱼之山、济山，皆《中次十一经》荆山音字之异。山脉的分支既广，各地称谓的音字自有不同。

《中次十一经》："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禾山，帝也……。堵山、玉山，冢也"。《中次十一经》中无堵

山、玉山。《中次十经》结语有堵山，疑是楮山之误，因该经正文有楮山之名。《中次十一经》的堵山、玉山节，分别误入他经。《中次七经》、有堵山，《中次八经》、《中次九经》均有玉山。

《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文王皆葬其所"一段文字，根据传说，当在《海内北经》。

《海外北经》："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一曰博父疑为一曰夸父之误。"博父国……一曰博父"节，应在"夸父与日逐走"节前。夸父非专节，是邓林节叙事之文的一部分。文当云："一曰夸父，夸父与日逐走……"。

《海内南经》："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吴承志云："此经当与下篇首条贰负之臣曰危，并在《海内北经》有人曰大行伯之上"。匈奴、开题、列人俱在北，吴说是。又窫窳、氐人二节俱在西，应属《海内西经》。

《海内西经》："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在开题西北"。吴承志云："此节当在《海内北经》有人曰大行伯上。袁珂亦认为当移于《海内北经》。

《海内西经》："大泽……在雁门北"，"高柳在代北"两节，均当在《海内北经》。因上述诸地均在北而不在西。"东胡在大泽东"、"夸（夷）人在东胡东"、"貊国在汉水东"诸节依同理，应在《海内东经》。

《海内北经》："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而东向立，一曰龟

山”。蛇巫之山，疑为蛇龟之山。从文字看，蛇巫之山当即今湖北武汉之龟蛇二山。其文当在《海内西经·开明南》之后。袁珂认为蛇巫之山及西王母二节，均当移于开明南之后。吴承志在《山海经地理新释》中亦曾提出此种见解。然西王母一节不当在开明南，而当在开明西。如此，则与《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至昆仑南渊诸节相连系，较为契合。

《海内北经》："盖国在钜燕南"。此节后至“大人之市在海中”共十节，均应在《海内东经》“钜燕在东北陬”后，所云地名均在东不在北。“昆仑虚南所有氾林”节，当在《海内西经》“昆仑南渊”节前后。

《海内东经》："国在流沙中者，埻端、玺唤，在昆仑虚东南"；“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诸节，均不当在《海内东经》，而当在《海内西经》。竖沙即宿沙，居繇即居延。大夏、竖沙、居繇、月支，均西方部族名。郝懿行云："《海内东经》之篇，而说流沙内外之国。下文又杂厕东南诸州及诸水，疑皆古经之错简”。袁珂亦云：“此下三节俱当移在《海内西经》“流沙出钟山”后。

《海内东经》雷泽一节，吴承志《山海经地理新释》卷六云：“此经当在‘始鸠在海中辕厉南下，编失其次”。

《大荒东经》："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䳭，北方曰鳧，来之风曰狻”之文，本当在《大荒北经》。又将“鞠陵于天”节的“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误缀其后，而将“处北极以出入风”句缀于“鞠陵于天”节后并将北改为东字，误。䳭与鳧当为一字。

《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袁珂云：“此节疑亦当在《大

荒东经》“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之后。

文字之讹错——由于长期辗转传抄刻印，《山海经》中错字亦复不少。如何纠正，各人所见不同。也有纠错反错的。

《南山经之首》：“猨翼之山”，郝懿行云：《初学记》引此经作稷翼之山；王念孙云：《一切经音义》引作即翼之山。

《南山经之首》：“凡䧿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二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璋玉、璧，均是食用石器。稻米是稻禾之误。稻禾白菅为席，言以稻草编织茅草为席，所以成祀神之礼。其文断句当如上所定。过去的人有断句为“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出徐米，一璧稻米，白管为席”。殊不可解。

《南次二经》：“长右之山”。《广韵》引此经作长舌之山。

《南次二经》：“尧光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金。《太平御览》卷八一三引此经作克光之山，其阴多铁。

《南次二经》：“成山，阁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勺”。郭璞云：一作流注于西。袁珂云：“是经文虖勺上有西字。郭璞又云：虖音呼，勺或作多。杨慎云：虖勺即滹沱也，古今字异耳。况多之音与沱相近无疑。滹沱有南有北，此南滹沱也。

《南次二经》：“仆勾之山”。郭璞云：一作仆夕之山。郝懿行云：夕疑多字之讹。

《南次二经》：“洵山……洵水出焉”。郭璞云：洵一作旬。

《南次二经》：“洵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而无口”。无口是无角之误，口角音近，笔误所致。

《南次二经》：“鹿吾之山……泽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兽焉，名曰蛊雕”。王念孙云：“衍水字。郭璞云：

蛊或作纂。

《南次二经》："漆吴之山，处于东海。望丘山，其光载出载入，是惟日次"。清何焯云：处于之上，疑有脱文。郝懿行云：东海亦作海东。袁珂云："宋本、吴宽抄本并作海东，则东字宜属下读。

《南次三经》："祷过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袁珂云：《文选·江赋》注引此经蛇尾下有"有翼"二字。

《南次三经》："发爽之山"。郭璞云：或作发器之山。袁珂云：器同丧，见《广韵》。

《南次三经》："又东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遗。"郭璞云：或作育隧。

《南次三经》："鸡山……黑水出焉，其中有鱄鱼，其状如鲋而彘毛"。郝懿行云：《广韵》作豕尾，袁珂云：《太平御览》卷三五作彘尾，《文选·江赋》注同。

《南次三经》："仑者之山，有木焉，其名曰白蓉"。袁珂云：《太平御览》卷五。引此经无者之二字。郭璞注白蓉云：或作睾苏。睾苏一名白蓉，见《广雅》，音羔。杨慎云：睾即皋字。董仲舒《春秋繁露》皋苏释劳，即此也。

《南次三经》："禺槀之山"。袁珂云：宋本、吴任臣本、毕沅校本，槀均作槀。

《南次三经》："南禺之山，有穴焉，水出辄入。夏乃出，冬则闭"。袁珂云："经文出，宋本、藏经本、何焯校本，吴任臣本并作春"。作春之说非，春秋平水，不外流，故云水出辄入。出字是。

《南山经》结语："右南经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万六

千三百八十里”。郝懿行云：篇末此语，盖校者所题，故旧本皆亚于经”。袁珂云：“此疑是古籍原有之总结，止作南经之山，无志字。志字是后人妄加”。郝说是。

《西山经之首》：‘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郝懿行云：《水经注》作灌水。袁珂云：王念孙、毕沅并校改作灌。

《西山经之首》：“皋涂之山，蔷水出焉……其阴多银、黄金”。郝懿行云：“《史记·司马相如传》引此经作鼻涂”。郭璞云：蔷音色，或作蒉，又作菑。杨慎云：银黄，汉代用以为佩。银黄二字下无金字。

《西山经之首》：“皋涂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鹿而白尾，名曰㹫如……。有鸟焉，名曰数斯，食之已痌”。郝懿行云：“史记·司马相石传·索隐》引此经无白尾。袁珂云：“王念孙、郝懿行并校玃如当作玃如”。郭璞云：“瘿或作痐”。

《西山经之首》：“翠山……其鸟多鸓”。郭璞注：‘鸓音垒。袁珂云：王念孙、毕沅、郝懿行并校作鸓，音叠。

《西山经之首》：凡西山经之首，，自钱来之山，至于騩山”。《百子全书》本云：“凡西山经之首，”无经字。如释此经字为山脉，则有经字可。否则，殊无必要。

《西山经之首》：“凡西山经之首，自钱来之山，至于騩山……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珪百璧。其余十七山之属，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烛者，百草之未灰，白席采等纯之”。羭山，正文中无此山，疑即羭次之山，郭璞注“祠之用烛”云“烛或作炀”；注“汤其酒百樽”云：“汤或作温”；注“婴”字云：“婴即古罂字”。袁珂云：“经文用一羊祠之，汪绂本无用字”。按“烛者，百草之未灰，白席采等纯之”，是

后人释语误人正文。

《西次二经》："泰冒之山……浴水出焉，其中多藻玉"郭璞云：泰冒之山，或作秦冒之山。袁珂：浴水，《初学记》及《御览》并引作洛水，是也。郭璞注"藻玉"云："藻玉，玉有符彩者，或作柬，音练。

《西次二经》："小次之山……有兽焉……名曰朱厌，见则大兵"。郭璞云：一作见则兵起焉，一作见则为兵。

《西次二经》："底阳之山"。袁珂云："经文厎，王念孙、毕沅、郝懿行并校作底"。按厎同底，见《海篇》。

《西次二经》："中皇之山……其下多蕙、棠"。郭璞云：蕙或作羔。

《西次三经》："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西望帝之搏兽之丘……。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举父"。郝懿行云：《博物志》及《史记·封禅书·索隐》引此经并作崇丘；《博物志》又作参嵎。袁珂云："经文丘，邵恩多校本、何焯校本、毕沅校本《百子全书》本并作山。"郭璞云：搏或作薄。吴任臣云：豹虎等字有误。袁珂云：经文虎，疑是尾字之误。郭璞云：举父或作夸父。

《西次三经》："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山……。自密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袁珂云："经文泽，邵恩多校宋本、吴慈培临黄校宋本、吴宽抄本均作黑，于义为长"。按此泽即稷泽之水，下文云是多奇鱼，亦可证。惟一云四百六十里，一云四百二十里，二六两字必错其一。

《西次三经》："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䲹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䍃崖"。郭

璞云：《穆天子传》钟山作春字。袁珂云：经文其状如人面（之）如字，王念孙校衍，是也。郝懿行云：《淮南子》钦䲹作钦负。郭璞云：葆或作祖。袁珂云：王念孙云《张衡传》注、《御览妖异三》作瑶岸。

《西次三经》："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袁珂云："经文观水，《吕氏春秋·本味篇》作雚水。高诱注：灌水在西极。《文选·吴都赋》及曹植《七启》李善注引此经均作濩水"；又云"王念孙校衍鱼字"，"《吕氏春秋·本味篇》及《初学记》卷三十 均 作 常 从"；《文选·吴都赋》及曹植《七启》注引游上均有而字"。《初学记》引此经"鸾鸡"无鸡字。

《西次三经》："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音如榴……。东望恒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音如勃皇"。郭璞云："平圃即玄圃"。又云"榴或作籀"。按榴当作籀。籀，读书声。许慎《说文解字叙》云："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讽籀即讽读。搏一作抟，抟字是。有穷鬼是古部族名，各在一抟，意即聚族而居。抟音团，其义为团聚。苏轼诗云："亲友如抟沙，放手还复散。陶潜《读山海经诗》云："落落清瑶流"，是洛洛本作落落，淫本作瑶。勃皇疑即勃谿，谿豁形近，豁皇音近。勃谿误为勃豁，勃豁误为勃皇。勃豁，争吵声。《庄子·外物》云："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

《西次三经》："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有鸟焉，其状如蜂，大如鸳鸯，名曰钦原……。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袁珂云："经文是实，王念孙校衍是字"。又云：

“蠭，宋本作蜂，即蜂字”。郭璞注“钦原”云：“或作爰或作至”。郭璞注“洋水”云:“洋水或作清水”。按洋水一作阳水。《穆天子传》云：“遂宿于昆仑之侧，赤水之阳，阳水北也”。

《西次三经》：“玉山……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有鸟焉，其音如録。”郭璞注“玉山”云：“《穆天子传》谓之群玉之山”。注“其角如牛”云：“牛或作羊”。吴任臣注“其音如録”云：“録疑为鹿之假字”。郝懿行云：“经文作録，郭复音録，必有一误”。

《西次三经》：“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袁珂云：经文西流，王念孙、郝懿行并于西下校增南字。

《西次三经》：“长留之山……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袁珂云：“《太平御览》卷三八八引作长流。郭璞云：文尾、文首之文字或作长。

《西次三经》：“章莪之山……有兽焉……其名如狰”。袁珂云：经文章莪，《太平御览》卷八〇九引作章义；经文如狰，宋本吴宽抄本并作曰狰。

《西次三经》：“阴山，浊浴之水出焉……。有兽焉，其状如貍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袁珂云：“《太平御览》卷八〇七、九一三并引作浊谷。郭璞云：貍或作豹；榴榴或作貓貓。

《西次三经》：“三危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白身四角”。郝懿行云：《广韵》引此经作白首。

《西次三经》：“天山……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有神焉，其状如黄囊”。郝懿行注“有神焉”云：“《初学记》、《文选》注引此经，并作神鸟。”

《西次三经》：“泑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婴豆之玉”。

郝懿行注“泑山”云：“李善注《思玄赋》引此经作濛山”。江绍原云：“豆当系脰字之误，婴豆之玉，即作为颈饰之玉”。按婴古罂字，豆古食器，形似高足盘。婴豆之玉，谓可制作婴豆等食具的石料。

《西次三经》：“翼望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讙，其音如夺百声”。郭璞云：翼望之山“或作土翠山”。郝懿行云：“夺，《说文》作奪，盖形近误作奪也”。按夺奪皆古夺字。

《西次四经》：“罢父之山”。袁珂云：“王念孙、吴任臣、毕沅、郝懿行并校作罢谷。

《西次四经》：“申山，其上多穀柞”。袁珂云：经文穀，汪绂本、毛扆校本、吴任臣本并作榖，是也。

《西次四经》：“上申之山……其鸟多当扈”。郭璞云：扈或作户。

《西次四经》：“盂山……其鸟多白雉白翟”。郭璞云：白翟或作白翠。

《西次四经》：“刚山，多柒木”。汪绂云：柒即漆字。

《西次四经》：“英鞮之山……涴水出焉，而北注于陵羊之泽。是多冉遗之鱼”。“北注”一作“北流注”。郝懿行云：《太平御览》九三九卷引此经作无遗之鱼，疑即蒲夷之鱼也……。

《西次四经》：“中曲之山……有兽焉、音如鼓音”。袁珂云：王念孙等并校，无鼓下音字。

《西次四经》：“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叶如穀。……苕水出焉”。袁珂云：穀作榖。郭璞云：苕或作若。

《北山经之首》：“带山……有兽焉，其状如马，一角有错……。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其中多儵鱼，其状如

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郭璞云:“言角有甲错也,或作厝，。”按错通厝，厝即鑢，鑢谓厝铜铁也，见《说文》。袁珂云：经文茈，《太平御览》卷九三七引此作茈；经文四首，王念孙、郝懿行并校作四目。

《北山经之首》：“谯明之山……多青雄黄”。郭璞云：一作多青碧。

《北山经之首》：“虢山”。郝懿行云：《初学记》及《太平御览》引此经并作号山。

《北山经之首》：“丹熏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嗥犬，以其尾飞”。袁珂云：《初学记》卷二十九引此经作兔头麋耳。郭璞云：或作髯飞。

《北山经之首》：“石者之山，其上无草木，多瑶碧”。郝懿行云：藏经本作瑶玉。

《北山经之首》：“边春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身，善笑，见人则卧，名曰幽鴳，其鸣自呼”。郭璞云：边春之山“或作春山”，即钟山也；“幽鴳”或作“嫔娢”。

《北山经之首》：“蔓联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马蹄，见人则呼，名曰足訾，其鸣自呼。有鸟焉，名曰䴔”。王念孙云：《御览·兽》二十五呼作笑。郭璞云：䴔音交，或作渴也。

《北山经之首》：“敦薨之山……其兽多兕、牦牛，其鸟多鳲鸠”。郭璞云：牦牛或作朴牛。袁珂云：经文鳲鸠，宋本、藏经本、毛扆本均作尸鸠。

《北山经之首》：“罴差之山”。郭璞《山海经图赞·罴九兽赞》：“窍生尾上，号曰罴九。”郝懿行：“按藏经本作罴九。”

《北山经之首》：“少咸之山……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

之水，共中多鰤鰤之鱼”。郭璞云：鰤音沛，或作鯆。

《北山经之首》：“隄山”。郭璞云：或作院，古字耳。

《北次二经》：“北次二经之首”，王崇庆云：“北次二经之首，下当遗山字。”袁珂云：所遗山字当在之首上。

《北次二经》：“管涔之山……又西二百五十里，曰少阳之山……。酸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汾水”。袁珂云：“经文西，宋本、吴宽抄本并作北，郝懿行校藏经本亦作北”。按汾水出于管涔之山，管涔山北更无水流入汾水，西字是。

《北次二经》：“县雍之山……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鮆鱼，其状如儵鱼而赤鳞，食之不骄。”按鳞一作麟，麟字非。郭璞云：骄或作骚，骚，臭也。郝懿行云：骚臭俗名狐臭。

《北次二经》：“敦头之山……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印泽。”袁珂云：“经文印泽，王念孙、郝懿行并校邛泽，即下文北嚣山邛泽也。”按敦头之山，即下文敦题之山。题，物之端，人之额亦称题，题头音义俱近。敦题之山临于北海，其山疑即今肯特山。所云敦头之山，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印泽的印泽，当即今呼伦湖。北嚣之山在晋北，印泽疑即今白洋淀。是印泽非印泽可知，参见〈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之认识·海内是夏势力所及的地区·北次二经》。

《北次二经》：“钩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袁珂云：《文选·袁绍讨豫州檄》引此经无其状如三字，其目作其口。

《北次二经》：“北嚣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人面，名曰鹙鹛……。涔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印泽”。郭璞云：“般冒两音，或作夏也”。按印泽一作邛泽，作印泽是。印泽疑即今

白洋淀。参见本书《〈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之认识》。

《北次二经》："梁渠之山……其兽多诸犍……。有鸟焉，其状如夸父"。郭璞云："夸父或作举父。"

《北次三经》："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其上有金石，其下有碧，有兽焉，其状如麢羊而四角。有鸟焉，白身、赤尾、六足"。郝懿行云：《艺文类聚》七卷引此经碧下有玉字；刘昭注《郡国志》引此经麢作麋，无羊字；《广韵》白身下有三目二字。

《北次三经》："龙侯之山……泱泱之水出焉。"郝懿行云："《太平御览》九百三十八卷引此经决水，决字不作重文。

《北次三经》："马成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食之不饥,可以已寓"。王引之云："案寓字当是痛字之假借。《玉篇》、《广韵》并音牛具切，疣病也。"

《北次三经》："又东二百里，曰京山……其阳有赤铜"。经文二百里，何焯校二作三。

《北次三经》："又东二百里，曰虫尾之山"。经文二百里，何焯校二作三。

《北次三经》："彭毗之山"。何焯校本，黄丕烈、周叔弢校本，均作鼓毗。彭毗疑即今大任，彭大义同；毗、坯音近。

《北次三经》："小侯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而白文，名曰鸪鸐，食之不㵲"。郭璞云：㵲，"或作瞺"。按嚼通瞧，意为目受劳损。嵇康《难张叔夜自然好学论》云："睹文籍则目瞧"。

《北次三经》："神囷之山"。《广韵》引作神箘，当作囷，以其形如囷，疑即石鼓山。囷、鼓形近。

《北次三经》："谒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其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婴侯之水

出焉，北流注于汜水”谒戾山即今太岳山，沁水即沁河，丹林水即丹河。婴侯之水北流入汜当为北流入汾之误。汜，汾音近所致。

《北次三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郝懿行云：《广韻》引此经作白首赤喙。

《北次三经》：“维龙之山……肥水出焉，而东流注于皋泽，其中多礨石”。郭璞云：礨或作壘。

《北次三经》：“泰戏之山……虖沱之水出焉”。杨慎云：“古本作滹池，虖沱后人改也。”

《北次三经》：“石山，多藏金玉……鲜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郝懿行云:藏，古字作臧，善也。袁珂云：吴任臣本，南上有西字。

《北次三经》：“陆山，多美玉，郟水出焉”。郭璞云：或作郯水。

《北次三经》：“沂水，般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注于河疑为注于海之误。参见〈山海经〉地名多可确指·沂山》。

《北次三经》：“伦山，伦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有兽焉，其状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罴”。袁珂云：经文川，王念孙、孙星衍并校作州。郝懿行云：“藏经本作罴九”。袁珂云：“王念孙、孙星衍亦均校作罴九。

《北次三经》：“錞于毋逢之山，北望鸡号之山”。郝懿行云：《说文》、《玉篇》引此经作惟号之山。

《北次三经》：“凡北次三经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瘗之……皆用稌糈米祠之”。袁珂云：“经文藻茝，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第一章注（10），谓疑藻珪之误，其说近是”。郭璞云：‘藻，聚藻；

茝，香草，兰之类。”古祠神皆以玉瘗，未闻以聚藻、香草瘗者 。按皆用稌糈米祠之，疑是皆用稌精米祠之之误。

《东山经之首》：“樕螽之山……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鳙鳙之鱼，其状如犁牛，其音如彘鸣”。袁珂云：“《太平御览》卷九三九引此经作其音如彘，无鸣字，是也。”

《东山经之首》：“栒状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而鼠毛”。郝懿行云：“毛，《说文》作尾”。按鼠毛之鸡，今俗称药鸡，仍应作鼠毛。

《东山经之首》：“泰山……，环水出焉，东流注于江。”郭璞云：江“一作海”。按《水经注》云：“《山海经》曰，环水出泰山，东流注于汶”。按江“四渎”之一，即沂水。

《东山经之首》：“竹山，錞于江……。激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娶檀之水，其中多茈羸”。郭璞云：江“一作淮”。郝懿行云：羸当为蠃。

《东山经之首》：“凡东山经之首……。祠毛用一犬，祈聃用鱼”。袁珂云：“经文及注文之聃，汪绂本、毕沅本均作衈，郝懿行亦校作衈。

《东次二经》：“空桑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虎文，其音如钦”。郭璞云：钦“或作吟”。

《东次二经》：“峄皋之山……峄皋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激女之水”。郝懿行云：《尔雅疏》引此经作激汝之水。《玉篇》同。

《东次二经》：“葛山之首……澧水出焉，东流注于余泽，其中多珠蟞鱼，其状如胏而有目”。按胏一作肺。

《东次二经》：“余峩之山……其下多荆芑”。郝懿行云：《南山经》虖勺之山下多荆杞。

《东次二经》：“卢其之山”。郝懿行云：《太平御览》九百

二十五卷引此经盧其作宪期。

《东次二经》："𦈉氏之山"。郭璞云：一曰俠氏之山。

《东次二经》："凫丽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九首"。郝懿行云：《广韵》引此经无九首二字。

《东次三经》："凡东次三经之首，自尸胡之山"。凡字疑衍；一本凡作又，又字更不当。

《东次三经》："孟子之山"。袁珂云：毕沅本作孟于之山，据《藏经》本。

《东次三经》："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袁珂云：疑经文本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五百里，曰行二字衍。按水行五百里至流沙，又在流沙中行五百里，义无不通。

《东次四经》："又东次四经之首，曰北号之山。"袁珂云：汪绂本东次四经上无又字，是也。

《中山经之首》："中山经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叶……有兽焉，其状如𧌒鼠而文题"。郭璞云：杏叶或作楛叶，𧌒音虺，字亦或作虺。

《中山经之首》："历儿之山……多㭉木……其实如揀"。郭璞云："揀音练，或作简。"袁珂云：经文拣，汪绂本、毕沅校本均作楝，楝是也。

《中山经之首》："渠猪之山……渠猪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是多豪鱼……尾赤羽。可以已白癣"。袁珂云：《太平御览》卷七四二引此经尾上有赤字，可以上有食之二字。

《中山经之首》："橿谷之山"。郭璞云：或作檀谷之山。

《中山经之首》："牛首之山，有草焉，名曰鬼草……。劳水出焉……是多飞鱼，其状如鲋鱼"。袁珂云：经文鲋鱼，《太平御览》卷四六八引作鬼目；卷四四引无鱼字。

《中山经之首》："合谷之山"。郝懿行云：《玉篇》作金谷。

《中山经之首》："合谷之山……又北三十五里，曰阴山"。郭璞云：亦曰险山。

《中山经之首》："凡薄山之首，自甘枣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历儿，冢也,其祠礼，毛，太牢之具，县以吉玉。其余十三山者，毛用一羊，县婴用桑封，瘗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锐其上，而中穿之，加金"。江绍原云：桑封系藻珪之误。经文六千六百七十里，实只九百三十七里，差错很大。历儿加"其余十三山"，才得十四山，可知此结语中必须有与"历儿冢也"地位相同之山，被遗漏。

《中次二经》:"昆吾之山……有兽焉,……名曰蠪蚳"。郝懿行云：蚳疑为蛭。

《中次二经》："蔓渠之山……有兽焉，其名曰马腹，其状如人面虎身"。袁珂云：经文人面，毕沅校本作人而，于义为长。

《中次三经》："萯山之首，曰敖岸之山"。郭璞云：敖"或作献"。

《中次三经》："青要之山……䰠武罗司之。其状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齿"。郭璞云：要即腰，齿或作首。

《中次三经》："和山……吉神泰逢司之。其状如人而虎尾"。郭璞云：虎尾或作雀尾。

《中次四经》："釐山之首，曰鹿蹄之山……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冷石"。郭璞云：冷或作涂。

《中次四经》："扶猪之山，其上多礝石……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礝石"。郝懿行云："礝当作碝"。按，后一礝石或作瓀石。

《中次四经》："釐山……滽滽之水出焉……有兽焉，名曰獺，其状如獳犬而有鳞，其毛如彘鬣"。袁珂云：《文选·江赋》李善注引此经獺作獭，獳作鱬，无"有鳞"字。

《中次四经》："箕尾之山，多穀"。袁珂云：宋本、汪绂本、吴任臣本并作榖。

《中次四经》："柄山……有木焉，其名曰茇"。郭璞云："茇一作艾。

《中次四经》："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袁珂云：《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此经而西下有北字，水玉作美玉。

《中次四经》："牡山"。郝懿行云：《尔雅疏》引此经作牝山，藏经本作壯山。

《中次四经》："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其祠之，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糈"。郝懿行云：祈当为禨。

《中次五经》："薄山之首，曰苟床之山"。郭璞云，或作苟林山。

《中次五经》："首山……多䴅鸟……其音如録"。郝懿行云：録盖鹿字假音，《玉篇》作音如豕。

《中次五经》："葱聋之山，无草木，多摩石"。毕沅云：摩当为玤，《说文》云，石之次玉者。

《中次五经》："成侯之山……其草多芃"。郝懿行云：芃当为艽字之讹。艽音交，即药草秦艽也。

《中次五经》："槐山"。袁珂云："毕沅本槐山作稷山，云稷当为稷，稷即稷字古文"。稷山在今山西省稷山县。

《中次五经》："蛊尾之山"。郝懿行云：《水经注》作虫尾。

《中次五经》："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阳虚之山"。

按前文作苟床之山。他本此处一作苟林之山。

《中次五经》：自“尸山”以后，诸“又东”疑为“又西”之误。尸山尸水在东，阳虚之山玄扈之水在西，是其证。

《中次六经》：“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袁珂云：骄虫，《太平御览》卷九五〇引此经作娇虫。

《中次六经》：“瘣山，其阴多㻬琈之玉，其西有谷焉，名曰雚谷”。一作无其阴二字，而其西或作其阴。

《中次六经》：“瞻诸之山……少水出其阴”。袁珂云：王念孙校，经文出下应增于字。

《中次六经》：“夸父之山……其鸟多鷩”。袁珂云：宋本鷩上有赤字。

《中次六经》：“阳华之山……多苦辛……。绀姑之水出于其阴”。袁珂云：宋本、吴宽抄本、毛扆本均作苦莘，邵恩多校本同；经文出，宋本、毛扆本作至。

《中次七经》：“苦山之首、曰休与之山”。郭璞云：与或作舆。

《中次七经》：“姑媱之山”。郭璞云：或无之山字。

《中次七经》：“放皋之山”。郭璞云：放或作效，又作牧。

《中次七经》：“大䔄之山……多㻰玉。有草焉，其状叶如榆”。袁珂云：《太平御览》卷九三一引此经作大苦，毕沅校本亦作大苦。郝懿行云：㻰疑瑂之假借字。袁珂云：王念孙、郝懿行并校其叶状如榆。毕沅本作其状如榆。

《中次七经》：“半石之山，其上有草焉……其名曰嘉荣，服之者不霆。来需之水出于其阳，而西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鲶鱼，食者不睡”。郝懿行云：《北堂书钞》一五二卷引此经霆上

有偎字；李善注《江赋》引此经作食之不肿。

《中次七经》："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黄华黑实……。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鯑鱼，状如盩蜼而长距"。袁珂云：《艺文类聚》卷八八引此经作黑叶。郝懿行云：盩作盩。

《中次七经》："泰室之山……有草焉……其名曰䔄草，服之不昧"。袁珂云：王念孙校改不眯。

《中次七经》："浮戏之山，有木焉，……名曰亢木，食之不蛊。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袁珂云：经文食之，宋本、吴宽抄本作食者。

《中次七经》："少陉之山，有草焉，名曰岗草……。器难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水"。按岗一作茵。郭璞云：器或作嚣，役亦作侵。袁珂云：王念孙校役为没，云即下文没，其所据项细本也。

《中次七经》："太山，有草焉，名曰梨，其叶状如荻而赤华，可以已疽。太水出于其阳，而东南流注于役水。承水出于其阴，而东北流注于没"。郝懿行云："荻为萩字之讹"。对第一个役水，袁珂云：宋本、汪绂本作没水，项细本役亦作没"。对第二个役水，袁珂亦云："宋本、汪绂本作没水，项细本同。下疑应增水字"。按没一作役。

《中次七经》："太水出于其阳，而东南流注于役水，承水出于其阴，而东北流注于役"。《水经注》注清水云："承水东北流注于役水，太水东南流注于役水"。

《中次七经》："末山"。郭璞云：《水经》作沫。

《中次七经》："大騩之山，其阴多铁、美玉、青垩"。袁珂云：《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作美垩。

《中次八经》："骄山……神蟲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

虎爪”。按《百子全书》本蠶作蝅。今俱作鼍 袁珂云:“经文面，疑是而字之误，属下读。

《中次八经》:“又东百三百里，曰光山”。第一个百字疑衍。一作东百三十里。

《中次八经》:“铜山……其兽多犳”。按犳或作豹。

《中次八经》:“若山……多邽石”。郭璞云：若或作前。王念孙云：下文虎尾之山多封石，邽、封二字必有一误。袁珂云：当作封石。

《中次八经》:“玉山……其木多柏”。郭璞云：柏一作橿。

《中次八经》:“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骄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瘗婴毛一璧”。江绍原云：婴毛当系婴用之误。此处婴字是动词，婴毛是。“用羞酒”用字衍。

《中次九经》:“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大江”。袁珂云:汪绂本、毕沅校本注下并有于字。

《中次九经》:“高梁之山，其上多垩，其下多砥砺。其木多桃枝钩端。”其木二字当为其草。汉《孔安国传》:“篾，桃枝竹”。晋郭璞注《西山经》“嶓冢之山……其上多桃枝钩端”云:“钩端，桃枝属”。又《中次八经》云:“龙山……其草多桃枝钩端”。

《中次九经》:“蛇山……其木多栒，多豫章……。有兽焉……名犰狼，见则国内有兵”。按豫章一作豫樟。郭璞云:“国内有兵一作国内有乱。”

《中次九经》:“隅阳之山……其木多桑梓，其草多茈。徐之水出焉”。按桑梓一作梓桑。袁珂云：经文“其草多茈。徐之水出焉”中间，疑有脱文。

《中次九经》："岐山……其木多梅梓……减水出焉"。郭璞云：梅或作蕨。郝懿行云：刘昭注《郡国志》引此经作城水。城疑瑊字之讹，或古本减有作瑊者也。

《中次九经》："风雨之山……其兽多闾麋，多麈豹虎"。袁珂云：经文疑当作其兽多闾麋麈，多豹虎。多麈二字适倒。

《中次九经》："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袁珂云："《太平御览》卷五四引此经，熊之穴作熊穴；冬启作若冬启夏闭。"按恒出神人一作恒出入神人。

《中次九经》："葛山……其下多瑊石"。袁珂云：石字疑衍。

《中次九经》："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文山……騩之山，是皆冢也……。熊山，席也"。郝懿行云：此上无文山，盖即岷山也；騩之山，疑衍之字；席当为帝。

《中次十经》："复州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袁珂云："《太平御览》卷七四二引此经彘尾作彘毛，跂踵作企踵。"

《中次十经》："楮山"。郭璞云：一作渚州之山。

《中次十经》："凡首阳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其祠之，毛用一雄鸡瘗，糈用五种之糈。堵山，冢也……。騩山，帝也"。按后一糈字当为精字之误。正文中无堵山，疑即楮山；正文中无騩山；疑误入《中次三经》。

《中次十一经》："帝囷之山"。郝懿行云：囷，《广韻》引作箘。

《中次十一经》："兔床之山……其木多藷藇。"汪绂云：藷藇，非木也。此疑当是槠芧。芧，小栗也。

《中次十一经》："瑶碧之山"。袁珂云：《艺文类聚》卷八

九引此经瑶作摇。

《中次十一经》："支离之山，济水出焉"。袁珂云:经文支离，王念孙、孙星衍、郝懿行并校作攻离；经文济水，王念孙、郝懿行并校作淯水。

《中次十一经》："祑篙之山，其上多松柏机柏"。袁珂云：机柏宋本作机桓。王念孙、孙星衍、郝懿行亦并校作机桓。

《中次十一经》："依轱之山……多苴"。苴疑是柤字之误。

《中次十一经》："即谷之山,…… 多闾麈"。一作多闾麋。

《中次十一经》："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台之浆也"。郭璞云：清或作潛。袁珂云：《艺文类聚》卷八引浆下有水字。

《中次十一经》："毕山，帝苑之水出焉，东北流注于视"。汪绂云："视当作溉"。按视即古淮河上游之称，不当作溉。

《中次十一经》："又东五十五里,曰宣山……。其上有桑焉……赤理黄华青柎"。按五十里一作五十里。袁珂云：经文五十五里，宋本、毛扆本均无下五字。《艺文类聚》卷八十八引（黄华）作青华，《太平御览》卷九五五引作青叶。

《中次十一经》："鲜山……有兽焉，其状如膜大"。按大一作犬。郝懿行云：大当为犬字之讹。

《中次十一经》："章山……皋水出焉"。郭璞云：章山或作童山。郝懿行云：章山当为皋山。

《中次十一经》："大支之山,…… 无草木"。《百子全书》本大支作大克。袁珂云：宋本、毛扆本均止作无草。

《中次十一经》："歷石之山"。郭璞云：历或作磨。历繁写作歷。

《中次十一经》："丑阳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而赤足，

名曰鴃鵌”。宋本、毛扆本、汪绂本并作鴃余。

《中次十一经》：“又东百十里，曰杳山”。按，百十里一作三百里。袁珂云：宋本、吴宽抄本、毛扆本、汪绂本、吴任臣本、毕沅校本并作三百里。

《中次十一经》：“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其祠，毛用一雄鸡；祈……。禾山，帝也……；堵山、玉山，冢也”。郝懿行云：祈当为禨；上文无禾山，或云帝囷山之脱文，或云求山之误文；堵山见《中次十经》，玉山见中次八、九经，此经都无此二山。

《中次十二经》：“云山”。《初学记》卷二十八引此经云：云山之上，其实乾腊。《初学记》又引郭璞注云：乾腊，梅也。

《中次十二经》：“风伯之山”。袁珂云：《初学记》卷二十八引此经作凤伯之山。风、凤古本一字也。

《中次十二经》：“夫夫之山……神于兕居之。其状人身而身操两蛇”。后一身字疑为手字之误。

《中次十二经》：“暴山……其兽多麋鹿麢就”。袁珂云：《文选·鷦鷯赋》注引此经作景山。王念孙于就上增其鸟多三字。

《中次十二经》：“即公之山”。一作旡公之山。旡音寄，与即音近。

《中次十二经》：“柴桑之山……多泠石”。《百子全书》本泠作冷。袁珂云：泠石当作汵石。

《中山经》结语：“右中经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万一千三百七十一里。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大凡天下名山以下，不当属于《中山经》之结语，而属于《山经》总结的语言。

《山经》总结：“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

六万四千五十六里也,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袁珂云：刘昭注《郡国志》引此经出铁之山作三千六百九，无十字。又上句作出水者八千里，无之山二字。《管子·地数篇》同；刘昭注《郡国志》作俭则有余，奢则不足；此（禹曰以下）为管仲对齐桓公之言，非禹言也。毕沅云：自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以下，当是周秦人释语。

《海外南经》：“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惟圣人能通其道”。毕沅云：“《列子·汤问篇》：夏革曰，大禹曰六合之间云云，凡四十七字，正用此文”；“此文承上卷禹曰天下名山云云，刘秀分为二卷耳”。袁珂云：“毕说是也”。按此非承上文，而是就《海外南经》以下诸经所发的议论。

《海外南经》：“有神人二八连臂……其为人小颊赤肩，尽十六人”。郭璞云：疑此尽十六人，后人所增益语耳”。按二八连臂，是十六人分两排跳舞的形态，后人增益语之说，非。

《海外南经》：“厌火国在其国南，兽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王念孙云：后一国字疑衍；《类聚》八十引此无生字；又兽身上有其为人三字。

《海外南经》：“三珠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郝懿行云：“《初学记》二十七卷引此经作珠”。王

念孙云:《御览 · 木部三》卷九五四叶作实'。按叶皆为珠,一作叶皆有珠。参见〈山海经〉是一部氏族社会志》。

《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其范林三百里”。此段文字当在《海外北经》《范林方三百里》节前。王念孙云:其盖“有”字之讹。

《海外西经》:“女祭女戚在其北,戚操鱼䱉”。王念孙云:此女戚亦当作女薎,因上文干戚而误为戚也。郭璞云:鱼䱉当为角觛。袁珂云:王校语中角觛疑当作角䱉。

《海外西经》:“并封在巫咸东”。闻一多云:并封、屏蓬本字当作并逢,并与逢俱有合义,乃兽牝牡相合之象也。

《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郝懿行云:此字疑衍。

《海外西经》:“肃慎之国,在白民北。有树名曰雄常,先人伐帝,于此取之”。袁珂云:宋本、吴宽抄本、毛扆本、藏经本 伐俱作代。王念孙云:《御览 · 东夷五》作先人代帝,于此取衣;《木部十》作圣人代立,于此取衣。

《海外北经》:“无𦝫之国”。郭璞云:𦝫或作綮。

《海外北经》:“一目国在其东,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袁珂云:一曰有手足,或涉下文柔利国在一目东,为人一手一足而衍。

《海外北经》:“深目国在其东,为人举一手。一目。在共工台东”。郭璞云:一目作一曰,连下读。袁珂云:疑为人下,尚脱深目二字。“为人深目,举一手”,即与经记诸国之体例相符矣。

《海外北经》:“聂耳之国……为人两手聂其耳,县居海水中,及水所出入奇物”。及字疑为取字之误。

《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化为邓林"节应在下文"一曰博父"后，"一曰博父"应为"一曰夸父"。

《海外北经》："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当自成节，并将"夸父……邓林"段续其后。

《海外北经》："拘缨之国在其东，一手把缨，一曰利缨之国"。郭璞云："或曰缨宜作瘿"。江绍原云："利或是捋字之讹"。利应是累之假借字。

《海外北经》："务隅之山……爰有熊、罴、文虎、离朱、䴓久、视肉"。袁珂云：䴓久，藏经本作鸱久。

《海外北经》："平丘在三桑东，爰有遗玉、青鸟……。有两山夹上谷"。袁珂云：藏经本青鸟作青马；经文"有"（后一有字），宋本、吴宽抄本、毛扆本、藏经本均作在。

《海外北经》："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騊駼。有兽焉，其名曰驳，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有素兽焉，状如马，名曰蛩蛩。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有兽焉其名曰驳部分，《西次四经》云："中曲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驳，是食虎豹"。根据此《西次四经》之文，又据此《海外北经》文例，"有兽焉，其名曰驳，状如白马"，应为"有白兽焉，其名曰驳，状如马"。锯牙，《尔雅》作倨牙。

《海外北经》："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云："一本云：北方禺疆，黑身手足，乘两龙"。

《海外东经》："䃂丘，爰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柳"。郭璞云：䃂丘，"或作髮丘"。郝懿行云："《淮南子·地形训》作华丘"。华与髮音近，今湖北大别山区尚有读华如髮者。然此䃂丘，疑即夹丘，因下文云："在东海，两山夹丘，上有树木"。袁珂云：

《淮南子·地形篇》杨柳作杨桃。

《海外东经》："君子国在其北……，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郝懿行云："《后汉书·东夷传》注引此经大虎作文虎"。袁珂云：旁，《藏经》本作左右。郭璞云："薰或作堇"。按，在旁疑为在其旁。

《海外东经》："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袁珂云：《御览》卷七九〇引此经云"青丘国其人食五谷，衣丝帛，其狐九尾"。

《海外东经》："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郝懿行云："为人黑下，当脱齿字"。郭璞云：一青一作一青蛇。据《大荒东经》"有黑齿之国，使四鸟"，"在其旁"前疑脱使四鸟三字。在其旁的是四鸟。

《海外东经》："玄股之国在其北，其为人衣鱼食驱，使两鸟夹之"。袁珂云：据《淮南子·地形篇》高诱注，使字衍。

《海内南经》："瓯居海中"。王念孙云：《御览·州郡十七》引居作在。

《海内南经》："伯虑国，……一曰相虑"。毕沅云："相字当为柏字。

《海内南经》："北朐国"。郝懿行云：《尔雅》引此经作北煦。

《海内南经》："枭阳国在北朐之西，其为人人面长唇……。见人笑亦笑"。袁珂云：《御览》卷九〇八引此经云见人则笑。

《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郝懿行云："此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十一字，乃郭注之文，郦氏注《水经注》节引之，写书者误作经文耳。居属又巴属字

之讹”。是司神于巴，疑是司申于巴之误。因下文云人请讼于孟涂之所，申具有申诉之意。是请生疑作是谨生，因其上文云其衣有血者乃执之，说明孟涂办案是非常严肃谨慎的。

《海内南经》:“窫窳龙首,……在狌狌知人名之西”。“有木，……其实如栾”。王念孙云：知人名三字疑衍。郭璞云：栾或作卵或作麻。

《海内西经》：“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袁珂云：“张协《七命》李善注引作猰貐”。按《尔雅》作猰貐。

《海内西经》：“开明北，有视肉珠树……一曰挺木牙交”。郭璞云：挺木牙交一作璇树。郝懿行云：璇一名挺木牙交

《海内西经》：“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蝮、蛇、蜼、豹、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诵鸟、鶽、视肉”。按此节，各家断句不同，义亦不可解。疑“鸟秩树于表池树木”为后人注释所加，其所述诸鸟兽亦疑皆氏族图腾名。

《海内北经》：“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柸而东向立。一曰龟山”。郭璞云：柸或作棓。

《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袁珂云：杖字衍；郭注三足鸟，宋本、藏经本作三足鸟。

《海内北经》：“犬封国……，有一女子，方跪进柸食。有文马……名曰吉量”。袁珂云：宋本坯，亦作杯。古杯字作桮，柸或栖之讹也。郭璞云：吉量一作吉良。

《海内北经》：“蜪犬如犬，青”。郭璞云：蜪或作蚼。

《海内北经》：“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郭璞云：毛如蝟。孙星衍云：“毛如蝟三字疑是经文”。按《汉书·司马相如传》“穷奇象犀”颜师古注引张揖云：“穷奇状如牛而蝟毛，

其音如嗥狗，食人”。此张揖之言，似是经文。

《海内北经》：“据比之尸”。郭璞云：一云掾比。郝懿行云：掾比一本作掾北。

《海内北经》：“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日本小川琢治《穆天子传地名考》谓：夜即亥之形讹。江绍原云：齿与首字，形近而衍。

《海内北经》：“姑射国在海中，属列姑射”。按一作射姑国。

《海内东经》：“国在流沙中者：埻端玺唤”。郭璞云：玺唤或作蔺暵。

《海内东经》：“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按琅琊一作琅玡、琅邪。今琅琊山东临黄海。

《海内东经》：“如鸠在海中，辕厉南”。毕沅云：辕厉即韩雁也。辕韩音近，雁厉字相似。按厉之本字为厲。

《海内北经》：“会稽山在大楚南”。吴承志云：楚当作越。

《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袁珂云：《初学记》卷五引此经（大言）作大谷。

《大荒东经》：“大荒东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郝懿行：《淮南子·地形训》云：东南方曰波母之山，盖波母之波字脱水旁因为皮字。

《大荒东经》：“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郭璞云：踆或作俊，皆古蹲字。袁珂云：经文两耳，《太平御览》卷三七七及卷三九四并引作两臂。

《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日月所出。名曰折丹”。郝懿行云：折丹上疑脱有神二字。按如脱有神二字，则当云有神名曰折丹。

《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名曰禺猇”。

按，禹虢，一作禹貔。

《大荒东经》："有招摇山，融水出焉，有国曰玄股"。按，一作名曰玄股。

《大荒东经》："有困民者，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王亥讬于有易、河伯、仆牛"。袁珂云："困民当是因民之讹"，因民当即殷民。郝懿行云："勾姓下而食上，当有阙脱"。袁珂云："而字或当是黍字之缺坏；王念孙于河下校增伯字是也"。

《大荒东经》："海内有两人，名曰女丑。女丑有大蟹"。袁珂云："经文海内有两人，名曰女丑之间，文字当有阙脱"。按女丑有大蟹，当作女丑在大蟹。《海内北经》云："姑射国在海中，大蟹在海中"，大蟹是地名。郭璞云："盖千里之蟹也"，非。

《大荒东经》："有神，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比尸，"。袁珂云：犬作大是也。

《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苏门，日月所生。有壎民之国"。袁珂云：《类聚》卷一引此经作猗天山，苏门山。日月所出。

《大荒南经》："有荥山，荥水出焉"。袁珂云："吴任臣《广注》本等，作荥山、荥水"。他本有作荣山荣水者。

《大荒南经》："有不庭之山，荥水穷焉……有渊四方，四隅皆达"。袁珂云：《御览》卷三九五引此经四方，四作正。

《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曰不廷胡余。"以《大荒东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有神人面鸟身"观之，此处也当是有神人面鸟身。

《大荒南经》："有不姜之山……又有隗山……漂水出焉"。郭璞云：漂音票。袁珂云：吴宽抄本经文作漂，注作栗。

《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袁珂云：疑当是作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来风曰民。夸风则来风之讹。

《大荒南经》：“有襄山，……有缗渊”。郭璞云：“缗音昏”。按缗疑作溟，即冥字。

《大荒南经》：“有䵮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䵮处是谓巫䵮民”。袁珂云：经文降䵮处上当尚有无淫二字。

《大荒南经》：“有山名歼涂之山……。有赤石焉，生栾。黄木、赤枝、青叶”。按，一作黄本赤枝。

《大荒南经》：“有国曰颛顼，生伯服，食黍……。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渊，昆吾之师所浴也”。袁珂云：疑经文当作有国曰伯服、颛顼生伯服。脱伯服二字”。按一作昆吾之师所浴也。疑生白渊当作注白渊。

《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袁珂云：无高山二字，此疑郭注误入经文者；海水入焉，疑当作海水南入焉，南字误入于下文“东南海之外”句中。

《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甘渊”。袁珂云：《北堂钞书》卷一四九《御览》卷三引此经并无南字；此节疑亦当在《大荒东经》“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之后；诸书所引日浴均作浴日。

《大荒西经》：“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郭璞云：或作女娲之腹。

《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袁珂云：有人名曰石夷句下，疑脱西方曰韦四字”。郭璞云：来或作本也”。

《大荒西经》：“有五彩之鸟，有冠，名曰狂鸟”。袁珂云：

狂，《玉篇》作鵟”。狂古作㹟。《尔 雅 ·释鸟》 云：狂， 梦鸟。

《大荒西经》：“有大泽之长山，有白氏之国”。“袁珂云：白氏之国，宋本 、藏经本、毛扆本、吴任臣本氏均作民。

《大荒西经》：“有方山者，上有青树”。袁珂云：青树，《初学记》卷一引此作青松。

《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国”。郝懿行云：《初学记》卷十引此经无北字，先当为天，字之讹也。天古作兂，或作兲，字形相近，以此致讹。

《大荒西经》：“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郝懿行云：《太平御览》五六五卷引此经无风字。

《大荒西经》：“有虫状如菟，胸以后裸不见”。按《百子全书》本作胸以后者裸不见。以《大荒北经》“有黄虫如熊状，名曰猎猎“之文观之，此有虫状如菟后，当缺“名曰……”句。

《大荒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肦……十巫，从此升降”。袁珂云：宋本作巫盼。

《大荒西经》：“西有王母之山”。郝懿行云：西有当为有西。

《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郝懿行云：《艺文类聚》六二卷引此经无射字。

《大荒西经》：“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山名曰嘘。……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郝懿行云：“姖字《说文·玉篇》所无，藏经本作姬”。袁珂云：“反属于头山当作上”。按山字衍。因山名即吴姖天门，先已交待。“名曰嘘”的嘘字疑为噎字之讹。因下文说“下地是生噎”。

《大荒西经》："有巫山者。有壑山者。有金门之山，有人名曰黄姖之尸"。按藏经本作姖，《百子全书》本作姖。

《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袁珂云：《海内西经》丘作虚。《太平御览》卷三八引此经"有文有尾"无两有字，两字疑衍。王念孙云：《文选·思玄赋》注引此经豹尾上无有字。

《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王念孙校改互作氐。

《大荒西经》："有大巫山。有金之山。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袁珂云：藏经本隅上无中字。按《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文例，此句或为"大荒西南隅中；《百子全书》本偏句作徧勾。

《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爰有鸱久、文贝、离俞、鸾鸟、凤鸟……。皆出卫于山。丘方圆三百里……。有三桑无枝"。袁珂云：孙星衍校改鸱为鸥"。郝懿行云："《艺文类聚》八九卷、《初学记》二八卷引此经卫于山并作卫丘山。古本卫丘连文，而以皆出于山四字相属，今本误倒其句耳，所宜订正"。王念孙云："郭璞注有三桑无枝云，皆高百仞。皆高百仞四字乃正文误入注"。疑"皆出卫于山"以下，均战国后人所作的释文。原文应作"皆出卫帝丘山"。《春秋·僖公三十一年》有卫迁于帝丘之语，作者误植一于字而掉一帝字所致。《左传·昭公十七年》："梓慎曰：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

《大荒北经》："有大人之国……，有大青蛇，黄头，食麈"。袁珂："《艺文类聚》卷六引此作头方"。今湖北麻城、红安等市县读黄如方。

《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袁珂云："藏经本作光槛"。疑"河济所人，海北注焉"为"河济所入于海而北注焉"。

《大荒北经》："有毛民之国……，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修鞈"。郭璞云：采亦作来。袁珂云：藏经本修作循。

《大荒北经》："又有无肠之国，是任姓，无继子，食鱼"。袁珂云：藏经本无又字。郭璞云：继亦当作膂。

《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海水入焉"。袁珂云：藏经本水下有北字，是也。

《大荒北经》："有系昆之山者"。王念孙云：《御览》三十五作傒昆。

《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应作妭，妭与魃通，《文字指归》：女妭秃无发，所居处，天不雨。

《大荒北经》："有钟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献"。吴承志云：献当作魃魃。

《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郭璞云：一作融吾生卞明。

《大荒北经》："有山名曰齐州之山…。有继无民，继无民任姓"。王念孙、郝懿行并校作无继。

《大荒北经》："西北海外，流沙之东，有国曰中编"。郝懿行云：藏经本编作轮。

《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洞野之山"。郝懿行云："《水经注·若水》、《文选·甘泉赋》及《月赋》注、

《艺文类聚》八十九卷引此经作灰野之山”。如灰野之山之音不错，则洞疑为迥。《百子全书》本作洞野之山。

《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袁珂云：《海外北经》作钟山。此章尾山，章、钟声近而转也。

《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目正乘”。郭璞云：“正乘未详”。正乘疑为正视之误。乘、视音近。

《海内经》：“流沙之东……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郝懿行云：经文当为柏子高，藏经本正如是。

《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袁珂云：古有二本，或作都广，或作广都，其实一也。

《海内经》：“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百子全书》本作南海之内。袁珂云：宋本、吴宽抄本、藏经本、毛扆校本均作内，作内是也。又云：《水经注·若水注》引此经无青水二字。

《海内经》：“有盐长之国，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氏”。郝懿行云：《太平御览》七九七卷引作监长；鸟氏，《御览》卷七九七引作鸟民，今本氏字讹也。

《海内经》：“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袁珂云：后一有字疑衍。

《海内经》：“有窫窳，龙首，是食人。有青兽人面，名曰猩猩”。郝懿行云：《艺文类聚》九十五卷引作有兽，无青字。

《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袁珂云：《御览》卷一六八引此经照作昭。

《海内经》：“有国名曰流黄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麈土。有巴遂山，渑水出焉”。郝懿行云：出字上下无其是二字。蒋知让云：麈土当是麈麀等字之讹。郝懿行云：《水经·

若水注》："渑水出徼外"引此经亦作绳水。

《海内经》："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唇蔽其面，因即逃也"。袁珂云：《海内南经》作长臂，是也；藏经本即作可，于义为长。

《海内经》："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三天子都"。郭璞云：一本作三天子之鄣山。

《海内经》："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云：《北堂书钞》一三七卷引此经淫作经。

《海内经》："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袁珂云：《北堂书钞》卷一百九引此经是下有始字。《御览》卷五七七引此经是作始。

《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復生禹"。袁珂云：復即腹之借字。按腹之意为又，不知何人起误解为腹字，遂传为神话。

后　记

《山海经》一书的探讨，我为之萦怀已久。早年任《安徽日报》主笔、《逍遥津报》总编兼与《安徽通志》的筹备工作时，曾以淮河、长江、黄山、天柱山的古称求证于《山海经》。然尔时年轻气盛，方热衷于《哲学思想评论》的研究，因而涉猎未精。尔后任教于中学，苦无暇顾及。知我师友，多所属望，均只能报以愧怍之心。晚年参与《大冶县志》的主编，适同窗学友密加凡同志主持湖北社会科学院及湖北省地方志工作，常以修名志成专著见勉，遂萌撰写《山海经探原》之念。幸国家安定，本人身体亦转弱为强，膝下儿女均能好学上进，家庭藏书略复旧观，乃于工余之暇，争分夺秒，集十年之无数长夜终于完成此稿。

拙稿成后，辱承知我之教授、名家纷函致贺；海内外二三出版单位亦来信称许；古籍研究同行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严承钧教授等为之欢忭；《湖北省志》、《大冶县志》编辑部及大冶一中诸友热情鼓励。特别是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黎智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丁健伍同志等早年同学

多所勖勉；学友密加凡同志万忙中亲撰序言；《中国地方志》主编孔令士、《湖北省志》主任郭同新、总编任平、副总编赵慧等同志多所协助；王见宾先生以古稀之年通校全稿，指谬纠误；武汉出版社有关领导和同志的大力支持等，均使我不能忘怀。在此稿付梓之际，深表诚挚的谢意。

《山海经》是一部难读之书，自知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探其本原，绝非易事。故本书谬误之见，自多难免，尚希海内外方家明教，以为继续探讨的指导。

英山徐显之绍达

1989年11月识于大冶湖畔